

劉舒
濟新
羣城
著

十年書

中華書局印行

舒新城
劉濟羣
著

十年書

中華書局印行

利愛則愛利敬則
敬不勉乎亦可不
出不能謂之為平
真

錄王船山侯解次序

新加坡 氏國坊五年喜

叙

十年書排好了五年，現在準備出版了。書中的男女主人，同時命令我寫一篇序，這是我無法推辭的。新城兄說：『替十年書作序，最適宜的是你和李劫人。』這話我也承認。並不是說我和劫人有什麼好地位好文章，能够替這本書增光生色，實在是因為我們兩人，對於他們在生活史上所經歷的那一次動人的戀愛的鬥爭，較有深切的認識和瞭解。現在劫人遠在四川，不見已有八年，只好讓我一人來執筆了。

在現在青年人的眼裏，男女的交遊和戀愛，在人生的過程中，實在是最平凡的一件事。但在二十年前的中國社會，尤其西南一帶的社會，在那些以舊軍人偽君子衛道者和臭名士所聯合組成的封建傳統的舊社會，把男女的交遊和戀愛，看作是一種倫理的犯罪行爲。他們有時利用武力，可以制你的死命。然而社會上還要對他們歌功頌德，說他們是倫常的衛隊，道德的救星。新城濟羣因同在一校做教授和學生，由普通的認識，到進一步的瞭解，再進而爲生死交，那一段滿城風雨幾乎送掉性命的苦難的歷史，正是那一個舊社會惡勢力的反映。發生的地點，就是抗戰期間稱爲文化城的成都。現在如果把這件事說給青年人聽，恐怕不會有人相信罷！或許有人要問，『爲什麼那麼黑暗呢？』是的，確實有那麼黑暗，並

且這一黑暗，在中國的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肅清。可知自由的爭取，人權的獲得，傳統的打破，武力的削除，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新城濟羣兄妹二人，也就在這黑暗醜惡的環境中，用他們的力量和信心、血和淚，構成了戀愛的穩固的基礎。濟羣說得好：『我雖是女子，但自信並非弱者。只恨我太感情用事，今後決竭力過理智生活，準備向社會鬥爭。』不錯，只有鬥爭，才能走上成功的大路，才能在黑暗中找着光，才能在無意義的生活中創造出有意義的生活。

書中有一篇新詩，其中有兩節說：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那裏只居住着你和我。

沒有人間的桎梏和束縛，

任憑我們要怎麼便怎麼。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在那裏溶化我們的一切作一個和合。

就有人再要把它分爲兩個，

那時也成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由他們長時間的鬥爭與瞭解，把十幾年前所構想的空中樓閣，變成了實體，擺在他們的家庭中，擺在他們兒女的身邊了。這一段愛的歷史，由構想而至於實體，其中一切的經過，詳細地表現出來的，就是這本十年書。

十年書並不是一本純粹的情書，他們寫信的態度相當嚴肅，並且時時不忘記人生問題、修養問題以及社會問題的討論，有許多地方很可作爲青年修養的參考書。還有一點我也很歡喜：就是在他們的信中，很能反映當日的社會形態與地方色彩。有時寫風景，有時寫內戰，有時寫社會風俗和生活，因此時代的影子，留得相當顯明。我敢說一句：想在十年書裏找色情刺激的讀者，必定要失望的。然而這種失望，正是十年書的特色。

記得民國二十年的夏天，濟羣在北平師大畢業了業，初來上海，住在我的家裏。因爲她也姓劉，就算是

我的妹妹。十四年來，她對於我們夫婦，老是『阿哥、阿嫂』的叫着。使得我許多朋友，都覺得奇怪，怎麼我有一個四川的妹妹呢？時光過得真快，我們都到了中年，濟羣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然而我每見着他們，總是感着羨慕：因為在他們的生活裏，仍充滿着新鮮的愛意和美麗的溫情。

劉大杰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夜

十年書目錄

代序

敘

- 第一編 南京—四川—北京……………一—六
- 第二編 上海—四川……………一九—八三
- 第三編 上海—北平……………八三—二五
- 第四編 上海—鎮江……………二五—三九〇
- 第五編 上海—四川……………三九一—五三六

十年書

濟羣女士：

前幾日在軍隊中過生活，今日却在雨中過生活：上午下半年雨，什麼都打濕了，還只走得二十里，下午走四十里，宿在合川下二十里之沙溪廟。說不定明天還不能到重慶，然而已是千安萬穩了。

昨夜來想及許多往蹟與來軫，精神上很爲安舒。關於此次之事；爲避免自我宣傳計，初擬不再說話；後來念及你的處境困難，又不忍不說幾句：所以到重慶後擬發表一文，說明此次事變的真相。

我曾過細想：平日雖常講創造環境，但實際上還是打不破社會習俗；此後當立定脚跟，努力作人，切實作事，東下亦決計坐三等艙與勞苦的工人共同生活，以期得點一般社會的實際經驗。此次之事，在我最少足抵讀書十年，真謝謝他們。

這幾日來讀少年維特之煩惱三次，此書爲德國文學家哥德所著，川人郭沫若所譯，爲世界名著之

一：感情之熱烈，文筆之優美，表現人生之真切，真所罕見，有幾句話我受感最深，茲錄在下面：

「凡爲創建大事業，創建好像不可能的事業的非常之人，當其未成功以前，別人定要叫他是醉漢，是癡子的。」

我在學術上本無表現，已被人這樣嫉視，你真要在學術上有所創造，在事業上有所建白，請先做十年醉漢、癡子罷！不當計一日之短長也。

我想到你東下的問題，起初很不安定，但後來過細一研究，却不甚以爲念：因爲叔和家庭的情形，我深知道；令尊雖未見過，但從其平日言行上可以推知。這次事變之誣害，不僅旁觀者知之，卽由對方所發表之文字看來，亦不能自圓其說也。

天黑了，沒有燈，亂寫一陣，俟到渝再告。

新城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二

濟羣女士：

我到渝已五日，途中奉函想收到，但只得陳岳安先生兩函，未得你一字，殊爲繫念。成嘉路已通，不知

你現在猶在成都否？辯正文已作就付印，後日即可印出。除分寄全川各學校（均教育廳某君代辦）外，並擬寄成渝各報。我原擬如約住此候你，現因滬寧事待料理者甚多，劫人被捕，滬報誤傳為我，滬友已函電相詢，舍下知之，當更焦灼。你與叔和東下問題，已委託此間穆先生代為照料（詳細辦法已於今日同時快郵達你嘉定家中，由令尊轉交），故決定二十七日起行。有函望寄寧寓，你當切記著，毋忘學業。親友處請代告一切，並致謝忱。

新城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重慶

三

新城先生：

本月十七日廿五日兩示由陳岳安先生交來，敬悉。二十五日函謂定於二十七日起行東下，很感悵惘。但細思之，我目前尚不能離蓉，何時起行東下，更難預定，徒勞久候，殊無意義。你早行當可治若干有益之事，故亦泰然。

此事發生後，你常說我恐難在四川生活，但因事實之需要，不能生活亦須勉強生活下去，不過僅能生活於黑暗沉沉之境地耳。將來或有光明之日，但不知要待至何時！

我本擬將蓉事早日結束，返家一行，即行東下。但今晨家中（眉城鄉下的舊家），忽遣人來接，僅云現在路上勉強可通，令速歸家，並無其他言語，故惴惴焉以爲東下之舉或成問題。叔和見此情景，擬同其母親送我回眉，茲定於十四日起行，到家後，再詳告一切。

此函到時諒你早已到寧，但不知貴體如何？精神如何？念念來示請仍寄嘉定，因鄉間郵政難通也。

舫上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夜三時

四

新城先生：

別來月餘，繫念實深，前月奉上一函，諒邀尊覽。迄今未獲回示，不知何故？郵寄有誤？抑無暇作覆？念甚！我與叔和返眉後，本擬快函通知，不幸因途中感冒風寒，致患微恙，遲至今日，尙祈原諒！

我們本定上月十四日起行，因蓉事未了，延至十八日始行，於廿一日抵眉。廿五日家父因事到嘉，我們又隨同赴嘉。適值家父即須隨旅部開駐溫江雙流，故未獲多談。至於東下問題，家父主張完全依照你所指示的辦法辦理，且已託其友人——楊書記官——護送到渝。現在候輪即行，航程大約一星期，請釋遠

念！

到此後，得讀你兩函，蒙指示一切，自當謹記。今復接你致家父之函，悉你已安抵寧垣，不勝愉快之至。

舫上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五

濟羣女士：

別二十日了，連寄數函，但至今未得一字，當係交通不便所致。

由蓉東下，物質上可謂極苦，但均能泰然處之。席地而臥，兩日不食，亦不以為苦，而反以能窺見社會上許多現象為樂。但一想及你之苦况，便又寢食不安。

此次事變，若非遇你及劫人岳安等，我生早已完結。因為倘若你為泛泛女子，對於我無徹底的瞭解，一定經不起社會壓逼的苦痛而將我出獻；即不然，捏認誘惑，我亦無法辯別，而一切均隨之以終。你莫謂世界上無此等人，重慶第二女師前次之風潮，聞某女士即有此預備。倘在蓉而無劫人代入牢獄，岳安照料一切，其他朋友熱忱維護，我亦不能脫險。我近日曾經細想四月二十八日以前我生為我有，以後則為

你們所賜。一日不死，決爲你們効勞！我現在當然不能說感激你們，亦不能報答你們，惟望將來能在學術修養與社會奮鬥上努力，以期毋負你們。——你在報上所發表之文字，我均讀過。

現在天氣漸熱，船上疾病易發，你如東下，臨行時須帶人丹、薄荷錠、清導丸、神功濟衆水、或科發痧藥水、安其比林（Antiprin）（治傷風頭痛等）、胃寶（你之胃病未斷根，更宜注意）等。無論何時，切忌食冷物。此外還有一事，即宜昌至漢口之茶房酒資，必俟其將信送到指定地點經該處人到或取得回信而後給（通常船未到岸即給）；若未到岸茶房索取，則以俟到岸送信取得款後再給付之。早給，恐其不負責也。萬宜留意！

新城十四年六月二日午前四時四十分

六

新城先生：

九日在蜀南輪上接得來示，慰甚！

是日我與叔和和十一時上船，因房艙滿座，楊伯父與船主交涉，始將水手的一間小而且狹的房間讓給我們。船本定十二時起碇，因臨時等上貨物，延至次日上午六時始開。途中遇霧，停約二小時，但每小時

仍能行八十里，故午後二時即抵敘府。當時很想寫信給你：因艙內沒有桌几，且無座位，坐在牀上伸不直腰；而我們的房間又位在鍋爐的隔壁，三人擠在一塊（同房另有一位姓張的夫人）熱不可耐，無論如何，都提不起筆來。當晚叔和因為受不了那樣的燥熱，兩三年不曾發過的羊癲癇竟又發了。幸而我發覺得早，當為救治，未達險境。她的病發於夜三時半，我直守至四時半，她始稍覺舒醒，現已恢復原狀。我也因受熱不過，而致頭痛發暈。第三日早八時船復開行，午後一時半到瀘州。當日午後，軍人上船檢查，首先把船扣留着，囑開回敘府，於是將所有的客人驅逐上岸，我們則經楊伯父再三與軍官們交涉，方容許在船上住一夜。此時我們憂慮萬端，致通夜不眠！今晨幸得船主與軍人交涉妥當，軍隊撤去（大概塞了一些錢），始於八時開行，午後五時半抵渝。

現暫住旅舍，明日當去請教穆先生，但是你給我們的介紹信，竟於無意間遺失了，真是一件對你不起而且對自己不住的事！

現在我們的目的地，南京與北京大起衝突。十餘日來我們的腦子裏無時不有這個問題，也無時不討論這個問題，但終於解決不下來！此刻唯有聽從父親囑咐，依照你的計劃，到宜昌再打電報給你，等待林萬里到漢口來解決了！若去北京，則同張子欽等五人同路。

舫上十四年七月二日早二時一刻

七

新城先生：

在渝寄一函，不知收到否？念甚！

我與叔和曾晤穆先生，得他的幫助很多——換錢、寫介紹信、擬電報稿、買船票——十四日並親自送我們上船，實在是感謝得很。

昨晨乘江慶輪於四時半開行，午後七時過夔府，今日正午安抵宜昌。

我們本擬乘快利輪赴漢，因該輪還要等幾天才得到。在此久候，時間太不經濟，所以決定忍着苦難，乘昨天剛到的一隻很小的復盛輪（比蜀南稍大。）但買票時，房間沒有了，後經多方交涉，才得到一間臨時讓出的官艙（三人共二十六元）現定十八日開行。因船小熱甚，故暫住江慶輪上，俟開行時再過船。

到南京與到北京的問題，還是不會解決，十四日和楊伯父與穆先生長談一次，他們都說是到南京較好，並舉出種種理由，算是替我們解決下來了。而一切準備也都是以南京為目的地。當時心裏非常安

靜：因爲最難解決的問題得以解決了，何況這樣的決定又頗適合我們的心願。但是仔細想來，他們總是客觀的看法，內心的問題，仍非他們所能解決；昨日爲這個問題，竟致痛苦了一個整天；左思右想，終於找不着一條適當的路，整天都在煩悶、憂鬱、痛苦中過活着！

今天我們仍然在苦痛的掙扎中，上午曾將途中情形函告穆先生、楊伯父。幾次執筆想寫信給你，但又怕你知道這個消息而感不快，所以勉強把感情抑制下去。下午去甲板上散步，看見兩岸風物，觸動了我們的別情，更想及離鄉別井的種種，禁不着淚痕滿面，不得已提起筆來寫這封不十分必要的信。

舫上十四年七月六日於江慶輪

八

新城先生：

由宜寄發一函，諒已達覽。

復盛輪十八日晚十時開行，昨日上午九時半安抵漢口，現住新泰安棧。

我們到南京與到北京的問題，經多日考慮的結果，最初決定依照你的計劃，到漢即持介紹信訪某

君請其代覓旅館，並打電報至寧請派萬里來接。但是，不幸得很，我們因爲在輪船上受不過那樣大的風浪，頭暈肚痛，至嘔吐了好幾次，把隨身所帶的藥品，差不多全吃過了，仍未稍好，昨日下午輪船時還是經多人扶持。住定後，張子欽君幾次問我們請不請醫生，爲怕吃錯了藥，反出亂子，終於不敢就醫。但張君等即須去北京，我們若在此等候，萬里能來，至少也要四五天。人地生疏，本不好過；病若加重，更無辦法。不得已只好聽從張君們的勸告，決定明日上午同他們直到北京，以便治病。

舫上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九

新城先生：

日前在渝宜漢各奉一函，想早已達覽矣。

我們前月廿二日十一時搭京漢路車，於廿四日晚十二時抵京，請釋念？

此次來京，實出於不得已，所以無論如何痛苦，惟有忍受而已。現在念念不忘者是學業之難成，最苦痛而且最繫念者是不知何時始得見你的面，傾訴別後之積愆。

現由澈澄表叔在中一區西老胡同十六號，代租房屋兩間暫住；以我之程度，本不足以考學校，且此次出省之目的亦不盡在投考學校。但因未過考期，表叔定要我試一試，只好遵命辦理。現決定先考北大。

舫上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夜三時

10

新城先生

到京後曾寄一函，想已收到；但將近半月，未得你隻字片紙，不知是否你已同柏女士至各處演講，不曾得着我的信，不知道我和叔和到此的消息？或者你發生了什麼意外，不能回信？再不然，就是你得我北行的消息後起了什麼疑慮，竟致發生反感，不願回信，以爲報復？但無論如何，我總望無意外發生，並望以近狀見告！

報載柏女士八月二日來京，想到見面之期將到而感欣慰；但又想到我們分別時，你曾說不擬與柏女士同行演講；於是瞬間的高興消失，而苦悶之感隨之而來。

現有一事奉告：即你的日記和照相傢具都由我們帶來了。不知你是否需用？應否交郵寄上。

我的程度本來不够去考北大的；但應表叔之勸，就去一試——該校自廿二日起連考三天，昨日已初試完畢——成績之壞是早經自知的，「名落孫山」也是絕無疑問的。然而這不足以增我的苦痛，不過有負你和家庭親朋的厚望而已！

這幾天沒有什麼事情，只有坐候你的佳音！

舫上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濟羣女士：

頃得十六日二十五日兩函，敬悉。途中各函亦收到。

二十日來無日不以你的行踪爲念。預計你早已到京，或者因病不能寫信，但不能得着你們的住址，寄信也無從寄起。貴同鄉張君亦不曾得你們的信，想不出法子，乃於前日兩北京晨報、京報尋廣告找你。你看近日兩報分類廣告欄中有「楫君……怡白」之廣告，就是我登的。你說你到京後曾寄一函，實則我這二十日接得各地郵件甚多，但始終未見你隻字。連我十日寄漢口轉交的信也打轉，直至今日始同時得兩函（當爲郵局之誤），欣喜之至！你以爲我得信不回信是絕無其事的。

考學校取錄與否不是問題，切實求學是問題。你既到北京，我當然不能要你再到南京來。只希望你切實在學問上用功夫，我能相助者，自當相助；只可惜不能直接指示，不能把我的書物借你共用耳。

在感情上我自然希望能與你共晨夕，但是現在的社會，還不許我們有這樣的自由。這理由你當明白，用不着贅說。我且告你兩件事：

1. 在現在的社會，女子處境極其可哀。我們在成都的光明行爲，在南京北京都不至成問題，而四川竟發生可以送命的風波！就全中國說，此事於男子的影響較小，而女子的關係却很大。你與我雖然只有一段生死交的歷史，但因為我的關係，社會上注意的人甚多（川二女師教師某君亦爲與此相類的事爲學生驅出，但社會上無人過問），你在交際上很容易發生問題：因為一般中了封建思想之毒的青年，將打着「衛道」的旗幟攻擊你；而浮蕩者流則將藉故興風作浪，愚弄你。你正在青年，涉世未深，對於社會的險詐，未曾經歷，很易上當。我敢就我考慮所及坦白告你，望你一切密慎。

2. 你的學業前途實是你一生的重大關鍵：以你現在的學力講，努力專習一科都可希望有成就。但有兩事應得注意：第一，是堅定的志向：所謂堅定志向，就是按着素性選定一門專修的東西，起碼預備五年以上的工夫去研究，並且特別注意常識的擴充，不求速效。第二，是經濟的預算：無論如何，物質生活的

最低限度總不能不維持，倘是經濟方面時時發生搖動，精神便會不安而不能專心求學。至於求學要有方法，那是更不待說的。這幾層還望你過細考慮。

我正讀王船山之俟解，茲行其數語爲你慰：

「堂堂巍巍，壁立萬仞，心氣自爾和平。如強壯有力者，雖負重任行赤日中，自能不喘，力大氣必和也。毋以箠豆等牘爲恩怨，毋以婦人稚子之啼哭，田夫市販之毀譽爲得失。以之守身，以之事親，以之活人，焉往而生不平之氣哉。」

要作人應當有特立的精神；世俗之毀譽不必問而且亦不能問，惟求自己心安而已。船山又曰：「欲愛則愛，欲敬則敬；不勉強於所不知不能，謂之爲率真。」率真兩字，是我們立身處世所當共勉者；努力爲學而已，不必計他人之毀譽。

以後若無要事，信亦以少寫爲是。日記及照相用具請寄下。

新城十四年八月一日

頃得叔和七月廿八日函，知你因考北大不售而竟大哭，且多日精神不愉快，終夜不能合眼。我讀後一面憎惡現在的教育制度，一面想像你的苦楚而爲你表無限的同情。我心裏極苦悶，好像有無窮的話要和你說，所以今日寫一信與你。此信未見得能解除你的苦痛，然而我却非說不可。

你的目的在入北大，所以考不取便極感苦痛。其實北大的好處何在？恐怕你未曾詳細分析過。北大以文學爲好，文科之所以好在教師。今兩周二沈與顧均南行，其他多他去，好處究何在？若因其名而投考，則在其他大學畢業也一樣可稱學士、戴方帽子，若爲學業而入北大，則北大在現在固未必優於他校，又何必定入北大？更何必因考不取而大哭？

其次，就考試講，並不足爲定評。從教育的理論與事實研究起來，考試之獲售與否，大半爲機會問題，與真正的學業無必然的關係，更與個人的學問無必然的關係。在學校名列第一者在社會上不能自存，亦是常有的事實。你以爲考某校不取，便是學力不及，實則考取者未見得高明多少，而且考甲校成績最優的，到乙校不能取，考乙校落第者，反在甲校高中。其原因係由於各校注重之方面不同，各人的修養有偏重之處。考試不售，實在不足自餒，所以我以爲你用不着憂慮。

倘若因考不取北大而恐被人訕笑，則社會上無謂的毀譽，根本上便不值得計較。我們相處數月，講

學論事，無所不談，難道這一層你還見不到嗎？我想你不當如此，也不至於如此。

我覺得學校教育只能給人以專門研究的門徑，不能造就專門學問。你現在不是無自學能力的人，真要研究學問，乘北京圖書館之便利，與專門學者之衆多，隨時隨地可以研究，可以請教；只要努力作去，不入學校，三五年亦有成績可見，何況你現在還可改考別校。所以我以爲爲學問計，考北大不是必要，考不起而痛苦，以至於失眠，更不是必要。要知身體是人生一切的基本，若身體不濟，什麼事都不能作。所以我此時希望你的：第一是保重身體，第二是不把那些無謂的毀譽放在心裏，第三是多交朋友、變換感情。第四是注意文藝、調劑生活。

一一三

新城先生：

前晚十時得你一日二日的信，我是怎樣的高興！

我本是很感情的，但把你的信連讀數次，默想一日一夜，我決定今後理智起來，非學成之後，不再感情。你所指示的當敬謹奉行。

新城十四年八月二日

北大的事已成過去，現在從新做起，請勿念！

我要說的話很多，爲寶貴時間起見，不想多寫。不過你離蓉後的情形，未曾奉告，而我認爲非告你不可，故此函只說這一件。

你離蓉後，風潮一天一天地平靜下來，外面的人幾乎沒有提及此事。高師也以失去目標而不再胡鬧，「驅舒團」更無影無蹤了。而社會上之一部分人士則反而攻擊對方——這些報載甚詳，想來你已早經知道。我呢？在你離蓉後的數日還是終日奔波忙作那些無謂的答辯書，費去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神；我本不願作這些無謂的事情，只因親戚朋友的慫恿不得已而爲之。你走後，我所發表的質問書和宣言，均經寄上，諒已閱過，蟋蟀期刊曾有一文論及我們的事，雖屬好意，不過也無多大意義，茲寄上；你所收集的東西，也請寄我一份，聊資消遣。

我離蓉後那幾天，正當省軍初攻下眉州的時候，沿途冷靜非常，行人稀少，土匪猖獗，我們雖未被搶，但所受虛驚不少。我的初意本想稍緩幾日才回家的，因爲家中人聽說我在省染病，故雖在極危險的時期也專人去接；但因宣言尚未印出，來接的人竟在省等候九日。叔和的母親送我和叔和到眉州住了幾天，又親送我們到嘉定，最後還送我們上輪船——這就是我離蓉返家的經過情形。

你的衣物，當我離蓉時尚存叻人先生處，以後怎樣，則不得而知。我臨行時，曾將你的鑰匙交林伯父，請轉交叻人先生。

近數日我接得自稱你的鄰居和朋友的三封信，要我南下。他的厚意自然可感，不過厚得太過分一些，使我有點受不起。我曾復他一信，告訴他「女子是人」，所以我的事我有全權處理，請他少費心思。信稿附上，請你指教。我雖女子，但自信非弱者，只恨我太感情用事，今後決竭力過理智的生活，準備向社會鬥爭！

無要事，少寫信，當遵命實行。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們既成生死交，一切當可「心心相印」，日記及照相用具，已於今日同時付郵。

癸十四年八月六日

第二編

上海—四川

昨日忙一整天，將照片晒好放好，計寄鄧君八小張，一大張，寄你三十四小張，八大張（另封快郵同時發出，不知能否同時收到。）電影於前星期六即取出放映數次，但是得不着安慰，反憎苦悶，故於昨日封好不再動，等你來再啓封。

你的文章（附在照片中寄上）曾仔細校閱，思想與文字均有長足進步。此後我們可勤通信，對於學術上之任何問題，都可開誠討論，彼此互相勉勵。

我今日下午三時去普陀，大概一星期返滬，照相有作品，當寄給你。

我望你常常寫信，常常寫文章。

我決定九月去日本，故正預備日語。

照相冊習作集（二十張）已經印好，裏封面我親題「謹以此集致獻於楫君」數字，現正裝訂，由普陀返當可寄上。

路上情形如何，成都與故鄉風味如何，均請一一告我。

一六

新城十九年七月十日

心怡：

這次在上海停留八日之久，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此時期中，實在厚擾了你：你所給予我的印象很深，以致別後數日中，無時不想念你。那些天真爛漫的小朋友們的情影，也無刻不在我的腦中一幕幕地映現。當我們吃三蘇糖時，（你猜三蘇糖什麼？）更要談及你們。

心怡！你臨別時的贈言，實給我不少的鼓勵，每當懷念你的時候，也無不想念及此。但因環境惡劣，整天除睡覺和胡思亂想而外，什麼事也不能作，竟連消遣品的小說，也不能看。

我在鎮江和九江兩處，曾有兩封報告旅況的信。但恐在你看來，覺得可笑得很，故都不曾寄出；就是這封信，也是從前寫就一段的。

我們的船是昨天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抵漢口碼頭的。因期望着中華書局的來人照料，故拒絕了一切的接客者。但直等到午後一時半，所有的來客都走完了，還不見什麼人來。在我還可以多忍耐一下，但因同伴的焦急，只得自己下船。在船上打聽着有平和與當陽兩船開行，先上當陽丸。不料打聽錯誤，當陽要九日上午十一時才開，便又到平和去問，果係當晚八時開行。可是已經沒有艙位了，只好再回當陽。因為多方周轉，費時甚多，下午五時去當陽時亦無房艙（官艙更是沒有），於是只有坐統艙。此時中華書

局的一位鮑先生趕了來，他說：因為弄錯了時間，所以來遲了。向我們道歉，他的道歉反使我們不安。

於是使我回憶到你給我的一句很好的教訓：「小姐們依賴人是不行的。」是的，這句話的確是最有價值的。可是我知道依賴人是不對的，為什麼還要依賴你呢？倘若我不依賴由平來滬的同伴，我已早到重慶；但同時若不依賴你，不是已經坐了平和的船，早向宜昌開行了嗎？所以這次才真真地給我一個大教訓：「凡人皆不可靠！」

我既有這樣的經過和感觸，很想馬上寫信告你，但統艙裏既無座位，亦無燈光，怎樣寫法呢？只得漆黑一團地枯坐一夜以待天明，今晨提筆寫不到一半，又要與同伴們出去。走過中華書局，經理蔡先生出來招待。見了我們，又再三地道歉，並一定要約我們同去吃飯，於是又叨擾他們一頓。我們除表示感謝之外還有什麼呢？

心怡，你說這次的大缺陷都補起了，可是我有一件隨時視為遺憾的事，總使我耿耿難安——尤其是當遠望兩岸絕妙風景時！你想是什麼事。哦！恐怕你還不曾想着，或許早已忘懷了吧？

我們的船定明日上午十一時開行，四天可到宜昌，但聽說沙市一帶有點難行，只看我們的運氣吧。熱得要命，以後續告。

一七

棋君：

八日從漢口所發的信收到。

前日寫信給你，說下午去普陀，可是把行李搬到碼頭，船忽然不開了；昨日又是星期日，所以今日上午纔能看到你的信。

前日得漢局函，謂船到當專員去接，誰料他們竟把時間弄錯；真是對不起你，尤其對不起你的同伴。可是你也真太小姐氣了，船到碼頭，久等無人來接，爲什麼不先派一人或要茶房去中華報一個信呢。

不過人生的旅途是很長的，一切的經驗都有着，也是好的。坐統艙雖然苦一點，也許由此多知道一點社會的實際情形，也未嘗無益。我時時望你的信，你竟寫就了兩封而不投郵，真是奇怪！

我希望你能振作精神，從學術上努力。我們最重要的安慰就是將來的思想與學業的進步。

你說有一件事常使你耿耿在心，說我不曾想到或許是早經忘記了。我曾想了一回，得不着確切的答案；或者是未帶照相鏡，或者是我們在蘇州及上海公園中幾次的情形，時時縈繞於你的心中罷！若是

後者，我今天去普陀也要嘗這味道（平常本常常在心，但閑暇而遇好風景時，意念尤甚）。我打算把種種情緒儘量描寫出來，不知事實上果能辦得到嗎？如是前者，則目前是無法補救了！

今日爲着加薪問題，竟是在辦外交，苦惱極了。你在此，我必得向你一吐爲快，你不在此，實在難得寫。只好等到見面時再說。

你在途中及家庭與故鄉的種種情形，均請一一寫給我，我去普陀及日本的情形也當給你。

湘天天念你。三蘇糖是不是在蘇州所買的糖？

新城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一八

楫君：

今日總算真的到普陀了！

去年八月從杭州去上海，與伯鴻先生約定日期往普陀，結果是在上海空住了八天，仍然回杭州。前星期四的下午，把什麼都東西都預備好，並且走到碼頭上，結果仍是落空。我常想世界上儘多造化弄人的事；凡是期望越殷的，越難如意，兩次去普陀不成，也許是受着這個原則支配吧！

昨日下午三時，仍攜着行李向伯鴻家中走去，誰料他又因事外出；等着我將昨日寄你的信寫完，到了四點鐘，仍無消息，我以為又是落空。幸而天從人願，四時十幾分鐘，他竟回來了；連忙驅車去碼頭，總算得了最後的勝利。

這次同行的人很多，伯鴻夫婦而外，有他們的三個小孩，兩個使女，還有他的岳老太太和李氏姊弟二人。有這十餘人同行，加以伯鴻又是相知有素的朋友，一切都說得上，本然可以不寂寞。可是事實上終於適得其反。

我們的船名舟山，是下午五時半開出的。雖然陽光斜射着房間，將粉白的壁板都映成黃金色，但有海風吹拂，仍不覺得很熱。小孩們於久住上海的衙堂房子之後，忽然到此海闊天空的船上，一個個都喜不自勝，在甲板上活躍；伯鴻及其夫人們也因小孩的跳躍與海風的吹拂而歡愉異常。他們常常與我攀談，小孩更不時圍着問這樣那樣。在平日，我至少也得有同情的愉快。可是，昨晚我竟靜坐無語，對清風明月為海闊天空的遐想。在這遐思的朦朧中，時而感着愉快，時而感着痛苦，時而興奮，時而沉悶，時而作出世之想，時而作入世之計；種種不知所自來的情緒，常常叢集於一瞬間，而說不出是苦是樂。只覺得精神上受着一種最大的脅迫，就是「若有所失。」

海的偉大自然可愛，可是牠的興風作浪也實在可恨。我每看得牠波浪的起伏，便聯想到人生的崎嶇，聽得牠怒潮的吼號，便聯想到人生的悲壯。昨日七時出了吳淞口之後，南風暴發，波浪大作，顛簸到我們坐立不定。小孩們都耐不住一一入房間睡去，伯鴻夫婦們也感頭暈，獨有我毫無所苦，仍在甲板上靜坐。暈船與否與先天的生理稟賦有很大的關係，我不暈，可算是一種福氣；可是聯想到你這次南下在海上所受的波浪的苦痛，又不禁使我感着無謂的不快；而同時想到此次你若同行，或許因我之故而竟能不暈亦未可知！這種矛盾的思想竟佔據我的全心，竟使我想念你的心思倍切，而幻出你真在船上的種種舉動。

九時後，進房去睡，但因太熱，不能成眠；十二時又與伯鴻起來在甲板上對談達兩小時餘。此時的天氣與從前完全兩樣：明月當空，水平如鏡，除了船行的聲音外，萬籟俱寂，惟有燈塔的燈光時隱時現與天上的明星互相映照而已。我們處此大自然的懷抱中，一切的塵念，都爲之洗滌淨盡。對於海的偉大，對於月的清明，對於星的皎潔，對於人的寂靜，都感着自然的和諧與無限的美麗。所以我們有時正談到高興的時候，忽不約而同地默無一語，惟在甲板上蹀躞往來，相視而笑。在這蹀躞之中，我常被「若有所失」之感所襲，而忽感苦悶。每至於無可如何的時候，伯鴻好像「先知」一般，總是他先開口打破我們的沉

寂。可是我，每因其話不投機而更加苦悶。——近來常有許多無謂的苦感，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你知道嗎？

昨夜的海，對於我們可算是盡其威脅柔媚的能事了！未過大戢洋以前，怒號長嘯，肅殺之象，令人生畏；過大戢洋以後，風平浪靜，嫵媚之態，令人生愛。但是我想：倘若海永久只是咆哮，必使人不敢接近，倘若牠永久是平靜，也必至使人生厭。海之所以爲海，也許就是這種矛盾性所構成的罷！拿牠來象徵人生，我想是很合理的。——你是愛海的，你在青島海邊住過暑假，你知道海當比我更多，你以爲如何！

今早五時到舟山。四時半我們便起來，遠望東方燦爛的光輝，映射到水面成黃金色，羣島浮列其中，有如曠野的叢塚，此時各島上的人民，恐怕也還都在作與鬼爲鄰的酣夢罷！將到舟山的時候，漁船往來於各港之中有如穿梭，船上的男女老幼雖然都帶着睡眠的倦態，但是他們蕩槳散網，各事其事，並有許多唱着他們的快樂之歌與欸乃聲互相應和。人世間的樂事，他們或許是享受得最多的罷！船在舟山停僅十餘分鐘，即起碇赴普陀。午前七時十分，便真登彼岸而入佛國了！

這封信是前日寫起的，因爲時而出去攝影，時而與伯鴻長談。又加以蚊子擾人，竟時寫時輟，直到今日，還不能將我們這幾日的的生活告你，只好先將這途中的情形寄給你。以後再說罷！

楫君：

這是信，不是遊記；（十五日由普陀寄一掛號函，係遊記，收到否？）而且在我看來是一封較重要的信。

因爲五年來，我們不曾通信，我們的思想行動，彼此都不甚十分了了。這次八日之間，長談數十小時，雖不敢說我能徹底了解你，但至少比從前要進步得多，所以有這一封信。

幾年來我都很忙，很難得有整段的時間去爲有系統的思慮。這次到普陀，算是最清閑的時期，而且有伯鴻爲竟日之長談，思想上受了許多啓示，精神上亦較愉快。故對於你，除了將五年前在成都與此次在上海的種種經過，時時在腦中複演而外——最使我難忘的是成高事變開大會時你出席演說，與在胡家夜談的事情——且於你的前途有深切之考慮。

你在漢口所發的信，有兩句話，刺激我最深，就是「環境惡劣」與「凡人皆不可靠。」這兩句話是

事實，並非你的感慨。不過你得知道：像我們——尤其是你——這種不合時宜的人，倘若不感到環境惡劣，則現世界已成天國，我們也就根本無價值。反之，我們的思想、行爲不盡爲社會上一般人所了解，所同情，而時時予我們以無謂的苦痛，我們存在的價值纔大。我們若能以我們的力量改造惡劣的環境，而使社會上一般人蒙幸福，纔是我們真正的價值的表現。換句話說，我們處處感到環境的惡劣是一種無可避免的事實；而「凡人不可靠」也是一種當然的事實。我們惟其爲惡劣的環境所逼，不能不挺身挑着改造環境的重擔，要挺身挑着改造環境的重擔，更不可不於「凡人皆不可靠」之中，相信自己最可靠。

要改造社會，固然要有「舍我其誰」的自信心，而自信心的增加，又有賴於能力的培養。以你的天資與思想，將來對於社會是可有貢獻的；但是要求有大成，必得在學術上、思想上、人格上有精深的修養。你是學歷史的，你平常說歷史可以支配人類，指導人生；若果你要努力於歷史的研究，使歷史能實現其指導人生的功能，除去歷史本身而外，對於有關係之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當爲廣博的研究。處中國貧乏的學術界，僅僅中國文字的書籍，決不足以供參考，就是整理中國固有的史料，也得借東西洋的科學方法與現成資料以爲助。所以對於研究的工具，至少須通兩國以上的外國文。英文，你已有相當的根底，望你繼續進修，最少須能自由閱讀，自由翻譯。對於日文，你曾經說過，也

要學習。我想最便當的是於明年畢業後在社會上服務一年略求得實際社會的經驗——你現在對於社會雖然感覺到種種不滿，但是以小部分的學生團體爲限，對於真正的社會還不會有深切的接觸。清華生有「留國」的運動，當是你所知道。另寄我的留學史一部，可再看看。到後年暑假決計去日本，一面學習日語，一面利用他們的圖書館（不一定作正式學生，更不必求學位），研究你要研究的問題。倘若你不打算急於成立家庭的話——在理論上與事實上，我均主張女子至遲在二十五歲以前結婚，這裏所說，係就你在滬所談爲根據，假定你一定要從事學術爲前提；不過在事實上我想很難辦到——能把三十歲以前的時間完全用之於學業上，在日本研究三五年，成績自然可觀，對於社會的貢獻也自然要大得多。論理，真正服務社會的時間應在三十歲以後；因爲要到此時思想才稍有成熟，治事才稍有定見。你如堅決獻身學術，我希望你能見其遠者大者，不求速效，以在師範畢業不做教師那種決意，或者以五年前在成都與社會奮鬥的那種勇氣去再求高深學問。這件事，我認爲很重要，你不輕易回家，這次儘可乘便與你的父母詳細商量。

其次，我們的生活是多方面的，除了對社會的學術事業外，還有個人的休閒問題。倘使一個人除了學術事業外，對於個人的生活全不講究，他的苦悶，實非「人」所能受。我們爲行其所願行——這是你

常說的——對於物質生活當力求其適可而止，就是以個人的能力與地位為準則，不奢侈也不吝嗇。對於精神生活當求其儘量發展。你是嗜好音樂與文學的，去北平後，我望你對於鋼琴、月琴、口琴繼續練習，有暇並可學習製曲作歌。在文學方面，我望你能多讀外國名著——中國創作無多成熟之作，你也曾說到——暇時更常為創作的練習。這種文藝的修養，原是為自己陶情怡性的，絕無何種物質上的實用目的，可是結果其成功往往會比專攻的學業來得大。

第三，我希望你遇事不必過於感傷。從心理上分析，你是多血質兼神經質的人。所以感情特別豐富，思想比較超越，每致對於一切都有感傷。要知道，凡屬思想越過時代的人，對於當時的社會，都是不合時宜的，你可從歷史上得着許多例證，用不着我再來贅說。你的思想當站在時代前面若干時，社會上的一般人對於你的不了解，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社會上的種種現象，在你看來均發生不滿足之感，也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他人之不理解你，你對於社會之不滿，也許就是你的「超越」的表現，也許就是你的價值之所在，正可引以自慰，何必遇事感傷，自傷身體！

我以為我們感別離之苦而常有「若有所失」之感，自是我們至性上所應該表現的。倘若長此為此「若有所失」之感所據，而不能努力於學問及事業，則亦未免過於平凡了！我亦未嘗不知道你臨別

所說的「理智上知道不應該，但是感情上無辦法」的話，是我們所深切體驗過的。可是我們的感情應當本推己及人的精神，爲求相知者的安慰而移植到他所期望的學術事功上。再淺言之！你所努力的一切，至少都可訴之於相知的我而得其同情，精力已不爲虛耗。倘使因你的努力而更影響到我的上進，我更以我之努力而使你得相當之安慰而更求上進，如是互相牽引，則我們自慶學術事業成功之日，即是實際於社會有真正貢獻之時。你曾說：愛的勢力最能支配人生，我望我們本互愛的精神，努力於互相期望的學問與事業，而在學問上、思想上、人格上、事業上作永久的伴侶。

這三事都是由於「我愛你」而發的，你當不以爲怪罷！

我們擬明日回上海，惟伯鴻今日忽病，行期尙未能十分確定。九月初我決定去日本，十月二十前後回上海。爲你的病與學業計，都以早離川爲宜。倘若在十月二十以後到漢口，我希望你能再到上海一談。平漢路通，直接北上亦可。倘從津浦路北去，你可在南京住定旅館，打電給我，我當至南京（由滬至寧只六小時）晤談。如津浦路又不通，只有走海道，當然要在上海相見。

你何時到重慶，先去自流井，還是先回眉山？何時去成都？成都及故鄉的種種情形均望告我。這次的信尤望深加考慮，詳細示復。

新城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曹宅

110

心怡：

當陽船於九日正午由漢開行，於今晨七時安抵宜昌。

我自在此數日的經驗，旅途中苦的滋味，可以自豪、是嘗盡了的。至於怎樣的苦況，當然用不着去敘述，你當能想像得到！因此病是不成問題的。唉！這都是依賴人所得的結果！

因為船還不會打聽着，幾時由此動身，尙不可知，俟續告。

另致湘一函，請轉交。

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宜昌

附楫君致湘函。

澤湘小妹：

我們相別已經一個多星期了，你還想得起我嗎？不會完全忘懷吧？！

在這別後的幾天中，我無刻不想到你。我們一同遊玩的情景，就是我整天回憶的最重要的資料，所以你的近況，我隨時都想知道，而我的生活狀況，同時也想報告給你。

旋途中的苦況是五味俱備的；幸運的你自然不會經歷過就是我也。是初次的嘗試在從上海到漢口的幾天，還不會感覺怎樣，只有這幾天坐統艙的生活是真難過。因為我們所坐的船既非常之小，客人却特別的多，以致找不着一隙的空地。我們除整天整夜躺着或坐在小小的艙位而外，簡直無法運動一下。而艙內的情形更不堪說：形形色色的人們，噪雜得可怕；並且空氣的污濁，實在無法形容。（抽紙煙和大煙的人們，不計其數）因此，我們整天整夜淌着汗水，沒有一刻的停息。唉！小朋友，我們簡直成了滴水崖呢！請你想滴水崖的情形是怎樣的吧！哈哈！

這樣的生活，足足地過了兩天，小朋友，你想想會不會生病？今天因過沙市還受着小小的虛驚。若不是爲回家省親，我是沒有勇氣再前進了！

小朋友，這就是我近數日來的經過的情形。這種煩惱的事情，本不當告訴你，有擾你安靜的心靈。不過，這也是人生必不可免的一些經歷，你知道了，也可以增長一些知識。

大概明晨可到宜昌。以後怎樣？再談吧！

我希望你能給我通信，你願意嗎？

請你轉告你的弟妹們說：我問候他們的好！

魴七月十一日

二一

楫君：

十四日從普陀歸來，即得你自宜昌所發之函及致湘之函（湘另有信）。

你此次所受之苦，可說是我所給與的。我無時不深悔當日何以要勸你速去，更悔臨行時不告你於船到漢時即遣价去中華報告，復悔不購備幾份家庭藥庫。我想：倘若我不勸你速行，你可乘宜昌直航船，途中必不至吃苦；臨行告你去報告中華，也可早得房間，不至吃苦；若購備家庭藥庫，雖有毛病，也辦法較多。五日來未得你報告行程的信件，在我的想像中，無時不看見你愁悶的形相，甚至你五年前在蓉患病時的種種苦悶都一一在夢中望見。我自信是最可靠的人，而竟不可靠，反而增加你的苦痛，精神上之苦痛，真無以復加。你現在到底怎樣，我急想立刻知道。可是預計行程，此信要在二十日後才能寄到。等到你的回信到來，恐怕我已動身去日本了。

上海今年特熱，最高溫度至九十九度，我也因受熱喉痛，今日不能說話，不去公司。我坐在室內不動，尚且要受熱，聯想到你在途中的暑熱，真不知苦到什麼田地。你出川時尚望遲到秋末，不必自吃苦。

因爲又熱又忙又病，什麼東西都不能寫，普陀遊記也祇得擱着，信也不能多寫，不過我的喉痛並不要緊，現吃藥，一二日就會好，你不必太耽心。

新城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一一

心怡：

漢口寄上一函——宜昌寄上一函，附致湘一函，諒均達覽！

我們於前天早晨七時到宜昌，立即過開往重慶之嘉禾輪來，在船上很苦悶地住了一天，於今晨四時開行。入峽後，因爲急流之故，船身震動異常，有如坐海船一般。同伴中有謂比我們這次由津至申之海船，還簸動得利害，但我則毫無感覺：因爲我爲着感冒，躺在牀上暈沉沉地麻木得來什麼也不知道了！天將黑時，被同伴們的驚叫和狂喜所擾，才勉強起來看看巫山的美麗的山峯，但更使我感着一種悵惘：因爲我這次忘記了帶照相機，沒法把那種美的景緻照下來呢！其實，就是有照相機，我也不會照出美的相來；除非是你來此地，這美景纔是你鏡頭的好資料。

現在我雖躺在鋪位上，但不能再享暈迷的福了。清醒過來反感着萬分的枯寂，所以想起這個治病

的妙方（寫信）但是我有不少內心的感觸是不能盡量的寫！還有比這更痛苦的嗎？好，算了吧！一切都只有「算了」二字了之！

我們大概過後天（十六日）即可抵渝，到渝後當盡力設法趕快回家——若是可能的話。因為我實在受不了這旅途中的苦惱呵！

心怡，我們照的相片，都沖晒好了嗎？還不壞吧？我唯一的希望是到家後就能够見到。

到渝後，當再報告一切。

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一一三

楫君：

你十六日（十四日所寫）由重慶所發的信，今早收到。你種種的苦痛隨着文字一一映現在腦中而外，並感到一種莫可名言的悵惘。我想到你最迷的苦況，想到你孤寂的情境，想到你不安的心情，以及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給與你的。我心裏的悵惘真是說不出來。我只有禱祝你到重慶後，一切都平安，更平平安安地早到故鄉。我接到你身體健壯、路途安好、家庭愉快的信的時候，就是這種種枷鎖離去我的

精神之時。可是，楫君！你的信要得說真話，絕不可因為要安慰我而造假喲！——你得知世界最寶貴者是真實！真實！第三個真實！

你們的照片早已寄出，大小寄你四十餘張，你到家當然可以見到（是用快郵）。你若添添，請寫信告我，當照辦。你於過巫山時因為未帶照相鏡感着悵惘，其情形很與我那次從蓉返寧的情形相似。不過我在當時是無可如何的，你此次為什麼不帶着。你在上海時我曾有一次提到你可將我的小鏡子帶去，何以竟忘記了給你！

你說你有內心的感觸不能盡量的寫，我現在更感到時間之不敷與文字之不能達意。但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我總盡量地寫，我希望你也盡量地寫罷！

我希望你到家以後，盡情地暢敘天倫之樂，也盡情地將我們的種種都暫時擱起。等到感着疲倦的時候，然後再想想我們的一切，以為調劑的資料。其次是抽點時間讀讀書。楫君！學術是我們生命的源泉，不可一日放棄的！我們應當互相勉勵，互相努力！

新城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二四

心怡：

你猜我現在那裏？你一定以為我已經到家了吧？果如此，那到是值得高興的事！但不幸我此刻還在這個令人厭煩的重慶。此地的繁華，既不亞於上海，而炎熱的程度，更有甚於上海。並且有的是帶刺激性的材料向我孱弱的心靈進攻，因此我病的程度只有加重而不會減輕的。剛到的那天，不用說，是不能支持了，所以連寫信的精力也沒有，同時環境也不容許我寫；但又怕你或者是望着信的窮極智生，不得已把那封不預備寄的信付郵了。

歸心似箭的我，有留戀價值的上海既不願久留，何況是這寂寞（請你不要以為我是自相矛盾，在我確是這樣的感着）的重慶城，然而事實上我無法馬上離開，又將如何！

回家的路有兩條：一條是由此坐汽划子到嘉定，再轉汽車至眉，但費時太久；單坐船就得七八天，而且最近還沒有船開（據說只有一隻船來往）。一條是繞道成都，走此路大約三四天可到，對於時間比較經濟，路費亦省，但沿途頗多阻礙：時而汽船，時而轎子，時而滑竿兒，甚至還得爬山過嶺；並風傳遂寧一帶不大清靜（此地報紙常常載着這類離奇危險的事件）。唉！「蜀道難於上青天」一句話，到現在還很適用，也是一件怪事！若走此道，隨時可以動身（每日有船開往合川），雖然朋友們都不贊成我這個

病體去受那種苦楚，但我却想去冒冒險。不過我又想着由平到此幸已平安地過去既踏上了四川的境地，離開故鄉只千餘里的路程，此時還要拿性命去拼，也未免太不值得了！何況還不會達到回家省親的目的哩！呵！心怡！你一定又要說我這是懦弱的表現了！

同道諸人隨時都在問候你，以前都被我「吃」了。對不起！

此信剛欲付郵，即得明日有船開往遂寧的消息，或者就坐明日的船走吧！

癸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二五

楫君：

你十八日由重慶所發的信，於今日上午寄到。

一月以來，我的心情的變化，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對於治事治學素日是負責的、極積的，對於人生也是相當樂觀的。可是自從得你從漢口所發的信以後，舊日的一切都動搖了；我恨人之不可靠，恨社會之無情，恨人生之虛偽，尤其恨中國的交通。你想；我們別離將一個月了，你十二日以前的苦況，我今日

始能知道，而我的心情，你還等待若干日才能曉得；等到你曉得以後，我的苦悶的情感又不知到了什麼地步。這樣地中國人，真是難做喲！

「蜀道難於上青天。」我不僅知道，而且深深地經驗過。當你由滬起行時，我未嘗不想念到途中的苦況，也未嘗不想告訴你，可是終於不曾明說，是爲的你要回去省親，否則我決不願你去的。因爲蜀道的難行，都是我一一親歷過的，所以你說及的種種困難，我都能一一理解，而且在「心眼」中立刻看見你在病床中的一切。——我近來無日不夢見你的苦況。這幾日更是坐臥不安，不知是何種預感。

最奇怪的，我近來對於什麼都不感興趣，就是平日最嗜好的讀書與攝影也淡然置之——在普陀所攝的照片至今還未洗出，日語也不過照例學學而已——而對於各種問題感觸特別的多。照我現在的心情，成了一位多愁善感、憤世嫉俗與你相類的女性，真是可笑。

重慶是我最惡的地方：我惡牠僅有上海的皮毛，上海的壞處，而絕無上海的內含與上海的好處。那地方的一切都是真皮毛而假充澈底的表现，絕不是稍有思想的人所能過活。加以你的孤寂，又受着某某等的刺激，自然是難於久居了。爲着你的安全，自然在路上要特別審慎，不知同行者亦能稍有助於你否？我只有祝禱你一路平安，除此再無別的办法。

你的寂寞之感我深知道，而且幾日來我正有同樣之感：你說在重慶是寂寞，我決不會說你是矛盾的。上海你總知道是熱鬧的，我的朋友的交往，你也知道是相當多的。可是你去後，我無時不覺得無聊，所有的公園都不敢再去。前星期日下午三時爲着幾個朋友拉着去我萬分不願去的法國公園，使我精神受了異樣的創傷，當時欲哭不得，欲笑不能的情況，真是難受已極，終於不一時而逃回。可是逃回而後仍無辦法，只是枯坐書室，胡思亂想；最後則贏得一夜不眠。這樣的心境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或者你能分析明白罷！

近來看得兩部小說：一是陳學昭著的南風的夢，在思想上你或可得一個同情者，也可由此窺破中國青年之所謂愛是什麼，與愛是應當怎樣的。一是俄人屠格涅夫的烟，第六章以後，描寫三角戀愛及社會問題極好。兩書另件寄上，閱後請以所感告我。

新城十九年七月三十日

二六

楫君：

今日本很忙，因爲時局紊亂，郵局有罷工消息，故抽暇寫此函，希望你能早看到。

我們別一月了，我想你應該到家了。——不過中國的事太難說定，也許你今日還在途中。

你的病如何路上一切平安嗎？望你時時有信來——就是忙，每日在明信片上寫幾個字也可以。

這兩星期中，比較清閑——比你在這裏時稍閑，因為那時是會計年度之結束與開始——讀了兩本世界名著，烟已寄給你了，還有一部是德國 Schnitzler 著的，為近代世界文學名著之一，書名 Bertha Garlan，描寫極其入微，但無中譯本，已請劉大杰翻譯，大約年內可出版，你可一讀也。

我覺得中國作家，非有世界名著為之陶冶，將難有出路。昨日與胡適、大杰等商，擬於三年內出世界文學名著百種，專門介紹各國不朽之作。

南風的夢中的克明有人說就是作者自己，慕歐為畫家某君——此人文章與繪畫均長於描寫風景——藥君為上海某女校校長之子，原哥為畫家之兄——作者學昭在二十歲前即以賣文為生，有倦旅、寸艸心等小品集；此書為其親歷，故很動人。雖然有點偏激，但其胆量——一切經過，在一般女子是不敢自白的——與文筆，在現在中國的女作家中均屬難得。我讀此書所受之感動很大，故為介紹於你。

望你時時有好消息寄來！

楫君：

兩星期未得你的信，病呢？路上疲勞呢？總是時時在腦中打轉。我想你一定是路上疲勞，要等到成都才寫信。可是你知道，你走一天，信回頭要兩天。假定你在前月二十五六到成都，我還得再等一星期才得你的信看；你想苦悶不苦悶。不過真如此，那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多等幾時罷了！萬一不幸而在路上發生問題，那真是……至於病在重慶我想是不至於的。因如果如此，你縱不能寫信，你的朋友如鄒君也會寫信告我的。我惟願你早早平安的到家。

我也十日沒有寫信給你：是因爲我在這十日間進行了三件大事：第一是世界文學名著；第二，明年一月一定出一種文字與圖畫並收的雜誌新中華；第三是小學教科書從新改編。這三件事看來很簡單，但是需要的工作人很不少。若果作得近理想一點，於中國文化前途或能發生一些影響。

我決定九月七日乘俄國皇后號去日本，九日即可到東京，大約十月二十至十月底回上海。我現在要請你詳細告我的，是打算什麼時候從家動身，何時可以到北平。你收到我此信時，我差不多要動身去

日本，你的回信，我不能在中國接得。請你告我：從那時起，我的信應該寄北平，還是寄四川？

近來一忙，精神反見愉快，感傷也少了許多。我想你總以早出四川，早到北平爲要。

今年到上海來因爲事務上的忙繁，除了零碎看些東西外，竟不會有專門的研究；文章更不會作得半篇。我想這樣下去，終久不是道理。而且今年下學期，我已答應爲暨南大學教育學院講近代中國教育史（此課在現在少人擔任，北平師大兩次找我也是爲此；上海各大學亦有數校相請，但因職務上關係，絕不能同時擔任兩校之功課，故允明年上年爲勞動大學講授，下年爲復旦大學講授。）現在雖不願再從事教育，但對於十餘年來所研究的東西，也不忍捨棄，所以決定於由日返滬之後，努力將舊稿整理，寫一部較大的近代中國教育史，以爲我教育生活之結束；同時也想努力於文學翻譯及創作。所以從本月起毅然請一私人書記，一面爲小孩們補習功課，一面督促我從事著述（這話看來好像不合理，實則有了書記，一定要支配一些事件給他作，自己便不能不努力，所以說是他督促我。）

要從事任何改造社會的事業，都得有高深的學術爲根據。在現在的中國，要研究稍高深的學術，非藉外國文字的力量不可。所以我現在對你又說現話：就是第一要少感傷，把心靜下來，努力於工具的外國文；第二要眼光放大，不要小就，努力從歷史研究上謀對於社會之貢獻；第三對於個人陶情怡性的

一日不能生活下去的境地。

因爲熱（今年上海特別熱，常到九十六度以上）與忙，普陀照片至今未晒。

新城八月十二日

二八

心怡：

沿途寄上各函，諒均達覽。

一個月零三天的旅行生活，真是受盡了千辛萬苦。由北平到重慶的一段，我還可以勉強支持着，反而在由渝至蓉的途中，竟使我不能支持，而病（吐瀉）了！我想物質上的痛苦，既已不堪忍受，再加上種種精神上的刺激，怎能使神經質的我不因之而病呢！所以我到成都——最可紀念的成都已經四天了，儘管心裏隨時念着要寫信給你，而實際上是沒有這種能力和機會；且在此疲憊的病况之下，還不免有許多無謂的應酬，真是苦痛極了！

蓉城本不是我留戀的所在，本想馬上回眉；但爲着有病，似乎不該去火上添油，立即起行，並且父親和弟弟在此，有了半個家庭，也可以比較安心地住下。我想好好地休養幾天，叫我那半個家，看母親和妹妹，然後再回鄉間去看望祖父們：那時我這次「萬里跋涉」的使命也就全部完成了。

四川的一切，都如我一般，依然如故，可以說一點進步也沒有！在我所覺察着的，只有兩件事是例外：一是馬路的擴充，汽車和黃包車比較普遍，暫不論擴充的主要目的如何，以及路政的紊亂等情；二是鴉片煙的流行，售煙的特別多而且公開的買賣，吸煙人數的增加，更屬驚人！總之，處處都是刺耳的聲音和不堪入目的現象——令人悲觀的景况啊！唉！心怡！此地絕不是我久留之地，我不願長久受此精神上的脅迫，我決定最多一月後返平！

二九

筋七月二十八日晨

楫君：

昨日上午得你前月二十八日由成都所發的信，精神爲之一振，肩頭上好像輕了許多似的。一個月多的長途旅行，在現在的中國，自然是苦不堪言。這種苦痛，不獨是你身受者所不能堪，就是

我想起來也很難過

物質上的苦痛既然如此，而你這多血質神經質的天稟，又逼得你常常感傷，自然是火上加油地苦不堪言。不過你得知道：人生終究是人生，不論將來是什麼樣一種理想的天國或罪惡的地獄，人生的苦痛還仍舊是一樣的，不過苦痛的內容有所不同而已。倘若我們能看透此點，則對於現在種種不滿意的現象，也不必過於感傷。還是努力自求多福，自尋安身立命之地罷！

「在疲憊的病況之下還有許多無謂的應酬，」這自然要使你更感着苦痛，但是這也就是人生的一幕，爲我們「人」所不能免的。——我從普陀歸來，病在家中見客宴客，也就是這樣一回事。楫君！你現在還是一位學生的小姐，還不曾真正入社會。明年你畢業後，到社會上去作點事，然後纔知道：社會上一切的維繫多是靠着虛僞的交際喲！

從成都來的人都說成都大有進步，但是我早說過，所謂進步，不過只是些皮毛而已，骨子裏還是一樣的。中國社會上的一切，都說不到精密的計劃與目標，成都能把馬路擴充，在物質上總算是一種事功，其他當然也不必追問了。至於烟的擴充，到是亡國滅種的預兆，自然是我們所痛心的；然而我們也只有痛心而已！

中國最壞的就是諸事跟着西洋或日本的表面走。西洋或日本對於某事何以要如此，與所以如此的歷史如何，始終少人過問而且無暇過問。所以內地的鄉村生活我們尙勉強可以過去，那種皮毛的都市生活竟難忍受。五年前我在成都時時感到不安，就是爲此。你在北平較自由的天地中過了幾年，自然受不了內地都市的壓迫。你打算早回平，我更希望你早早回平。

你說：一個月決定返平，照時間計算，你起行之日當在九月初，則此信寄到之時恐你已起行，則我以後的信，可不必寄川。不過我想等你到眉接得我在普陀所寫的長信而有回信之後，才不寄信到眉。從那時後，我有信當寄平由叔和代收，或者竟寫而不寄，等你到平後一起寄給你。

別後我一共收到你六封信（連致湘函在內，即漢口一，宜昌重慶各二，成都一）以後我希望你照我的法子編成號碼，便我知道途中各信有無遺失。

你如果在九月初起行，至遲九月底可到上海——若果平漢津浦路都不通——那時我決不能回上海，也便無緣晤談，倘若你在九月底動身，或者雖早動身而在十月二十前後到上海，我當已（或將要）回滬。無論在何時到上海，你可到靜安寺編輯所訪吳廉銘君，有事可以托他辦理，亦可詢知我在日及回滬之情形。倘若津浦路通，你從南京去北平，而時間又在十月二十前後者可打電至滬，即我未歸，亦托吳

復電我近來很讀一些書有許多意見想和你長談談或者你在十月二十以前到平我回國由大連經過繞道至平一談亦可。不過去日爲團體行動到底如何現在尙說不定。今年不北上，明年春假後，必去北平一行，大概可就擱一月以上。

近日屢得長沙友人述長沙此次遭難之苦況，亦屢感不快。所幸故鄉尙好，老父尙安。否則今日恐亦不能復信也。

今年上海特熱，現在交秋，還是九十五六度。

祝你及你全家平安。

新城八月十五日

三〇

楫君：

又一星期未得你的信，病在蓉，抑歸眉爲無謂之酬應所忙？若非至不能執筆時，我望你常常寫信告我以近狀，慰我這繫念的心。

我這樣地盼望你的信，也許你要發生疑問，而責我如此之不努力事業與學問，或不體諒你的忙與

病。實則因爲在我的想像中，你的故鄉是一個萬惡的陷阱，無論在物質上在精神上，我想着就會心悸。你這次返梓，所受各方面的苦痛自不待言，我最怕是你因路上勞頓與感傷過多而發生大病。

這星期從成都大學回來的教授多來訪我，都說成都近幾年來怎樣怎樣地進步。可是在無意中又帶出一個消息，說是某校長竟因戀愛而遭槍斃！唉！這真進步得無以復加了！於此我更證明我的想像之不錯。

我很相信羅素將人生活動分爲佔有衝動與創造衝動的二元說法，也很尊重他發展創造欲以謀人生幸福的意見。我們是由肉體構成的人，自然不能避開物質，專講精神，然而我們所以異於他人者就在能使物質受精神之支配，而不役於物慾。照現在情形，我們如能努力於創造慾之發展，前途實有無限之光明也。

近來因爲要出世界文學名著，購得西文書甚多，若無特別事情，打算每星期讀一本，積幾年功夫，對於文學修養上當可稍有門徑。在音樂方面亦頗有興趣，不過只能聽聽他人的演奏耳。你出川後，對於文學與音樂，萬當努力，不可拋棄。

習作集已印出，另寄一本，請管收。

我准下月七日去日，你何時起行此信不知能接得到否

新城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三一

心怡：

我到成都後，作了八九天的無謂的應酬，又作了一個三四天的短期的、非其時的青城之遊，直到昨日纔實際回到我的故鄉眉州城，纔算是領略到一點天倫之樂，纔得閱讀我意想很久的你的三封來信，同時得見我們在上海、蘇州等處所攝的照片。謝謝你賜給我的不少的教訓；更感謝你那樣關切地鼓勵我！但是，但是呵！我只有自愧，只有向你抱歉呢！因為我自入四川的境地以來，社會無刻不給我以新的興奮劑，使我難安；抵家後又不時爲着種種新的刺激，使我心中感着無限的隱痛。所以富有神經質的我，現刻似乎是難以振作起來了！是的，你要我把我所有的一切情形告知你，我也很想盡量地向你傾吐，藉以減輕我心靈上的壓迫；但是，說起來恐怕不是幾十張信紙可以寫得盡的，況且還有許多不能言喻的情況呢！至於去日本求學的話，現在無從談起，且待面詳罷。

真的，心怡！我這次在青城的，確是非其時的旅行，因爲那時還不曾看望過親愛的母親和妹妹，我自

己也莫明其妙，爲什麼一定要去青城，而且要急於去青城，大概是受了你對青城稱贊不置的影響吧！果如此，則峨嵋之遊，也是不難實現的。打算再多休息幾時即作這種計劃。

附寄青城照片四張，還有一張灌縣的索橋太大，信內不能放，待面交吧。

舫八月八日夜深

三三

心怡：

我回眉已經四天了，這期間，我不知道過的是什麼生活：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安適的，但在精神上反因過於興奮而感着異常的不安呵！——說也奇怪！在途中，環境儘管惡劣，但有的是寫信的機會，回家來在安適的環境中，雖然隨時都有寫信的心情，而實際則無寫信的機會，所以至今我還不會把應該寫給朋友們的信寫完呢！

心怡！你要我將故鄉的情形告訴你，但是你叫我從何說起？故鄉的情形，都是些氣人的材料：土豪劣紳的剝奪；「有鎗階級」的橫行；一般平民的愚昧；走狗們的依勢……一切的一切，都是些不堪入耳目

的景象！我實在不願意說，不願意勞神費力地去形容牠。

現在我僅將抵蓉後的一點感觸告訴你好了。在成都的半個家庭中，只有父親和弟弟，父親因忙於事務，晚上才得在家，我也只有晚上才能和他晤談；所以剛到的兩天，我差不多只有同弟弟玩。但是弟弟因預備考學校之故，也不能隨時陪伴我，因此成都雖然有不少的舊跡，也不會去追尋過，只是有一天同師大同學王誌之在東門外望江樓（現改爲郊外第一公園）坐過幾個鐘頭，觸景傷情，於是五年前的一切幻景，又在我的腦蒂上重演一遍。心怡！你還記得望江樓的景色和薛濤井的故事嗎？我們坐的還是前次因胃病嘔吐過的那座樓：景色依然如故，然而人事全非了！

去青城的動機，分析起來總不是很簡單的，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但總不外在家過於苦悶無聊；並受了你平常稱讚不置的暗示吧？但是結果得到的是什麼呢？因為景色太好了，不適宜於我的心情；因為沒有帶着照相機，反增加我不少的氣惱；更因朝夕思念着我慈愛的母親，急於想回家來，不能暢快的遊玩。總之，所得的不過是空虛、悔恨、遺憾而已！於我何益？！

因為你不曾去過的青城、峨嵋，你常要我去遊覽。青城總算是去過了，我從前的意思是回家稍爲休息即作峨嵋之遊，現在我不想去了：因為沒有照相機，我不願意再去體驗那種苦痛。眉城附近有不少的

勝蹟如三蘇祠、藝頤觀、眉山等處，都是從前不會去過的，我都想去遊歷；但同時想着沒有照相機，立刻就冷淡下去了！

照片已收到，很好，我沒事就拿出來看看，並選重複的給叔和寄去幾張。

我大概在九月底或十月初動身返平。

前十九年八月十日

三三三

心怡：

前天寫給你的信，好像還有許多話沒說，但現在一提起筆來，又好像沒有說的了！真的，我究竟說什麼呢？

今晚我感觸萬端，忽作休學之念。我曾向母親說：「媽媽，我這次不再去了好麼？」慈愛的母親含笑地答應我說：「好，不去了！」唉！這是怎樣地一種淒切的情景喲！心怡，我真的不想再去北平了！若是可能的話，我現在正祈禱着這種「可能」的光臨！

前信我不是說過不再作遊玩之想嗎？昨日午後，就便同母親和妹妹、表妹四人去城內三蘇公園；

地雖小而風景之清幽却是我從前夢想不到的於是又使我深感着沒有照相機的苦痛了而妹妹們更再三地抱怨着說：「我們很久就盼望着大姊回來給我們照相，誰知道結果是大失所望……」我當時的悵惘心情，實在是無法描述！

我看到你的信中「你當不以爲怪吧？」之句，不知怎的，我最不願意聽這句話，牠好像是給了我絕大的刺激，使我立刻感到難受。因爲，心怡！由此證明你仍然是沒有而且不能澈底了解我的！我從前的意思和我的說話不錯罷？！

好，不寫了，現在已經十二點過了。母親說：「別人睡覺你作事！」其實，我何嘗在作事呢。不過，我也應當休息了！再會！

癸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三四

楫君：

昨晨於萬忙中得你快函，竟爲事所繫，分兩次讀畢；下午重讀第三次，感想萬端；但終因瑣事叢集，竟至不能提筆作復，反使昨夜不能安眠，於一時即醒，再不能睡，於燈下成小詩兩章，錄如下：

更深漏盡，一切都死以上的沉寂；

獨有那秋蟲唧唧，聲聲清淒；

好似有無限的曲衷，要向人間訴泣。

訴泣？
但千萬不要告知我的楫！

你知道，我的楫——

她的心兒脆弱，她的身兒不憚；

快樂之神護衛着，尙恐不濟，

更何能再受你這淒涼的刺激。

今日午前又得你十日的掛號信，上午雖曾展讀數次，但仍須延到現在才能執筆復你。

你這兩封信所給我的感想，極其異樣而多端。月餘以來，我總時時懷着你在途中的幻想，經此兩信

的證明，這種幻想自然是破滅無餘；同時對於你去青城，更感着一種不可名狀的愉快。青城峨嵋的勝景自然是我日夜所夢想的，可是牠們的景象到底怎樣？除了在不完整的照片上略有殘缺的認識以外，什麼都不知道。然而接得你遊青城的報告，好像我要去青城的任務，都由你替我代辦了一般，對於青城的繫念也無形之中減少了許多。近來常讀外國文學著作，所謂戀愛三昧，確有至境；現在親身體驗，更有實證。日人廚川白村著近代戀愛觀，謂戀愛爲人間精神活動之無限境，此境我從前亦未嘗不知道，但真正的體驗，還是這一次。

這兩信使我最感不快的就是你的「多愁善感」。這四字本是舊時女子的常評，你的思想當然不願如此，可是你的性情竟無形之中引導你向這條路上走。我覺得：對於此，你非用較大的努力去控制牠，前途終不可樂觀。楫君！照這樣下去，你的身體與精神終有不能支持之一日。我望你趕快返平，努力學業！你因無照相鏡而不願去遊峨嵋，我聽得很不安。我祇祝禱我們將來有同遊青城、峨嵋之一日，帶着照相鏡，儘量攝我們所要的一切，以彌補此次的缺陷。

成都的一切，我無時不在追念（昨日寫至此，即因事中止，今日上年又得你十二日函），可是一切也都成過去了；郊外第一公園也好，望江樓也好，牠的形影，都隨時間漸漸地消逝而入於模糊的狀態了；

獨有那望江樓的破敗亭中（在井後，叫什麼名字，現在已記不得了），你的悲容，和樓上你嘔吐的情形，還歷歷在目：你此去重溫舊夢，自然要感慨係之了。

在學業上你總屢次說什麼抱愧，我看着也莫明其妙地不高興，好像你沒有或不能澈底瞭解我，也如你以為我沒有而且不能澈底瞭解你的一般。其實我之說「不見怪罷」是為着「我愛你」三字。一般人看看作口頭禪，而怕你看得不快。人生的隔膜原是不可免的，我們只求設法儘量地減少。往事不必再說，更不必不快。

你現在想休學，也和我三星期前為着無謂的酬應而想出世的情形一樣，不過是偶然的感觸：我固不能到普陀去作和尚，難道你又可以在眉山作小姐或少奶奶嗎！我當時曾將出世的感想函告伯鴻，伯鴻有人生歌兩首為答，極有見地，茲錄如下：

人生歌答舒新城

人既有生便有憂，閑來魔鬼歷代宗教所稱之起紛糾。

觀心何日明如鏡，浮海而今不用桴。孔子乘桴浮海亦係偶

然感觸非真如此也。

素位豈真君子願，撞鐘徒惹彌陀愁。

超人混在常人裏，幻想空白變石頭。我常稱新城及其摯友某君爲超人，石頭指石頭記也。

人既有生便有緣，何人不可作神仙？

悲天要待知天後，度世還須處世先。

莫謂天堂可躡等，應驚地獄在眼前。

若圖小己身心樂，只怕身閑心不閑。

寥寥七言詩十六句，非有他的深切閱歷，實不能說出。天堂地獄云云，當是暗示我們的前途。但是我們如無法進天堂，也只有聽其入地獄耳。

我想你大概要過了中秋以後才動身的，則離現在還有四十多日，我打算今日下午出去替你購一具小照相鏡配點照片寄上，你還可以應用，一面也可以減去我一點苦惱（下來時，路上更可照。）若果在十月初動身，到上海當在二十以後，我一定已回。望照我十五日函中辦法到上海一談。（我極望再有數日之長談，傾吐我們的積愆。）

新城八月二十七日

三五

楫君：

昨日爲你晒照片，並晒出普陀風景十二張，一共寄上三十二張。有幾張不是你所要的，但我很歡喜，你應當送我幾張（雖是我照的，但主權究在你，所以要請你送我。）

我因公司有事，明晨要去南京，大概三四日回上海，七日或十日去日本。

照現在情形，津浦平漢兩路，一時恐無通車希望，你去平，或者仍要從海道走。

因要預備去日與去南京的種種事情，忙迫異常。許多要講的話，只好等到南京再抽空寫寄。

照相機等於前日快郵寄上，此信到時，或者可以寄到了。

望你好好保養身體，不要過於感傷。

新城八月三十日

三六

楫君：

我於前日午前九時由上海動身，午後四時半到南京。

南京在形式上完全改觀：寬闊的馬路，偉大的建築，觸目皆是，可是一般所謂士大夫以至貧民的生活，仍然還是和我住南京的時候一樣。祇增加許多新式官僚，於辦公之餘出入於跳舞場、影戲院而已。生活程度之高，房價之貴，比上海還過之。吾輩平民，真無法永久生活於其間也。

我此來爲着公司事情，因爲時間短促，所以酬應之忙，還是和上海一樣。昨日上午把幾件公事辦了，抽暇約舊友李儒勉等至中山陵一遊，然而並未造其墓。蓋我對於任何地方之名勝，均不願一覽無餘，要留着的一部分作想像的資料。這中間有很大的意義，就是現實總使人失望，想像常令人超脫！楫君、友朋間都說這是我的人生哲學，此意惟你可以知之！

南京雖然也一樣不能使人滿意，但是半鄉村式的，一般人都優遊生活其中，絕不如上海人之忙碌不堪，所以偶一遊之，也很可以調節精神。不過天天飛機在上，檢查極嚴，一切客人均須有保人始能住旅館。你東下，如欲相見，還是由漢口乘輪到上海爲便；住在南京，實在麻煩（女子尤費事）。照相鏡怕潮濕，鏡頭要常楷，否則不清楚：要切記切記。

這信是備早點的時候寫的，因爲八點鐘，一定要出去會人，所以不能將我要說的寫上。今日下午要

宴客，打算明早車回上海，大約十日前去日本。

新城十九年九月二日早八時發自南京

三七

楫君：

今早七時上船，九時開行，現在已十點半還未出吳淞口，因為船大河小，不能開快車也。

上海丸是航行神戶兩大船之一（又一名長崎丸）速力相當大，五十小時可到神戶。船上設備很好，有圖書室、休息室、浴室等等；不過房間很小，我們起坐，大半都在圖書室等處，也還舒服。今早船將起行時，照了四十呎電影，一切離別之情，都可由片中表現，你到上海，當映給你看。

你究竟何時起行，時間稍空，很想多寫信給你，但不知你是否可以收到。也許我到東京可能得着你的詳信，知道你最近的心情及計劃！

我們這次同行共七人，陸費伯鴻夫婦及其公子外，我與印刷所的所長王瑾士及翻譯李蓉、錢歌川。到東京後，除重要地方我們共同出去外，關於工廠者由王李二人、關於當地文化者由錢與我二人分途考察，伯鴻則專司酬應，所以時間可以省一點，而事情可以多作一點。

我們因爲與日本出版界略有交情，所以在上海的各日本廠家早已打電給其本店，於我們到神戶時派人接待；所以路上總可安舒，不過應酬又是很忙的。大概在東京住四星期；以三星期考察，一星期遊歷。再去大阪住二星期，考察遊歷各一半，十月二十前後一定可以回上海。

我們此行帶去的禮物很多，一半是物質的，如中國綢緞茶葉等等，一半是精神的，即我的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之日譯本；此書譯得很好，裝訂也很美，到東京當寄你一本至北平。

我打算於公事之餘，每日讀一小時日文，有翻譯陪着教，當可以進步得快一點。從前的三個月爲事務所累，究沒有多大成績。你回家以後，恐怕也爲雜事所累，而不能安心求學，所以我希望你早些出來。

這船頭等艙共有六十餘間，可容二百餘人，這次客人不過百數十人，以日本人居多數，中國人次之，西洋人很少。三等艙百餘人，中日約各佔一半。三等艙分兩等，最下等者，均爲日本人，他們刻苦的精神真不可及。可是秩序很好，絕無長江船上那種擾亂不安的現象。這可見國民教育程度之高低。

寫至此，忽來一熟人吳品，今君吳君留學日本多年，且遊歐美數次，現爲復旦通訊社理事，住在日本橫濱，他們對於日本最近的情形很熟，到日又可得一嚮導。

零零碎碎的話說不清，下次再寫罷！

新城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寫於上海九中

三八

心怡：

前天從鄉下回來，連得三封來示，本想即刻作覆，奈因受暑熱而病。直到現在還沒有全好，但是又怕你望念，只好遵命隨便寫幾個字給你，請釋遠念！

我此次到鄉間所領略的絕妙風景，以及觸景傷情的許多感想，和讀你信後要給你的答覆，都時刻想說而非說了不能痛快。可是苦於現在的精神不容許我這樣做，只有暫時讓牠在我的心中苦悶着！下次再說罷！

舫十九年八月四日晨

三九

心怡：

二十餘日來時刻盼望着你的信，今晨才收到：近日來的疑團才算冰釋了！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你許久不曾來信的原因是「忙」，而不是我所猜想的郵寄不通——因為其他朋友們的信也不會收

到過

真的，近日來望信的苦悶，實在無法形容！以致心神不安，每夜都爲惡夢所擾——有一晚的夢實在可怕，其情景非常曲折、淒慘，待見面時告訴你吧！

病到不會病，不過吃過兩天黑藥罐裏的苦湯罷了！其實，這裏的醫生，那能醫我的病！若不是爲着母親的焦急，我真是連那幾碗苦湯也不會吃的。

我不管願不願離家，更談不到在家享樂；麻木不仁的我，對什麼都無所謂留戀，現在我是決定等母親從鄉間回來，即去成都準備行裝，九月底或十月初即起程赴平。你給我的信，從現在起就可以直交北平了！唉！心怡，我該能够再返平去讀你的信呵！該能够吧！？

輯九月一日

四〇

心怡：

前天接讀來示，知道你將去日本，並且決定的行期就是明天，我這封信你當然不能在中國見着，但無論如何，你總會見着的！

來信把我返平的日期以及見面的計劃，並在上海托人照料的事，都計算得很精到，我是非常的感激；但望你這不是白費心思才好！

五年來，夢想着回家後的快樂，現在所得的只是一個畫餅——雖然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但精神生活仍然是和在北平一樣，還不是隨時感着空虛嗎？還不是一樣的病着嗎？不過，這也是必然的！因為我所體驗的人生就是「苦的人生」，當然不會有快樂的了！在家、離家，在我都沒有什麼兩樣！因此，我不敢有什麼計劃，對於我自己的前途，也不敢有什麼希望，也無所謂志願，更說不上怎樣去努力！昨天更感着一種不可忍受的痛若，結果昨夜又是整夜不會合眼：種種思念，都重現於我的腦際。唉！心怡，你不是希望我成個思想家嗎？我現在雖不會成爲「思想的專家」，而竟成爲「專門的思想家」了！不過，我專門思想的結果，總不會對我有益的；爲免除精神上的脅迫，決定等母親回來（母親下鄉收租去了）就去成都。前封信上我不是說過，我希望能够返平嗎？你一定不解我爲什麼說這句話，因爲現在的我，返平是可成問題的！——雖然我是決定離家，而且決定離開我的故鄉四川。是的，我是決定離開牠們，我現在對牠們是一無所留戀的了！！

我已於前日來蓉，因為還有許多事情須得料理，大概要下月初方能開始我的旅途生活，但就近日漸瀝不停的秋雨看來，恐怕不是短時能起行的。並且又處在這個交通不便的地方，我真不知怎樣才度得過這個難關——夔門關啊！

心怡，你現在當早已到了日本罷？你的近況怎樣？無時不在我的想像中。然而自從得到你八月二十一日函以後，「你何時起行，不知此信能接得到否？」一句話的暗示，隨時在我的意想中反應出一個不能再得你來信的失望和悵惘！好像從今以後，不會再得你的信了！

照相集已收到，很好！隨時都在我的翻閱中。

現在此地漸漸地在冷了，不預計在家度冬日的我，總不免被離家的問題焦急着啊！

舫九月二十一日發

四二

楫君：

到日本四十日得你四函，均未作復：第一是因爲你返北平必經上海，一切可以面談，不必假筆墨之力；第二是因爲要寫的東西太多了，而忙病交加，總不能有整個的時間寫我所要寫的東西。現在已在返國的船上，比較清閑，略將我在日的種種作一個簡單的報告，萬一你返北平而不經過上海，也可以知道我這四十餘日生活情形的大概。

一、行程概略

我於九月十二日午前九時同伯鴻夫婦及其公子，印刷所所長王瑾士，翻譯李警、錢歌川共七人乘上海丸起行赴日，十四日到神戶。十二日曾有一函報告海上生活情形直寄眉州，不知收到否？我們原定直去東京，因大阪同行日人派員強接赴大阪住堂ビルホテル，至二十二日始去東京。在大阪八日，看工廠五、學校一、報館二。

二十二日午前九時乘特快車赴東京，六時到站，住東京鐵路飯店，因嘈雜不堪，客人叢集，於二十四日同歌川遷居芳千閣ホテル，極清靜，伯鴻等仍居鐵路飯店。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參觀工廠，我於大阪起行之前一日，因去奈良宴會，晚歸受寒，連日喉痛，乃於二十六日同歌川去日光休養，二十七日伯鴻等亦到日光，共遊三日，於二十九日返東京。日光爲日本有名

之勝地有瀑布八處，最高者達八百餘尺，山上有淡水湖二，風景極佳，溫泉爲硫磺質。

三十日至十月三日在東京參觀出版業，購英日文書籍。

十月四日去箱根，住二日，此地以火山溫泉著名。

六日去熱海，此地冬不凍，溫度常在五十度上下，夏則八十度上下，故夏冬遊人最多，亦以溫泉著名。

七日早返東京，大病，熱度一百〇三度，延醫診治，一夜而愈。

九日至十二日參觀學校。

十二、十三日遊東京名勝，十四、十五購書，宴日本客百餘人，並將在日所攝之電影放映娛客。

十六日九時同伯鴻等起行回神戶，我與歌川在京都下車，十七日遊琵琶湖，十七日到神戶。

博覽會。

十八日晨王克仁至神戶（王現任駐日留學生監督，考察學生學業至神戶）同遊有馬，並看海港。

十九日同克仁重去寶塚看歌劇（在大阪曾去一次）並看博覽會。

二十日早十一時起乘長崎丸起行回上海，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可到上海。

以上爲我四十一日之行程概略。日本自西至東之勝地大概去過。計遊長崎、神戶、大阪、寶塚、有馬、奈

良、京都、日光、箱根、熱海、東京各地。除長崎爲要塞不許攝影外，餘均攝有電影，共二千一百呎，可放一時半。

二、生活概況

此行因爲用中華書局名義，無時無地不爲日本同行所包圍，車船旅館均須頭等，而出入不自由，精神很不舒服。有數天因爲引導者不懂人情，竟至一日僅食一頓。我因胃病與過慣有規律之生活，對於日本飲食既感不便，而時冷時熱（工廠內之溫度常較工廠外者高十餘度，印刷廠之溫度總在九十五度，更無法進去，）時飽時饑，時早時晏之生活尤不相宜。所以到東京，無時不在病中（喉痛頭痛，）但爲職務所繫，仍勉強同行。十月九日參觀東京高師竟至暈倒。在形式上我們享用很闊，在精神上則苦痛實甚。出外遊歷幾次，束縛較少，但遇着好景便生無限的感觸，精神更爲不快。你所謂過的是「苦的人生」，我這次很有同感。

我們的生活習慣，一日要變數次。住的是西洋旅館，一切都得守西洋規矩，有中國客人或中國人請客便得全部換中國的，有日本客人或日本人請客又得換日本的。所以一日之間總是爲行禮（對日本人行禮鞠躬要達九十度以上，一人連續三次）脫靴忙，（到日人家中或日本宴會場均須脫靴。）最苦者是日人請客時均席地而坐，一連四五小時，散席兩腳竟至不能站立，我最怕此，而日人宴客，一定要保

存國粹，絕不用西洋或中國式。所以有許多不甚必要的地方祇有逃席。

三、一般感想

此次到日連路上來回不過六星期，對於一切都是走馬看花，當然說不到研究，不過就日常接觸所及，也有許多直感，略述幾則如下：

1. 有禮貌 無論生張熟魏相遇，均極客氣；參觀各校，學生遇客人均鞠躬，而且在九十度以上。
2. 清潔 日本房屋雖矮小，但窗戶地板均每日洗揩，故絕無塵埃；最特別者，無貧富男女老幼，均每日洗澡。若在日本而不沐浴，人將視爲怪事。家庭浴室男女同浴，公共浴室有男女分開者，有混合者。溫泉地之公共浴室均屬混合。故每逢休假日，箱根等溫泉之大浴堂（名千人風呂）男女學生之赤裸同浴於一處者絡繹不絕。此種性的解放之風俗，在世界文明國中可稱僅有（浴堂擦背者有男有女，服務完全不分彼此。我們初頗不慣，過久了也就視爲常事了。）

3. 教育普及 日本識字者達百分之九十七，故國中有職業之人無不能讀書寫信者。有馬溫泉浴室之侍女，年十七，但讀書九年半。即車夫亦無人不是尋常小學（六年）畢業者。

4. 好學 日人好學可稱天性。無論車夫侍者以及一切店員，只要稍有餘暇，無不手執報紙雜誌；書

店到處皆是。鐵路飯店招扶電梯之小姑娘，年約十六，據云每日於服務之中可閱書四小時（八小時一班，無客時即讀書）夜間可讀書三小時，每日購書費要五圓（工資二十五圓）所以朝日、每日兩日報每日各銷二百餘萬，而 *Kings* 雜誌竟能銷百餘萬，婦女雜誌如婦人評論、婦人公論等亦銷六七十萬份，但其全國人員不過三千八百餘萬。其人民好學與購書之能力與習慣由此可以推知。

5. 交通便利 全國無論鄉間都市均有電車、火車、汽車、高架電車尤多，時間極正確而敏捷。有若干車站停車僅三十秒，但絕無差誤。故人民往來各地者極多。每逢假日，生活稍裕者幾於全家出遊，在電車公司，則更設法招攬遊客。（於各溫泉設廉價浴堂、旅館，且正為松茵「日本名松茸」產生之期，各公司特雇專員引導遊人至各松林採菌。）

6. 政治清明 人民極勤樸守法。雖為帝國，但皇帝並不濫用權力，一切均須依法而行。政府能統率一切，最近令全國飲食業廢止小帳，竟全國一律，無一例外；朝鮮總督因受賄嫌疑，竟革職受普通法庭審理。故人民得安心從事各種事業，不畏強權侵凌。

以上均屬好處。我所感之壞處如下：

1. 小氣 因為國小民衆（最近因生產過剩，物價低落達百分之三十，全國鬧不景氣——日本名

詞即不興旺之意——各業幾於無法維持，表面上雖在學大國風氣，表示闊綽，但裏面對於其同業之嫉妬與打小算盤無微不至。我們初對於各商家均很客氣，說什麼就是什麼。後來才知買書亦可講折扣（此次共購英日文書四千餘冊，約國幣八千元）。

2. 誇大 他們諸事均以文明先進國自居，對中國人尤其誇大。但考察其出版業，無一家有中華書局規模之大者。某書店為日本最大之出版業者，在上海我們招待他們，他們盡量的吹牛，及到我們工廠及編輯所一看，竟閉口不言。這次我們去看他們的編輯所及工廠，他們竟不願意我們看（用種種方法亂談，將預定之時間減少）。其編輯所不及我們的四分之一，圖書不及十分之一。其他有印刷廠數家之情形亦如此。

3. 男女不平等 這是我感最不舒服的。全國僅一私立女子大學，國立大學只東北帝國大學收女子旁聽生。普通女子高等教育至女子高師而止（全國只東京及奈良兩所），但程度遠低於男校。社會上各種職業機關雖均有女子，但均係下級人員。最無道理者，同工不同酬：六月間，某大公司登報招考會計員，規定月薪八十圓，考試結果，僅一女子及格，但月薪減為六十圓，問其故，則謂女子也。此女子竟氣忿不過投海而死。此事在日本已成爲社會問題，然而絕無辦法。東西兩京帝國大學，提議招收女生，五年不

能通過一議案。女學科目以家事、烹飪、裁縫、育兒等爲主體；女子在家庭之地位極低，專爲男子之服侍者。此次日本最有名之印刷家某某宴我們於其家，舉行盛重之茶道禮（飲一種特別茶），主人陪我在室飲茶，其妻則跪諸門外，自始至終不進室，亦不起立。惟於侍女手中接茶碗送給其夫，再由其夫轉遞於我。現在小學女生雖多剪髮洋裝，但中學以上必得留髮和服。去年某女校，竟因剪髮問題開除學生數十人（妓女及侍者有剪髮者）；女子雖多在社會上自謀生計，但大半爲侍女藝妓之類（已嫁者亦有做藝妓者），多直接間接營賣性生活，而男子宴會必叫妓女斟酒歌舞（日俗，女子不出席宴會）。現在日本之女作家亦有爲侍女藝妓出身者。

以上不過略就一時想到的談談，其詳當俟面談。

四、對於你留日之意見

雖然你會來信說去日問題無從說起，但恐情事變遷，你仍有去日之可能，故仍將此事詳細考慮過，意見如下：

1 照日本女子教育情形，你去日絕無學校可進；因爲國立女高師程度及學級均低於北平師大，東北帝大收女生只有理工科，但日本一般人求學之風氣極好，書籍尤爲便利。在東京有帝國圖書館可利

用，在他處各學校圖書館亦可設法利用（須有人介紹）就是各書店一切書籍亦任人翻閱，所以有許多苦學生竟在書店中看白書。求學本來是自己的事，但是書籍的供給是學問中的一個重要條件。日本有此利便，若能安心住數年，其成就必有可觀。所以你如願專心學業，我仍主張你於畢業後去日住三四年專心求學。

2. 要在日本求學必先習其語言文字。從前中國學生可以在日本補習。現在因為金價關係，教育部規定非日語日文考試及格者，不發留學證明書，如日文日語不行，則到日本既不能入任何學校，遇有交涉也很困難。所以日語日文必須先在國內切實學習至少一年。以能看普通書報，講普通語言為度。我這次雖帶有翻譯，但總覺不便。

3. 現在日金雖貴，但日本物價降低約百分之三十，照目前情形，在東京過中等大學生生活，每月五十日已足，多用一點，七十日已很舒服。每年約合國幣一千五百元。在西京則五十日已够舒服。就地方講，我最愛西京（京都）因為牠是古都，許多地方和北平相似；而風俗樸厚，街市清靜尤為可愛。奈良女子高師雖京都僅電車三十分，全市為一公園，風景極好（以鹿著名）可以靜養，生活尤低，月四十日已足。東京完全西洋化，與上海情形大致相似，但學術界之方面甚多，不過生活極緊張，令人不快！最理想的是

在東京、西京、奈良各住一年，再到各名勝去遊覽一次。

4. 我對於你到日本之最憂慮者兩事：第一是飲食不慣，水土不服。你之胃不好，而日本生魚米飯尤難吃。初到日本者，大概都要害胃病及腳氣病。不過留心飲食起居，也還不至於成大問題。第二是精神生活之枯燥：日本自然有日本趣味，但是精神上不快愉的人，更能增加其苦感。例如風景好，遊人多，固然是可樂的事情，但無知己相伴，則見景生情只有苦惱。而東京留日男女學生之生活大概日本化，男生對於女生之追逐，恐比學昭的南風的夢所寫的法國留學生有過之無不及。若無相當友人同處，對於他們真是麻煩事體。以你之精神沉鬱，遇此更爲困苦。這實是一個重大問題。你果去日，必得先結良伴。

求學是自己的事，這是我們所常講的，不過環境也有關係，所以我希望你去日住數年者以此。我離滬甚久，此次回去，當是很忙，很不容易有長時間寫長信，故乘此機會寫寫。不過寫出的都是些大綱，詳細情形恐怕三日也寫不盡，我祇希望你能經過上海再作幾日長談。

前日在東京曾寄你書五冊，由叔和轉交，想早收到。還有鋼琴譜一冊，零物數件，俟回滬再寄。（有小囡兩個，花瓶一個，梳一把，恐怕無法寄，你不經上海則只好等明年我自己帶上，在日常想贈你一永久可用之物，一貼身之物，後者即梳子，前者原擬刻兩圖章，但看遍東京圖章店，所刻之字均是外行——因

爲他們對於中國字就不了了——所以不刻。但昨日忽然想到我有朋友名陳達夫者——生物學專家——善鐵筆，我回滬一定請其代刻兩顆送你，以達我預定的目的。

浪大了，不再寫了。

新城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寫於日本海長崎丸中

四三

心怡：

近日連接四函，除照片多張及許多消息外，還引起我不少的感想，有許多話要想向你傾訴；但恐文字引起誤會，還是留着面談罷！

前天得你寄照相機的消息，於是每天盼望着（其實我並不希望你寄給我，不過已經寄了，又不能不作一種不得已的盼望）。昨天從外面回來，妹妹很高興地告訴我照相機到了！說今天送來，並早已經約好朋友今天來給我照相。我也以爲是到了，即以等我學會就照爲答，實則是她把你信上的話誤爲真實的照相機。事實上你所寄的照相機，絕不能在我起行前寄到的（定下月十日起行）。所以只有使她們失望。

煩亂得很！再談。

舫九月二十七日夜眉州

四四

心怡：

我如作夢似地已於昨日安抵此間，現在決定於十七日乘峨嵋輪（直航）赴滬。依我的計算，廿四日可到，我唯一的希望是那時你已早回到上海！否則，見面之期，不知又在什麼世紀去了！

我好像是沒有照相的福氣（本來我也不會照相），結果竟是得不到你的照相機，就離開了四川；夢想此次要攝巫山的美景，又成爲泡影了！這次從合川到重慶的時候，望着兩面山間絕妙的瀑布，使我更感着失望；倘若你不曾寄我照相機，便根本無所希望，當然也無所謂失望了！是不是？

舫十月十二日重慶

四五

心怡：

我已於前日函告我決定於十七日乘峨嵋直航輪赴滬；但不幸又蹈前次在上海等直航船的覆轍。今天不但不能開船，而且連船都不曾到，又成爲遙遙無期的枯候了！若在上海作這許久的勾留，我到還願意而且希望的，偏偏又在這最可惡的重慶城，真是苦悶極了！本來十四日有直航開的，因爲同伴不會趕上。若是實行我自己的主張，現在不是快到上海了嗎？由這次的事所得的教訓，更證實了我常談的：「好人作不得」的一句話是不錯的。心怡！我以後決定不再作好人了！但是，我要怎樣才能够實地不作好人！除非把這富於情感的我完全改變過吧！

正寫至此，民生公司通知峨嵋輪後日到滬，二十二開滬，下月初到上海。我決定乘此船赴滬。心怡！我希望我們的船抵上海碼頭時，能够在擁擠的人叢中發現你；若是那時你尙在日本的話，那失望後的心情，就只有天曉得了！！

舫十九年十月十七日重慶

楫君：

我近幾日方真感語言文字之不能達意！

這次八日之間，見面十次（由杭歸及昨日均兩次），對談有數十小時，可是昨夜歸來，在途中以至夢中仍覺得時時有話要講，更覺非詳細寫寄你不可。可是拿起筆來寫，一切的一切，都風流雲散，不知去向，即偶有存在，亦絕不是我這枝筆所能表現得出來。所以午前到廠，將應該寄給你的幾件郵件（儲蓄票匯票等均用雙掛號於上午寄出）寄出以後，便立刻想再到浦東去面談一次。但是爲着怕再受別離的苦痛，爲着事務的繁累，終於只有讓我的靈魂護送你平安到北平。

楫君！我們自從相識之後，你便在我的生命中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可是因爲五年的不通訊，新的印象只有從不相干的傳說中偶有增加，而舊的反爲時間所淘汰，漸漸地由清新而陳舊，由陳舊而模糊。你的一切，雖說我也和從前一樣地關心，一樣地同情，然而祇是關心與同情而已，更無超於此者。

從六月在上海第一次見面而後，你在我生命中的位置（以上係八日午前十時寫）已從重要而

漸變爲原素之一部分；自此次長談之後，更由普通原素而成爲基本原素了。在現在，我們自然是南北分飛，形影不見；然而精神上，你却佔據了我的全部。我的肉眼雖然無法看見你，可是你的聲音笑貌却無時不呈現於我的心眼之前。我曾想，而且曾用很強的意志力做過，要把你的一切排斥在我的誠闕以外，但是，排斥愈力，印象愈明。在現在，我想，在我的精神中將你的原素去掉，恐怕我已無法成立而存在了。

你說：「許多人要愛我，我不願意去愛他們；你不需要愛我，我偏要愛你。」不錯，一點都不錯。可是這非所以論於現在了！以前，我確是不一定要愛你；因爲我看你不過是「現代」女子中表表者之一人而已，雖然有可愛的地方，但是僅從女子的本質上講，在我並不是必要的（這原因你當然知道的。）所以你之於我只有重要性，而無必要性。所以我們雖然相見長談，別後思慕，也如一般的所謂愛人一樣地過活，但是我的精神，竟常常感着無謂的苦悶，也就是下意識中指示我以不滿的途徑。

這次在西湖的苦悶自然足以增進我們的友誼；但是牠只能證明你是愛我，而不能證明你所以可愛之原質。五日夜間在黃浦公園長談而後，你竟能很坦白地將你幾年來未寄的信一一給我。這對於我的影響太深了！

「人生的隔膜，」是有識者所能共同感到的！我因涉世稍久，對此所感尤深。爲着職業上的限制

(以上十日下午寫)幾乎無時無事不需要扳着面孔。這也可說作人與作事不能兩立，要虛偽也就讓牠虛偽罷了！但在我，所謂事業，不過是生活的一種工具，我絕不能因工具而放棄目的，更絕不能爲作事而不作人。然而人海茫茫，能把「人」與「事」分辨得清楚者有幾？能分得清楚而更看重作人者有幾？能看重作人而又願揭去、能揭去隔膜之簾者更有幾？楫君！這絕不是感傷，實在是我的經歷切實告訴我的事實。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間的隔膜，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然而這事實只可存在於路人之間，絕不可、且不當存在於愛人之間。且不說戀愛的性質是給與的，不是索取的，是犧牲的，不是侵略的，是自由的，不是強佔的，是責任的，不是權利的；也不說戀愛的價值是在以一己之情感支配着對方使其不願不愛我；也不說戀愛的基礎是建築在兩性間人格上、思想上相互的徹底了解所生的情操；更不說戀愛的正道是踏着真實與信賴而進行的；就拿普通的友誼來講罷：甲與乙之能作朋友，至少彼此也得有相當的認識而可遇事相商；若稱知己，則彼此在思想上必有共通之點，而可共患難、共安樂。把愛人與知己相比，誰也會說愛人間彼此的關係比知己的深而切；然而在事實上，對知己乃至對朋友所不諱言的事，對愛人反諱莫如深；也可以說在真實與信賴的兩事上，愛人反成路人。向路人講愛情，固然誰都要誓

爲瘋狂，可是現代的所謂愛人，幾乎全部都是走着這條道路而不知！楫君！在這種虛僞與無情的社會中，我們能不感着寂寞嗎？有人竟能反其道而行，我們又能不引爲同調嗎？所以我看過你的未寄的信以後，我曾向你說：「你可愛之點，我到現在才發現；此後不獨要愛你，而且希望永久地愛你。」

楫君！我的孤僻的性情，恐怕你也是知道的；我爲着痛惡教育家的道學味，而毅然不作教師，且因發表我片斷的真實意見，致引起所謂多數教育家責難而不顧（見十八年教育雜誌第一期）爲着生活，我不得不作事，然而愈作事愈感着人生隔膜的苦悶。當七月我由普陀返滬時，曾有函告以我對於人生的苦感，同時並將此苦感告知許多的所謂朋友；可是所得的反應只是不關心的諷刺而已。我和我的關係雖然是超乎一般的所謂朋友以外，但是我們究屬異性，你能將已往所感的苦痛一一明白相告。且不說你人格如何，思想如何，卽此信任我的心情，已是使我敬愛無地。所以五日以後，我的精神已不復如從前之苦悶，而達到平靜明徹的境地；雖然別時不免有鬱鬱之感；但從前無謂的不安，已完全一掃而空。

這裏自昨日來很冷，前日得北平友人函，謂已冷至二十度，你的衣服恐不够用，不知在路上如何？暈船雖是我所預知，但是總希望你此次不暈而且祝禱你不病！

到平後務必首先醫病。

我原定下月一日去南京現因另有他事二十三日即得去要到下月五日返滬有信仍請寄上海寄成都各件已寄去，憑單附上。

心怡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燈下

四七

楫君：

你現在想早已安抵北平了！身體如何？精神如何？

早望你有信，而至今不曾接得一字，當係途中受病；到平望即進醫院。

前次寄你之儲蓄單匯票支單等收到嗎？如時間精力來得及，望告我。

我決定二十三日去南京，須下月五日方返申。此兩星期中，大概有十日空閑；因為我此去除出席學藝社年會有三四日忙碌外，其餘不過是指導書記作一件事情，沒有固定的職務，所以打算在此時期中寫點東西。

心怡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八

楫君：

別十一日了，望你來信之切，甚於舉子望榜。然而不作美的綠衣人，竟絕不於成堆的郵件中爲我帶你隻字！

你病是我所素知，你忙也是我所素知。在杭在滬，我均囑你愛惜身體，愛惜精神，少寫信於我。但是這矛盾的感情，竟於你臨行之日望你有信到。然而十一日過去了，這希望除了在夢中實現過三次外，每日的公事信件只有激動我對於信件的厭惡之感。楫君！我自然希望你愛惜身體，愛惜精神，少寫信於我。可是，在現在，爲着滿足我自私的期望，反要請求你不完全遵照我的叮囑！

How can I Leave Thee 你會多次唱給我聽。但是這裏的實感，我於你別後始深切體驗到。今日將此歌理出，更感作歌者之深得戀愛三昧，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我近日的心情複雜極了，自己找不着適當的話來表現。可是他的 Thou hast this soul of mine, So closely bound to thine. When by the flower slain, I at thy feet should lie, Thou sadly shouldst complain, Joyful I'd die. 三句話，可以代我表出。

Die 本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我以爲有生之時即待死之日（見蜀遊心影）但是這不可

避免的事實，誰都要強求避免，遂致 die 成爲一種苦痛的暗示。不過我相信：人間若有愛存在，爲愛的 die 實在是可樂的。作者所謂 Joyful I'd die 絕不是欺人之語！不知你以爲何如。

我雖然在人生哲學上提倡樂生，提倡以無限的創造去樂生，但是實際的經驗不足以副之；雖然在理論上也能自成系統，但是內容實太單薄。自十四年在蓉遭變以來，思想爲之一變，今年兩次與你長談之後，在思想上自覺更有進步。此次去寧有十日閑暇，想切實地思索，盡力地寫作。

意未盡而時太促，姑止於此罷！

心怡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燈下

四九

楫君：

連日望信不得，構成種種假想：除去病爲意料中所常計及的以外，航路的危險、火車的危險、路途的危險，都曾湧現腦中。今日見報載利生於今日開威烟津，第一項假想雖然破了，但以下的還是存在着。

我近日爲着一種新事情，逼得我忙得無辦法。然而無論怎樣忙法，你的一切，無論如何都時時盤旋在腦筋中。昨日去暨南教課，在車上（來回要八十分鐘）無緣無故忽感到你心痛垂危有電促我北行，

想來自覺可笑。然而 How can I leave thee, 我能深切深切地體驗了！

無論如何忙，我每夜讀書的習慣仍未打破。近正讀日人廚川白村的近代戀愛觀：此人文章甚好，雖思想平常，但能引人入勝。所以兩夜即讀完。讀時感想萬端，恨不能立刻與你一談。他有兩句話是我所讚嘆不置的。他說：「戀愛有着高尚性、貴重性，要心地純潔的人，才可攀援；不，反轉來說：說人的心地要到知道戀愛的時候才高尚、才純潔，也非過言。」前一句我早知道，但是後一句，到最近才能真正體驗。楫君！你對於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我因你而知社會之險惡（在成都），因你而知道人性的高貴，因你而知道戀愛的真義，因你而體驗到人生的意義，因你而體驗到生存的價值。我很顯明地自覺着今年七月以後尤其近來的我，無論在思想、行為上都起了重大的變化而漸得着一個安身立命之地。我近來的感想多極了，無時不想寫出寄你；可是爲着事務的忙迫，終於無法執筆，而且常感着訓練不足，詞難達意。此種苦悶，除向你傾吐外，其餘人海茫茫都不足以語此。所以更感着 How can I leave thee 了！

心怡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我本來想在途中不寫信給你的；但心中蘊藏着很多話要向你說，忍耐着到現在，實在不能再忍了，才提起筆來寫——雖然我已經兩天不曾進飲食，有點不能支持，但爲免除精神上的痛苦計，却仍然要寫。

我固然是不幸；不過，像這樣的不幸却是一個使我莫解的疑問。我早就準備到平治病的，可是萬不料還不曾抵平，就什麼病都一齊發作了：鼻病大發，今天流了幾次鮮血，並因流得過猛，以致哽結在喉，一團一團地吐出來，真是難受極了！心怡！我和你一道時，爲什麼又不流血呢？我願意在你面前大流其血，血流盡卽倒地而死！可恨牠偏偏在我獨自一人時才流，這真是如你所說的，「見我信時是十分的快樂，見着我時又顯着非常的苦悶」一樣的難解。唉，真是難解得很！還有脚疾也很苦痛，我真不知道到平後先治那種病的好——這也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呀！

楫十一月十日夜

五一

心怡：

現在我果然又來到這個冰天凍地的北國來了！南北的天氣，真是相差得太遠！我們的船到烟台時，就已經大雪紛飛，不勝其寒；至北平平地積雪多尺，厚冰早結，應是當然的了。但善感的我，總不免因自然界的變化，而覺着人世變遷之淒涼！不是嗎？我親愛的心怡，此地早入嚴冬的天氣，而相隔五六日路程的滬杭，至多也不過深秋罷了？人呢？也許有變得更快的！

倒霉的人，總不會得着機運的！我們這次乘海船，總算選着很好的時日了；然而還是不幸到烟台即遇大風，而且這怪物的船，停在烟台港外一天半，預備起貨而又不起，所以由烟台到天津，十八個鐘頭的路程，竟弄得來兩日一夜才到塘沽。我們因為實在受不了海船的厚賜，即上岸直搭火車來平。

抵平已五日，終日病忙，故儘管隨時都想要報告近況，而終於無法執筆；就是這封信已不知道想寫多少次而不能實行，並且已經寫了一部分，又因事攔下，此刻為稍解我精神上的苦悶計，決定把牠續完。叔和對我很好！我不知道要怎樣感謝她，報答她。因為我是太無能了！我到後，她早已將住房給我準備好了，並幫我清理一切。我缺少衣服，她代我去作，並料理我的飲食。衣食住的問題就算暫時解決了；不然，我這個病夫是要弄得沒有辦法的！

我抵平後第一件工作是應當去治病；因為我在海船上，就什麼病都發作了，但是，先治何病確是個

難解的問題！長途的疲勞，暫時不提，舊有的喉痛、頭痛，不曾稍減；而又新得眼病和口痛，再加之脚疾和鼻病的糾纏，我真是「體無完膚」了！同時精神又感不安！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怎樣好？或是應當怎樣好？我的一切只可用一「病」字去代表！但又無法解脫：因為我連跑醫院的精力和時間都不會有呢！在這種狼狽情況之下，還被朋友們的強勸、事實的逼迫及責任心之驅使，爲着籌劃四川中學的事有了數日的奔走！（不過我是決定在今年之內，不去實際負責的）所以醫院直到昨天才能去。然而，在診斷處坐了一個多鐘頭，還不見一個醫生來替我治病，只聽見 Radium, Radium 的聲音。後來一位醫生告訴我：「你的病大概是要 Radium 治，但現在不能決定，你明天再來吧。」唉！我真算倒盡天下之大霉了！若不是爲陪伴妹妹診病，真要把我氣死！我現在決定先把主要的、有危險性的鼻病治好，然後再治他病。總之，我今後的生活，又不免是跑醫院的生活：你只想着我隨時都是受着身體和精神的苦痛就是了。至於努力什麼學業，或者專心學校功課，那簡直是做夢！我也不再去癡想！因爲我現在已經沒有我個人的生存意義，我是爲另一目的而生存的。

不過，我既然還不死，我還是一個人，我還是要作人，並且要作一個「真實」的人！你說：縱然人世間不能避免隔膜的事實，而不當存於至友間，我很表同情！我雖然不敢說是完全瞭解你，但總算是信賴你

到極點了！我希望我們中間永久保存着這個「了解」和「信賴」的壁壘，不要使牠有破裂之一日，我們也就自然永遠不會發生誤會和無謂的苦痛了。

寄物憑單已收到，謝謝你這樣的勞神！

我們此次在西湖的照片，不知已晒出否？望寄下；從前在蘇州照的，被許多朋友要去了，現存已無幾，請將底片寄下，便自己加印（在滬法國公園照的也要）因為常常請你加印，是太麻煩、太不方便了？

妹妹在西湖照的單相，她請你給她多印幾張。我要說的話還多，現在好像還沒說到幾分之幾，但因跑醫院的時間又到了，只得暫止於此！

楫君十一月十八日

五二

楫君：

近日每夜都寫一信給你。執筆的前後，都覺得這樣地下去，實有礙於你的時間和精力，然而不寫精神上又極感不安，所以終於不避自私之嫌而簡短的寫了。

今日午後得你十日和十八的信，你在途中以及幾日來在北平生活的概略已能明白知道。你的病

我知道，但不料現在複雜到這樣地步。在未死以前，軀壳應得保重，外間事務之能擺脫的切實擺脫，留出一點時間和精力去醫病。每日掛普通號診病費時既多，儘可掛特別號。

叔和對你之好是我所知道的：她對你真是親姊妹，這在我們的生命中自然是很需要的。可是我們的生存絕不止僅建築在這上面。此意只我們知之，所以我對於她是敬愛有加的。

你說：未死以前應得做人，而且要作真實的人。這話在時時爲隔膜之感所襲的我聽來，更有無限的同情。在現在，我們既有了相互的信賴與瞭解，更當以大無畏的精神向前走去。永久的幸福是否爲人世間所有，雖不是我們所能知道，但這樣的理想我們却不可不存着。楫君！你當知道：世上本無路，只要人們大步地走去，便會漸漸地成爲康莊的大道：這是一切事業上、思想上的先驅者所常服膺的，我們又何必自外生成！

你每次來信，對於學業都存消極之感：這一半是由於你身體之不健，一半是由你精神之不安而然。在現在，你的精神或可有相當的寄託，只要努力於身體之修養，便可漸漸地回春；而且所謂學問，不盡是書本的閱讀，人生的體驗最爲重要。在思想方面，你的根柢比現在的一般青年與學究都勝過一籌，只要於人生上再加一番體驗，不能說將來沒有成就。所以對於學業的前途，萬不可妄自菲薄。

你在蘇州、法國公園等處的相片，返滬後當爲重晒若干寄上。你要儘可函告家中設備齊全，工作甚便，總可抽出時間晒出。（你得知道，攝影工作，在我是一種趣味，並不視爲苦事；晒你的相片，尤其特別感愉快。）若你定要將底片寄上，亦可照辦。

友雲在杭並無單相，只有電影，俟從影片中翻出。

本不打算多費你的時間，但一動筆又寫得這樣長。以後將設法少寫、短寫，以免擾你！

明晨九時去南京。

心怡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燈下

五三

心怡：

頃得我所期望的信，非常高興。

我抵平的第二日，四年餘不曾往還的某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來會，因我不在宿舍，未得見面，這確是一件值得研究的新鮮問題，可惜我沒有許多時間去研究牠。今天得你來信後，爲要答覆你的原故，才特別去把他四年前給我的信件，共十封，一一看過（我寫給他的信也存留一二封）我覺得他的議論，

是淺薄得可憐而可笑！而我竟對他談着我的見解，也是同樣的淺薄而更可憐，我實在惋惜我當時何以竟那樣地不行啊！

心怡！我本來不告訴你的；但是不說心裏實在難過（說了恐怕亦是同樣的難過）現在我咳嗽得很利害，我有點懷疑是肺病！若是真的，到是直截了當的死了，到很痛快呀！

妹妹天天都在望看照片，望速寄下！

我今天開始上了四小時的課，也得告知你吧！

夜深了！再談。

楫十一月二十日

五四

楫君：

我昨日上午九時由上海起行，四時半到南京，即寓在本局特備的寓所。同來兩人忙他們應作的工作，我則除指導他們外，還有無謂的酬應，所以昨夜在上海不曾睡好，今夜已十一時了，還不能安息。在這種疲勞之下，應該睡了，可是還得向你說幾句！

對於某君的來訪，不必過於猜疑；因爲友朋的往來，並不必有所爲，更不必有特殊的目的；對於他的往事，也不必強自追悔。思想應當一天一天的進步的，倘若今日之你，還與數年前一樣，那纔可憐！今日你追憶往事而覺得可憐，已足證明你之有進步，更不必有無謂的感觸。五年前某君爲我們的問題，曾有一函致我，我當時亦曾詳細將我的見解告彼（此事在上海曾向你說過）。七月你去後，我由舊信中檢出，忽然發見五年前的真我，自覺思想純潔，精神極爲愉快。至於他之能否了解我的所說，我完全不問。因爲我們的關係，在當時止於一般的所謂朋友而已，絕不會因其不了解我而苦痛，也不會因其偶然之了解而愉快。

我覺得現社會真是一個殺人的陷阱，尤其是對於女子。男子在未取得社會上相當的地位以前，若要求一種職業爲生存之具，無處不受人奚落，受人壓迫；等到你有了相當的地位以後，一般人的面孔立刻變過來，又把你當作萬能，都要拉着你，要借你的名義以遂他們的私慾。我在此中所受的苦痛，要我寫三年還寫不完。社會上對於女子尤其刻薄：現在之所謂愛，大半是受物質條件的支配；凡是一個稍具姿色的女子，只要她裝束是現代人，不問她的思想是怎樣腐敗，必有許多人從多方面去引誘她而且強迫她墮落。等她把精神與肉體都呈獻於大家之前，滿足了他們一時的快感以後，他們便會心滿意足地揚

長而去！她的苦痛如何，他們不僅不管，而且要四處散放流言，到處破壞她，於滿足其自私的快感中逼着她無法生存。若果她真死了，他們便又會將從前的一切罪惡，丟在別人肩上，反而變為她的同情者，愛護者，乃至於成為她真正的愛人了。這些恐怕你現在還是不曾體驗到。在四年前，我曾用怡生的筆名在東方雜誌發表些雜感題為狂顧錄——出楚詞：「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便有些談到這裏。今日偶然記及又為你重說一遍，你或者要因此而更感苦痛。然而在現社會上要能自拔，對此種種也應當知道。我同時並望你能遇事都以研究的態度去應付，不必用情過度，無法自拔！

你謂有點懷疑你有肺病，我想是不至於的。最要緊的是保重身體，親愛的楫，你對這句話要特別留意。不知不覺又寫得這樣長。

心怡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

五五

心怡：

人倒了霉，真叫沒有辦法！現在我又增加了一個牙痛的病！牙痛可說是比任何毛痛苦惱，但也只好讓牠苦惱去，因為還談不到去醫治牠，有的是比牠更重要的病待醫呢！昨天去德國醫院診治鼻病，大夫

和鼻科主任（是一個外國人）很嚴重地商量了很久，似乎是束手無策，結果還是決定再試用一次 Radium，約定下星期一去治療。唉！親愛的心怡，我想到那兩個鐘頭的活罪，就痛心！但是，有什麼妙法去避免牠呢？——除非是不要命！今天又冒着狂風去協和治脚疾，現在剛上了藥，牙痛更是難以忍受，眼睛也痛得來不能大睜。心怡！請你想像我給你寫信的此時的景况罷！

返平已經一星期，新材料很多。至昨晚才得有機會同叔和長談。我把我們兩次在上海見面的經過詳細地告訴她，她也讀過你給我的所有的十五封信。她對我們是了解的（最低限度是了解我，相信我的），不過，思想不同罷了；並且她是那樣深切地關心着我，很細心地愛護着我！

有時我覺得叔和是太愛我了；比愛她自己還愛的愛着我，不惜犧牲一切的爲我服務；然而，我對她呢，實際上是愛莫能助。因爲以我這樣的精神和身體，是無法對愛我的人表示一點報答之意的！所以我對於各方面，惟有抱愧而已！

數日來此地天氣酷寒，似入嚴冬；只有樹枝上被風搖曳着的極少數的枯葉，還多少保存着深秋的意味！昨夜夜闌人靜時，聽着那微弱的風聲，鼓舞着細雨和碎雪向大地紛飛，不禁引起我的煩絲苦悶之餘，忽憶起四年前的此時偶然寫成的一首不成其爲的東西的白話詩，很想馬上唸給你聽聽——這明

明是一種不能達到目的的妄想！今日吹着這透入骨髓的大風，使我更想念你，姑把牠抄寄給你，以代面訴。若是你不嫌麻煩的話，就請你給我大大地改削一下？

風雨之夜

風蕭蕭，雨沉沉，

我迷戀的心情，悸動着如颶風之狂奔；
那傷別的淚珠，涵湧着如大雨之傾盆！

洒洒的雨聲，和唏噓的泣聲相應！

呼呼的風聲，和戰慄的心鼓共鳴！

我願如風似雨，狂奔怒號，

消滅於俄頃！

我現在還不曾開始上課，也不打主意上課；不過心裏總是焦急着不能安心。實際上起課來，也毫無

裨益，唉！我不知道要怎樣好了？活人就是這樣的麻煩，我真不了解何以許多人會怕死而貪生！

我的牙齒還是照樣的痛呢！在寫信的頃刻間到毫不覺得；寫完了，又感着不能忍受的痛楚！近況何似？希隨時示知！

楫十一月十九日夜

五六

楫君：

你十九日的信，今日由上海寄到。

昨日信寄出，記得有兩件事要告你，先為補述：

一、你的種種病狀，我想都是由於思慮過多與途受風寒所致。你先把風寒去掉再治他病。如普通咳嗽可備西藥店之白松糖漿（White pine syrup）於初起時隨服，即可治愈。牙痛眼痛大概為思慮太多火氣上升所致，首先注意通大便，可服清導丸稍瀉（我在日本二十餘日均患此病，後大瀉而愈。）此外更注意節思慮，不必要的事情少管，即對於我的信亦可少寫，書更可少讀，以求保持你這軀殼。醫院掛普通號費時太多，儘可掛特別號。你的衣服也太少，應當添置皮衣外套。

二、你說你到平一星期，又有許多新材料，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我在昨日信上已經說過。你只有不理之一法。同時你更得注意你的態度：你的態度很光明，言語很爽直，在作人方面自然是基本要件。但現在的人類不盡是「人」，現在哄動全國的蕭案（南北報紙均載有）就是因為蕭女士待人太坦白忠實（蕭由南洋坐荷蘭船返上海，途中因電燈毀，大副入室修理，致兩手污濁，蕭倒水請其洗滌，大副認為有意，出與二副言，竟於當夜遭二人之強姦，蕭之弱女被辱記真是字字血淚。）你要免除麻煩，不可太作好人。有些地方非冷一點、滑一點不可。這些話我當看蕭案新聞便欲告你，但恐使你不快，故遲至今日。

現在再簡單答復你十九日。

一、你的身體是你個人與關係人之基本要件，無論如何，都得切實保重；有病當速醫治，不可隨便看過。

二、你的詩很能抒情，題目也不算壞，只要在修詞方面多加修養，前途是有希望的。但在現在我以為你唯一的要務是保重身體。課儘可以不上，只要將就混張文憑對家庭有所交代；到明年，應毅然決然到南方來。我覺得你的感情與天稟，都為現社會的種種所抑制，遂致造成你這樣的多愁善感，苦痛異常。你現在的情形很有點像某女士，倘若你再要作社會的奴隸，不自求出路，你的苦痛只有日深一日。

三、個人的死不算什麼，所難者是愛我者我愛者之葛藤無法割去。在現在，無論如何，我們都應當向生路上走。

心怡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南京

五七

楫君：

昨晚睡不適，今晨起來頭暈異常。見此間友人練習太極拳，忽聯想你的病此法當可醫治。我對太極拳之效用在數年前即已知道，今年春同蔣竹莊（前東大校長）季融五（愛國女學校長）兩先生去甯波，見二人日夕習此，詢之，則季因戒二十年之鴉片烟癮致百病叢生，無法醫治，習此半年而愈。歸告伯鴻夫婦習此，亦頗見效。今日則見一張某者，其情形與季同，而收效亦同。又顧蔭亭（普通教育司長）之夫人亦於三年前病不能起，因此而愈。又有沈小姐者，也患頭暈咳嗽諸病，在此習半年而愈。你的病也是由於思慮過多而然，要用理智去抑制，實極困難，只有從活動身體上設法。此種太極拳，在中國很盛行，北平常有學習及教授者，你儘可什麼都不管，先去學此。只要專心二十小時即可將架子學畢，自己練習，所費有限，而收效甚大，萬不可忽視。我現在亦決定習此。萬一北平無人教，你每日應作一小時之散步，或半

小時之他種運動。對於身體應得特別保重。

心怡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

五八

楫君：

五日未得信，你的病如何？經過星期一 Radium 醫治之後，鼻病有無轉機？其他各病如何？我近日無時不要寫信給你，但不願擾亂你的精神，所以到今日才寫。我希望你用全力保重身體，有太極拳可學，先學太極拳，否則每日爲定時的運動。你的病狀，有暇請告我。

昨日徐悲鴻約我去其家閑談，適見其正在爲某女士畫像，看其行動，似正在走入戀愛之途。她去後，他詳告經過，謂苦悶不堪。我將我的戀愛哲學，大大發揮，他認爲聞所未聞，一談竟談到夜十二時。對你更有種奇感（我們往事因從前報上之宣傳，所謂知識分子，大概都知道）非得見你一次不可，並謂友雲如南下，不去杭州卽在南京習畫亦未嘗不可；我謂且到明年再說。一切望珍重。我忙和在上海一樣。

怡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南京

五九

心怡：

某君的事，本是一個偶然，不必再說了，現在談談戀愛罷！

在一般淺薄的青年的眼中：凡男女交際，就是戀愛；戀愛就必得結婚。他們蔑視「社交」更輕視戀愛，所以男女相見，第一念頭便是性慾。我所謂的戀愛是雙方面的（並不限於兩性間；同性亦有可能）。愛的自然的結合，不可有任何一面出於勉強，或者是被動，而他們最終的目的，也不一定走入婚姻那道（當然不避免結婚）。至於性慾是本能的作用，並不一定要戀愛才可以發生。若是單方面想滿足其色情狂，而用種種手段去達到他的目的，這簡直是「驪神」的行爲。戀愛的雙方，則是完全基於彼此思想上、人格上、志趣上的瞭解而以永久的結合爲目的，他們靠着瞭解與體諒及「自強不息」的精神互相維繫着以至於世界之末日，即所謂愛的情操。

至於一般戀愛論者認戀愛是限於男女間的，戀愛是靈肉一致的，戀愛是神聖的，戀愛是佔有的，都是片面的理論。

因此我的結論是：

(1) 戀愛是自由的、創造的、不是佔有的。

(2) 戀愛的價值在雙方面自然的凝性結合，不是任何一方面可以加絲毫強制於他方。

這是我暑假以前蘊藏在內心的思想，並也曾把它記在雜記本上面，現在順便抄寫給你。你的見解怎樣？我想定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還望你切實地改正一下！

楫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〇

楫君：

你二十六日函今日由上海轉到。

我對於你戀愛觀的兩條結論，大體同意；也可以說，我們在根本的思想上並無差異，不過在理論的組織上，我的較你的完備。我把性愛、婚姻、戀愛是分別看待的。不過我以為柏拉圖式的戀愛觀（即靈的愛，完全排斥肉的關係）為神的事，非人所能為；只有性的關係而無思想上人格上之關係是獸的事，非人的事。所謂人者是問於神與獸之間的生活。戀愛的雙方一而有思想上、人格上、性情上之融洽一致，一面也有肉體上的融洽一致：我重視靈，然而同時也不輕視肉。用任何手段去謀得到對方的肉體滿足個人的私慾固然有罪，用任何手段去佔據對方的心靈以滿足個人的私慾也一樣地有罪。換句話說：戀愛

的雙方應該基於真實與信賴兩條大道用自強不息的創造方法求思想上、人格上、性情上之相互瞭解使之由情感而情操，以達到最高貴、最純潔、最永久的靈肉一致。我以為戀愛的最後階段當然有肉的結合，不過是跟隨着靈的結合走的一條順路，完全為雙方情操合一的表示（何時結合，雙方均不能預知）絕不是婚姻間的義務性質，也不是妓院間的賣買性質。更不是「驕神」的強暴或欺騙行為。你一面視性慾為本能生活，一面又以靈肉一致為片面的理論，在你的理論系統上實自相矛盾。我們戀愛的結論是大體相同，在過程中只有一點差異：即你以為真正的戀愛只在靈的結合，不要有（即力求避免）肉的關係；我則以為真正的戀愛於靈的結合外不當避免肉的關係。換句話說：我以為在戀愛的進程中，靈與肉的一切關係，均當跟着愛的情操走，聽其自然發展；你則盡力扶植靈的發展而設法制止肉的結合。這也許是你把同性戀愛與戀愛混為一談之故。但要知道同性戀愛係變態，且亦於靈的結合後無時不要求肉的結合（如形影不離，共枕偃抱之類）不過為生理上的限制無法表現；然而在行為上絕無何種故意的制止。倘若你要把同性戀愛生理上的缺陷，作推論男女戀愛間肉的結合的抑制方法，在理論上固說不通，在事實上也是自討苦惱而已。你說戀愛是不能佔有的，只是戀愛的雙方知道戀愛不能為外力去強制，所以不願用任何愛情以外的力量佔有對方，並非彼此不願佔有，甚至於彼此都願以愛的

力量使雙方互相佔有。你仔細想想便會知道。——但是我得鄭重告你一句話：要真正的戀愛自由，還有待於社會制度之改革，其理由我現在還不能筆之於書。

病如何甚念！

怡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南京

六一

心怡：

我的病是當然的，鼻病最重要而最麻煩，是我素知的，但我萬不料醫生竟直截了當地說：我的病是無法醫治，預約了兩次去上的藥（Radium），據他說：也不過是想不出辦法，不得已的一種試驗而已！我當時聽着非常的感傷！我並不是感傷有什麼生命的危險（果能如此，到很痛快）我是覺得生病的人太可憐！始終是作醫生們的試驗品！即僥倖因試驗而病愈，也不過是醫生們試驗的結果和成績罷了！！

近來我本無精神和時間去上課，但因還活着，不能不勉為其難作點人的事情（學業），但結果終因事實的牽制，弄得來課也不曾上好，身體也不曾休息着，這有什麼辦法？此外還有川中的事務：這次

爲着內部問題，我雖再三聲明而且請求他們允許我這病夫暫時停職，但因我是創辦人之一，會議是不能不出席的；所以近日總是得帶病出席，縱厭煩也無望解脫。唉！我覺得人生是不曾帶自由來的！不知道那些「自由論者」是根據什麼「理由」和「事實」來說「人生是自由」的？！

楫君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半後

六一

楫君：

你二十八日的信收到。你最要緊的是好好地保重身體，對於醫生不要故作猜疑，還是好好地去看醫，等到明年，再到南方來診治。我想沒有醫不好的，胃病也不可輕視，應當速醫。外面的事情，務必設法減去。（我這幾日因爲應酬講演過多，連日頭痛發熱，後日回上海，恐怕非病不可。）

怡十九年十一月四日燈下南京

連得四函，我自己要說的話，和須要得答覆你的話，不知有多少，但現在力有未逮，不能詳說，茲簡單告以近況。

我的冬季衣服很多，並新製大衣一件，不需要再添製了。盛意謝謝。

我的病現在可以說沒有什麼醫治的意義了！據醫生說似乎都是些不可治的病！我也決定不再作急治的夢想：只「聽天安命」罷了！

太極拳我早已想學，前天我破天荒地竟去課堂預備上課（只有一二人聽的講課）一位平常很關心我的病的同學，見着我的病容很驚異！她問了我的病情之後，說她現在正練習一種太極拳術，很見功效，她竟「毛遂自薦」願意教我練習，我自然不便「有違盛情」而答應了。但直遲至今日還不曾遇着她，大既是她的功課忙，不暇及此罷？不過，也不要緊，反正不久，就到滑冰的時候了！那時我可以每天作溜冰的運動。你囑我每日散步，在此時的此地是無法辦到的：因為北地的嚴寒，就出戶外一步，已經是受不了，更不必說作長時間的散步。

照片早已寄了吧？但尚未收到！我們天天盼望着啊！

楫十二月一日夜

六四

心怡：

照片昨日才收到。我覺得這次的成績不大好。爲什麼我們同張君照的幾張一張也沒有呢？在靈隱寺水邊照的那張，我想一定是很好，爲什麼也沒有呢？這使人太不痛快了！（我記得在魚樂園也照得有一張）

鄧瑞要她在蘇州照的底片，你最好是一同寄下罷！

你前次來信都說今後要努力寫作，或不會有這多信給你；這兩句話的魔力的確是大到能够使我不快，非常的不快！恰！恰！這幾天我竟有不願你寫作的念頭！這究竟是什麼理由？又好像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鼻病上過一次 Radium，還是等於零！不過現在我是這樣地想着，想着我是沒有病，什麼病都沒有！自然不再去醫院了！請你也「勿以爲念」罷！

叔和的信已轉交！她很久就說要給你回信。

梅十二月五日午後三時

南風的夢看過了，似乎不太高明。

學校定於本月廿日起放年假三星期，在此假期中我希望呵！算了！我還有什麼希望的喲！

楫
又及

六五

楫君：

你一日五日兩信於八日十日先後收到，遲遲不復，病也。本月一日後南京下雪大冷，而應酬講演過忙，在寧即感不適，六日返滬，車上受寒，到滬就發熱。星期三勉強到辦公室，歸來本要復你的信，但終因要講的話太多，精神不濟，遂爾擱下。現在漸好，但仍不能多寫，只簡單將你兩信答復如下。

一、你的病還得去醫，萬不可作聽天安命之想；太極拳能早練習為好。我在南京為酬應所累，尙未學全，到滬擬再學，但現在尙未動手（教的人很多）將來能否有成，現尙未知。不過總要勉力作去，不能散步能滑冰亦是好事。總之，你現在最要緊的是保養身體，其他一切都在其次。以上復一日信

二、照片成績確不好，第一因為鏡子曾跌過一次，焦點速度都不對（近始修理好）第二，前日

天氣實不好，所以在靈隱及虎跑途中（你替我所照的一張完全不能用）所照的都不好。在魚樂園並未照；同張君照的只有在虎跑的一張已寄上。我病稍好，決定從電影中翻出來補此缺陷。（你要添印的照片當一同寄上。）

三、鄒君底片一二日內當理出寄上。

四、我不是不願寫信給你，實想時時刻刻寫信給你。但第一怕寫多了，反擾亂你的精神；第二這幾天忙病交加，精神實在不濟。學校放假，望你多修養、休息。

以上復五日信。

此外還有幾事告你。

一、叔和有信來，說她對於我們最初的誤會和現在的熱忱，我十二萬分地感激她。目前不能作長函，請你代我先謝謝她。

二、我二十五日又得去南京出席中國社會學會年會（前次出席學藝社年會）這一年來我真忙苦了，對於個人的修養頗感缺乏，計劃要寫的東西又不能寫，精神苦痛極了。

以上只是流水帳的記錄，根本上不能表示我的情感。六日在車上作有新詩幾首，抄下請你不客氣

地指教。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那裏只住居着你和我；

沒有人間的桎梏和束縛，

任憑我們要怎麼便怎麼！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背倚着蒼鬱的青山，面對着綠漪的愛河，

遠離着人間世的罪惡；

只有百鳥的婉囀，和我們的歌聲相唱和。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供養着美的神、愛的魔；

美神爲我們施至聖的洗禮，

愛魔替我們投情網的織梭。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在那裏溶化我們的一切作一個和合南方稱泥著
薩曰和合

就有人再要把牠分爲兩個，

那時也成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

分住着我們的姊姊妹妹弟弟哥哥；

他們都孩子般地天真，天使般地快樂，

像我們一樣地過活。

你知道我不會作詩，車上頭疼無聊，胡思亂想，有上面的種種感想，就在車中胡亂擬稿，直到前日始續斷的寫出。當時本想立即寄給你，只因兩封信未復，恐你僅接此詩會莫名其妙，故爾遲至今日。

我在南京中大教育學院爲二小時的公開講演，題爲我和教育，述我所受的教育和我所以有現在對於教育的主張的由來。成都的往事，我也坦白地講述，稍暇將寫成專書。

怡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夜十一時

六六

心怡：

又四天不得你的來信！忙嗎？我希望每天至少能得你一封信，而我也至少想每天都寫信給你，但限於事實的播弄，不能如願，真是難過！

怡：我的事情真難說，提起來就是發不完的牢騷！病自不用說，我也不願多向你報告，使你憂心；但

我每當苦悶萬分時，又想馬上向你傾訴一切。這種矛盾的心情，差不多佔據了我整個的心靈。因為，怡！你是知道的，我——命途多舛的我的這一生，誰能和我表半點同情，除了你是比較了解我而外，誰又……誰？！所以，我的一切，無論事之大小，都只有向我唯一信賴的你說！然而，這樣仍不爲事實所許可，命也何如？！

我的精神近來更不如從前了！因爲許久不上課，心裏總是惦念着，怕妨礙我的學分。明年畢不成業，可是個麻煩的問題！所以今天居然鼓着勇氣去聽課（明清史），但是聽在不到十分鐘的光景，又入黯然的夢鄉了！醒後，難受已！眼不能張，頭痛不止，簡直是受活罪！才急忙逃回寢室。其實不上課也不要緊，只要能夠自脩，或得益更多，也未可知；但我連自修也辦不到；因爲看書就困倦，甚致於看小說也是這樣！心怡！你說將怎麼辦！

太極拳，或許是太極拳吧？同班盛女士已教了我一點，但因環境不適宜，以及近來心緒不好，不能有一定的時間去學習，大概就這樣算了！算了！怡兄！

上星期同妹妹到照相館去照了一張四寸半身相，已經看了樣子，這張相完全可以表現現在整個的我！印就當寄上一張。怡兄！我也望你寄我一張較大的近照。

「怡兄！你會笑我太矛盾了罷？驚奇我變換得太利害了罷！在前兩封信中，我是勉強鼓着勇氣不談我的病狀，並竭力地表示我的安適生活，爲的是使你安心；然而，不知怎的，在無可如何中，又向你說出這種頹廢的話來了！請你恕我！」

現在你當早已返滬，近況如何，甚念。

楫君十二月九日夜

六七

楫君：

正要寫信給你，適得你九日的信，且先將你的信簡單作復，再說我要說的話。

你願每日寫信給我，我更願每日寫信給你，而且我會這樣寫過好多日，這一次七日沒寫信給你，心裏却無時不在寫。此後自當多寫，萬一彼此爲事實所限制，亦不必勉強。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能補救之事實的缺陷，根本不能動搖我們的相知也。

你本是神經質與多血質的混合體，善感自是事實之無可如何者。但我望你能力自振作，不必專走苦痛的道路。

太極拳務望好好學習，這是救你的唯一之道，萬不可忽視。照片尚未寄到。我當去照相館攝一張寄上。（悲鴻近爲我畫得一張極好，已在製版，可於數日後寄上。）

我現在簡單說我要說的話：

我這幾天小病，自從前星期五已漸好。但是事務之忙繁，常使我要哭（昨夜夢我向你訴苦至於大哭。）昨日從十一時起，赴宴會三次，請客一次，而會談的人都是些千奇百怪，談無可談的。精神苦痛異常，致昨夜完全未睡好，只是糊糊塗塗，在牀上轉側；因而思潮雲湧，覺得作事與作人真無法並存，對於物質生活之是否需要維持，用何方法去維持，都發生疑問。天將明時，模糊入夢，即見你在黃浦公園與我並坐，彼此閑談。我忽想到我對付人對付事之苦痛而無故苦泣。你也不問情由與我相抱而哭，卒至哭醒。醒來極感不快，不知如何是好。

明日再寫。

怡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

六八

怡兄：

近十日來無刻不望信，更無時不猜想不得信的原因：病嗎？太忙嗎？總不能使我釋懷？今天得你三函，雖然你病的消息，使我感着不安；但我的疑團總算消失了！現在怎樣？甚念！

我的病除鼻病已經成爲不治之疾外，其他都是些不關重要的小毛病，雖然也須得治好，但我實在無心而且沒有勇氣去管牠；就不說聽天安命，也只可聽之而已！

你二日函談戀愛問題，組織完備，理論清晰，可算我的老師。

你的大作我想建築一座空中樓閣，薄學的我，當然不敢加以批評。不過，我覺得「任憑我們要怎麼便怎麼」一句，改爲「任憑我們要憂愁或歡樂」，義意還更深奧一點，不知道對不對？

我現在什麼也說不上，每週上課至多不過十小時，而且大半的功課，都是「心不在焉」，近來甚至於連筆記的功課都不能很有系統的記下去了！現在我們那系的史學會新成立起來，同學們分配工作都在作一種成績的努力。實在是給我一個極大的刺激。心怡！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是什麼也說不上啊！

新近的照片寄上。

六九

楫十二月十八日夜

楫君：

前日寄上照片十六張，想已收到。

昨日得你十八日信及照片。你說你這次的像確能代表你。不錯，你憂鬱的心情確能於形貌中一一表現，不過你的瘦弱却非我始料所及。我再三看後，不知有若干說不出的苦感。你曾說：你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學歷史而不習文學，爲的是怕你的感傷素質影響及於民衆，於己無益，於人有損，但是照你現在的心情以及平日由書信中所表示的言論，與最近替我改的一句詩看來，恐怕你終敵不過你的命運。

那句詩原是「任憑我們憂愁也好，歡樂也可。」只因爲怕觸及你的苦感，所以改了。可是你的本性絕不因那一句話而不發現！楫！你應得愛重你的生命，你萬不可時時憂慮！你的病應得設法去醫，絕不要說無勇氣的話，鼻病在平萬一無辦法，且待明年到南方來再說。其餘的病總得診治，尤要注意運動，夜間少作事。

你對於功課儘可隨便下去，畢業論文能作則作，不能作亦不必勉強，要知道所謂學校教育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學校成績與個人能力不是成正比例的。只要你的身體健壯，學術的修養，以你的天資，實在不難的事。

我近來每日都設法寫我和教育，現在已有一萬字上下，全書寫成大概有三十萬字。我希望三月能完工，寫完後再寫教師日記，打算於四月間了結。五六月至平收集材料，返滬即將我十餘年來日夕要寫的近代中國教育史寫完，就算我對於教育宣告脫離關係，以後也不再寫教育的東西，而努力於文藝創作。我現在越忙越想寫。大概我是命定着過文字生活的人了。

我因事改於廿九日去南京，三十一日返上海，公司於三十一日起放年假，要一月七日開門，在此期內信件均不收發。得此信後，你有信件均請直寄敝寓，不要忘記。

明後日當有時間去照相。

怡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七〇

怡兄：

昨日得讀一函，「明日再寫」四字，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希望，以致今日隨時都想着有你的信來，結果是這樣的失望！其實我也曾這樣的想過：不當要你常常寫信，再增加你的忙。尤其是昨天見你信後，你因忙而病的景況，隨時在我的想像中！我預備這樣的告訴你：在你繁重的職務之下，總要儘量地設法休

養；若是沒有時間，還是少寫信吧！對的，我們的信心是可以保障我們的一切，代替一切的！

從明天起算是年假的時期了，在這三星期中，我沒有什麼工作計劃，也不能有什麼計劃，

楫君十二月二十日夜

七一

楫君：

今日得二十日信，先復如下：

我的忙是我早經預知的。倘若僅僅只有事務上之忙碌也還不要緊。現在所苦的，第一是我對於事務每生厭惡：一種最平常的事情，常使我聯想到人生問題，生出許多無謂的苦悶。第二是我的學問慾與發表慾歷來強烈，到上海一年，對此兩項常不能如所預期（十年來每年都寫三四本書，今年一本都未寫得），心裏常有不足之感；第三是對於你的一切——尤其是你的病——使我常感不安因之精神總不愉快，遇着事務一忙，便常由精神影響及於身體而生出些無謂的疾病。不過這種病，都屬暫時的，只要休息幾天或得好友長談一次或得着你的信——這是我久要說而不願說的——就可無事。我對於你

的寫信，不是我們的信心不能保障我們的問題，而是我的苦悶非得向知我者訴說不可的問題。我的想望不僅是天天要給你寫，並且是時時要向你說。可是事實上「明日再寫」的話，還非二三日後不能實踐。親愛的楫君！人生到底要怎樣，你能答復我嗎？

在年假中我希望你多多休養身體，身體是一切之本，你不要等閑視之。有暇多運動，隨便看書寫信。如能預備畢業論文很好，但是切不可看得太重，用功過度！太極拳最好在此時學好。我的初願，已經爲「忙」將我打破，到現在還只是在寧所學的第一段，而且不熟。

現在報告你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的一件事：

我要照一張單相給你，已經講過十幾天了。今日下午三時纔得着相當的時間。我於三時出去照相，走到上海一家很有名的照相館去，揀定四寸半身一張六寸全身一張，每張均晒兩張，你想要多少錢？竟照要五元五角，要底片也是五元五角。明知是竹槓——上海還有貴至四寸半身取費八元的——也得要受費十一元照四寸六寸相各一張，真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我只於二十歲考高師時在照相館照過一次相，費去數角錢，此後從未去照相館照單相——這件事雖很小，但在我的生活史上都值得大書特書。所以特地告訴你。相片三四日後即可寄上。（你們的照片很不壞，費多少。）三時半照畢，即出至

四川路配鏡框一個，將你們的照片嵌入，放在我的書案上，日夕相對，樂趣苦趣均在默默相對中。我對於你的相片有無限感想，想寫詩無時間，當於去寧車中爲之。稍暇還得告我前次在寧之生活，與明年的計劃。

怡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七二

楫君：

昨日寄上一張胖照片，後面並記其經過，想已收到。

我於今早九時車起行來南京，五時半到站，六時到旅館。乘着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的時候，給你寫這封信。

廿五日信中，我不說過：「對你的相片有許多感想，想寫詩無時間，當於車中爲之」嗎？可是事實上又成泡影，這是因爲係僱工的情人王梅痕寫了一部夢痕詩集，老早要我爲她作跋，都爲着沒時間而止。昨日他倆將詩稿送到我家，逼着我帶上車子作好。今日則除費了三小時把她的詩集看完之後，大半都花在「想」作跋上。但結果終於爲着有關我們自己往事的思潮所顛簸，終於詩不能寫成，跋也不能寫。

成。

我在南京只有一天半的時間（後日午車返滬）除出席社會學會年會，和替公司大宴該會全體會員而外，還有兩次赴宴，並要看七八個朋友，請他們編書。打算晚飯後便出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

我從前看所謂普羅小說，常有男女對他們的愛人說：「我有愛你的心，但是沒有愛你的時間。」以爲是過於宣傳。可是照現在社會制度看來，祇要職務較重而又肯負責的人，恐怕都要這麼說。我們有什麼方法能不受機器管人的工業社會的拘束，又有什麼方法能回復我們小農制度的社會的優閑生活。我近來寫我和教育，正述我幼年的生活情形，回憶起來，真是黃金時代。我不嘆青春之飄逝，我只感生活之無聊。我到上海今日是一個整整的週年。最初三個月爲事務忙，以後爲計劃忙，從日本回來之後，則爲應酬與擴充忙。近因各方面的發展，只有越下去越忙。但是今年忙了一年，結果在那裏我幾日來仔細算算，爲公司多用了十萬元，收稿若干部。但是這些稿子於社會是利是害，連我自己也不能答復。在個人方面，則頭上多添幾根白髮，額上加深幾條縐紋，走了幾處地方，多用了二千多塊錢（薪水之外的）書雖然也時斷時續地讀，但不曾對於任何問題作深切的研究；文章到如今不過只寫得我和教育的一萬二

三千字。倘若我是事業中人，對於這筆總帳也還沒有什麼；可是我的學問慾發表慾遠在事業之上，處此環境無日不在苦悶，但爲着情感與生活又不能忽然將現在的職務棄去。自己的思想與行爲常在矛盾中打仗，但始終又不能得着最後的結論。所以精神常感不安，常無辦法；越無辦法，精神越爲之不安。如此循環下去，不知歸宿何在。我今日想到這裏，不覺爲之潛然。倘若你在此，我們又得大哭一場了。還有最苦的事就是有話無處可說：譬如上面的種種，我只能向你說，只能賺你的同情。倘若別人看見，不以爲我在發神經，便以爲我無病呻吟，故弄玄虛。因爲在一般人看來，我現在的事業與地位總算不錯。總以爲是舒服的，向他們說這些，自然要受其諷刺。所以我無時不想向你訴我的苦衷，以冀減輕我心頭的壓迫。然而這訴說的時間，都不容易找得，不許我如願，你想這是過的一種什麼生活！

一九三四年過去了。要數成績，恐怕要算我們的兩次見面和幾十次通信最大了。我們的面談與通信中，我體驗着「生」的意義，認識着「愛」的本質；我將熄的熱情，爲牠們重新撩起，我將平的愛波，爲牠們重新掀動；我從此知道歡樂之可貴，同時更知道愁苦也一樣的可貴！親愛的楫君！一年過去了，你的成績想更多！

我還得告訴你兩件事，這是我前信所謂那次南京的生活了。我前次到南京，一共住十三天，時間總

也算長了。可是我身邊的照相鏡和電影機，絲毫都不曾動過。這不關忙不忙的問題（那十幾天中前五六天不算怎麼忙）而是提不起興趣。何以這樣地無興趣，我想你總能知道是缺了你的原故。然而同時又背了你的叮囑，大大的抽紙烟。十三日中間竟吸了五十枝一罐的白金龍十五罐。左右手的食指與中指都薰得金黃。回到上海，伯鴻看到好笑，我自己也莫名其妙。那一嚮，好像手中離了烟便不能過去。常常從烟霧中發生許多奇想。所以徐悲鴻替我畫像，題爲「騰雲駕霧之時」（此畫已製版，返滬可檢寄你。）這真不知道是種什麼變態心理。

我自別後無時不想着見你，你的相片我竟日夕懷在身邊，但是今日我又想到：所謂「我有愛你的心，但沒有愛你的時間」的時代，已經擺在我和你的面前，我們又當怎樣辦！

說不完的話總是說不完。但是今日總算說了些我所要說的話。親愛的楫君！不知你看了如何！你的病和身體與工作又如何？

七三

怡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後七時南京

楫君：

昨夜由南京返滬，車上擁擠非常，頭二三等均無隙地，至少有二分之一無坐位。我也一直從南京站到蘇州才能略坐一息。京滬車近來本擠，但這種現象却從未看見。蓋由南京實行過所謂國歷的新年，各機關學校放假，大人先生們都乘暇往十里洋場享福去也。

在我的時間上根本無所謂年與節，然而昨夜夜深有人辭年，今天清早又有人拜年，在事實上又不得不與週旋，我想這實在是在做戲，那裏是做人！不知我親愛的楫君以爲何如！

我對於你最發愁的是你的病和你的身體。現在你唯一的重要務是診病，養身體。其他一切都在其次。等到明年畢業可以向家庭辦交代時，便立即南下。

偶然在照片中檢得一張日本片子，我很歡喜牠英雄獨立和旭日東昇的神態，可以爲我們思想上互相了解的進步象徵，就寄你作新年的禮物罷！

怡二十年一月一日上海

七四

怡：

近日連上兩函，諒早已達覽？又三日不得來示，甚念！我惟願是因忙而不是因病！

假期已經去了三分之一，既不會作點自修工作，更沒有休養着時間全用來跑醫院和一切無味奔波去了！而所得的代價是「毫無辦法」！真是使人痛心啊！鼻科醫生說：「若再不好，那就沒有辦法了。」（這幾天鼻子流血最利害。）牙科醫生說：「你這牙齒沒有辦法。」是的，沒有辦法！現在整個的我是沒有辦法的了！我也真不希望有什麼辦法，我是太灰心了！怡！太極拳（有人說是運氣）我已經很謹慎地練習了三星期；但結果反給我以這樣大的打擊，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怡！我告訴你吧：昨天一位同鄉請吃飯，大家談到強健身體的方法，有知道我在練習拳術的而問我。當我告訴他們時，他們都說運氣是很危險，若學得不好，反會弄出大毛病來，於是大家都警告我，千萬不要隨便學。哦！這樣我才證實，才證實了我幾日來胸部疼痛，並不是無因的！今天痛的程度更加重起來，這種「弄巧反拙」的結果，實在是使人太失望了！怡兄，我想你所要我學習的太極拳，或許是和我所練習的運氣是兩樣罷？總之，我現刻已經停止了這種徒勞無益的工作，還是實行我的「聽天安命」罷！

此地各處的滑冰場，都早已開始滑冰運動，我們學校的，也是每日夜都擁擠不堪的盛況空前，但對什麼事都灰心的我，好像沒有興趣，沒有精神去同樂，現在更是不可能了！因為胸部痛得太難過了！

從前和朋友約好的在假期中每天去三海北平圖書館看半天書，借此機會作篇論文，題目已經想

好了（川省歷代的政治變遷）但現已逾一週，仍不會實行，並且我又這樣的病！所以這種計劃又成了畫餅！真叫「沒有辦法！」這才是真正的「沒有辦法！」

哦！怡兄，我想起來了！你近來大概是忙着過新年罷！無新年可過的我，只有遙祝
你新歲快樂！！

輯十二月二十七日夜

七五

怡兄：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兩函，於去年最末兩日先後收到，慰甚！

怡兄，在我從前報告病狀的信中，總是任情地寫着我痛苦的哀音，完全不曾想到你對此發生的反應如何？這是我疏忽的，是我十二萬分對不起你的地方！其實我的病並沒有什麼不得了。鼻病雖然醫生已經宣告是「不治之疾」，也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既無生命的危險，也沒有什麼大痛苦，不過整天流膿流血，不勝其麻煩罷了！比較苦惱的還是我這多年的頭痛病，但這早就是無法可想了的，所以我對牠毫無新的感觸，痛的時候就儘管去忍受着就是了！真的，怡兄！這是我習慣了的，沒有什麼，請你不必過於

就心！

你說將有十六張照片寄給我，但現在仍不會收到。

這裏大雪，從去年到今年一連三日，昨日始稍停，我們會去中南海照了些雪景和幾張滑冰的相，但是恐怕不會有好成績，因為天氣太暗，並且雪仍然下着，再加以我們素無照雪景的經驗——若是有要得的，一定寄上幾張。

假期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一點自修的工作都不曾作，就這樣很苦悶地混過去了！真是太可惜！但也無可如何！什麼「畢業論文」實在是慚愧得很！！

祝你新年快樂！

楫 二十年一月二日

七六

楫君：

昨日在家中得一月二日的信，今日到公司得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你的病我無時不在想念之中，你說你只管發表你的哀音不問我的反應如何，是你的錯處，好像以後要忍心不向我說病中的苦痛一

般。這自然是你體諒我的地方。可是經此一來，我對於你更就心，連以後你說不病的話也會要使我發生疑問。你以後還是將你的種種如實告我罷！

太極拳絕對不是「運氣」練習時既不需用力，更不要閉氣，只按照一定的方法作若干圓圈動作使身體的血脈自然活動。你所學的既有問題，可即停止，專門從事運動，俟明年到上海再學。此間有好教師，學習時絕對有益無害，現在不必再學了，免得將來矯正費事。

你的論文題目很好，但絕非臨時搜集材料所能作好，我想你還是改一個較容易的題目去作。你的腦病的根源，當是種於成都的事變，多少年來的苦惱，也大半與那次的事變有關。現在你的力量不比從前，儘可獨往獨來。應當放開一切切實休養身體，休養腦筋。你的一切都有絕對的自由，我在友誼上當切實助你。

我現在告你一件趣事：十二月間我兩去南京，前後住七八天。這次從南京歸來，六天不會一客。今日出去看見許多人都說我頻去南京，且在南京過年（這幾天任何人來訪或有電話均由家中回以在南京未回）是因為你在南京，且有人寫信去問洪鴻的。在上海的許多人幾乎把我們的事當作故事在演述，稍熟的人見面無不問及你。我不知道大家對於我們何以這樣的注意。起初我對他們還有相當解釋，

近來覺得討厭，無論他們怎樣說，我都唯唯否否。我想你在北平的麻煩或者比我還更多。

我在這幾日中寫得萬餘字的我和教育第二章快完了，正在發抄。抄好當先寄給你看。你可以由牠知道我幼時的生活情形，或者還能知道我所以成爲今日的原因。我這書是爲紀念我的先母而寫的。她在積極方面，因爲時代的限制對我並無很重大的影響，而由其性情與思想的種種陶冶、種種刺激，竟使我由一個鄉下孩子而有今日，她實是我生命第一個重要的原質——父親待我最好，但於我的性情、思想、學問的影響不及母親的大。

我近來變得非寫不可過日子，連自己也不懂。

怡二十年一月七日夜十時上海

七七

怡：

這封信（十二月二十九日發的）真是把我等够了！本來上星期五就見着信條的，因爲學校放假不辦公（每星期一、三、五上午辦公），所以直到今晨才得見着，我還不曾起床就讀過兩次，起床後就想馬上回信給你，因頭痛得厲害不能寫，午後稍好一點，正要寫，又有人來，沒有寫成，但我見你這封信後要

說的話太多了！不說心裏不安得很，所以已經過了午夜還是要寫！

是的。一九三〇年過去了，已經過去了！你有那樣多的成績實在是不錯！你想我有更多的成績，但我在數不出是有些什麼！費盡我的思索，在這一年中的成績，也不過是內心的創傷加重，（自然以我們兩次的見面為最重，）和醫院診病冊上的頁數增多而已！所以，怡兄！這種不堪報告的成績，這種使人傷感的痕跡，我實在不願意說出來！只有令人鄙視的啊！

來信中謂「我有愛你的心，但沒有愛你的時間」真使我不勝感慨係之！但是我想，愛為什麼要時間，時間可以使愛人飽暖嗎？何不把信心給愛人。

說來也奇怪，我接着你從南京返滬報告病狀的信後，我忽然想到你的抽煙，在我的回信中幾次要問你是否抽煙，並希望你不要抽煙，終因恐使你不快而不曾寫上。從你的信上看來，果然如此，這究竟是誰告訴我的呢？怡兄，想你現在已不再抽了罷！

你的相片不曾收到，從前寄的十二張，也未到。

怡兄，我隨時寫信向很忙的你要加印照片，是很不應該而且是非常的不願意的，不過，蘇杭兩處你為我照的像及各處的風景，我很想把牠保存起來：原有的許多都被朋友們要去，自己反而一張也沒有。

所以我再三請你加印，我想最好還是請你將底片寄下我自己印罷！

此地的雪，新舊落了兩年還嫌不够，今天又飛起來了！今夜在飛雪中同時照着皎潔的圓月，更顯得特別淒清可愛！助人懷想，但是够冷了！

我實在是病慣了的，今天去醫院查病，又發現了沙眼復發而且非常厲害，醫生囑我快治，但我管不了這許多，因為我跑不了許多醫院呢！鼻病據診斷有可治的希望，惟血流得更可怕，頭痛大概與流血有關，牙病已由醫生暫時想了個辦法，現已不痛，請釋念！

現在我補答你前信忘記了的一件事：怡兄，你不是問我們照片費多少錢嗎？不錯，至少我們是沒有被敲竹槓，四寸半身相，價不過一元，和你的相比，那就相差太遠，大概是地方（上海與北平）與人（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關係吧！這些商人們的投機本事真不錯！

茲寄上我們前次在南海照的新年瑞雪的佳景，和其他比較好的幾張近照。滑冰相完全要不得，因為動的原故；動的照片當然要照快門，但天氣又很暗，所以不成功，實在太可惜；這種機會很難得喲！希望「能者多勞」的你，還是想法在可能的範圍中多多休息休息！

輯二十年一月五日夜半後一時

七八

樵君：

一月五日信昨日收到，敬悉一一。

你說：「愛爲什麼要時間？時間可以使愛人飽暖嗎？何不把信心給愛人？」這話自然很對；可是你須知道，愛的表白，也是非時間不可的——在現在的社會，倘若你是一位被生活壓迫到不能透氣的人，不獨愛的表白無時間，甚至於想念愛人也要成問題。這恐怕不是你現在所能體驗得到的。

你現在最要緊也是我最耽心的就是你的病——無論眼病、鼻病、牙病都得去醫，不要隨便看過。你的胸部現在還痛嗎？我望你切實告我，不要因爲我的望念而隱瞞；更望你夜間不要久坐；多運動，多休息。

我的抽烟真奇怪，你想到我的抽烟更奇怪。第一次在南京那樣拼命的抽，回來漸漸減少，到現在一日抽不到一枝。得你信後即絕不抽了！至於你的想到我的抽烟，在變態心理中有所謂遠隔知覺（Telepathy），凡真正思想相通的人可以遠在數千里外而思想上互有電波交通，可以預知彼此的事情。你的預知，可用此說解釋——此說雖非現在的所謂科學心理學家所信，但事實上往往如此，亦可見宇宙

之大，奇事正多也。

你們的相片收到，謝謝，但是非用顯微鏡不能辨別誰是誰。雪景本不易照，雪中更無法照。用顯微鏡辨得出人已算是成功了。——通常要在雪將溶未溶有太陽時照。

你的照相鏡收到嗎？前寄之兩次照片想均收到，在蘇杭之底片均如命寄上。我前次問你照相費多少錢，另有一意思，就是北平不如上海之貴，我要請你再照一張。

一九三〇年過去了，覺得真無聊。今年起，完全採閉關主義，家裏不會客，事實上雖不能完全斷絕，但却少去許多麻煩，每日可得一二時工夫寫東西。若能長此下去，精神與身體都受益，只怕不能長久如此耳。我精神上念念不忘的是你，長久這樣地天南地北，終非良策，不知你對於畢業後之計劃如何？望告我。

怡二十年一月十二日夜九時

七九

楫君：

又六日未得信，病狀如何，甚念。你從前說胸部甚痛，以後未再提及，現在究竟如何，望告我。太極拳當

已停止罷。

此間前數日甚冷，竟達十一度，爲三十餘年所未有。不過我近來甚好，極力避去應酬之後，尙無大病。今日得九如函，謂去秋得你一函後當復一函寄北平師大，至今未得回信，對於你的現狀很以爲念。不知她的信你收到否？托我代問。我已作復將你的生活近狀告之。

楫君！幾日來都要想告訴你一件事，就是拼命動筆。在一星期內除治事外寫成兩萬多字的文章。可是我現在所寫的並不是我所想的，而是另外的意思——我和教育書稿及考試與文憑之文稿——但若不寫更無法過日子，而寫又不願意寫所想的東西。我對於我這種態生活分析了多少時都不得着什麼正確的理由，只曉得越苦悶越要寫東西是我的習慣——在蓉那樣危險，住岳安家，每日都得寫，在叔和親戚家仍然寫——不寫所想的，是因爲思潮太散漫無法用文字表現而已。半月來，理好一部中國教育建設方針，一部教育青年書，一部美術攝影美的西湖的稿子，一律於昨日發排，我去北平前定可出書。第一部是我對於教育的真意見，第二論讀書與戀愛及作事問題，雖都是三五年前的舊稿，但總算我自己意思，所以戀戀不捨要整理成書。我和教育在一兩月內定要寫成。以後將努力於寫自己的生活也。我還要問你一件事，你近來是不是常哭，是不是嘔了許多冤枉氣。我這一月來常常有這樣的感觸，

而且常常在夢中見你哭，遂致我的精神也異常苦悶，對於什麼都不感興趣，時時望你有信來解除我的苦惱。

各稿排出當先寄你看，我和教育第一二章下星期內可抄好寄上。附上悲鴻爲我畫像印稿一張。

怡二十年一月十七日

八〇

心怡：

這次又五天不得信了！直盼望到昨日才收到你七日的信。

我之多病是事實，是我的大不幸！不過，嚴格地說起來，也可以說是「無病呻吟」，本來沒有什麼大病，只是我內心中感着萬分的痛苦罷了；若精神上得着相當的調養，就不會感覺什麼的，這點請你相信，請你釋念！

所謂「運氣」我早已停止練習了，運動也不會實行，因爲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今年總提不出興趣去滑冰；他種運動，更不用說了！

你每次來信都有「南下」、「到上海」的話，我實在怕聽極了！因為事實上我南下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並且我比較上又喜歡北方些，所以我見「南下」二字，心裏就感着萬分不安哦！你可否將「南下」改爲「北上」呢？！

你的大作我很願意看！因為我近來除看我喜歡的人或知道的人的作品外，幾乎不能看任何的書籍；凡是你寄給我的，我也是必讀的。南風的夢等等也看過了，你願意寄點對於我所學有益的書給我讀嗎？

楫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

八一

楫君：

一月十五日函收到。

我希望你南下，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你的病是北方發生的，而且醫得無辦法，到南邊醫病較容易，那些有地方性的病也可不再發。第二，你要研究近代中國史，上海爲出版中心，有許多重要東西在北方無法見到，而在此則很容易收集。此外則我們相見較便，一面可以省去寫信之煩，一面也許因切磋之便而

於學業思想上不無裨益。你說在事實上你南下無希望，不知所指的是什麼事實？你畢業後的計劃如何？無論你「南下」與否，均請詳細告我，我很希望能參「末議」。至於「北上」當然是要實踐的。現在預定五月起行，若無特別事情，當不至於改期。五月間你的功課是否結束，我想在平住一月上下，搜集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有若干檔案是南方絕無辦法的。）

你確是有病，絕不是「無病呻吟」，務要不忽視。

你治歷史，且要努力於近代史的研完，我未嘗不知道。但除了寄你我著的教育思想史與留學史而外（此兩書和照相鏡究竟收到嗎？）不曾寄你任何關於歷史的東西。而寄幾本文藝書，是因你的身體不好，且看書打盹，所以不願再以機械的東西來擾你。最近太平洋出有最近之三十年五冊（已出三冊），於研究現代史實頗有用處，明日當寄你。

你不說過怕聽「南下」兩字嗎？可是我心不自主又要勸你於畢業後帶同友雲住湖九如希望你去，我也這樣復她。

怡二十年一月十九日夜四時十八分

八二

心怡：

十天不得你的信，有如十年之感，真是苦悶極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迫切地望着信！而我也好幾次想寫信，又忍痛不寫！這煩悶的人生，這不可思議的人生，這矛盾的人生呵！！

我的鼻病漸有轉機，似乎有好的希望！但不幸目疾復發！這幾天每天上午都得去醫院受一兩點鐘的罪，回校後還疼痛得來半天不能睜眼，真是難受極了！醫生叫我明日上午去割治，這樣，從明天起就會變成瞎子（我從前割過，有這樣的經驗），恐怕要一星期後才能給你寫信了！所以今晚我要趕着寫這封信，就是只能夠寫我所要說的萬分之一也好！

心怡！我真想不出你這樣久不給我信的原因，請你告訴我罷！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惦念着你；我想知道你近況的心是多麼的切呢！

你寄來的底片，今天才收到，謝謝！但獨於沒有我期望中的那張——我和澤湘、鄒瑞三人在蘇州西園內水邊階梯上站着照的那張，我想一定是你太忙，清理時漏去吧？

你寄眉州交我的照相機，前得舍弟來信說，已經收到，俟有熟人來平時托他帶來；我在家時也是這樣囑托過的，因為我怕再郵寄一次，一定會損壞的。

我們學校在平算是出了一次風頭，所有的學校都開學了，而我校獨緊緊地閉着門過年。近日來僅有開學的消息，而仍無開學之希望！這於我雖然是最適宜，但爲全校計，總算是一種不幸！

近日來我每晚都要被惡夢驚醒，昨夜夢着你好像是已經來平，在一個餐室裏，不知道又談些什麼，我竟很悲傷地痛哭起來；以致於哭出聲，被叔和叫醒了！醒後半夜不曾安睡，直到今天的此時此刻還不能安靜！可見我近日的心情是怎樣地不安定呵！

楫二十一年一月十九日夜於暗淡的燈光下

八三

親愛的楫妹：

十九日所發之信收到。

今年我一共寄你五封信，（連這封六封）日期爲一日、七日、十二日、十七日、十九日。你十五日所發之信中說十四日得我一信，何以十九日信中又說十日不得信。楫妹！你到底怎樣精神何以這樣恍惚！我希望你保養身體，保養精神，留待將來爲社會服務。親愛的楫妹！我這話你當能聽得進罷！

你的鼻病能治好，我非常愉快。因爲我以爲這病於你最關緊要，其餘如眼病牙病等都是臨時問題，

比較有辦法。現在的眼病想已好了，請詳細告我。

你所要的底片我今早費了兩點鐘的時間都沒找着，到底不知道放在那裏去了（其餘寄你的我都歸在一起，何以少這張，連我也不知，）只好等將來找出來再寄你。

你說近日來每晚都作夢，昨夜更在夢中哭，這信是十九日寫的，所謂昨夜是十八日晚上，你把我十七日晚寫的信末一段查查，我何以那幾日常常有你在哭的感觸真是神妙莫測。現在再告你以我的

「近況」

實際上你五日不得我的信，便以為是十日而有十年之感，同時要寫信給我而忍痛不寫，這種想念的情形，我與你同。我實在要時時寫信，所以忍着不寫，實在是不願把我的「近況」告你。

我自十一日得你信以後，想念你達於極點，十餘日來沒有一夜睡好，而因受寒及受熱之故，自十八日起喉痛異常，十九日得你十三日的信說：「在事實上我南下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和怕聽「南下」兩字，使我精神感着極度的不安。我知道南下與否是你的自由，而且我也絕對要尊重你的自由，但不知道何以總是這樣不安。五日來因為喉痛不能吃飯，同時又無法睡，弄得大家無辦法，勉強叫醫生來，可是也無什麼效果。我自己也明知道不對，但也無法子。昨晚得你的信，竟能使我安睡一夜，喉痛雖然未完全

好，但精神上却好了許多。

我們的不幸，自然大半是社會替我們造成的；可是我們自己也當負責任。譬如實際上我們彼此是這樣的想念，爲什麼又一定要避着不常見面。我也知道在現在誠然有事實的牽制，不能讓我們自由，但你畢業後，何以不可南下，而以爲沒有什麼希望，而自求苦惱。我以爲這種事是我們自己所能解決的，不必怪社會，更不必懷成見。不知你以爲怎樣？

學校開學嗎。兩次寄上近代史之書籍六本收到否。

怡兄二十年一月二十四日

八四

楫妹：

一星期未得信，眼痛如何甚！我的喉痛已愈，不過精神還是不安定，日以寫文章爲消遣之法，前寄上考試英文憑一稿，諒收到。

近來因與失業者接觸過多，個人的人生問題外還牽到社會問題。我看到無業者之困苦流離而又無法解決，精神苦痛異常。我治近代中國教育史是爲教育問題所逼迫而然，近則社會問題逼得我精神

不安，大概又會要走一條新路。日來很有治政治經濟之傾向，只苦沒有充分的時間。

廿六日得某君函及其畫稿四張，本擬即日作復，一因事忙，二因心亂，故至今尙未復。不過我得彼信之後，失望異常。彼的用筆構圖根本上害了臨畫的病，在寫生上全無基礎，光陰真可謂白費。數年前我曾有一長函論學畫方法，我雖不能畫，然略懂藝術原則，學畫不從寫生入手，如作文不從造句入手，無論臨畫到什麼程度，一離範本便無是處。所謂美，固然不是實在的真東西，而是理想的真；然而理想的真，絕不能不以實在的真爲根據。她的工筆臨畫未嘗不可一看，但寫到實際的東西便發見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人物的動作姿態。我不獨對彼時間的白費非常可惜，而且感到北平學校之太不合理。同時更聯想到友雲的習畫問題。論繪畫通常南勝於北，現在中國西畫的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均南人，中畫之高劍父、吳昌碩等亦南人。藝術絕對無資格可言，一切都靠個人之能力，友雲如欲習畫，去杭州藝專就學固可在南京入中大拜徐之門，或至上海美專入劉之門亦無不可。萬不可再蹈某君的舊路。把有用的時間白費在故紙堆裏，實在可惜。某君學畫要在新的方面有成就，非從新作起不可，在舊的方面亦非有人指導不可。我幾日都想把這種種直接告之，但恐彼受刺激過甚，故爲你言之。請你婉轉告之。

前年在西湖博覽會時曾登了許多廣告，擬出美的西湖攝影集，兩年來不曾成稿。近將舊片六十張，

寄悲鴻選定二十二張，你在蘇州河中洗手巾之一張亦選入，題爲「浣」，特先告你，不知你願不願意加入？——這張看不見人面，請即告我，下月即可印出也。

昨夜今早費四五小時的功夫將所有底片清理一過，把你所期望的底片清出了，附在信中，請查收。又你在法國公園所攝之站相底片亦請寄我，我要放大收入攝影集第三集（此次已選入，因過多，移下集，但原放之片不甚好，）另寄在龍井之放大一張，請收。

怡哥二十年一月三十一日

八五

怡兄：

十九日夜努力將信寫完，次晨去醫院經割治的手術，回校後就痛楚在牀上了！獨於這個時候校工送到盼望很久的你的來信，於是我用我僅有的一隻眼讀信，並睨視你的尊容，真是費力不小！

廿二日才收到你十二日的信，不知道是郵寄的錯誤，還是我校收發課的馬虎。

你問我畢業後的計劃，唉！我真是慚愧得很！在這將離開學校的時候，自然是要想個辦法，但經過多次的苦思積慮，結果還是沒有詳密妥善的計劃家，我是不願回，而且在最近幾年是決定不回的，但要生

活就不能不作事呢！而這樣缺乏實學的我，能够作什麼事呢！並且我又是這樣的體弱多病，所以我是決定再續學兩年。怎樣去續學，自然沒有妥實的計劃。不過，我想在本校轉系（最好是社會學系），保存這個比較舒適的住所，目的自然不是再夢想在學校裏讀什麼功課，只藉這個文化集中的北平來學點我要學的東西。因為以我現在的經濟能力，自然沒有購買大部書及多備參考書的力量。這裏的圖書館不少：三海內北平圖書館多中文書籍，是治國學遠征隊的大本營，北海圖書館多外國書籍，也可作參考之用。我想只要我的精神上得有相當的調養，而各病得有全好的希望，在一二年之內，總可有相當的成績。我已經寫信回家徵求同意去了，若是家裏答應負擔這兩年的費用，這個計劃大概是不成問題的。否則為生活計，就不論事情之大小（以糊口為限），也得去嘗試嘗試，到不能生活或不願生活時就乾脆不要生活；本來這樣的生活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南下我自然是願意——很願意的！因為南邊的氣候好，生活較舒服，且有你幫助我的一切；不過，為澈底研究我所學的東西計，自以北平為較好。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我不能不願在這兩年之內遠離小妹妹！我初意是她住藝術院我就可在西湖同住；但她極端不願南去！從前是決定進藝專，現在知道藝專暑期不招生（因為停辦），她竟情願改學別科或住私立學校都不願南去，我自然不好強制她的意志。我之所謂事實上不能南下即此故。並且以我個人的性

情來說，也是比較喜歡北方，以西湖那樣好的地方仍舊引不起我稍帶時間性的興趣來，我更討厭繁華的上海！怡！這有什麼辦法呢！

上面的兩種計劃，以我現在的家庭情形看來，第一個計劃恐難成功，今後我恐不免永遠作一北方的漂泊者呵！

廿三日得你十九的信，怡！你這封信給我的反應如何？你自然想像得到的！感情逼迫我非立刻回信不可，但結果苦於眼睛痛不能寫，直遲至此時刻，這幾天我的苦悶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說研究歷史，要在出版的中心地搜集材料，我能理解，而且整理材料如剪貼報紙分類保存，我從前這樣做過，後因病忙才中斷了的；這次回家返平，並將原保存的一部分都遺失了，真是太可惜！至於「南下」可以免去寫信之煩，那是更不待言了。

此地照相的確是比較便宜，你要我的四寸單相，以後有機會照得有好的，一定寄上。我想先將我去年生日照的一張寄上，不知可否？若是你要最近的，我就去相館加印。

九如的回信，不會收到，我常常都很奇怪她何以不回我的信。哦！原來如此，我想一定郵寄有誤；縱然錯交在女師大，叔和也會帶給我的。——這層還望你得便轉告她！

「怡！我這幾天真是苦痛極了！總覺得人生實在太無意義，在實際上我們都互相信賴，而感情上常常爲着一件極小的事，便「神經過敏」而疑神疑鬼，感覺不安。我覺得這四個字的確是有害無益的！牠可以使人坐變得來一點意義也沒有，怎麼辦？」

我的鼻病已漸就痊愈，只是每天還在流血。眼病也好了許多，兩隻眼差不多要一般大了，不過每天還得去醫院上藥一次。此外無他病，請釋念！

我校上週已經開課，但我仍然是一堂課也不會上！其實我很想去聽聽課，因爲這樣的機會在我實在是很難得的。聽說此次之所以能開課，是當局費盡了氣力在某銀行借得一萬元的結果。而此區區之數，僅能維持十日的開支，以期本學期作一結束，此後窮困萬分的師大，不知要到幾時才得再開門了！

你十二日函謂戀愛的表白也是需要時間的；我同意，同時我也感覺着。被生活壓迫的話，我雖未曾經驗過，但也能想像得到的。

我這封信很久就要寫的，前天寫了一點，結果不能終局，今天勉力寫了這許多，已經是寫得頭暈眼花了！但仍不能寫完我所要說的幾分之幾：這有什麼辦法呢？！

這幾天我的生活，真是「不堪言狀」；自己雖然沒有什麼病，但也得每天去醫院；因爲妹妹也病了，

頭暈，咳嗽都很利害，我陪她看病，她也陪我上醫院，所以整天都是這樣的奔忙，又焦又累，你想這是怎樣的生活啊！

你的身體也得要好好保養！

楫二十年一月二十七日夜

八六

楫妹：

今早得你二十七日的信，敬悉一切，先復如下。

昨得九如信，謂不日當來上海，你的話當於晤面時代告。

你去年的照片請你寄下，並望你另照一張。

十二日信後到，其錯誤在郵局或在收發處，請查一查郵戳日期，便可知道。以後當一律寄快信，以求迅速。（你的來信與其掛號不如快信，因掛號要遲到兩日也。）

「神經過敏」自然是很不好，但是事實上既如此也是沒有辦法的。我從前自以為理智很有力量，近來才曉得理智遇着真的感情是絕對無辦法的。你知道某君的信我能永攔不復或倩人代筆。你的信

不復便無法過日子。而且別人的話不論怎樣說，我常常一笑置之，從不計較，對於你反而字字都要咀嚼，不如意，立刻就發要發生問題。難道我是兩個人嗎？無非是一點愛情在背後支配而已。——第二次在上海別後，我的心情轉變得很快，從那時而後我能確切說是在愛你。

我屢次寫信問及你畢業後的計劃是因時間過得很快，而現在社會上的「就業難」又成爲一個最大的問題。我想早知道你的詳細計劃，便於「便中」爲你幫忙。照來信所說：你畢業後第一是希望在不續學兩年，第二是在平做事。我對於你的計劃在原則上贊成，但辦法則不贊成。北平的圖書館固然不錯，但南方杭州圖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有名的文瀾閣，種種善本非他處所有。南京的江蘇省立圖書館其舊籍最多，中大圖書館藏新書不少。上海的東方圖書館藏的圖書尤爲全國之冠，這是就圖書館一方面講，在平可以治學，南來亦未嘗不可以治學。其次，你要研究社會科學，對於社會各方面的情形應當知道：中國地方太大，東西南北，確實是幾個不同的國度。你在北方住得很久，生活及見聞囿於一隅，研究的實際資料有限，結果難免有偏。若南來可以將你的見聞擴充，生活改變，於你的學業益處甚大。——上海是一個討厭的繁華地方，然而要研究近代中國一切社會問題却非深知上海不可；因爲牠是一塊中西雜揉的場所，其特殊相非內地所有，亦非外國所有。第三，北平之藝專就續辦，我也不主張友雲入學，此事我

於言某君成績中說及。她如因一時的高興違其天稟，而改學別科，實在是危險；你得勸她，代她鄭重考慮。要學藝術，以到南方爲好。第四，南京中大之社會學系，其教授孫本文等頗有名，即上海復旦之社會系教授亦不壞。如進中大復旦，得名家指導很有益處。第五，南方氣候好，風景亦好，可遊之地甚多（就是學術上的朋友也幾人），非如北方之夏秋風沙撲人，冬春冰凍遍地，於你們的身體也大有好處。以上完全就研究學業和你的身體計，我主張你們南來。此外還有一事也值得考慮的：就是我們天南地北，精神上既常感不安，寫信不知費了多少時間而且常常發生誤會，無故受苦。如此長久下去，於我們精神身體均有妨害。爲謀我們學業的進步，當然要先求身心安泰，你南來，雖然不能說一定會完全安舒，但見面較便，總可省去些寫信的時間與誤會。所以根據上面的種種理由，你一定要續學，我勸你們去南京中大；你轉社會系，友雲入藝術系——可拜悲鴻之門，請其特別指導。在經濟方面你在國內續學兩年，每年不過五六百元，你可半工半讀，敷衍過去。照我看，你從事寫作也有希望，而南來的機會多（出版業以上海爲中心，北方賣文較困難。）我望你一面續學，一面練習文字，或兼一點教課住在近一點，彼此都便利。在參考書方面，我可設法助你。所以你如決定續學，我希望你南來；如就業，南方的機會也可較多。

我近來極忙極苦。十餘日來都不曾睡足，無論何時，好像都有一種未了的事，壓在中心。因爲越忙越

焦更越想念你。你現在還是過學生生活，對於社會上的種種，還是單方面的。我則方面較廣，而時時感到作人與作事之矛盾苦悶。現在地苦無人談話——在上海我與伯鴻之交誼頗好，一切都可暢談，但各有職責，每每數日不見面，見時只點頭不談話——有苦無處訴。每到極苦悶時常常恨你不在面前，最近又為失業的朋友所苦——今年來失業者不知多少——看他們的情形真苦極了，但又無辦法；時時想一個總解決法而不得。所以很苦悶。

寫不完的話，都是天南地北所造成的！

怡哥二十年二月二日

八七

怡兄：

昨天剛把信寄出去，即得你二十四日的信，開首的幾個字給我萬分地不安——因為我不願作你的妹妹，只願永久作你的弟弟——很想馬上寫信給你，但還是要等到此刻才能够執筆。

你說我恍惚的，確不錯，記錯日期還不算什麼，恍惚的事情還多着呢！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昨天寄去的信，都是詞不達意，亂七八糟，尤其是最末的一段。這樣使我很感苦痛。怡，我想關於思想上的話，還是

只有忍着不寫，俟有機會面談吧！

學校已開學，但聽說二月一日又要放假，並且窮得沒有辦法？屋子裏的火爐，改燒焦煤，時冷時熱，怎麼不生病？電話因欠費太多，電話公司已將電綫割斷了，這種死氣沉沉的學校，也正適宜於我這種死氣沉沉的學生住啊！

照相底片早已收到，但是失望得很！去加印的成績很壞，因為底片都潮濕了。沒有找着的一張，找不着就算了，我也不一定要為這點小事就攔你許多工夫，也不是我所願而且心安的！

你要我的單相，我已經加印好了，不久當寄上。

你的喉痛病全好了嗎？還望好好地保養！

我的確是太神經過敏了！我覺得我們都有點神經過敏。這是很危險的！我希望以後總要想法減少點這種危險性才對啣！

現在真真什麼事也說不上！我不要說慚愧的話了！怡！

寄下的書尚未收到。

連此函今年我也給你寫六封信了！

楫弟二十年一月二十九日夜

八八

怡兄：

三十一日函昨日收到，敬悉一切，慰甚！

你要我轉達某君你對於他習畫的意見，已遵命辦理。

關於我畢業後的計劃，我早知道第一個計劃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果然，父親回信來是絕對不贊成，而且要我離平，對了！怡兄，你看着吧！數月之後，我的漂泊生活即將開始了！

你將我在蘇州河中洗手巾的一張照片選入你的攝影集，自然是可以的。

附上你要的底片一張，請接收！

我的病大概都是治好了又復發，總是這樣，真是不勝其煩擾和苦痛！

學校下週可望開學。

寄上新近在南海的滑冰照兩張，因為天氣不好，故不甚清楚，請指教。

楫弟：

你一月二十九及本月四日的信及照片底片均收到。

二日將信發出，下午四時半，九如即來我家，談及你很久，當時即要寫信；第二日得你照片想及你一雙眼睛的苦惱，又要寫信，幾日來將你的相片擺在桌上，更有無窮的感想要寫，但終於忍着不寫——不！一定是無時間——實在是因為寫不盡。今日上午又得你快信，無論如何都不能不寫了——恐怕你又要感着十年之苦。

前次與九如談話以及這幾日來無時不在想着你畢業後的問題。九如和我，都主張你毅然南來，理由是(1)你在北方住久了，環境應當變換，而且北方那樣的窮苦社會，與你的生活更不宜，非改換地方不可；(2)南方氣候好、風景好、朋友多、研究學問也便利；(3)你的生活終久會建築在社會科學上，南方便利得多；(4)我們天南地北，精神上苦悶異常，什麼事也受影響。所以她也以為我們只有兩條路：(1)若能彼此互不關心地過日子，就毅然離開；(2)不能，便當不問一切跑攏來。她的意見我極以為然。

你若南來，要求學可入南京中大，或上海滬江大學——社會系不壞，英文程度尤好——要作事，我已托九如在她校盡力，當不至無辦法。你要續學也可籍自力完成你的志願。所以你到南方，無論是求學與就業都是不成問題的。我希望你切實作弟弟，不要再學妹妹的女兒態。

我所需要的底片是在法國公園所照的另一張。其餘若有潮濕，請寄下，我當爲修改後再寄上。

你常常照相，是不是自己有鏡子。寄川的鏡子收到了嗎？

我將第一次的照片翻成一張，不好，所以未放大，有暇當再翻。

你一月二十九日信中說我們都有點神經過敏，以後總要設法減少這種危險性。話是一點都不錯，可是這樣地天南地北是永久無辦法的。我自前月十日以後，即患失眠，二十四日以後，更常常作惡夢，夢中的情境，總是我們以訴苦開始，以哭泣了結。去年六月廿六日以後，我對於你思念的心情愈轉愈緊，每有一次風波即增加一次想念。你的相片的牽引力很大，常常使我向牠講話，這真如文學家所謂「事實比小說尤奇。」你偏要在北方不來，還要過什麼飄泊生活！我望你從速決定南來之期，一切我當先爲預備。

近日所寫的東西均已排好，下星期可寄校稿給你。

楫弟：

七日起無日不望你的信，現在十日過去了，一字都未得，忙呢？病呢？我雖希望你是因忙而不是因病，可是我的靈感總常常覺到你[？]是因病而不是因忙。楫！到底[？]是爲什麼？這許久無信來！

十日自然不算長，但是，楫！你[？]知道，這是你去平後音問隔絕的最長的時間！在此期內，我自然也不會寫信於你，可是，我曾寄你兩篇文章，而且有一篇，實際上是爲你寫的：從牠們你大概也可推知我的心情。你呢？除在我的想像中見着你的右眼蒙着的苦楚而外，只是一副病容。你十八年生日的相片雖然不時暗示我以你的愉快，然而終敵不住你去年照片上的清癯與憂鬱的暗示。楫！你許久無信來，或許是因爲新相片未照好罷！——我最希望的是如此！

我於去年末日函中曾說過，在我的時間上本無所謂年與節，但是上海是中西文化雜攙之邦，新年固然有人過，舊年更加有人過。今日是一九三一年的二月十六日，同時也是舊曆中華民國十九年的末日。不僅飲食用品有倍數的漲價，使我感到是在過年，而炮竹之聲，自昨日下午三時起以至現在上午一

時，都是絡繹不絕，也強迫使我不感到不是過年。過年本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然而自從十三年而後，每到此日，便無意之中要增我許多惆悵；今日則惆悵之外，更使我感到無限的淒涼。七年前，中城公園的聚會，順城街上的漫遊，以及碗大的蠟燭、滿街的玩具，都一一湧現我的腦中，而我們依依別情與我蹣跚歸校的種種，更從心頭深處一絲一毫如電影般地重新演出。然而，七年過去了，你呢？我呢？除去黃浦灘頭、法國公園、兆豐池畔、蘇州園林、西湖湖濱以及西湖飯店、浦東船埠的幾聲笑語，幾滴淚痕而外，便只是天南地北的長相思，和那些山長相思所生的種種苦感與困惱。我知道，藝術的人生與人生的藝術都是從矛盾中得來；我更知道，戀愛只是人生的一部而不是人生的全體；然而我更感到：這一部分欠缺了，全體便無由完成；矛盾過度了，便會演成隔膜的衝突。我重視全體的完成，但更重視全體所由完成的那個基礎的部分；我不咒詛矛盾，可是我最怕隔膜的衝突。我們友誼的維繫，自然有我們最可靠的「互信」。然而我們終是人，倘若在精神上的「互信」以外，再加以聚首的晤談，比這天南地北的苦苦相念不更有意義，不更可祛除隔膜嗎？所以我希望你從速決定於暑假時南下——其他事實上的理由前兩函已詳說及，不再贅。

所寄各書想均收到，我近來一面寫我和教育，一面讀世界文學名著，事情自然很忙。不過從前月十

日後，常常失眠，寫與讀在現在成爲我的病中良伴，並非有何種特殊的志願也。

怡兄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夜一時二十三分

九一

楫弟：

十五日來未得一字，究係何故？

前星期一發信後，即時時望信，星期三得叔和函說你又病，精神上非常不安，但仍望你有信來，所以下午去江灣復旦大學上課兩小時，四時下課，趕回公司，以爲總有信在等我，結果仍是一場空。從星期四起，每日上下午都特別去得早，以爲一束一束的書信中，總有你的一封夾在裏面。可是，到今日還不會得你隻字。你的病到底怎樣？莫不是沉重到不能起床嗎？何以叔和也無一字告我，真是奇怪之至。

我每想你的信的時候，也就是我要想寫信給你的時候，可是終於不曾寫，不僅是因爲要說的話說不盡，實是因爲精神太不安定，要寫無從寫起。可是在另一方面，我耐不住這種不安，極力在想法摧殘自己。而以烟、酒、整夜的看書寫文章爲工具！楫！對於這些，你不必駭怪，有機嘗你總可看得我近來心情的

文章。

從明日起，要打起精神給你寫信！

怡二月二十日

九二

怡兄：

這次真的十日不得你的來信了！今天接得大作考試與文憑一文，使我太失望，因為在上面的每字間都得不到你半點消息。近況究竟怎樣？甚念！

「我望信的時候也就是想寫信的時候，」奈苦於病魔的纏繞，總不得如願的寫，此刻我再也不能忍着了；故勉力寫幾句給你。是的，只能寫幾句，請你原諒，請你釋念！說不盡的話，只有俟諸異日罷！

我在滬法國公園照的相片：原來你喜歡的也是這一張？我是最喜歡這張了！就是因為上面有一道白光，怕的是選不上故未寄，今特補寄，並附溜冰近照三張，祈接收！

梅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夜

九三

昨日將信發出，便得你十八日的信。雖然是簡單的幾句話，但是我心中十餘日來所感的沉重的壓迫却減輕了許多。你的病容自然是從文字中一一幻映在我的眼前，從你的照片中也知道你近來是怎樣的消瘦。可是你尙能在冰天雪地裏行走，尙有興致去攝影，我多日來以爲你不能起床的幻夢總算打破了，精神也從此安定了一些。

一星期來望你來信的心情已詳前函。我近來生活的情形，你自然不能在論文的字裏行間中求得，就是從我的信中，恐怕你也無從推知。在理，我應當早告訴你，而且也無時不想告訴你。然而終於不告你者，實是我摧殘自己太甚，不僅是愧向你說，並且恐怕我的不良的生活影響及於你，而使你活潑潑的靈魂，無故受創傷。所以每次提起筆來，又猝然中止。近幾日來，內心感着極重壓迫，昨日得你的信，更無法抑制我向你訴苦的情感。然而非到現在，還是無法執筆。

我對於人生素日是抱樂觀的，對於藝術也是素感興趣的。可是前星期，上海一連下了五天雪，街上積上尺許；每次早起從窗口望見一塵不染的銀色世界，便想把牠攝入鏡中，永垂紀念；然而未提鏡子，便忽然有一種不安之感來襲，所以結果不獨不去照相，便是鏡箱也不會動過。回想前年在西湖那種冒雪

攝影（西湖風景及習作集中雪景最多）的勇邁情形，真不禁「感慨繫之」了。

從一月十日起我本不抽烟，近十日來，不僅抽烟回復原狀，而且喝酒，不獨喝酒，而且要時常喝醉；這兩件事還不够我消遣，還不時要又麻將（這是十餘年來所未有的），而且於夜間又麻將至十二時還讀書作文。我本有失眠病，但近數年來均不曾發過。自從前月十日而後，不眠成爲常事；因上面的種種原因，前一次喉痛十餘日，這一向則口唇潰爛至於不便飲食。這種舉動，我明知是與個人與社會有害無益；然而我無法去改良。就是我的精神太過於不安，明知這樣地不惜摧殘自己在求一瞬的快感無異飲鴆止渴，然而我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辦法。

我也不時分析我這種變態的舉動所以產生的原因，但不能得着確實的答案。我們的隔離自然是重大的原因，然而絕不是唯一的原因。今年來因爲世界經濟轉變的原因，影響及於各方面，我國知識界的失業，已成爲無可救治的難題；而這難題又常常要藉許多朋友的事實來激動我的心波；我於無法解決這難題之餘，還要多蒙一層假面具爲對付的工具。我每遇到一個失業的人，便感到人生的悲哀，更感到人間的隔膜；我同情於他，而無方法爲他解決，並且不能以至誠相見，必須要以假面具對付；同時是內心最感苦痛的時候，也就是最想念你要向你訴說的時候。我更知道；你若在此，我把每次所得的這種種

苦悶——告訴你，除了引起你的同情的苦感而外，於問題的本身並無什麼益處。然而我總感到，若果我能把這些苦悶對你發舒一番，好像這些問題便會立刻得着一個解決，而我的心頭的沉重壓迫也可以減輕許多。這種「自騙自」的把戲，自然是經不起理智的分析，然而感情上却可因牠而得很大的安慰。我現在連「自騙自」的把戲都不能變，自然要感到極度的不安，自然要設法去求忘去這不安。所以一瞬的快感之追求，便成爲我的生活上之必要了。

我還有一種很怪的僻性：凡是精神越苦悶越不安的時候，便越要找事情去幹；內心越苦痛外面越要強示快樂。近月餘來，無論什麼時候，總要找些事情去幹；不論這些事情是不是應該幹，我的目的只要牠能暫時佔據我意識的心（潛意識的心，當然爲你所佔），只要牠能够使我忙，我都一律去作。同時我對於任何人任何事都以演劇的態度出之。在大庭廣衆之中，也無拘無束地嘻笑怒罵，隨心所欲地活動。遂致有幾位平日很接近的朋友，以爲我現在這樣地放浪形骸，是由於愛的熱力所驅使。殊不知我的遊戲人間，正是苦悶的象徵呵！

我於放浪骸之餘，每到寂靜的時候，又感到無限的愧悔，有時甚至於想立即死去。然而想到你的一切以及我與人間世各方面的葛藤，又不願死。情願這樣摧殘自己爲慢性的自殺，而無勇氣去決然而死。

這可以說是我的弱點，是我苦悶的根本。但是，我會深想過，除非你能予我以力量，我這弱點是無法更改的。唉！

病如何極想念。法國公園之照片擬修去白光，不知能否辦好。

怡兄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夜

九四

怡兄：

如大旱之望雲霓似的，直盼望到今晨才得着你十六日的信，這封信不但冰釋了我十餘日來的疑團，並給我不少的安慰。謝謝你喲！怡兄！

你說我十日不給你的信是我來平音間隔絕的最長時間，唉！你又不知道你七日及十六日的信中間相隔的日期是多麼的長喲！你知道在此時期中，我望信和失望的種種心情怎樣？我猜想你也是因病，甚致於想着你發生什麼大變故而惶惑……總之，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這枝筆可以寫得出來的，怡兄，你想像罷！

「我望信的時候，自然就想寫給你，」但是病了，我許久不寫信的原因是病。

今天是舊歷二十年的正月初五，那慶祝新年的爆竹聲，仍不時地送入我的耳鼓，振盪我的心靈。據說今年北平過舊年的熱鬧，的確是打破近十餘年來的記錄，隨處都可見着煥然一新的現象，各商店開門過年者，在半數以上，誰都說這是腐化的北平應有的現象。

關於我畢業後的計劃，我想了很久總得不到一個結果。本來人事是變化多端的，誰能預知將來，惟有環境能左右一切。還有不測的風雲，生死不定，遑及其他！怡兄，我對一切——甚致於我自己都懷疑，我能決定什麼呢？！所以你每次來信要我決定暑期南下，我都無具體的答覆；其他可以暫置不問，單就兩件事來說，我儘可以南下第一，為我的妹妹，她南去學藝術，我同去當不成問題。第二，為我自己，南下可以多得讀書的機會；南下可以比較的心安；南下或者可以使我帶地方性的鼻病不發（今天我去醫院上藥，醫生告訴我Radium無效，只有回四川去吧！於是躺着受罪的兩小時，完全為此問題沉思着）這些都是我想過來的，但都是成問題的。怡兄，我們又何必去找問題做呢？還是實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辦法好一點罷！

寄下各書均收到（共六本）謝甚！可恨我沒有精力去讀牠們，這最使我最不安的一點。

今天去醫院時，順便去照相館拍了一張全身的相，印就即寄上。

十餘日來的生活，除睡覺、飲食及和人閑談外，就是儘量地用腦子。但只用作無謂的幻想，有時更無謂的生氣，和無理由的憎惡一件東西：如像你最近寄來的兩篇大作，因為牠使我大感失望後的苦痛，於是我憎恨牠們到極點，同時懷疑是你的惡作劇。並且每天作占課卜吉凶的滑稽戲，有時還相信上面的諛語而生喜憂之情，甚至於因而苦悶異常——可見我怎樣的無聊呵！

此刻我的頭暈、胃痛、眼睛又好像無力撐開了，並且，怡兄，你知道我有多少話要同你談？我想還是忍耐着等見面時盡量地談吧！現在不寫了！

楫弟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夜

九五

楫弟：

昨日下午去江灣上課，沿途看到楊柳發芽，百草茹青，念你的心情，更隨春意而增高。我想：假如你也在此，我們各負攝影鏡，攜手慢步偕行，於笑語中選擇美景，把牠們一一收入鏡中，慢慢地集為我們合作的攝影集，那不是最有意義的事情嗎？可是這樣的幸福，在現在，還只得歸諸幻想！「春光無限好，只惜故

人遠，「想你當有同感也。」

你二十一日的信本於昨日下午寄到，但今日上午我始看見。十五日不得一字確是因病，我的想像並不錯。

我望你能好好地養病，所以從前不要你多寫信。可是我又常常想到，你的病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屬於精神的，就是不寫信，對於我的思念以及我們的種種還是一樣的用腦子，與其悶在胸中難受，不如隨便寫出之爲愈，所以從現在起，我望你天天有信來，我也要常常寫信給你。

我近來寫文章，是無法安頓我這顆心的無聊工作。排好了寄給你看，一面固然要使你知道我在作什麼，一面也是要使你知道我的生活是怎樣的枯燥。你懷疑我惡作劇而憎惡那兩篇文章，我則更因你久無來信而痛恨你，以至痛恨我們已往的一切——你來信每每答非所問與不決意南下，尤爲我痛恨你的源泉。你占卦問休咎而以其訣語爲喜愛，我則於麻將中之勝負卜之，而常常終夜不眠。這樣的癡呆，真要稱「無獨有偶。」

我入世有年，平常處事自信很有決斷，很樂觀，理智力也自以爲很強。不知自從去年六月以後，我的一切都變了。對於社會上的種種以及我自己的行動，都成了疑問。最難過的是精神的不安。無論何時，都

感着很大的壓迫都像有一種未了而急待了結的事情橫在心中。我要驅遣我這種不安，所以常常想法摧殘自己，以求一瞬的快感。但是結果祇有愈摧殘愈苦悶。我每次自己摧殘之後，便有無限的懊悔之感相隨而來，不過等到這懊悔之感過去，便又設法爲更甚的摧殘。這種境況是近一月餘以來所產生，不獨對於將來的結果說不出，連牠是苦是樂也說不出。這種玄妙的經驗，我從前不曾夢到，恐怕也是最大多數人不曾有過。我們有此，似乎可以自豪，若能一一寫出來，恐怕還可擴充一般人的生見解呢！

你究竟什麼時候畢業，我打算於你畢業時北上。其他都不說，爲你的鼻病計，你非南下不可。這病在北方是無辦法，醫生雖說四川可養此病，然而醫院太壞，而且去年也不會奏效；萬一就能奏效，也不是你的精神生活所能過去。南邊的蘇州、杭州、上海氣候都很好，上海且有海風（專爲養病計，入吳淞中國公學，非常之好）於你很有益。你既然說爲妹妹，爲自己儘可以南下，爲什麼又說都是問題呢？你所謂問題我能推知，但我以爲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與其幻想將來，不如享受現在；而且將來的幻想其現實性之可能量究竟如何，非從現在的現實上走去無由勘破，更無由追求。所以我以爲我們用盡心力徘徊於將來的幻想的途中，不如努力於追求現在！不知你以爲如何？

你們南下，住上海或杭州均可。妹妹要學藝術在杭在滬在京都好。你要轉入社會學系，滬京兩地均

可住，要教書，杭州當可設法。總之現在的問題，不是幻想所能解決，必得要腳踏實地作去。從前我還以為你真願意在北平轉學，我也相當的贊成。現在為你的鼻病計，無論如何我都不願你再在北平，南下越早越好。倘若你現在能動身更好。到南方，友雲自然去讀書，你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是轉學社會系，第二是去杭州教書，第三是專門從事文字生活。無論你願走那條，我都為你盡力，務使你能安於其事。我現在要請求你的就是從速決定南下。

怡兄 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九六

楫弟：

又七日未得來信，近況如何？

今日是陰歷正月十五日，我初不知道。家人們記得，於夜間備元宵。那七年前，各城中城、園的集合，叔和親戚家前面看人赤膊在火花中（有一個專名詞忘記了，請告我）舞龍燈，以及你胃病發作要嘔吐，與我們依依別離的情形，都於吃元宵時一一從腦中映現於心眼之前。無謂的惆悵如潮一般地湧來，竟使我對於一切都感到冷淡而寂寞。入夜聽到各處的炮竹聲，更增加我極度的不安。於無可如何之中

讀完一部德國 Hauptmann: *Lonely Lives*，一面驚嘆其描寫的技術，一面更陷入無可言傳的苦悶。現在一時了，爲着精神感過度的興奮，仍無法睡眠。

近來因爲有意摧殘自己之故，所有從前的胃病和神經衰弱病都一一發作了。在理智上無時不知道這是很不應該，但終於勝不過感情而無法自制。即如元宵的往事，經過的時間不可謂不久，檢查幾年來的日記，也沒有什麼記載。不知到今日這些久不關心的印象，何以這樣明顯的一件一件地從腦中重演出來，更何以這樣的令我感到極度的不安。最奇特的，凡是越要用理智去抑制一件事情的時候，牠越要在腦中佔一席更明確的地位。難道這就是所謂愛的表現嗎？

我在百無聊賴之中，很看了一些不相干的書，更很作了一靜默的深思：我和教育已停止多日不會寫，在這期間，無日不想寫一部戀愛藝術論，說明愛與憐、愛與同情、愛與恨、愛與藝術的種種關係以及戀愛就是藝術與「戀愛的藝術」之種種原理。可是除去想以外，還是不會寫一字。

盧隱近著雲鷗情書集（鷗爲盧隱自己，雲爲李唯建，兩人現均在日本）及歸雁，在此頗受人注意，曾購讀之。寄上給你一閱，請將讀後感開示。

怡兄

昨晨得讀你二十二日信後，很想立刻就寫回信，但一直沒有執筆的機會。

今晚得你二十四日信，連讀數遍，心裏不安已極，勢不能不勉強作覆了。先覆二十二日的信如下：

我的病況和間十餘日不寫信的原因，前函已說得很詳細，茲不贅述。現在病更好了一些，不過，最使我痛心的是又供別人作了一次試驗品：每週去上一次的 Radium，連上了幾個月，費去許多的金錢和時間不算，受盡了的苦痛，簡直是白受了的。今天醫生才宣布他的第二個治法——打針。唉！心怡，若不是你前信囑我對醫生不要過於懷疑，我老早就不想去白跑了。

現覆你二十四日的信。

怎麼！心怡，你不曾見着我所寄照片背面註明的拍照日期嗎？兩張都是五日去清華看望朋友時所攝，那時當然還沒有新病，那天去清華之前我還寫得有一封信給你。因感冒臥病數日不出房門，是從清華回校以後的事；隔十多天後給你寫信，也即爲此。你爲何併爲一談。

你自戕身體是絕對的錯誤。心怡！你不能這樣，一定不能這樣呀！你知道你是有家庭和事業的人，你的一切影響及於社會和家庭頗大，你是應該好好地保重才是。你不能和我一樣，我就充其量把生命完

結於社會、於家庭也沒有多大的妨礙，於人們更是漠不相關。當然，我們已經有現在這樣深厚的友誼，互助是不成問題的，祇要是在友誼上我應當做的事，我沒有不為你盡心盡力的道理，除非是你不能相信我或了解我的爲人。

我覺得你們（在現社會上有特權的你們）的處境，比我們就好了百萬倍不止。你們儘可以放浪不羈地爲所欲爲。而我們，則唯有死死地忍受着周圍給予的一切苦痛。苦悶也唯有死死地忍受着，難道還能像你那樣無拘無束，嘻笑怒罵，隨心所欲的去反抗嗎？不、絕對不能夠；若是這樣作了，那就會不齒於人類！呵！心怡，我的苦悶，至少是不亞於你，你想我又將怎樣呢？

自從十一日我得着一種新的刺激後，我似有說不盡的話要向你傾訴。然而，終因說不盡的原故，竟忍耐着一字不提，因而將我預備要向你述說的有系統的許多話，由清晰而模糊，更由模糊而飄渺，到此時則僅有一種幻滅的印象和創後的隱痛而已，我還能說什麼呢，不能，千萬個不能！此時，縱然要我勉強向你說一些，而你所能得到的恐怕也是一點不可捉摸的幻滅後的空虛之感罷了，有什麼用場呢？

我是這樣的無能，是這樣的疏懶，可是時日決不容許我把牠稍留片刻。二月過去，轉瞬畢業應有的，一切手續就要臨到我的頭上來了。我將怎樣渡此難關，自己連一點把握也沒有！畢業的一班照例是要

提前結束的，大概就在本月以內。心怡！你究竟幾時能實現你「北來」的計劃！

我托帶照相機的朋友，已於前日返校，但機器未曾帶到，因為另一位朋友臨時變更行止的原故。失望之餘，唯有快函家中郵寄了。事情總是這樣的不如意！

心怡，我始終是個難說的女子，所以我的事情也都是難說得很！

楫弟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夜

九八

楫弟：

昨日去復旦授課，仍匆忙地趕回來，以為你一定是有信在等着，可是直到今日上午十一時始得你二十八日的信。

你前信說：不願我稱你作妹妹而欲永久作我的弟弟，這自然很好，也自然是我所願意的。可是，楫君！在事實上，無論如何，你終是一個妹妹，我們一切的苦悶也就是因為你是事實上的妹妹所產生。倘若你真是一個弟弟，或者我真是一個姊姊，我想我們的一切，一定是另一個式樣，我們也不會這樣地沉溺於

苦悶之中而無法掙扎了！楫君，這個天然的事實我們有什麼方法能改變！

你勸我不要自戕身體，勸我保重一切；在理，我當聽你的話；在情，我也願照你的話去行。可是，你知道，所謂社會、所謂家庭，以及其他的一切，其關係都是因「我」的存在而存在。我知道我有家庭、有孩子、有事業，我也知道我的一切都與家庭、孩子及社會有影響，我更知道我對於社會及孩子們所負的責任的重大。孩子、家庭、社會，自然是我所愛的，你尤其是我所愛的；然而，我在愛你們以前必得先認定我自己存在的價值。如果我對於我自己發生疑問，對於你的愛且談不到，更何能說及其他。我的摧殘自己，是我自己找不着安身立命之地而精神上感着極度的不安。無法從根本上遣去我這不安，遂不得不尋飲鴆止渴的辦法以求一瞬的快感。你所說的一切，我何嘗不知道，但除知道而外，又有什麼方法去改正！

我前次說：除非你能給我以力量，我這種自戕的行爲無法更改。你說：在友誼上你應作的無不盡心盡力去作。我們是朋友，彼此所需的自然是友誼；不過我們的友誼是以互愛爲基礎的，當然與一般人的所謂友誼不同。或者我們新創一個名詞叫做「愛誼」罷！我希望你給我的力量，是望你能時常自由相見、自由交換意見、自由討論人生上、社會上的各種問題，於笑時共笑、哭時同哭。再簡單說：我過度地感到人生的隔膜的苦悶，而所處的境地，又無時不驅策我向虛偽方面走。在事實上，我既無法向一切人掬

獻我的赤忱，而我的感情與理智未盡消滅，又不能使我安於現實的生活，不能不追求一個真正的同情者貢獻我的赤心熱忱，寄托我的一顆心。你是我追求所得的唯一收穫，而又遠在天涯，不獨不能將我的苦與樂隨時告訴你，求得你同情的安慰，反而因為文字與時間的種種困難而發生苦悶。這就是我今年來所以不安與所以自己戕賊自己的總原因。這原因是你能消滅的，所以我對你有上述的希望、請求。

我近正讀法國盧梭的懺悔錄，吳稚暉的一篇序引起我的反省最多。他以為盧氏是理智與情感都豐富的人，所以對於什麼事都想參透牠的究竟，重估牠的價值，所以才能的方面很多，而苦痛也最深。我當然不敢自比盧梭，但理智與情感都很豐富，却是我自己所能體驗得到的；而且我以為你在天稟上也是和我同型的，所以人生上社會上種種他人所感不到的事情，我們都成為問題，而苦惱也最多。我常常想：倘若我們是絕對的唯理論者，便不會墮入這愛的深淵；又若我們是絕對的唯情論者，也不會顧到他人的苦而情願自己受苦。我們都是中庸的「君子」，自織許多羅網，而又無力衝出去，所以弄到苦不堪言。楫！這也許是我們的命運罷！

我們甘心受命運的支配嗎？不能！一萬個不能。我們應當努力創造自己的新天地，以至於死而後已。什麼是社會的制裁，什麼是封建的勢力，我們不便認識牠們。你當看過易卜生的國民之敵，所謂最大多

數就是最不合理的；我們縱不作尼采的所謂超人，但至少亦不當爲無理的大衆所屈服。你以爲現在的男子可以爲所欲爲，女子如此便不齒於人類；事實上並非如此，完全是時代與地方的問題。就以我們自己的事情來講，倘若現在的全中國還是七年前的成都社會，我不獨無噉飯之地，早已連生命都不能存在；你在北方作學生，平日交往的都是些少年，而且以川人爲最多，他們大半不曾走入人生之門，當然很容易爲傳統的封建思想所支配。你要以他們的判斷爲喜怒，恐怕連人都不能作（不作人還是一樣要遭人批評）；然而在上海，如廬隱等，則少人訾議。九如謂你的環境非改變不可，我更覺得你畢業後，無論爲你的身體上的鼻病與精神上的安寧，有立即離開北平到南方來之必要。

你說我非你可比，我自戕身體是絕對的錯誤，你因爲與家庭及社會的影響少，自己摧殘是不成問題的。其實你的錯誤更甚於我。假定你以爲我的自己摧殘是大有影響於社會及家庭，不知你的摧殘也是否影響及於我？而況你的天稟與能力未必比我差，又正在年富力強的時候。若你加以修養，到我這年齡，其成績以及對於社會的影響或不比我的小。我固需要你的助力，社會上亦何嘗不需要你。親愛的楫君！此點應當認清：你縱不爲自己，也得爲我爲社會而努力。我想！你當能聽得進我這話！

你前月十一日所受的新刺激，是什麼？我看了非常不安。無論如何，你都得切實告訴我。你不能詳細

寫，也應當提綱挈領地寫出。你所謂始終是難說的到底是什麼請告我。

我五月間當可北上。那時你若畢業，我們可以暢遊幾天。

怡 三月五日夜二時

九九

怡兄：

前天將信付郵以後，又覺着有許多未盡而非急說不可的話，等晚上提起筆來又寫不下去，於是又忍耐了一天。

今天是廢歷廿年的正月十五日，所謂過大年，北平守舊的習慣，當較南京、上海各處爲甚。此刻爆竹聲繼續不斷的響着，將我苦悶的心靈，振盪得無法自制，真不知怎樣才好！

唉！怡兄，我要說的話是這樣的多，但是怎麼又好像無話可說了？你告訴我——指示我吧，我將向你寫述什麼呀？

果然昨晚只能寫就上面的一點。現在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而且我白天爲跑醫院及其他雜事的疲勞，和各方面的病痛，照理是不能寫信的。然而我不繼續把這封信寫完，我的心仍不能稍安！

我的病最主要的當然是鼻病，真是幸事，現在很好了！我決定聽天安命，不再爲牠勞心思了，現在纏繞我的僅僅是老病：頭痛、眼痛、牙痛，和近日發生的喉疾，嘴唇潰爛而已。怡兄，這些是不會馬上要命的，牠們只能慢慢地侵蝕我的生命。我覺得這樣也好，何必再去找自殺的方法呢！

我們畢業應有的把戲，大概五月底或六月初可以結束，在暑假期間，因爲妹妹決定南去投考學校，那時我若無意外的變故，我想是可以同她南下的。不過將來怎樣，還是難說得很。因爲在我的生命未消滅之前，我對於續學的心是不死的。我原來是主張痛快的生或死的人，可恨這六七年來，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被困於病魔之下，使我既不會痛快的生，又不能痛快的死。唉！怡兄！若是我真的就這樣死於病魔之下，我是不會甘心的！若是今生病魔有離棄我的一日，我決定毅然採取一途痛快地去「生」或「死」！但是啊！怡兄！這大概是一種幻想罷？因爲近日來我隨時受心靈的暗示，我不久就會被那可怕的病魔吞食呢！

前昨兩夜因爲有許多話要說而無寫的能力，以致於不能入睡，今晚勉強提起筆來，想着是可暢談一陣了。然而，那可咀咒的病魔——我現在所養育的——一齊聯合夾攻起來。我被困圍得無絲毫的抵抗力了，只有退避之一法！但是我寫信的決心，牠們是沒有方法消滅的。怡兄，明天我還得設法盡力的寫。

新近照的相片，因為第一次的不能用，又重照一次，所以就誤了時間，本星期六可以取出寄上。近況怎樣？希望你能踐言，常常來信！

現在想到一句話不問你，又會不心安的，你說痛恨我是真的嗎？果然，我只得感謝天地神靈；並希望痛恨的程度與日俱增！

楫弟二十年三月四日夜深時於燭光下

100

楫妹：

五日來遇着兩件事使我精神最感苦痛，所以每日要寫信給你而終於不能執筆。這兩事實實在很簡單：一是前日幼年同學武佛航君（現任中大商學院教務主任）之妻，於三分鐘內因急病而逝，遺下子女四人，我前日去參與喪事，看見他們的情形，引起不可名狀的悲哀，當時哭了，夜裏更哭。一是前日上午某君看我近日行動有異，勸我遇事慎重，有「地位高的人一言一動都不可不審慎」之言，便引起我的反感。我當時說：「什麼是地位？地位與我有什麼關係？與『人』更有什麼關係？」這些在一般人看來，可謂平常又平常的事，然而在我都成爲很重大的問題！

今年來我的心緒可謂紊亂已極，身體也常病。喉痛口破竟成我們的「同病」，自然應當「相憐」，不過你的鼻病果真好（？）我到放心許多。其餘各病，大概是由精神而來的；只要精神有適當的調劑，便會漸漸痊愈的。

未提筆時覺得有無限的話要寫，提起筆來，又好似無話可寫；這正如我們未見面時，感到有無窮的話要說，見到面來，又想不出什麼東西來說一般。你問我有什麼辦法，我也正爲此所苦。我想，於無辦法之中隨時記下我們所想到的零感於筆記本中，等到有寫或說的工夫的時候來寫或說，或者是一個辦法。過大年的一夜你感到空虛而不能自主；我呢？你可以由三月三日的信中看出我那時是一種什麼心情？我近來讀精神分析學者 Wittels 的愛的批評所得啓示不少。我們的命運實操自我們自己，我們精神上的息息相通既如彼，且努力於辦到身體上形影不離罷！

友雲南來考學校甚善。不過中央大學非有高中畢業文憑不能應試，她最相宜的地方第一是杭州，第二是上海。你要續學我極端贊成，但是我不贊成你在任何大學作正式生，因爲各系的正式課程都有些不必學的，作了正式生，什麼都得上課，白費的時間不知多少。我只望你在上海著名的大學中（不必限定一校）選若干你所要學的功課，每週至多上課十次便够，把剩餘的時間去自習。社會科學大概都

是可以自修的，你當注意的是努力於外國語之精修。至於各種書籍根本不成問題，因為我每年所購的書已儘够你用，若利用圖書館的書籍，你無論如何都讀不了。

你問我痛恨是不是真的？若是真的，你將感謝天地神靈！這我想你不必問我，只要把自己的心情想便會知道。親愛的楫，你或者會知道「恨者愛之極度的反映」的話罷！

怡二十年三月十日

101

怡兄：

今天接讀你三月三日的信，是廢歷元宵節寫的，那天夜晚十二時許我也曾寫給你一封信，想早已收到？那時因為精神不濟的原故，還不曾寫到「說不盡」的幾分之幾，本預備次日續寫的，然而一天兩天都過去了！今天為着要寄相片，所以現在才勉強來寫。怡兄，你知道寫信在我是怎樣的不容易呀！

近日來我的身體很好，請釋念！但整天不能作一點有益的事，又不能不使我着急！聽說兩星期後，就要實習了！可是今天醫生還要我去住院，這是我現在的事實所能容許的嗎？一切都只有聽之，聽命運的播弄而已！不過，怡兄，我就這樣就完了嗎？——這是我常常的問話。

昨天收到你的尊照，很好！

我的相片也取回來了，同時照的是兩張，一全身，一半身，半身的那張不甚好，只寄上全身的。

怡兄，我又要說慚愧的話了（實際是如此，並不是我要說）數月以來我都不曾看任何的書，尤其是最近，連課也不會好好地上（每週不過只七小時而已）。然而，也不會安閑過一天，總是整日夜地忙個不清！因為不能住院，倘是我願意的話，還得每天去醫院一次。不過，我恐怕不會這樣作，事實上也不能這樣作。

你今天的來信提及七年前元宵節的往事，我的腦子實在模糊得很，再也回憶不清晰了！只知道有那麼一回事而已！你問的什麼專名詞，叔和說是「火燒龍燈」大概是不錯吧？

楫弟三月七日夜十二時

1011

楫妹：

昨日放假，所以今日纔得你七日的信和照片。

你這兩次近照，何以清瘦到這樣和去年的相比，真判若兩人，我不時拿着這幾張照片互相對比，好像去年上年與下年竟在你的生命中畫着一道界綫一般；上年儼然是個未經世故的窈窕的少女，下年則成爲飽嘗炎涼滋味的苦人。憂能傷人，你應當爲社會、爲朋友愛惜自己！

你的身體真很好，那是我之所期望的。可是事實告訴我：你相貌既如斯之清瘦，而醫生又要你去住院；你所謂好，不過是安慰我的一句話罷了！（昨夜寫至此即因來客而止。）

學校實習自然是例行故事，不過你是曾經教過書的，當過訓育主任的，自無何種困難。課少上，書少讀都無問題，最要緊的是你的身體，你得特別留意。

你平日最忙的當然是病，可是其餘不相干的事也宜儘量減去，現在的社會，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倘若你自己奮不顧身地爲他人作嫁，結果除去不得人之諒解而外，反而博得一個罪名，亦未可知。一切都望你以「我」爲主。

幾日來，我精神所感的苦痛，無以復加這幾日苦悶並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而是我對於人生的根本懷疑。因爲前月，上海文藝界因政治上的問題，發生一個很大的變故，同時被捕者四十餘人，據聞均已逝世。其中有幾個相識的，其未亡人之苦痛比死還難受；而無情的人們，不特不於此時予以同情，且欲乘

其苦而奪其心。前兩星期上海新書店被封達十餘家，於是影響及於一切，什麼稿件都成問題。我們這幾日都在問題的對付中。我們以歷史與「地位」的關係，當然無何種大的難關，然而我則感着極端的無聊。我不知道「人」究竟要怎樣做，更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作這些事。我這幾日來無時不想失蹤，更無時不想你（我越苦悶越想念你）然而你因遠在天涯，而各方面的事實更不許我失蹤，還得要戴着假面具去對付人。不過我常想：自去年到上海而後，因為所謂「地位」關係，見過的人多，經過的事多，受過的苦也多。精神上幾於無時不在壓迫不堪的苦痛中掙扎，而又無法傾訴。失蹤之念，也常常在我腦中盤旋，再如此下去，我的心不勝壓迫的時候，也就是實行失蹤的日子（我不想自殺，因為我要留着我的軀壳看這無聊的世界，到底變些什麼花樣。）這樣灰色的人生滋味，你現在還不會嘗過。將來你踏入實際的社會，你的精神還要苦悶！我願你永久過學生生活，不要到社會上嘗這種無聊的苦味。話真寫不盡，我真恨你為什麼不在我的面前聽我詳細告訴我這幾日來的苦痛，而給我以同情之淚。

怡兄二十年三月十四日

昨日寄你的信，想已收到，昨夜我曾被迫看了我們出版的新文藝叢書三部，一爲茅以思的春之罪，一爲胡也頻的一幕悲劇的寫實，一爲丁玲的一個女人。第一本較幼稚，第二本文章成熟而結構不好，第三本的描寫細膩，出我意料之外，特寄你一本，你可看看。胡丁爲夫婦，我久知其名，但從未讀其作品。現在胡已被難，傳聞他們的作品也都有問題，所以調來看看。在技術上我自然贊成丁，但其處境之苦，竟出常情之外。我從未見其人，惟屢從大杰處聞其痛苦。昨夜讀後，更引起我無限的同情。我不知人間何以如此的殘酷！你若知道其詳細情形，恐非墮淚不可。然而這墮淚的事，我現在還不能告你！

今日又如演劇般的過去了！我會了客，赴了宴，談了話，演了說，且作了種種人間世應該作的事情。但是我精神的不安，靈魂的創傷，也隨語言動作而俱增。經過昨夜的不眠，今日的疲憊，在理應當安睡了，但是種種的思潮都蜂湧而來，千頭萬緒，弄得我無法對付。我心頭感着極大的壓迫，恨不得將所有的感想一一告訴你。然而你遠在天涯，人們既不會爲我們設備着照州的電話，要利用文字達意，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困難，而我現在一時能寫出的萬一的萬一，又還要等四五日才能使你看見。你想這是多麼苦惱的事情。

近來我自己也非常奇怪，不知什麼原故，社會上的種種現象以及報載上的種種記載，映入我的腦中，都成了重大的問題，而且最容易聯想到我們的一切。譬如你的照片現着病容，無論什麼人講到病，我就在心眼中立刻看見你的病苦；甚至別人說到死，我便想到你的死，以及死後的一切（十日信中使我因武夫人之死而感無限苦悶的也就是爲此）。這種神經過敏的變態心理，雖然可由精神解析加以分析，但我現在無此閑情。

前幾星期我以烟酒賭博讀書作文爲慢性自殺的手段，近幾日則除偶然讀書外，其餘都不來了。有了功夫便靜坐着幻想。然而越想越苦悶，越苦悶又越要想。如此循環下去，我想會成爲病狂的！果真病狂了，社會上的種種都不能侵及我，我可以安然在我自己的天地中過日子，那到是一件很快活的事。

我幻想得最利害的是失蹤。我想，再過一些時間，讓我把家庭和小孩們物質問題都解決（我是人道主義者對於家庭我應當負責任，以了却我對社會的債；因而對於孩子們的物質生活固然不願意使他們太困苦，在精神上也不願他們作絕望的孩兒，只留着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希望，讓他們自己騙自己），便飄然而去。

怡兄：

前月十一日的刺激，本來不算一會什麼事，反正是我這幾年來受慣的！因為問題的本身與你有關，所以那時好像非向你說，使你知道不能減輕我內心的苦悶。然而，事過境遷，現在你要我說，反爾說不出來了。事情很平常就是一般人對你我的揣測，因而造出一種謠言來。關心我的人自然要來問我和你究竟是什麼關係，我當即很坦白地，據實地把我們的「愛誼」向他們宣布了！並大大地發表我個人對於男女關係的見解，說明一般人將戀愛和婚姻混為一談的錯誤……他（我的表叔）也很贊成我這種見解。

你說我每次給你的信都是些所答非所問，我不知道你所指的是什麼「答」「問」。我確信只要是我能說的話，都盡量地向你說過了，你知道一個人有他的難言的苦衷嗎？我若是能够說我所要說的話而又不引起無謂的誤會時（因為文字不能表達的關係），那到是最幸福不過的了，然而事實怎樣？！我已經是這樣無話不說的了，你還要說是「所答非所問」，因此痛恨我。你又不知道你所問的都不是我所要答的嗎，我又該不該恨你呢？實在的，怡兄，我只能說我能說的話，你若要因此而恨我，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我曾經向你說我是「難說」的人，我還有什麼告訴你的，若是能夠說，那又不是「難說」的了！我因疏懶的原故，平時縱有什麼感想，也很少把牠寫下來，大概都是因為怕辭不達意，引起不相干的誤會，才把牠寫作雜感而不寄。我想，將來你總有機會見着的。

我的鼻病總是這樣，無所謂好不好，近日來血流得很利害，上藍色的藥非常的麻煩，差不多整天都在爲牠忙，可是仍不見效。恐怕不免又要作一次試驗品呢！

我本來不是一個自暴自棄的人：所以我不自找絕路去走——雖然我也是樂觀派，只是近年以來，病魔時時來纏繞我，一切吃人的刺激來傷害我，以致於弄成我現在這個衰弱的身心，因此才對一切都意冷心灰！唉！怡兄，你想要一個心身衰弱的人不墮入頹喪、苦悶的深淵是可能的嗎？

所以我現在的身心簡直沒有方法使牠振作起來，對於我的前途更沒有什麼希望和計劃。畢業後的行蹤，我始終是不敢說，那時還有沒有我的存在還是問題。「南下」二字，請你不要再提及了罷！到那時再說那時的話好了，現在提起來，徒增無謂的苦惱！怡兄，你非我，你不在我這個環境裏，你當然不知道我的苦楚的！

希望你常常來信！多多益善！

楫弟二十年三月十日午後三時

楫君：

今日得你十日的信，敬悉一切。你盼我常常寫信，多多益善。是的，我現在爲減輕我的內心的壓迫，也非得時時寫信給你不可。就是你不要我寫，我還是要寫。我近來感到人間世太殘忍了，我有苦無處訴，只有向你說。我近日所遇種種使我苦悶的刺激太多，我的精神很有不勝壓迫日就萎頓之象。但是昨夜從睡眠中忽得一個很大的應示：我對於社會的一切，都當本我的素志與之作戰，絕不自餒。今日得你的信，我更勇氣陡增。立志從現在起努力於學業，努力於作真實的人；我絕不消極，更不自殺。要死也要死得正大光明，情願爲戰士而死，不願作隱士而死。所謂社會是最盲目的，最勢利的，所謂超人，所謂英雄，就在能不滿足現社會而與之奮鬥。你是學歷史的，遍查歷史之偉大人物有幾個不爲當時的人們所唾罵，所殘害。你我受社會上的一點波折又算什麼。

你底苦處我能知道，我的苦處你也可想到。你的苦在於是「女子」，我的苦在於有「地位」。這都可以說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之不幸。倘若生在西洋或日本，女子固然無問題，地位也無問題。最近報載意

大利老詩人（年六十七）鄧南遮戀一英國少年伶女而將死，去年日本文學家谷崎與其友人佐藤及谷妻千代子三人具名，聲明谷千解除夫妻關係，千佐從新成爲夫婦的事情，大家不過視爲一種尋常新聞資料而已，並無什麼大驚小怪，當事者更不曾受法律以外的壓迫。絕不至如我國男女之不能自由愛人（北平新晨報本月十二日記載唐白自殺之事，早在上海載過，我很爲不平）。然而這種無謂的壓迫，自然會隨時代而消滅。只要我們耐心等着，不久的將來，便會看得見。（若果我們將近三十年的中國婦女進化史一看，便會知道這不是幻想！）

「南下」的話，雖然是現在你聽得要增加煩惱的，然而爲你的病、爲你的精神，你都應該有毅然決然的準備。

我望你也「常常有來信，多多益善。」

怡二十年三月十六日

一〇六

楫弟：

三日來，每天都寫一信給你，但是要說的話還說不到萬一。

三日前，我的思想很有點向消極方面走，昨日則完全變換方向，以後大概不至於再走回頭路了。

我以為社會上的一切都是爲「我」而存在，我應當作社會的主人，應當征服社會；同時我以為社會是最無情、最不負責任的，倘若我們自己不拿戰士的精神和勇氣去克服牠，活着的苦痛，固然是白受，死後的批評，更加是無聊——也許在某一個時期可以造成別人茶餘酒後的資料，時間稍久一點，所有最鬧得起勁的人們也漸漸地忘了。我們爲什麼不看重自己，而要受他人的壓迫，以他人的是非爲是非。所以前幾日，我常常幻想失蹤，現在我不獨不作此想，而且要毅然決然地積極活着。

我近來回憶到許多先知先覺者的往事，可以說，一切先時代的人，在他的生前，未有不受人摧殘的思想愈高的、愈不爲當時的人所了解，而受害亦最烈。耶穌的十字架、伽利略(Galileo)的被審判且不說，卽如就我個人講，民國十一年在吳淞中國公學以倡道爾頓制而去職，乃不一年而道爾頓制風行全國，十年主張中學男女同學被人反駁痛罵得不堪，現在又怎樣。我在近代中國教育上曾作過一次叛徒，在戀愛上爲什麼不可再作彗星爲什麼要自餒！

我現在有許多苦悶是所謂「地位」給我的，而這「地位」復直接給你許多苦悶。倘若我是一個不相干的人，無論我有些什麼戀愛史，一般人絕無如許閑工夫注意我，更無如許閑工夫注意你——把

不滿意於你的人們的心理分析起來，大概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所謂真心爲你的人，受了封建思想的支配，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愛；第二類是所謂一般朋友，受了下意識的妬嫉（男的要佔你不得而妬，女的以爲你全佔有我自愧不如你而妬嫉。這種種精神解析說得很明白）的支配，更根本不會夢到什麼是愛。我爲「地位」所苦悶，固然無聊，你爲他們所苦，也是無意義。因爲「地位」是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我的衣食住行以及一切物質上的生活與平民有什麼不同？我需要些什麼身外之物？我無「地位」難道就不能生活嗎？希臘王子可以因其戀人而棄王位，難道我的「地位」比王子還值錢嗎？在人道上我自然要負扶養家庭、教育子女之責；我不幸而死，難道他們便不生存嗎？而且事實和精神解析告訴我：太圓滿的家庭和成功者之子女，大半是不成器的。因爲生活太舒服，每每養成依賴性而不肯向社會奮鬥。卽以我個人言，先天的社會性規定我作鄉紳，而以我母親性情執拗之故，於我二十歲時將我趕出（詳我和教育）使我有今日。則我們相愛反於我的子女前途有益，亦未可知。所以我對於所謂「地位」絕無所依戀。我近來的生活程度已減低甚多，衣食尤其儉約。我要爲滿足我精神生活而生存，我想物質上絕不會不讓我生存。至於苦悶你的「他們」更根本是無關得失的。說你好有什麼榮，說你不好又有什麼辱。所以我以爲你「到那時我還存在嗎」的話，不獨不要說，而且不要想。我們應當攜手

向我們的世界腳踏實地地走去，萬不可自餒，我前函所謂答非所問的話只是問你的心情你不詳說遂因關心過度而生恨，其實是愛之極度的反映，你一定能夠諒我的。

我很相信文藝之有益於人生，希望你常常以音樂與文學消遣；更希望閱讀世界名著，並練習寫作，你能將你的醫院經驗寫出，便是一本好書。

怡二十年三月十七日夜十一時

昨晚寫畢上信，仍不能安睡，又想到我們苦悶的原因，除所謂「地位」和「女子」以外，還有兩個問題。

我們的相愛是我們不否認的事實。依理，男女之間，既然彼此相愛，便直截了當地愛好了，爲什麼理智與感情衝突、徘徊踟躕呢？我詳加分析，是有一件時代造成的事實與戀愛論的社會意識在作怪。

所謂時代造成的事實是我們早生了若干年：在現在，我不僅有家，而且是五個孩子的父親；在你，雖早成年，仍未成家。若果今日的中國仍是閉關時代，則不獨我們不能相見，就是相見，也將彼此安於社會習尚而不敢「壞禮教之大防。」同時我在思想上也不會感覺戀愛的需要，在事業上也不會感覺到同志的需要。你也不會感覺異性同志之必要，而更不敢與有婦之夫交往。倘若我們遲生若干年，完全生活於個人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則一切以個人利益爲重，愛不愛，結婚或離婚都無所謂。再若我們出生的時

期不早也不遲，只要完全生活在鄉村或都市而不受封建社會與個人主義兩概文化的影響，我們的心意不爲此兩概思想所雜揉，則我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可依據社會風習或現行法律以決定我們的愛或不愛。無論社會對於我們有何種反應，我們的內心總有一個自主。不幸我們生此過渡時代，而又是生於鄉村，長於都市。封建意識，既在我們幼時注入血管，而「個人自由」的要求又從學校教育、社會環境灌輸到我們的腦筋。習尚與法律都不能完全支配我們，而又不能完全不受其支配。於是我們內心之中發生種種矛盾：例如明知結婚離婚是法律所許可的，是「人權」的本分，然而爲着「維護弱者」之一念，你不願而我不忍離婚。但「不願」「不忍」而能安心於不相愛，或相愛而能安心也就罷了。可是在又一方面，我們又知道一些戀愛理論，更爲現在所謂戀愛理論家之戀愛律所影響，而以爲如此相愛，社會上或對我們不諒而有所歉然（關於離婚結婚問題，去年在杭在滬曾談過多次，當時你以「女子」立場，情願犧牲自己維護弱者，不願我離婚；我以「人道」立場不忍離婚，但却不曾分析及此。）照我們經過的情形看來，我們既不能新，又不能舊，而又不能不相愛，恐怕除去不顧社會一切並切實克復內心的矛盾而外是沒有辦法的。望你細想想。

怡又及三月十八日晨

楫弟

又四日未得來信，念甚。近來都每日寄你一信，想一一收到！

昨日去江灣，在春光明媚之中，更感觸萬端。現在雖是仲春，然而一切草木都還正在茹芽，好似孟春時候。不過無事的遊人成羣結隊，很能表示這是人們最當發揚的季節。

踏青本是樂事，在上海除了公園而外，所能真正表示春的地方很少。然而上海的公園我怕去得，我怕進那些傷感之門，我怕看那些快樂的人！

快樂和幸福自然是人們所追求的，也是我所不躲避的。但是，在現在，我無意於此，而且怕見人有此。楫！這中因緣，你當能知道罷！

在現在，我常吟着：「東風不爲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的詩句。在理，我常無所謂愁與恨，然而我心頭所感得的沉重的壓迫，好似有千鈞之重，逼得我無法支撐。這些自然是我們已往的經驗和現在的處境，因季節變動而生的。新都舊夢，又一幕一幕如電影般地在腦中複演：那途中的笑語，中和場的午餐，寶光寺的夜宴，都如昨日的事；而桂湖暢談中你的沉默，烏鴉歸巢時你的憂思，則更成了眼前的事。這些都是七年前的往事，牠們的痕蹟應當隨時間而消逝，但不知何以都變成最新鮮的印象，一件一件地從

心坎深處浮起來！楫多愁善感竟成了我們的通病了，爲之奈何！

近幾日來精神很好，每日都能讀些書，但還不想寫文章。我從今而後，無論如何，都要積極的作真實的人，切實與社會作戰。望你也提起精神衝破一切罷！

時局若無變化，五月我定去平一遊，望你常有信來

怡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一〇八

怡兄：

前天接你十日的信後，本擬即覆，因理智戰勝的結果，決定暫緩。但這種不自然的忍耐只有更苦痛的，甚至於在夢中也在給你寫信。昨晚午夜醒來，即被煩亂的思潮所圍困而無法掙扎，直到天明起床時，我已經成爲感情之俘虜，身心都不能振作了！怡兄，你昨夜（十六日）有什麼感覺沒有？

來信口的「鼻病果真好？」有個問話符號，這種暗示，真給我不少的淒苦！怡兄，你這樣地不相信就好像我的鼻病永遠沒有好的一天呢！我未必還欺騙你了嗎！你要我怎樣的說才好？怡兄！

寄來廬隱的兩本著作早已收到，並已讀過，我以爲這書結果太圓滿，頗有損藝術上之價值。但事實

如此，亦無辦法。歸雁當然好得多，裏面的敘述頗似一個人的往事，改天見面時再告訴你這個人是誰。怡兄，你知道我對於文藝是完全沒有修養，當然說不上批評，這不過是我讀後的一點粗淺的感想而已。

不錯，我是教過書而且當過訓育主任的，可是自己的程度怎樣，還只有自己才能切實明白，他人是絕對夢想不到的！不過，試不試教，舉不畢業，又有什麼關係呢。人生根本就是這樣的渺小，已經是不足輕重，可有可無的，這些小事情還值得一顧嗎？哦！怡兄，我並不是自甘暴棄，是因為我把人生、把世界都看得太透明了！一眼看穿過去，渺渺茫茫的宇宙都是「空虛」的！我們偏要在偌大的「空虛」中去捉摸一點實在的東西，不是太愚笨，太可恥笑了嗎？

你幾日來所感苦痛的問題，我從報紙上知道一點，也曾一時為之感嘆，不過是極暫時的，並不會引起我的煩惱。因為，怡兄，我的神經早已經麻木了！本來這些事在近年就不算什麼希奇，你既知道社會就是那麼一回事，並且你對人生根本懷疑了，那還有什麼值得苦悶的呢。唉！怡兄！希望你還要再切實地認清楚一點。你說你要留着你的身體看這無聊的世界，很好，這樣的遊戲人生也的確是求解脫之一種良方。我雖入世未深，然而也不是從極好的環境中薰陶出來的，並就已往及現在所遇的挫折，恐為幸運的人們終生不會有而且不會夢想得到的。

我近來的確很好，只是頭痛和喉痛不時來臨耳！請釋念！希望你每天能有一信給我！

楫弟 三月十七日夜

一〇九

楫弟：

三日未寫信給你，好似有三年之感，在此三日中，實無時不想寫，無時不要寫，然而終於爲無聊的事情所阻止。

你十七日所寄的信，今日下午方收到，不知路上何以耽擱六日之久，這六日中無時不因我的希望落空而苦悶。你希望我每日有一信給你，我自己則希望更能有再多的。然而事實上竟間斷了三日，從前有時爲所謂理智戰勝而不寫，但結果其苦更甚，要寫的也更多，所以從前星期起即決定安心受感情的指揮，切實作牠的順民；只要事實許我，絕不擱筆。我希望你也來作我的同調罷！

我很覺得世界最可貴是內心的自由，什麼輿論，什麼批評，都是不負責任的闢言，根本與「我」無關。近來因爲外界的壓迫，引起我的反抗，對於什麼都不顧忌，一切從心所欲，精神上反而安舒。而且絕對

不走消極的路了；無論遇着什麼難關我要挺身一試，因為在我看來有生之日即待死之時，誰也逃不出這自然的定律。人生最大不了的問題，不過一死而已。與其苟安而死，消極而死，何不痛痛快快作幾件我所要作的事情。你以為人生一切都是空虛，在這空虛之中去求實在，未免太愚笨而太可恥笑。我則以為空虛是外表的，實在是內心的，只要我們內心的重點有着落，就可以把握着一個真實的實在。這個實在，我以為可於愛的天地中去追求。在我們內心，似乎不當說沒有這個實在，更不能說我們不能追求這個實在。

我近來心情忽感平靜，就我自己體驗所及，有一個極大的原因，就是我對於你的感情逐漸「神化」。對於你的信賴，已達最高點（心理學中之所謂 Plateau）。去年初見時，我把你看作「女子」，後來漸漸地進而看作「人」，看作「超人」——此為伯鴻之語——近來則更進而看作與神極近的神人。從前行人說及你的種種，我當加考慮，後來則漸漸地置之不問，近則無論什麼惡意的毀謗，善意的讚美，都不能動我對於你內心的理解。我現在可以說：無論你將來怎樣——甚至於你立即不愛我而與別人結婚，你在我的內心的地位是永久而真實的，絕不會變動，更不會消滅。這就是一種實在，是我從極度而長期的苦悶中所體驗得來。這種境界真有入聖超凡的妙用。恐怕在最近的期間你就會可以感到的。

前日來我並想到：我們的相愛，似乎是很有礙於你的幸福。你的黃金時代，在我們苦悶的掙扎中已消去了不少。爲你前途的光明計，我可以犧牲一切，乃至於犧牲我的愛你（這比什麼都難。）這就是說：倘若你覺得我愛你使你太苦，而要不愛你，我也可以如命。這句話最容易引起誤會，在從前我不敢說，而且也還真實的體驗不及此。近來因爲外部壓迫，與對於你感情的「神化」，致青年書中所謂愛的無抵抗主義的根本思想更引起我對於具體事實的追求：我以爲世界上最高貴，內心最真實的事情，無過於使愛人的意志自由實現。所以我設想及此，精神上反感愉快。這實是一種最純潔的思想。——我們會說戀愛是不能佔有的，這句話若對一般人說，恐非大加解釋不可：因爲戀愛的結果，事實上雙方都要互相佔有，但所謂佔有是由「愛誼」的支配而願意且不能不使對方佔有，至籍外力（如法律權力等等）佔有，則縱能佔其肉體不能佔其精神，故曰不能佔有。——絕不是現在佔有慾的戀愛論者所謂佔有。親愛的楫君！你一定不至於發生誤會的！

你的話我並非不信，你的鼻病我更望其速愈。不過這病是有地方性，在我的想像中，你在北平，此病絕不能好，所以我每次都想到你說病好是爲安慰我而然。

蘆隱的描寫重外部事實，與丁玲之重內心變化者風格完全兩樣；但在現在的中國，都可以算有希

望的作家，歸雁之女主人即作者自己，男主人確另有人，你所謂與一人的往事相似，當係指男主人而言，或者就是某君罷！

怡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夜十一時三十三分

110

楫弟：

昨夜將信寫畢，心靈清徹異常，雖然到十二時纔睡，但睡得很好。所謂實在，我昨夜可算第一次捉住了。

昨夜在夢中得着一個很好的書目就是不愛的愛。這不字很有道理，牠是一個「禁令詞」，是有了真正的愛而不向對方為盡情的表示，牠的價值與力量遠在一般所謂戀愛之上。這就是說：一個人對於所愛者愛敬達於極點，人間的一切工具，都不能表示他的真誠，於是只好以不表示為表示：這是第一義。又如對於所愛者感着他的施愛與其前途的幸福有妨礙，情願為所愛者犧牲一切，而將他自己的情感抑制着不直接向所愛者表示，而願從其他的各方面去愛護他，同時不讓他知道：這是第二義。這樣的情形在元曲中常有描寫，可稱為東方的愛的特質，不是西洋人所常有，更不是現在的中國「戀愛家」所

能想到這裏所謂「不愛」實是愛的最高形式，也就是我所謂愛的無抵抗主義的注解。我以為愛人的心情，必定要有這樣的潔白，然後才是真愛。若果愛人的雙方都能達到這個境界，其精神定會永久不滅，而且也會不「不愛」，歸雁也無從發生。此義在中國不獨無人倡，恐怕也會少人能了解。中國從前亦有所謂殉情者與守節者，然而都是為禮教與習尚所造成，當事者之本身並無何種顯明的愛的意識，更無何種自由的決擇。世界的戀愛論者，就我所知，亦未見有人如此說法。今日一日來都想着這個問題，好像是一種人生的重要發明。我想，世界的人們，若能真明此義，則社會上的一切結婚離婚的形式與法律均可一筆勾消，而人生的苦悶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解脫。蔡子民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恐怕我這愛的宗教（我在人生哲學中亦曾說及，但無如此之精深，因為那時經驗不夠也。）或許可與美育並列。這一點簡單的思想，我想可以得你的瞭解與同情。

日來事情很少，每日都能讀點書。我決定五月初起行北上，六月半返滬。

怡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今日連得三函。在這幾封信中間，那汹涌莫測的狂波似的急轉直變，自然使我的心潮隨之起着劇烈的澎湃。怡兄！在兩日中的來信，竟有此相反的變動——一變異常消極的思想而為異常積極的。這自然很好，而且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我那能不高興，我實感着一種不可言喻的喜悅！不過，以思想早經成熟而且多經世故的你，竟於一二日間（不過二三十小時）有如此奇突的變化，在情理上也是不能不使我驚異！

我不幸又臥病了！因為吃苦藥湯湯的原故，醫生囑咐要「忌風」，所以我今日整天不出房門，但是我受病魔的支配就躺在牀上裝死嗎？不能，絕對不能！我要寫信，雖然我的頭如刀割般疼痛，心裏悶得難過，而且四肢無力……但勉強支持的力量很有限，午前把表叔的一封信寫就後，剛給你寫上幾行而且不成章句，實在支持不住了，於是躺在牀上。很久之後，朦朧地入睡，夢見你寄來一信和你的近稿，信看完之後，還不曾看清楚稿件是什麼題目就忽然醒了，正在那裏悵然若失地幻想着，一個不滿五歲的送信的小孩果然帶着你的信來了！這樣我再也不能躺着了。就勉力起來寫這封雜亂無章的信。

可是寫到這裏，精神又不能支持了，怎麼辦呢？唉！等我病好後再慢慢地寫罷！我現在只祈求我的心

情的允許！我想你是不成問題的？

楫三月二十一日午後六時

一一二

怡兄：

前函我不是說過病好後再寫信嗎？但是，那裏辦得到呵！唉！現在我痛恨我自己的心情太不中用了！我要向你說的和要答覆你的都太多，此刻真沒有法子詳細寫，只有擇重要的來簡單地答覆幾句：你問我對你如何？我覺得這簡直是不必有的問題，我們有這多年的交情更加多次的深談，未必你還不明白我對你究竟怎樣嗎？況且我們的「愛誼」完全建築在互相的了解上面，你想還有什麼比這還純潔的？！現在爲避免文字的誤會，不必詳細的說，僅作一比喻的問題請你答覆：

譬如有一個風景最好的名勝地方，就說公園吧！你是願意把所有的地方都遊過才離開，還是願意留一個地方來不遊就離去呢？

我的病（感冒）現在好些了，只是精神還不大好，也還在吃藥，請勿念！

我們規定四月十三日開始實習參觀共四星期。參觀實習畢即舉行畢業考試，大概五月底可以完

全結束。

你十七日的信提到「男子佔有，女子嫉妬」一類的話，我實在聽得有點厭倦：因為這些事我早就看得很清楚的了！說句不客氣的話，恐怕比你還看得深刻一點吧。你十八日晨的「又及」對於我們的思想環境分析得很清楚。我們的前途，頗有人爲我擔憂。不過我這個人有點傲性，只要看清楚了一件事而願意去作，我是有勇氣去實行的。任何勢力和條件都不足以左右我或改變我的理想目標！

你屢次來信說到你的家庭問題，我以爲你的家庭和子女是你對社會所負的債務，你應當負責任。對於子女尤當負責：因為他們不獨是你的子女，同時是將來社會上的「人」。你是教育家，你應該負責教養他們成「人」。

楫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午時

一一三

楫弟：

前日得你二十一日信，立刻就要作復，不料去復旦教課回來，陳達夫從廣東來了，在我家晚餐，一直談到深夜始去。（你的兩顆圖章是他刻的，已經帶來，我想你現在不一定要用，等我去北平時帶上。）

昨夜本要寫信給你，但爲着伯鴻替我的中國教育建設方針，寫了一篇六千餘字的長序，逼得我非立即寫一篇一個說明去付印不可（此書早應出版，因他要攬着作序，所以擱到如今；廣告發出，絕不能再擱，所以非速寫不可）昨夜竟從五時起一直寫到十一時，共寫了六千餘字，總算將債務了清。可是精疲力竭，手也痛了。對於你的信，又只好擱起。

今日上午又得你二十四日的信。你的一個譬喻，引起我無限的喜悅之感，你要我回答，只因我的意見太多，無時間去寫，留待將來面談罷！可是使我最感動的是你要我把孩子們不獨看作自己的子女，且要看作將來的「人」而特別盡責的幾句話。我決切實遵辦。

我前函問你對我又怎樣，並不是不信賴你，更不是不知道我們的「愛誼」的純潔，只因我述我對你心情的進化，而聯想到你對於我進化的情形。我望你不要以此爲多事而不安。

你二十一日信謂我於二三十小時內，心情有如斯急劇的變化而有所驚異，但在我自己分析起來，實在是平常。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理智與感情俱烈，無論遇着什麼事，初期都很持重，但結果總是感情勝。因而我的反抗力也以外壓力愈強而愈大。我在長沙與吳淞的兩次風潮都是如此。我本不是消極的人，對於社會也素持反抗的態度（這從我歷年來的著作中可以看見）前月之暫時的消極，係理智在

那裏作怪。後來連碰着 (1) 文藝界厄運中某君之慘劇 (2) 所謂我的地位 (這些都待會面時詳說) (3) 讀世界文學名著懺悔錄及少年哥德等書。同時對於你的感情又漸漸神化。遂致久壓在下意識中的勇氣忽然抬起頭來而一往無前。這短期的消極，可說是一種反動，從精神解析學者看來，是達最高度的必然過程。經過此次以後，將來不會再回頭的。你以為我思想成熟，飽經世故而有如此的劇變為可異；實在這種變化，不獨可從我已往的思想上尋出根據，而且可從已往的著作中求得證明 (人生哲學及致青年書中就有多例) 並不足驚。而且所謂思想成熟是根本的見解不容易因外部的逼迫而變化，並不是內心無進步。而且內心的進步，其力量與永久性都遠在平常人之上。至於飽經世故可生出兩種相反的結果：一是與世浮沉，日趨虛偽；一是頑強到底，更為清澈。這都是些偶然的感想，並不是向你解釋——因為我以為關於我的一切，你或者還比我自己清楚，無待我解釋。

你又患感冒真是不幸。春天人體的皮膚較鬆，最易受寒，望你多穿衣服，春天的溫度與冬天的同樣高，但若只穿冬天那多衣服，一定會受風。這是最近醫生告我的。

所謂男子佔有女子姊妹的話，我知道你看得清，而且你的勇氣我也知道。那裏不過是說我的感想而已！

你要五月了結我或者遲去一點，免妨害你的畢業。

怡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一四

怡兄：

你三天不給我寫信，實際上我是四天不得你的信了！今天忽然連接你兩封信（差不多是同時到）——這難得的最感動人的信：怡兄，你猜我怎樣？我興奮到了極點以致於流淚了！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像你這樣瞭解我的人，雖然你是未免瞭解得遲一點，總算是瞭解了！所以你所謂的一點簡單思想，與其說是可以得我的瞭解與同情，無寧說是已經得到你的瞭解與同情呢。呵！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現在讓我叫你一聲：我最敬愛的怡兄！

今天得你信之前，我剛把致青年書看完，我覺得你那篇愛的無抵抗主義，好像是我自己寫的，（你不以為太冒昧吧？）我看後感到痛快極了！你怎麼會將我所要說的話都全說了！是的，怡兄，所謂「愛的無抵抗」你現在是體驗到了！中山先生所謂的「知難行易」真不錯，五年前你作的東西，直到現在才懂得，你能够有這種現象，不但是你作到「知行合一」的地步，同時還證明了「知難行易」的學說。

我因爲自己的文筆太差，每每辭不達意，並避免因文字而起的無謂的誤會，計自從前直到現在，都不會把我的思想盡量地向你發表過，真是苦悶極了！我二十四日信中的一個比喻的問題，你若是不能理解的話，得見面時，我告訴你就明白了。至於把孩子們想作未來的「人」看待，而要你特別盡責，那是太平常的事，不必再提了。

你我對於戀愛的根本思想是相同的——即原則不相違背，而解釋則適得其反：你說真正的愛是可以犧牲一切，以及什麼哲學思想等等，未免說得大玄虛，這與基督徒之視上帝爲神聖，誓爲上帝犧牲一切的宗教思想有何不同？還不是「戀愛神聖觀」的說法嗎？我覺得「愛」乃是人與人間真情的流露，並不是神聖的東西，「愛人」終久是「人」，絕不會變成「神人」的！所謂真愛，所謂愛的無抵抗，理由很簡單，就是說：我要永遠愛我的愛人，同時也希望愛人永久愛我，那嗎，要一種什麼方式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換句話說：究竟要怎樣才能夠保存相互的愛到永遠？我以爲永久保存真愛的方法，就是時時改進自己的一切以影響所愛的人，而使他同時進步，永爲同志！你想，我們若是有一件愛好的東西，也得設法去永久保存牠，何況是有靈感的人！

我的感冒現在還不會全好，還在吃那苦藥湯湯（中藥）喲！不過，這是不甚緊要的小病，請釋念！

我的鼻病據醫生說是有地方性，我決定於暑假期中南下。不過，爲我自己的心安起見，我還是願意自食其力，請你便中替我留意工作罷！最好是能在杭州，便於照料妹妹？

今天我跑了整天的醫院，弄得精疲力倦。本來沒有精神作什麼事，不過回來之後，連得你兩函，使我不能不勉力寫這封信，恕我不能多寫了！

楫弟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夜

一一五

楫弟：

五日未寫信給你，可算我心情改變後的第一次不給你信的長時間。這只是一個最簡單的原因——病。

我前星期五給你信後即病。星期六即發熱喉痛，至不能辦事，星期日、星期一竟熱至四十度，連床都不能起。昨日好一點，今日熱已全退，照常作事，不過精神疲憊耳。可是晚上還得出去應酬，這味兒也就够受了。

我這次病本不算什麼，只是一種流行感冒，但因熱度過高，神經昏亂異常，病中的幻想甚多，而且寫

好了遺囑自覺也好笑，今日得你二十七日的信，更引起我不少的感想，可是絕不能盡情地寫，只簡單略述我的意思。

我對於戀愛的根本思想，在著人生哲學時即已定了，不過經驗不足以副之。十三年與你見面後，經驗日有進步，但對於你還不能有深切瞭解，是受了環境的影響。老實說：愛的無抵抗主義，實是爲你而作（初發表於一般雜誌，筆名天怡，不知你從前曾看見否）希望你看到而予以同情（那時正是某君從成都初到我家，關於你的傳說很多）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我都以爲我這根本思想在現社會中不易得人瞭解，雖然與你往來，但不想你的根本思想亦如此。自經西湖、黃浦及浦東幾次長談而後，對於你的觀念漸漸改變，經多次通信而更瞭解。這種瞭解的情形，雖然嫌慢一點，然而於情操之構成却有最大的益處。我們更當特別珍重我們的「愛誼」，而設法培育發揚之。

你以爲我們的根本思想的原則不肯，解釋相反，絕對不然。你的解釋是積極的，我的解釋是消極的，實是一事的兩面。在積極方面，無你的解釋，不足以言無抵抗，在消極方面無我的解釋，亦不足以言無抵抗。你只要把我二十三日函中的話過細玩味，便會知道我這消極解釋的結論，仍與你的結果一樣。至於我所謂「神人」，不過是精神超過物慾，絕不是只有精神。果只有精神便直成爲神不能算人。我不主張

戀愛神聖觀，而以靈肉一致為歸宿，不獨在從前的著作中可以看見——致青年書中就說及——即以我們從杭返滬車中所談的話也可知道。要永久互愛，自然是我們的目的，其方法你已說及，即本自強不息的精神，時時改進自己的一切以影響於所愛的人，使其同時進步，永為同志。

你願南下甚好，杭州當可有辦法。你要自食其力，我更望你自食其力——因為自食其力是人生的目標之一。不過你的生活之道雖多，但在這種畸形社會之下，說不定會無業可就。果有此日，我當為社會為友誼而助你，你也不至於心不安的。

怡二十年四月一日

一一六

楫弟：

昨日寫信時，不知有多少說不盡的話要說，為着人事的酬酢，終於不能多說。昨夜為着出外作客，在家陪客，竟至一時方睡，但睡後，內心很感壓迫而不安，所以今晨六時不到又起來寫此信。

你謂我何以能將你所要說的話都會說了。這是精神相通，思想相似的人所常有的事。五年間我們雖然採無抵抗的方法不會通信，然而你的精神固無時不在支配我，偶然說了你所要說的幾句話，並不

算什麼稀奇你不常發表，若果在這幾年中也如我這樣地好寫，恐怕你的寫作中也有不少的話是我所要說的——在你的日記與雜感中恐怕已有許多在那裏。

致青年書印就之後，並不會登報發售，只贈了朋友十數部，但似乎已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大杰於接得之後，一氣讀完，跑到我家向我說，他讀愛的無抵抗主義，很受感動，立刻交給他十六歲的內姪女去讀。其實，在那裏，我還不過略述我對戀愛的根本思想的簡單原則，要待補充和說明的還很多。幾年來，忙於他事，遂致擱筆，今後擬努力寫一本戀愛與人生，正式發表我的意見。

關於無抵抗的兩種解釋，昨日曾經說過，我想你定能同情的。現在再簡單述我關於戀愛理論與方法的幾個基本意見。

你以為戀愛不是神聖的東西，戀愛神聖觀是基督教的宗教思想；我的意思却和你兩樣。這個兩樣不是由於我們根本思想上所生的差異，而是由於我們對於神聖兩字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以為神聖兩字有兩種含義：一是不食人間烟火的神，與虛偽至極的聖所產生的怪誕，一是最高貴最純潔的形容詞。你以為戀愛不是神聖的東西和我前函所謂不主張戀愛神聖「化」都屬第一義。可是我不得不着適當的形容詞，所以現在還要借用第二義來說明我的戀愛神聖「觀」。

我以為戀愛絕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也不是人人所能懂，更不是人人所能有（真正的戀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形式上自然不當受何種條件的限制——如世俗所謂門第、貧富、老幼之類；但在精神上則有必然的條件：第一要有超利害的熱情，第二要有最純潔的人格，第三要有豐富人生的知識，第四要有犧牲的精神，第五要有豪爽的氣概，第六要有博愛的情操。戀愛本是一種感情生活，但只計利害的低等感情絕不足言愛；因為愛的本質在積極方面是犧牲的，在消極方面是不加害於人的；無超利害的熱情固不足以踏進愛之門，無純潔的人格與犧牲的精神及豪爽的氣概也不足以實現愛。至於第三項為愛的必然條件最為一般人所誤解：常見報載所謂主僕戀愛，始亂終棄等新聞，論者每每歸罪於戀愛，實則戀愛不當負責。主僕的形式固然不足以限制戀愛，然而在中國這樣教育不普及的社會情形之下，所謂僕者連字都還不大認得，何足與言世事，更何足與言人生。真正的戀愛是相互的，不是單方的，則甲有何種刺激，乙應有適當的反應以應之；倘若彼此的知識隔絕，思想如何能交通；即使知識相當，而對於人生的瞭解太淺——有知識的未見得是瞭解人生的，有時甚至於誤解人生比無知識的還多——遇事只從利害計較，也無從愛起。所以我以為知識的相當（所謂相當，即彼此有發表思想及互相瞭解的能力，並不是相愛者之一切學識相等）是戀愛上絕不可少的。用新術語來說亦可稱為「同志愛」。至

於始亂終棄等名詞則根本不承認女子的人格更不問其知識了。第六項也有待於說明而爲一般人所誤解的：犧牲與不加害於人，固然是愛的要素，然而這裏所謂犧牲，是指自己所能處理，有權處理而不妨礙社會的事情而言，不是將社會的一切當作犧牲的工具而謀一己的快樂——犧牲他人以謀自己的快樂叫作利己。所以希臘王子可以因其戀人（他的戀人爲鄉下姑娘因門第不合而致他被逐，但她的學識與思想則遠在所謂公主之上）而棄王位，但絕不可因其戀人而將希臘的國家斷送於人。因爲前者是個人的事，我不願作還有「人」來作；後者爲社會的事，絕不能爲個人的方便而使社會受損害；我現在決定扶養家庭、負責教育子女使之成「人」，卽屬此義。推而至於其他的小事件亦莫不如此。這種觀點都是基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而定：於個人外，要顧到社會的福利——不是社會的毀譽——非有博愛的情操是無從作起的。

戀愛的精神條件既如此之多，實不是一般人所能懂；牠是一種精神上的貴族，自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現在一般人之所謂戀愛，實不足以言戀愛，不過是一種本能的情愛而已（情愛兩字是我新造的名詞，用以區別戀愛者）。由此我可以再討論戀愛與結婚的問題：

性是本能，無論誰都有此需要，而且爲社會的存續計，也不能不有婚姻的形式，所以結婚成爲普遍

的社會習慣，「情愛」成爲社會的普遍事實。至於戀愛在精神上既有如許條件而且是相互的——愛人的人格一定要平等，要經濟獨立（此問題要詳說，得另寫一本書，故不說）方可以言無抵抗，否則爲憐愛。近來青年往往以自殺爲引起對方的憐恤，等到目的一達，便又離異，女子上當者尤多，這就是由於不懂平等的人格所致。以此爲手段的人，絕無可愛者——自然只有少數的「精神貴族」纔可以享受。

戀愛達到最高度的時候，雙方都要佔有對方。這佔有，在社會的習俗上叫作結婚。但其意義與法律上所規定的契約婚姻不同。因爲在戀愛者的雙方，知道愛是進化的，只在雙方的「自求進步」中努力創造，使雙方永爲同志，也就是以愛的自身爲保障其結合的工具，而不假借外力如法律與社會習尚之類。所以戀愛者本無需乎結婚，即使爲社會的必要而結婚，但係爲對社會而非對愛人，與情愛者之結婚不同。因情愛者之結婚係契約行爲，離婚則爲契約的解除。其結合之目的，只在性的滿足與社會地位的取得，再加一點，也不過食的滿足而已（在現社會之下，食的滿足之要求，大概以女子爲主。）目的達到，或條件不如所預期，便會感不滿而思變化，故結與離都很容易。至於戀愛達到最高度，當然也有性的表現，但這不過是愛的表現的一種方式，並不是目的。因爲戀愛的目的，在於共同理想之追求，故情愛以傳種族爲主要目的，戀愛則以創造文化爲主要目的，而將傳種族包含於主要目的之中。在「食」的滿

足方面自然也當重視，但只視爲雙方共同責任以互助的精神共同生活並非一方依賴他，生方活更不視爲契約行爲而由一方責他方以必然的供給。至於社會地位則因彼此是有獨立的人格，誰也不爲誰的附屬物，雖然要共同努力以謀改造社會，改進人生；在從事理想完成之進程中雖亦需於互助，但對於社會地位的取得，全憑個人的能力，並不依賴對方的地位，更不以之爲生活的源泉。所以戀愛者對於地位更不視爲結合的條件。

誰都知道友誼是最永久而最可寶貴的，就是由於牠是絕對的自由，無形式上的拘束。「愛誼」不更永久更可貴嗎？爲什麼要受形式僵化而枯死！

時已十時，不再寫了。

怡二十年四月二日

一一七

怡兄：

前函我不是禱告我的心靈等我的病好後再寫嗎？但這是怎麼的不幸呵！昨天上午才發出去的信，午後就想寫，晚上也想寫，今日上午更想寫，現在從醫院回來等於死裏復生，我的心情更不能禁止我不

寫了！！寫了！！
寫了！！寫了！！

你問我對你如何？我早說過這是不必有的問題。你知道我們的「愛誼」完全建築在互相的了解上，我們現有這多年的相交，更於去年六月至十月間有多次的深談，多次的通信未必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究竟怎樣呢？此刻爲避文字的誤會。我再把前函的譬喻問題加以補充，請你答覆：

譬如我們到一名勝地方（公園之類）遊玩，你是願意把所有的地方都走完看完才離開呢，還是願意留一個地方不去看就離開？我個人則願意照後一方法一次一次地去觀賞我所愛好的而且值得紀念的有價值的地方，就是「留餘興」的意思（詳細的理由只有面談才能清楚。）

你要作戀愛的彗星，這自然是值得稱頌而且是我願意贊助的。不過，我希望你要作個真正的彗星，切記不可作流星似的假彗星呢！因爲牠只能眩目一時，沒有永久價值的！

來示勸我也振作精神與社會一切作戰，你這盛意我自然是很感謝；可是，恰兄，這在我的確是太夢想了！請你諒我罷！我一向都在欺騙你，同時我又受着醫生的欺騙，只是欺騙的動機和結果不同罷了（你之受欺騙不可憐，因爲可以使你安心，我之受騙，則未免太可憐了。）你知道我的鼻病就從來不會好過，只有日益加重的，現在可以說是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今天去醫院和醫生吵了一架：唉！這可憐的

人類呵！本來他是醫得來無辦法了，他爲顧全他的名譽，保存他吃人的位置，所謂面子問題，他堅不承認是不治之疾，托言要住院才能治，同時又借醫院無牀位名義，不允許我實行住院，並歸罪於我不勤上藥（上了更壞，反正與他無關！）哼！怡兄！我不能不承認醫生和藥物都是欺騙人的東西！誰說藥能治病？……因此，我在和他辯論的時候，我忍不住流淚了！隨後我竟哭了！最後，我是發誓不再去醫治了！

此病我先後治了一年多，作了多次的試驗品，但醫生始終不說是什麼病，直到今天我逼着他，他才寫出病名來 *Ozena Atiophie Rhinitis* 回來之後，我翻了許多時的字典，還是不知道是什麼？隨後我想這是醫藥上的專名詞，我那裏能夠知道呢！不過我若不幸死於此病，連病名都不知道，不是太可笑了嗎！現在鼻塞不通。

是的，怡兄，在情在理我都當隨你之後和社會一切作戰，可恨我根本喪失了健康，勢不能不墮入消極之一途了！唉！

輯第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夜

這封信是一星期之前任一時的感情寫就的。寫好後覺得是不應當這樣的任性，對於我的病還是該始終瞞着，所以把牠放在箱底另寫一封付郵，但是在這個時期中感情與理智作戰的結果，是感情得勝。換句話說：我是被自私人戰勝了！我想從這一封信的反應得到一點安慰，所以又重將牠寄上。怡兄！我

這樣的自私，自己是很慚愧，可是同時又好像得到一種赦免，因為「虛偽」（對於任何現象的隱瞞）的痛苦，不見得比「自私」要好些呢！

又三日不得來示，近況何似？甚念！

最近兩日鼻病又似乎好一點，請釋念！

今日連跑兩個醫院都不是爲鼻病——牙科和眼科醫院。

楫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夜補寫

一一八

楫妹：

前日午前同小孩們去蘇州旅行，原定明日返滬，乃因遊人過多，去時車上尋不出半個座位，孩子們站了三點鐘已很疲勞。到蘇州又得不着好住所（雖住蘇州飯店，但房間甚小）車子更貴不可當，乃於昨日下午五時即返。到家未久，某君親送來你的信，我看完之後，悵然若失，當時感觸萬端，好像大難當前，無法避免的一般。精神異常不安。後來拿着你所開的病查字典，只有第二字查不着（Atro你寫爲Atio）打電話問熟醫生（蔡禹門，去年寧病幾死，爲他救活）他說此病日人名瘦削性鼻炎，並非難治之病，尤

非不治之病，並告我查內科全書（我備有中西醫學書不少。）我一直工作到十二時半，將字典上的字和病狀療法等等都弄清楚，心裏輕快了許多（另附兩紙請查閱。）

你的病，尤其是鼻病，給我的刺激特深，我無時不爲你耽心。你每次說你的病好，我總感到是你安慰我的話。只因爲你曾說過因我的暗示而感到鼻病永遠不會好的痛苦，所以以後不再說。在形式上你雖瞞了我，但我的心靈，你實在瞞不過。你的瞞我，固然是你愛我太過而然。但是真實是愛的基本要件，你現在能如實告我，並不是你的自私，實是你愛我的進步，我們應當慶幸。

你的鼻病從各種情形看來，定屬瘦削性鼻炎。據蔡醫生說，亦有地方性。你暑假南下，我可以直接間接代找負責的好醫生，一定不成問題。現在我以爲你應當注意的：（一）仍舊用原來醫生的藥，照他的命令實行，並且不時去看；若要住院，便毅然住院，以期速愈。（二）在北平改找德醫或日醫診視，務必照醫生所囑辦理。（三）另紙開上之方，可配來試用（此三方絕無害）看看有無效果。（四）將病狀病原及從前脾臟病之詳細經過開示，我當設法請此地醫生研究。（五）若果病狀日增，立即起行南下，我當在此代爲找醫生治療。我並擬查閱中國舊醫學書，詢問中醫。如有結果，再當續告。（我若早知病名，縱不能將你的病治愈，但最少亦可使你安心一些。）你鼻塞流血或者還帶有一點肥厚性鼻炎（Rhinitis Hypertro

phica)但更易治用1% Cocain 水加一二滴 Adrenalinlösung. 塗患處能退熱通竅。所以無論如何，你的鼻病都不是不治之病。至於其他各病大概由鼻病而來，鼻病治好，便無問題。故你不必着急。

關於思想方面的話很多，現在不必詳說：好在不久我們就可見面。近來我想據佛經「愛而不捨是謂之戀」的話，以愛人爲統合戀人與情人的總名詞：情人以兩性之滿足爲主，戀人於性之滿足外且有共同而永久的理想。你以爲如何？

附查內科全書所述病狀

『療法：先去痂皮；其法每日用1%微溫食鹽水洗滌鼻腔，或用鼻噴霧器（西藥店有售）散布之亦可；或作棉花球，大如小指，以亞鉛華軟膏（西藥店出售）塗其上，塞鼻腔中，數時後取出，則痂皮隨棉球而出矣。痂皮既去，以0.5%硝酸銀液塗之（此須配合極準。）今更錄處方數則於下：

處方1 Borax 2.0

Natri. bicarbonicum 2.0

Glycerin 7.0

Agua dest 93.0

上洗鼻劑，一日數回，噴霧。

處方二 Kalium permanganicum

1.0

Agua dest

1000.0

上洗鼻劑，一日二三回。

處方三

Jodium

1.5

Kalium Jodaturn

10.0

Glycerinum

100.0

Oleum Menthae

十滴

上用棉球浸漬之，塞於鼻腔中，隔日一回。

『此外全身療法，則用鐵、砒石、碘化鐵、肝油為內服藥。』

以上摘錄商務印書館出版內科全書上冊日本大阪醫科大學醫學士余雲岫（此人在上海頗有

名）著：呼吸器病第五六頁。

又韋氏大字典載：

OZENA

A discharge of fetid matter from the nostril, particularly if associated with ulceration of the soft parts and disease of the bones of nose. 鼻孔臭質物之放射，若鼻骨有病或鼻之軟骨部分潰爛，則此種放射尤多。

ATROPHIA-ATROPHY

A waste of nourishment. 瘦削

RHINITIS

Inflammation of the nose, especially, inflammation of the mucous membrane of the nostrils. 鼻炎，特指鼻黏液膜發炎。

在醫學上，通常祇用 Rhinitis Atrophica 兩字，譯為瘦削性鼻炎，『其原因有因副鼻腔化膿症而發，有特發者；特發者於素質 (Die Heredität) 於遺傳、於營養不良、於先天梅毒等人見之。症狀如下：

『進行緩慢，鼻黏膜日見瘦削萎縮，數年之久乃始完成。初起時，如斑點散在鼻黏膜液，後乃蔓延全鼻黏膜液，甚或波及咽喉。黏膜萎縮，帶灰白色，帶有黃褐色乾燥痂皮生於其上，其臭極惡。本病三大主徵：

其一爲鼻腔寬闊異常，二爲分泌物極少量而有異臭，三爲汚色膿痂之結成。此外鼻覺鈍麻，消化不良，頭重目眩，咽部覺燥感等症亦屢見之。」

一一九

怡兄：

我這許久不給你寫信的原因當然用不着我述說，同時也用不着我請你原諒了；但我曾經寫信幾次未成、未寄的經過，恐怕不是你所知道、你所夢想得到的。

我現在特別跑到叔和這裏來，想在這清靜的環境，預備實習的功課；然而，外界的環境越靜寂，內心的波動越複雜。因此我回憶和想念的機會也更多了。所以此刻我簡直不能安心工作，只有暫時放下，再來寫這封簡短的信；至從前寫而未成的只有等後天實習過後或者能夠繼續寫就寄上。

謝謝你開示療鼻病各方！怡兄你真太仔細了！可恨我此刻不能照法去試辦，並且前星期從校醫克大夫診治後，用他的處方，似稍有效。我想再多試試看究竟如何。若是很對，我就專請他治下去，否則再說。現在我的鼻病的確是好點了，請釋念！

附中實習，本週初中的教課可完，下週則僅有高中一小時了。三週及四週在附小試教，當更容易。你問的許多問題，改天當詳細答覆。此時實在不能多寫。

楫弟四月十三日午後五時

1110

楫弟：

這封信專講幾個實際問題，請你斟酌辦理，（事實既已逼到你的面前，絕不能不理，也不能專講理想。）

一、你的鼻病，中醫名爲鼻淵兼鼻瘡，本不難治，但僅用藥塗鼻部絕不能好；應內服藥診治。北平若有可靠之內外科（要兩科都懂的，專門內科或外科的都不甚好；但精於內科或外科者亦可治好）醫生，可請其診治。茲另紙開外用內服方各一。先用外塗藥試試，若見效，再請醫生斟酌服內服藥。

二、我打算五月三四日由此起行，經徐州、開封、鄭州、各地均小住二三日，大概二十日前十五日後可到北平。但因公司六月底爲會計年度之末，事務正繁，故我六月十日以前一定要到上海，回來要在天津、濟南各住二三日，所以六月二三日要由北平動身。不知你何時結束，是否能於那時同行。我想你第一步

是先到上海暫住，找醫生診病，一面設法謀適當的工作，暑假後或在杭州，或在上海，看那時的情形再定。到上海絕不能久住旅館，大杰處現有房間，且有浴室（上海頂大的問題是熱天的洗澡，）火食也可暫時搭他們吃，所以我決定代你定下一間。

三、你前月函要續學，後來又說謀事，到底走那條路，請切實告我。但謀事要早計劃，你願教男校或女校，願任什麼幾種課程，每星期至多可教多少小時，是否願任一點職務。如不教書，願作何事？是否有志於編譯工作（此項工作極自由，但初起甚苦。）

以上各事均請至遲於本月十五日以前詳復。

怡二十年四月六日

附查醫宗金鑑所述病狀

「鼻淵：內因胆經之熱，移於腦髓，外因風寒凝鬱火邪而成。鼻竅中時流黃色濁涕；若久而不愈，鼻中淋漓腥穢血水，頭眩虛暈而痛者名控腦砂，宜天羅散服之。但此證久則必虛，當以補中益氣湯兼服之即效。

天羅散

絲瓜藤（近根處者，燒存性）爲末，每用三錢，食後黃酒（即紹興酒）送下。

補中益氣湯

人參一錢 當歸一錢 生黃耆二錢 白朮一錢 土炒 升麻三分

柴胡三錢 甘草一錢 灰 麥冬一錢 去心 五味子五分 研 陳皮五分

以上十味和冷水兩茶杯加生薑三片，紅棗二枚，煎至一茶杯。空心熱服（按此藥略帶溫補，開胃，服之無妨害。）

鼻瘡：此症生於鼻竅內，初覺乾燥疼痛，狀如粟粒，甚則鼻外色紅微腫，痛似火炙。由肺經壅熱上攻鼻竅，聚而不散，致成此瘡。內服黃芩湯清之（此藥太涼，且你兼帶鼻淵，不宜服，方亦不列。）外用油紙擦黏辰砂定痛散送入鼻孔內，若乾燥者，黃連膏塗之立效（此兩藥，較大之舊藥店均有出售。）若無現成者可自配，方如下：

辰砂定痛散

辰砂五分，末 冰片二分 胡黃連二兩，末 石膏一兩，煨
以上四味，共研細末。

黃連膏

黃連三錢 當歸尾五錢 生地一兩 黃蘗三錢 薑黃三錢
香油（即麻油）十二兩，將上五藥焙枯，撈去渣，下黃蠟四兩，溶化盡，用夏布將油濾淨，傾入磁盆內，以柳枝不時攪之，候凝為度。

（此兩藥，中藥店均可照方代製。）

以上係經中醫指示，摘錄醫宗金鑑外科第五編十四、十五頁。外用藥絕無妨礙。可先試之，如有效，再

請醫生斟酌服補中益氣湯

病狀詳細情形，請明白開示，當照你所開明者代請良好中醫處方（我很相信僅用外塗藥不能奏效之言。）我想你這病絕無危險，到上海一定能治好。

你前月二十三日之鼻塞不通，不是鼻痛的本身問題，乃是由感冒而起之副作用。現在不知如何？

一一一

楫弟：

得你三月三十日信後，今日最爲愉快，原因如下：

今日午前南通醫科大學主任趙師震以其稿件來訪，因爲他是伯鴻的晚輩，爲人極誠實，學力也很好，經驗也充足，所以我把你的病狀詳細告他，問以診治之法。他說：這病是由於氣候及營養而來，除去轉地療養外，在一個地方是絕對不會絕根的。但對症的藥很可有效，就是照余雲岫的法子（第一次所開之西藥）也就行了。只要平日勤於用藥，不會常發，更不要常去找醫生。所謂一定斷根的話，都是醫生騙人的。不過這病絕無任何危險，不過覺得不舒服而已。倘若忌辛辣等刺激物不吃，而又善於攝護，不使受

寒受熱，並時常用藥洗滌，便不致於發生。若聽醫生的話常常去看，無非替他多送幾文而已，絕無更好的結果。他並說：這是任何開業的醫生所不講的：因他平日的誠實，他的話我很相信。只要無危險，我心安很多。更望你將病中詳細經過開出（能若將原醫生之藥方抄出更好），待我再和他研究我想你以後也可少苦悶一點了！

怡二十年四月七日

一一二

棋弟：

十六日未得一信，真使我望眼欲穿。你許久不給我寫信的原因，我當然知道是忙。可是你病的想像，在我腦中竟佔了絕大的勢力，常常使我感不安。然而十四日來我也不給你寫一字，你當然也會等得不耐煩，也會要假定很多的原因。不過我想無論如何你總不至於誤解我有何用意。在此十餘日中，我的忙與煩可謂達了極點。現在正是「參觀時期」，所有各地學校的參觀團絡繹而來，一切應酬，都是非親自出馬不可（昨夜宴兒童教育社會員二百三十餘，一篇演說竟弄得我疲倦異常，至於不能安睡）越忙心緒越煩，日日望你來信不得（這在理智上明知是不應該，但感情無辦法）而更煩。時時要寫信而時

時感着說不盡的話太多而不願執筆今日又忙得不堪真是苦惱異常這十餘日的心情實在太複雜了，要寫絕無從寫起，只好等下月見面時再向你細說。

我定下月三日起行，到鄭州赴平時當先有信或電告你，請你到正陽門車站接我。

你的病我問過不少的醫生（熟人都已問盡）都說絕無危險，但不轉地療養，絕不能斷根。望你暫在平診治，不要着急。南下後一定可治好滬杭兩地事情都有頭緒，當不至成問題。望你的長信來臨。

怡兄二十年四月二十日

一三三

怡兄：

你四月一日信答覆我的比喻問題，真使我太失望了，我初不料你這樣地含糊其詞。四月二日信中對於戀愛的解釋，高明之至，可稱一篇戀愛論文，我應該拜你的門，切實叫你作老師，只不知你要不要收我這「難說」的徒弟——我老實告訴你，你所謂根本思想，在我看來原來不過如此。你說教一般講了一大串，好像沒有我的比喻問題的重要，所以我現在仍就那個比喻問題簡單說幾句：

我們遊覽公園願意留着一個地方不遊，是有深刻的意義：因為所留下的一地，無論是好是壞，——甚致於壞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可是在我們的想像中，總當是不可思議的、美妙的、有絕大價值的；或竟因此一地而永遠念念不忘，希望有重遊的機會，假如所遊覽的各處都不滿意時，更會想到留下的一地，或有非常的價值存在，總思一遊以快之：所以無論其地之好壞，至少在我們的心靈上是永久印着一綫光明的希望……你說是嗎？怡兄！祈示你的意見！

我要說的話太多，因為太笨的原故，總是詞不達意，好在我們見面之期不遠了，還是留着面談吧！

以上是八、九兩日寫就的，兩次都因無法繼續下去而中止了！在這幾日我是常常忙——忙着唱戲（實習）而且是帶着病上台。照理，我現有的精神不滴於這種工作的，「爲什麼要和着旁人去奔跑呢？」我常常這樣地自問，但同時又自己得着一個簡單的答案說：「原來活人就是唱戲，人既是這個大舞台（世界）上的一份子，你能够不唱嗎？既是唱戲，自然要帶着面具，真情不用說是完全被埋沒了！實際上也不容許真情的存在！戲已經給你排定，你不願也得出台……」怡，這是我這次深深感覺着的。因此使我的精神異常苦痛，也就無時不想寫信給你，總是沒有這種機會；但同時我又想，我既可以帶着病去實習，爲什麼不可以寫信呢？所以今天試教兩小時回來，就來努力寫這封信！

我們這次的試教是附中附小各四小時，附中方面我已經實習過三小時，只有下週高中的一小時了。附小的還不會排定，不過，以後就不會很忙了。

你問我畢業後願作什麼事，唉！你想以我現有的精神和能力，能作什麼呢？文字工作自然較清靜，但恐非毫無訓練的我能作的，只有教書還勉強可以（我想也是初入社會的人，比較適宜的環境）但照我現在身體和精神的情況，恐怕也不能勝任那種責任大而且繁重的工作。不過，事實上是不能講這許多理由的，事情還是要作，而且非作不可：我想還是教書罷。教什麼呢，自然是關於史地方面的，男校女校都可以，只是鐘點不宜多，每週不能過十二小時。總之，一切都請你費神替我斟酌罷！

我五月底準可以完全結束，友雲妹的補習於六月中旬也可以暫告結束，六月中可以勉強動身，但不知那時的情形究竟怎樣！好在不久將北來，那時再商定好了。

春假時我們到南口旅行，照了些風景片，雖然成績不好，可是，那是我們用最大的犧牲換來的一點代價，茲寄上四張。

又五日不得來示，不知近況如何甚念！

近來我的身體比較好，只是精神太差了；不過是暫時的，請釋念！

希望你還是每天寫幾個字給我，

棋弟二十年四月十六日夜

一一四

棋弟：

昨日得你信，我感着極大的興奮，當時因不安，夜間也不能睡，倘若你在南京或杭州，我必於得信時立即乘火車找你面談。你所謂我的根本思想在你看來原來不過如此。一點都不錯，本然就是如此。爲要說明我就是如此的思想，不獨願意和你個人筆談面談，且願意與你在大庭廣衆之中作三五日的公開討論。請你記着，我到平第一事，就是要和你討論這個問題。現在無暇細說，但不能不告訴你下面的幾點。

一、我在戀愛上是主張靈肉一致的，根本不相信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因爲一切的男女問題，都是以「性」作背景，倘若無「性」的背景，便不是男女問題。男女問題解決之方式有三：第一是純粹以解決性慾爲目的者，我稱之爲性愛，不過以慾爲主；第二，營社會生活者，我稱之爲「情愛」，如普通之夫婦是；第三是性愛生活建築於共同理想之上者，我稱之爲戀愛。所謂共同理想的範圍很廣，除去兩性上的根本思想外，還有對於社會及人生其他各方面的目標，所以戀愛的雙方要有同等的人格、同等的知識、

同等的思想，同等的情感，且要經濟獨立，然後能互相反應，互為刺激，以發展人生無限的自覺創造性。（此詞我於著人生哲學時所創，該書釋之甚詳）而永久互求進步。

二、我以為戀愛是一種最高的精神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最高的肉體融洽，所謂「二者合一」絕不只有精神而無肉體；這就是如你所說，「愛人終究是人」的原故。因為是最高的精神作用，所以要絕對自由，不受任何拘束——契約婚姻固是一種拘束，不發生肉慾也是拘束——因為是最高的肉體融洽，所以雖不能縱慾，但最後的階段不到這一步，不足以完成真的戀愛；就是因為「人」是靈肉合體的東西，有靈無肉與有肉無靈都是一樣地不完全。你以為「愛誼」的維持要仗那「想像的肉慾」，你不獨太重視了物慾，太輕視了精神，而且對於戀愛似不免有所誤解。這就是說，你不信相戀愛者之共同理想之足以維持「愛誼」，而欲以假「想像的肉慾」為工具，這與契約結婚論者不信愛情的本身而欲假社會的習慣為保障之見解何異。我以為惟有一切都滿足之後，而仍能以共同理想維繫着愛而且使之進步的，斯真可稱「愛誼」，可稱偉大，可稱高貴。至於你以為一說及慾，便會損失了愛誼的價值與偉大，我不知你用意之所在（因為你曾說並不如柏拉圖之專重精神愛。）我現在偶然想得一個名詞可以送你：即「想像肉慾的工具論者」。你若以此為工具，不獨精神上之苦痛無法驅遣，你的同志也實在難找。

好在我們的純潔可作我們的保障，所以什麼話都可講，你當能諒我直率的！

我決定五月三日起行，大概十二三日可到平。今日見報載你校要去參觀，你那時出去嗎？請即告。

怡兄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二五

楫弟：

午前寄一航空函，諒早收到，我對於你這種「想像肉慾的工具戀愛觀」真太詫異；在以我今日僅有的時間和你簡單談談。

你說：「假如所遊覽的各處都不滿意時，更會意想到留下的一地或有非常的價值存在，總思一遊以快之。所以無論其地之好壞，至少在我們的心靈上是永久印着一綫光明的希望。」這話在你自以為是有意義的，「愛誼」與其價值及偉大非賴牠維持不可。在我看來，真是膚淺之至。老實說：你不會認識愛的本身的價值與偉大，而欲拿這自騙自的想像作工具，姑無論「總思一遊以快之」終須會有遊到之一日；即使永久不遊到，也大損了愛的價值。因為照你的意見推論起來，所有相愛者之一切，都是為着

這「希望」所驅使，沒有這個「希望」便會不愛了這「希望」我可以把牠比作引誘小孩子讀書的糖，小孩子的努力，都是爲着這糖，倘若沒有這糖，或者已經得着了，便會再不用功了。小孩子不能明白讀書的價值，爲糖而努力，固然是應該的，難道我們對於「愛誼」也會如小孩子之對於讀書嗎？誰都知道「無所爲而爲」的努力是最可寶貴的，難道「愛誼」非爲那「希望」便不能存在便不當努力嗎？

再就所取譬的公園風景講吧！一種公園牠的風景應有牠獨立存在的引誘力才算好公園（在愛誼上是思想與人格之增進，絕不是有意留着的肉慾），倘若這公園的風景不足以使我們百遊不厭，而我們爲着想再遊之，故勉強留一塊地方以爲想像的刺激物，則此公園甚至於連一遊之價值都沒有，我們更何必留戀；若這公園的風景真好：不論什麼地方，我們都纖毫無遺地遊過，然而牠的景物實在足以引人，無論何時，都在我腦中有很深很好的印象，刺激得我們非常常遊永久遊不可，這才稱是好地方，才值得我們留戀。你的想法真太怪，望你再過細平心靜氣地想想。比較比較到底誰的思想妥當。並望你用航空信將此函與前函明白示復。

怡十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

一一六

楫弟：

昨日得叔和信知道你在南口昏迷了兩小時，其情形恐怕比在杭州還要厲害。我看完信之後，一面幻出你的病象，一面却痛恨爲什麼你在信上一字都不提及地瞞着我——雖然我的心靈和從你信中犧牲的話裏早已知道你是病——而欲寫信責你。可是無聊的忙，終於不能使我如願！然而爲怕叔和的更誤會，却立即寫了簡短的信復她。

這幾日真太忙太苦：參觀者應酬講演固然忙不了，而今年九月爲公司二十週紀念，一切都要於此時預備，紀念冊中且要作文章，更比平常加了許多工作。爲着要離開此地五六星期之故，更須有種種公私上之預備。昨夜日本膽寫堂（鋼板油墨機器公司）作二十週紀念宴客，於無可如何之中勉強赴宴，然而一直到十二點鐘才能脫身。因爲人多（共四十餘桌，且有雜耍，日本少女歌舞等等），空氣壞到極點，我又被算爲上賓，排在最前與游藝處接近，灰塵更吸得不少。當時即感胸部緊痛，回來竟不能睡。

我愈忙愈苦的時候，也是我最想念你的時候。照我們此次十個月的心情，實到了無法分開的境界了。你南下後還是在上海就業，便我們時時相見罷！因爲就要有事去，不能多寫。病怎樣？

前日的兩信，想已收到。寫的時候雖然未免「任性而行」，但理由確是很正大而比你進步得許多。

一一七

心怡：

連奉兩函諒均達覽！惟八日不得來示，不知究因何故？終日被疑雲所困，不安已極！因而影響於實習工作者頗大；尚祈見此信後，速賜一示是盼！

近日來固屬較忙，僅此身體方面之疲勞，本不感若何之苦痛，所苦者即精神之不安耳！鼻病，已內服藥與外用藥同時並用，現已漸就痊愈，請釋念！尚有教課須速準備，恕不多談！

楫弟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午後五時

一一八

心怡：

謝謝你喲！你明知道我在等候你的佳音，明知道我會因不得信而假定出種種的原因，你却故意不

寫，——而且你又很明白我許久不寫信的原故！

你七日的信（航空）是我用六角八分錢親自去郵局贖回的，所以昨天午後才得見，今日連得你兩封航空信，自然有說不盡的話非急說不可；但因我倆的話根本不對頭，或者由於一爲有意而一爲無意，或係文字上的誤會，或……所以還是不說的妙！至於我的思想是否淺薄，這是應該打個大問話符號的，自然不能以你的意見和說話爲憑，好在不久即可見面，我們可以大大辯論一場。

我現已沒有什麼忙，中學已經實習完了，下週實習小學，三日即可完畢。國內參觀大概在畢業考試完全結束以後，當在五月底或六月初，當不至於在你來平的時候。

你究竟幾時動身？望你在動身前及沿途多給我信，到時我一定在車站迎候！

話太多了，等見面時詳談吧！

輯第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午後二時

一二九

怡兄：

半月來不得來示，固時感不安；昨今兩日連得三封航信，愉快之至。

我本有滿腹的話要說，但提起筆來簡直一個字也寫不出，因為我的發表能力太差，不能像你那樣長江大河般地敘述，更不會寫出像你那樣帶刺的詞句。我很佩服你的能力呵！你真是太聰明了！——許多話都留待面談。但怕你胡思亂想發神經病，且告訴你一句話：所謂比喻問題是我故意想出來的一個題目考考你。你這太聰明的老師，居然受了徒弟的考試，一本正經地交卷了。你過細想想，你的楫弟，是否那樣淺薄，那樣矛盾，你便會啞然失笑的！（爲什麼要考你，請你自己查查你去年九月間的信就知道。）

到平前，務請將車名及到平之時間示知，以便到站迎接。

楫弟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夜深

一三〇

楫弟：

你二十四日及二十日之信均收到。但不料是這樣的簡單。你以爲我倆的話根本不對頭……所以還是不說爲妙。這自然是你這想像論者之所謂妙，但我總希望我倆不至於「根本不對」——想該不至於罷！

我十四日不寫信給你，實在不應該，然而有十六日不得信，似乎是「罪與罰」足以相抵。你費六角

八分錢贖信，只好算你多兩日不寫信的特別處分（我發信時，確不知道過重；因為航空信只要貼足郵票，寫明航空，隨便丟到什麼信箱都行，不要去郵局取收據；請你不要誤會我爲有意）誰說不是報應昭彰？！

我現在正在預備一切，決定五月三日早車動身（票已購好）到南京即過津浦車，四日早可到徐州，六日早到開封，早則十一、二、遲則十四、五到平。沿途當然有信給你，望你在這幾天不要他去。十年前我雖到平一次，但爲時甚暫，故地方極不熟悉。分局自然有人照料，但我不願意麻煩他們。所以望你能指導一切。我在平可留到六月初起行，不過五月底六月初，正是你畢業考試結束忙碌之期，我在那裏，會影響你的一切，或者當你最忙時，我去天津，等你忙了，再回平照料你同行。倘若你願立刻作復，請在三十日午後四時以前發一航空信寄我家中（貼足郵票丟在街上郵箱就行，不必去郵局。）

我現在報告關於你鼻病一個好消息：昨日遇着一位日本醫生，問及你的病症，他說有一種日本新發明的自療機用蒸汽不用藥可以治愈。這機名 Ozone Thermo。當時覺名詞甚熟。後來知道我本有此物（三年前孫良工所購，近來不用，已忘了）且救過幾次家人的危險，我細翻說明書確能診治。你到滬，我要替你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此爲你診鼻病。

大杰處之房間已說好，住可無問題，滬杭兩處的事也在進行。

怡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信寫畢即得你二十四日的信。你這主考「真太聰明了，」要你的「最敬愛的怡兄」匯試發急，不怕閻王給你打入阿鼻地獄嗎？

到平時間自然要告你，你到車站接我，不獨我極歡迎，也可減輕你一點愚弄我之罪。

怡父及

一一一

怡兄：

二十四日兩函，諒均收到？

近日來被無名的煩絲所擾，無法解脫，但亦無從述起，只有等着見面談話的機會來臨！

我們國內參觀的日期，我起初以為是在畢業考試完全結束以後，昨天忽在朋友處得知行期定在五月十日的消息，在我內心裏立刻就發生了問題！昨日整個下午和昨晚的一個長夜都為此問題不安！今天到註冊課詢問，據註冊課主任說：現在還不會定，不過準在考試之前，大概就在十日或十一二日必

須動身，兩週內返平，這樣一來，不是恰恰在你將抵平的時候嗎？我是無緣到車站去迎接你了！怡兄，我想你若果在你預定的時間來平，好在有叔和招待你，你若能遲到五月底返滬，我們還有見面的希望。

暑假期間我是決定南下的；不過，我的理想我唯一的願望是能在杭州，因為我希望妹妹能住西湖的藝術院，我覺得上海那個地方的確不適宜於學校生活，我最討厭那個地方了！

我現在正在附小實習，所以比較的忙，無暇多談。

近況怎樣？甚念！希望多來信，再不要問十幾天了！

楫弟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三三

楫弟：

頃得你二十七日信（航空信費三日功夫，真是中國郵政的怪事，）敬悉一切，明明算定兩星期就可見面，偏偏事實上要更延長兩星期，真所謂萬事有定數，悶在胸中的話恐怕到那時都跑光了！

你校要參觀，若係整個的團體行動，自然非參加不可。若非整個的最好是不去。這不是我要你在平等我，實在是走馬看花擠在一團的參觀，實際上並無益處。據報載，你校參觀分津沽、江南幾部分，就要參

加萬不可盲目地跟着大家到南方來因爲第一暑假後你是要到南方來作事的儘有很多的機會去切實參觀，用不着於此時浪費百餘元作無謂的門面事；第二、你離開北方之後，再去北方的機會比較少，此時能多看一點北方情形比較的好，而且所費也少一點。我唯一的希望，是你能不參加（這自然要以學校的辦法爲轉移，若係強制的當然要參加，自由的則可不加入）等我到平時同去定縣天津、濟南泰山各處。你可以少破費，而所得的結果，我敢說是不會比你們團體去參觀的少些。但不知事實上能否辦到。你願在杭州作事很好，我總盡力作去，照現在情形，大概總可有辦法。

我今日得你信，本想將北行改期。後來覺得無論如何，我總要到六月初起行返滬，總可以在平見到你，而且可以同行南下，則在平少聚首幾日亦沒有什麼不可，所以仍定三日起行。請你得此信時將事實的實情寫一快信寄開封、新華北街、中華書局轉交（外面寫明留交舒某某）。你要我多寫信，可是你要離平，有誰看牠！望你離平後每日都有一信寄叔和轉我。因爲你途中的生活我是非常耽心的。

一三三三

怡二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怡兄：

今晨得二十八日兩函，本擬即覆，因為正要去附小實習，只好很匆忙地看過就走了！現在教完課回來，真是疲倦極了（因為連教兩小時！）但因要趕着兩點半郵差來取這封信，所以必得寫就才心安！

廿七日我發一航空信報告我離牛參觀的日期，並說你若是在五月底返滬，我們仍有見面的機會，現在你既是要六月初才回上海，見面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因為學校定的出發日期，大概在十日或十一日，以兩週為期，自然廿四五即可返平，返平後大概就要舉行畢業考試。不過，我不會為牠怎樣的忙，因為我的學分已經夠了。僅考必修科兩門（明清史及史籍名著評論）我想也不過是作兩篇簡短的論文完事；你在此當不致於妨礙我，或者對我還有不少的助益。

你說要去定縣、泰山等處，希望我能同去，我也很願意同去，前年去青島時預計要去泰山、曲阜一遊，因臨時變計未去，至今猶悵悵難安，但如你所說「不知能否辦到？」

我現在的心裏，真是煩亂到極點，不知怎樣地寫好了，因為剛才聽說參觀日期是在考試之後。其實這是不會的：我自己從各方面打聽的消息大多數都說在考試前，據我自己的推想也是不會在考試後的。

我的實習工作現在算是完全結束了我覺得以後好像一點事情也沒有了你若是在今天下午就到這裏，那不更好嗎？——這恐怕是我煩的一個原因：——深恐參觀期是在考試之後，同時又希望牠事實上能在考試之後，唉唉！這是多麼的矛盾喲！

楫弟二十年四月三十日午時

一三四

楫弟：

昨日午前九時半由上海起行，四時半到南京，當渡江上津浦車，於七時開行，今早六時半到徐州，住徐州花園飯店。

昨日下午熱極，達八十一度，當時很不舒服，今日已好，勿念。

現因時局關係，決定不去太原（昨日起行時，伯鴻即電阻）大約十一或十二可到平。現擬六日晚車去開封，九日晚車去鄭州。到鄭後當分別函你和叔和，告以確實到平之期，望你到車站來。

據外報載，時局似有變動，我恐非早返滬不可。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你能於五月底結束一切，於六月初同行南下。

你可將近狀以及學校情形詳細相告，於接得此信即發快函致開封轉交，尚可接得。

怡二十年五月四日早七時徐州

一三五

怡兄：

昨晚得四月三十日航空信，本擬立刻作覆，因日來在各處探聽參觀出發日期的結果，其說不一，簡直無從答覆，只有等今天辦公時去註冊課問明再寫。剛才去問，又說大概決定在五月廿五日以後（在考試以後）並說無什麼變動了！——這樣很好了：所以我馬上給你寫這封信。只要你通知我抵平的時間，我總可以到車站去接你，不會再有什麼問題發生罷！

現在實習完畢，大概沒有什麼事情了，只有等着考試。本城各校參觀，大概要費三五天，此外只等待你的駕臨。

好，現在須得去醫院（德國醫院）不能多寫，一切都面談罷！

楫弟：

昨日函謂將於明日去汴，現因今日各校放假且天雨不能外出，故改於今早八時起行赴汴，在汴住三日去鄭州，當於十日到平。

昨日一日所看甚多，所得之感想尤多，已寫成三千多字的日記，而且在人生上得了一種新的領悟，到平當給你看。

你病如何？是否參加參觀。起行前與途中均望特別留意，並望每日致函由叔和轉。

怡五月五日八時徐汴車上

楫妹：

昨早在隴海車上所發的信諒收到。

下午五時半於大雨傾盆、泥漿如粥的時候到開封，在車夫大竹槓之下（若非經驗多一點，連行李也會失去）到分局。當即得你六日的信（前兩函未得，今日當可由滬轉到）如獲至寶。我在此大概住三日，八日晚車去鄭。在鄭停一天，十日可到平。

現在還找不着平漢路的車行時間表，請你查北平報看看特別快車及普通快車到平的時間如何。我到鄭決定行期後，如快信來不及，當用電達，請留意電報代日期的韻目（如九日以佳代，十日以蒸代，十一日以真代之類）並望九十幾日少外出，以便收電信。如有要事，可於得此信到時立發快信至鄭州車站馬路分局留交。無要事不必寄信。

怡二十年五月六日開封

一三八

楫弟：

昨日之快函諒達，今日苦極，赴宴兩次參觀三校，遊名勝兩處，講演二小時（河南大學）而走到河南大學看見自大門起至講演所止遍貼歡迎我的標語，尊之爲什麼什麼，真是哭笑不得。標語病流行到這種程度，真非我始料所及。

不知消息是怎樣傳出去的。下午，一師、女師、男中、女中都派人來請講演。既經有例在前，無法拒絕。只得一一答應，然而還要看學校赴宴，再來兩日非病不可；因而特別想念你，以為你若在此，當能替我省去一些麻煩。我到平非切實靜養幾天不可。所以打算到平時，除你及叔和與分局（因為有滬信要辦）什麼人都不通知，並請你勿告人。

今日閱大公報，知道星期日（十日）上午十時，平漢特別快車由鄭州北上，星期一（十二日）午前十時半到平。我決定乘此次車赴平，望你十一日午前十時到站相待。車無變更，不再寄信，有變更來不及，當以電告。但平漢車時間不甚正確，並請你在那邊打聽（可打電話問車站，或向車站索時間表）特別快車到平時，免空等。

怡二十年五月六日夜十一時開封

一三九

楫弟：

今晚八時半到鄭州，當至分局，不見你有信來，當無什麼考前考後的問題了。（也許是信來不及，不過我總是這樣假定牠以騙自己）三日即可相見，真是快事。

我於今日午前得由滬轉來你的四月三十日信，你那裏所說的一切都成過去，你也可以不必煩了。不過此次的遊泰山、曲阜，照現在時局情形，確實是可以成問題的，也許要飄海返滬亦未可知。

這幾日忙極了。今日因講演及宴會時談話過多，覺胸部很痛。到平當取不講演主義，切實休息。否則病在北平，你這病夫更要忙煞急煞而加病，那真是冤哉枉也！

我准定後日（十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半乘平漢特快車赴平，十一日（星期一）午前十一時到平，請你去接我。

你們考試後再去參觀，我想完全是廢話，當局者用以撐門面而已。因為考完之後，誰都要各奔前程（回家的要回家，找事的要找事，有誰去參觀）你趁早預備同行南下罷！

怡
五月八日

楫君：

昨夜孤處異地，情況何似？惟望特別珍重，努力治事！

你返校上車，我不忍再看，匆匆走入車站，踽踽獨行，萬感俱集；六時車到，如癡如夢地走進車廂，眼睜睜地看着暗淡的燈光，靜寂寂地聽着車行的輪聲，日間的一切都一一湧現於腦際；身邊固無你在旁，然而我心裏的你，却較你在我的旁邊還更明顯。所以獨行雖苦，但仍有甜的滋味，爲的是你的心被我抓住，而時時護衛着我。

在車上只喝一杯牛奶，大概是你給我的精神上滋養料甚富，所以不需食物，不感饑餓罷！

十一時半到滬，正值天雨，車子找不着，乘電車返家，已十二時半，步行數百步，衣履均濕。滿怕因此生病，誰料因疲勞過度，竟能安舒靜睡四小時。

今日大杰因事來訪，知志摩昨日專函來約我偕你去他家晚餐；壽昌今日亦有信要見你，九如又有信要我們去杭州。很奇怪，何以你一離開上海便有許多事情呢？

怡二十年九月三日十一時

一四一

楫君：

午前寄一函，諒收到。

下午在大雨之中，帶些應用的書籍到新居，滿想靜默一會，把腦子清靜清靜整理一個工作計劃；誰料無端的苦悶，竟不斷地來襲；現在十點鐘了，什麼也不能作！

在平日的下午總是嫌時間過得太快，今天則又嫌牠太慢；靜聽着室內的鐘擺聲，和室外的蟋蟀聲，很自然地在那裏互相唱和，永無休止。牠們獨不計這孤寂無依的我，在這黯淡的燈光中伴着一些惡獍猙的家具是怎樣地淒涼！

你是這房間的主宰，同時也是我的主宰；你去了，室中的一切都似雜亂無章。我呢？更如失去慈母的赤子，徬徨無措！楫君，親愛的楫君，你趁早歸來罷！趁早歸來拯救你這失所憑依的怡罷！

你的怡 九月三日夜十時半

現在我的心雖然仍在上海；但實際上我的軀體是已經安放在我不會夢想到的鎮江中學；所謂「身在異鄉爲異客」的滋味，我現在是嘗着了！

到校後即先後訪校長、訓育主任、事務主任及一切有關係的人員。並把屋子整理到相當的程度了。可是我這次因爲走得太匆忙，有許多應帶的東西不曾帶；牀是我不會想到的一個敞牀，非掛帳子不能入睡；你的帳子不用時，請交洗衣店洗乾淨寄來，省得再白花錢去買。

阿嫂告訴我的是教二年級的歷史。我想着當然是近代史，故帶來的參考書都是這類的材料。現在才曉得是三年級的世界史；所以我不能不請你費神幫我借點書來（書目另開）。

七日上課，明日起開始註冊，女生只來五六人。

訓育處共有訓育員五人，助手一人，連訓育主任是七人。洪主任及其他訓育員今晚向我說：無論如何要我擔任初一國文一班每週八小時（就是原來預定阿嫂教的），我以體弱多病和非專習文學的兩種理由，再四的推辭。

初改變一個環境，雖然感到不慣，心裏還相當的安定，請勿念！

望你少作事，多多保重身體！

請代致意阿哥阿嫂，改天再寫信給他們。

楫弟九月二日十一時

一四三

楫弟：

你前晚的信，頃始收到，所需各件，當先在家中查明，就所有者先行寄上。所需參考書，已請此間史學專家金兆梓先生開書目購備。

國文教課事請你自己斟酌。初一國文本不難，教教於自己作文亦很有益處。不過你得斟酌，若訓育上之事務過繁，而又須改文章，則精力不及，損失反大。

我昨夜獨居空房，苦悶異常。檢理日記，偶閱你致某君之數信，深知你的事業慾學問慾不下於我，爲使你心安計，我決定努力學問及事業以愛你。今晨在家讀了五十六頁書。

正忙事，不再寫。

你的怡九月四日午前十一時

一四四

午前復一函，想收到。

一時半去家檢理書籍，將你所開之書目單失去，就我認爲你用得着的一律檢出寄上。

史地叢書我有十五種，全數寄上，其他你沒有而我有，也檢些併寄（另附書目一紙請照收）。此外我有威爾士的世界史漢譯本兩冊，如需要，請即告知；帳子等洗後即寄上。現在此地大雨，下雨不能乾，恐生霉，一定要等出太陽才洗。

今日的信都是些家常，作的事也是些家常。我真成爲你的太太了。

你的
怡九月四日下午三時

還有一件家常，請注意：

訓育員們要你教國文，自然是好意，但手續上是不大合的。爲你的身體計，最好是不教，萬一要教，也得校長正式向你談話方可應允。

一四五

怡九月四日

楫弟：

今日給你寫三封信了。但現在要說的還是家常，真可惱！

下午公司發生工人以糞澆工頭的問題，所以到這時方回來。獨居無聊，忽然想到幾件家常：

一、清書時甚忙，奔納氏運動法未檢寄。頃查只一冊是我的，你的一冊是否帶去，如未帶去，當寄上。

一、鎮江地方小，一切請留意；在男女的交際方面，更須留心，作人真是難呵！

生活狀況如何望告我！

你的怡 九月四日午後十時

一四六

楫弟：

今早六時醒來，又想得幾件家常：

一、這裏老是下雨，帳子不能洗，同時我又想到這帳子有六尺多高，是專爲鐵床用的。學校的木架子床不過四五尺，掛起來要掉在地下一二尺，既不美觀而又糟蹋東西。因之我想你費四五元在當地照着你的床的尺寸買一頂薄洋布帳子，冬夏均可用，將來即帶回作女工之用，也還不至於白費。若是床高而

又買不到適當的，就請寫信告我，當即寄上（這裏已用不着。）

一、你去了幾日，觀察學校的情形怎樣？同事學生們也還可以相處嗎？女同事有幾人，有可以作朋友的嗎？

一、你的身體如何？還頭痛嗎？鼻子眼睛怎樣？飲食大概不會好，你吃不慣，儘可另外設法，最要緊的是早睡早起，集中你的精神對付你的職務（訓育員到底幹些什麼，有女同事幫忙嗎？）不要想別的事吧。

你的怡
九月五日早七日

一四七

楫弟：

今日竟不得你的信，很奇怪！

印刷所自昨日下午發生問題後，今日各課正副課長二十餘人聯名請假，機器也開不成，而且分成兩派，大鬧特鬧。我們一日不曾休息，弄得頭昏腦悶，現在還得出去，今晚還得在旅館過夜。

友雲六時返家，據說學校生活尚可過去，她好像很念某君，我將關於他的情形略告之，她今晚即在

我們室中寫信寄宿。

怡九月五日下午九時

一四八

楫弟：

別五日矣，連此共給你八函，但只收到你一信，不知你的生活情形怎樣？脚疾如何？

前日便想到今日的日子難過，上午爲着公司的事情忙，而且去看了王氏姊妹，下午替你埋信件，並親送友雲至校，總算糊糊塗塗把時間混過了。現在正是夜闌人靜的時候，你想我獨居這寂寞的空房是一種什麼樣心情呢？昨晚寫至此因頭痛而止。

這幾日上海不僅下雨，而且許多街上都積水甚深，地豐路口水達二三尺，虹口花園門口也有二三尺，恐友雲返校在路上有困難，所以昨日下午親送她去校（乘電車。）我們約定下月六日下午去看你，十一日回上海。最好是你於那時返滬。

因爲三友實業社減價期快完了，所以下午送友雲回來又去買五磅的棉被一床，價十元半，花樣甚好，我現在可以過冬了。——這床新被現在當然用不着，我最希望你雙十節回來試新。

昨日爲你清理信件（阿哥的箱子還未退還，只得暫放在小綠箱中）阿嫂友雲均在側；阿嫂講爲愛人理情書，至足樂也，勝利者更可自豪。我謂勝利與否且不必說，果是勝利，似亦應該因爲在許多所謂你的愛人之中，只有我的信最多。信的內容且不說，就以數量言，果有所謂勝利者，似亦當屬於我。友雲聞之，連說對了對了。不知你以爲「對了」還是「不對了」。

「愛人呀，你趁早歸來罷！」

今日再不得你的信，我便要罵你了！

你的怡九月七日上午八時

一四九

怡兄：

昨天的信收到了嗎！近況怎樣？

前天到校後即忙着會人，忙着整理房間，忙着給你寫信，十二點鐘上牀，還忙着對付如蜂子朝王一般的蚊子。昨今兩日又爲註冊手續忙，同時還寫了七八封信，真是忙個不亦樂乎；不過，在這種忙碌之下，還有時間來讀書，真是怪事！只是心不大安靜，看的東西很難印入腦子裏。我想或者是初來，對一切都茫

無頭緒的原故罷？

我教的功課又改了，今天校長又來和我商量要我教初三的國文一班，我不答應。只允教歷史一班，但他們總嫌少了，和另一歷史教員調換。分三點鐘給我教，都是二年級的（男女生各一班），所以我請你買的西洋史學叢書，如未買，可改購中國史參考書或史地叢書（可選購幾種關於近代史近古史的）。世界史和世界歷史問答，也可以暫時不買。奔納氏運動法一定要，並請將清朝全史共四冊寄下。

我希望你的只有一件事：「少讀書，多休息。」

楫弟九月四日

還想報告你幾件事情：

- 一、此地的天氣大概要涼一點，這幾日白天穿布衣還冷，夜晚更非蓋被不可，上海如何？
- 二、這裏的飲食，同別的學校當然沒有兩樣，每餐一小盤菜，一小碗湯（分食的），飯如石子般的粗硬，每食固定兩碗飯；但這兩天肚瀉得很利害，我想大概是因爲飯太硬的原故罷？我想服通利片。

楫又及

楫弟：

方才接得你四日的信。照理昨日應接得，當然是由於昨日星期公司休息的原故。以後有信請直接寄我們的家中較爲便捷。

清朝全史及運動法下午即寄。

你腹瀉爲什麼還要服通利片？

鎮江應該有西藥店，需什麼藥可購備。最好是請醫生看。

飯不好你可自備飲食；做事固然要緊，保命更重要。

帳子無法洗，請速購；購不着即用快信通知，當即寄上，這裏涼到七十二度。

怡 九月七日午前十二時

一五一

怡兄：

別來四日，到此時才接到你的信（共四封），校工說，因爲不知道我的姓名的原故，假如今天還不

得信，我又要發神經了！

真不得了，我剛剛來四天，就好像要病的樣子；今天頭痛異常，時發寒冷，晨起臉有點浮腫，不知道是昨晚打痛的呢（因為蚊子太多，昨夜臉上受了不少冤枉的打）還是蚊子咬的，直到現在還是紅腫的，並且刺痛難當。要校工去買的蚊香，又小得來不能用；要他買大包人丹，也只是頂小的一包，怎麼能治我的病：這都是因為地方不熟悉的原故。

今天還是照常去辦公，好在生意並不好，還不致於怎樣的忙；明天星期還是照常辦公，後天就要上課了。所以我預備將此信寫就之後服下人丹，就乾脆蒙着被頭睡一覺，看明天起來怎樣？或者明天就不去辦公，但午後的教職員會議是不能不出席的，我只希望不致於成病。

我這幾天除有時想你和妹妹及回憶我的舊生活外，好像沒有什麼感覺：這幾天完全是昏沉沉地混過去的。

這裏的女生，聽說比較好管，並且一切的規則都是固定的，和男生一樣，完全在一個系統之下，我不過負一部分的指導責任罷了！我假如有什麼極積的辦法，當然也可以提出的，不過，我總記着你囑咐我的「少事更張，一循舊規」的話，並且我好像對於此道也不大感興趣，也不願意做到比半年還久的時

問啊

你給我寄這許多書來，當然很好，但恐怕我的能力看不了這許多，不免辜負你這番心，得不着你勞神的代價呢！不過，我很感謝！威爾氏的世界史綱我也有一部，但不必寄來，請將錢歌川著的日用英語尺牘寄下一本。

這幾天你的忙，是我想像得到的；不過，你既是作了太太，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實，還要請你把我的照片尋出寄下。

我這次真是走得太倉卒：忙人無好事，這句話真對。我明明記着將傅小姐的通信處帶來了，不錯，是帶來了，但拿錯了名片，將那次送墨盒來的姓戴的名片帶上了：真可笑。請你（又要請你，你不厭煩罷）找找小綠箱的信插裏有沒有；若是沒有，即將傅小姐來信的信封上的地址開示！

我的功課已經定出來了，星期一、二、四、五、四、天：共六小時，都是二年級的。

你的楫弟 九月五日夜七時

一五二

楫君：

從六時起一直到這個時候，一秒鐘都不休息；替你找相片，什麼地方都找完，居然把你所要的東西找着了，可是底片還沒有找着。

你想你放在什麼地方？綠箱沒有，什麼箱也沒有，結果是在你五年前的日記本中。相片五張我留下一張，其餘的四張寄給你。

我在找相片找得無聊的時候，看了兩件東西：一是羅文漢的風潮簡記，他的思想才幹真可愛。現在不幸死了，他的遺稿去年擺在我那裏很久，因為忙，退還孫承光，今晚想立即把牠料理；我對他歷來不忘，今晚更興奮。好人何以竟會短命，他的原稿你是從那裏得來的。

另一件事是看到某某復你的第二信。我平常總以為他的思想很不錯，看他給你的第一封信，也只以為他愛你過甚，看到第二信，真使我失望；他還在自由結婚時期，離自由戀愛觀最少還差二十年（由此我不能不佩服你的父親）；他要以結婚為愛的永久保障，你若反問他被離婚者難道無法律的保障嗎，他會啞然失笑的。可見人類思想差異之大，瞭解人之難。

怡九月七日午前八時三十分

楫弟

現在又在給你寫信，而且又在談家常。

清朝全史運動法之外，另寄清史兩種；此兩書均甚好，簡單明瞭，較全史之出自日人手筆者高明許多，參考時可先閱此兩書。

前日寄八包書想收到，一共費去郵費二元餘，不能應用，只好讓郵局發財，收發倒霉。

寫至此，得你五日七時的信。今晚回去再為你檢點一切；爲要作好太太的原故，無論怎樣忙都是要替你辦的。

蚊子招架不了，趕急去買帳子。你真無用，爲什麼這點小事也要人管呢！天氣冷，多着衣；有病請醫生。

怡九月七日下午四時

一五四

楫君：

今日連此信一共給你寫三封信了，並且替你作了幾件事，這樣的太太，不知道你滿意不滿意。別人

也許要說是你三生有幸，何修而得此！

寄給你許多書，並不一定要看完，只要於需要某種材料時翻着目錄翻看幾段就行了。

初中學生的程度很低，上課時要明白他們或她們的程度，說話要慢一點：因為內地的雙料少爺小姐們，聽不大清楚外邊官話。

你去了五天，好像隔了幾年，不知道有那許多說不盡的話要說，我只希望這學期的時間飛也似地快快過去。

你的病怎樣？我真有點不放心。不妥，要趕快請醫生。附上無味金雞納一包，可照服：因為此藥清血治瘧疾。夏秋之交，常服少服一點，是很有益的！

你要少讀書，少寫信。你不能和我比：我雖然每日要寫幾十封信，但不要我親自動筆，只要給你一人寫。你的信都得自己寫。如某某等之復信就可從緩。

怡兄 九月七日午後六時

昨天給你的信上不是說：把信寫好就乾脆上牀休息嗎？但還不會寫完時什麼事都來了學生的自修室問題，功課問題等等，還是弄到九點半鐘才上牀。今天更忙：爲學生的用水以及設備盥洗室、接洽功課，到圖書館（即在對門校園裏，裏面風景很好，像一公園）查書，同時還要給學生註冊；午後四時起開教職員全體會議，散會即晚餐，飯後正清理你寄來的書籍（不算筆記，九包，共三十二本）又叫開訓育會議，直到此時（九時半）才完，我馬上又來寫這封信；其實我的頭腦昏暈的。唉！現在我才知道忙人是沒有生病的時間呵！

現在我大概知道我的職務了：因爲我的下面沒有舍務員，他們說我是雙料的，其實豈只雙料而已，真是無所不包！每星期在辦公室值日四次，要整整地兩天功夫，即從早七時半到夜晚九時半。而每天晚上還有自修室和寢室的點名（寢室四大間，自修室五間）每星期教六小時的書：這是固定的。其他意料中和臨時發生的訓育問題和手續還多着呢。所以我想我以後不但是不能生病，恐怕功課也不能有充分的預備，更休想有閑工夫來拉提琴（我剛才望着琴故有此感）。星期日的上午紀念週時也要輪流辦公。

訓育處共七人（連書記在內）男生方面，訓育員及舍務員各二人。他們對我到還不錯，但我份內

的職務，他們是無法幫忙的。

飲食吃不慣，也不要妄想另想辦法：因為職務的關係（女職員僅我一人，教員有四人）不能不到那容幾百人的大飯堂去共食。我想你這位嬌養慣了的妹妹，讓他去吃吃苦也好罷！

帳子，你要我在此地另買，也好，省得麻煩；但我只有七元錢，我自己是沒有功夫去買（而且找不着地方）等明天着校工去試買看；若是不對，還得勞你的駕：請候消息好了！

明天就開課了，我早上就有課，並且要行始業式，我想或是免不了（免得了當然僥倖）要上台演講的，還得略略預備一下！你要我不想別的事件，恐根本無想的餘地。戀愛要時間的話，我現在纔真懂。

你問我有可作朋友的同事沒有？這個，在今天我還不曾遇着，今天開教職員會時，才會着一位體育教員，年紀很青而且活潑可愛，我對她可以說是「一見生情！」

你寄筆記本，爲什麼獨於不曾寄那本花硬殼的中國史筆記？上面有我在川中教課時的筆記，現正用得着。你若不嫌麻煩，請尋出（在書架後面）和運動法及英文尺牘一併寄下！

我給阿哥們的信收到沒有？祈代爲致意！

你的楫弟九月六日夜十時

楫弟。

六日函悉：茲將筆記本寄上，並匯大洋拾元暫作零用。

一人負責管理許多學生，自然是忙，開學後一切上軌道，當好許多，不過一點不能自修，也不相宜。阿哥說可以函請貴校長爲你添聘訓育助理員，你以爲如何？

你現在已總算知道社會是什麼，同時也知道戀愛是要時間的啊！

怡九月八日

一五七

怡兄：

今天行始業式，我也上台去說了幾句話；但不善於言辭的我，說不定鬧了笑話也不知道呢！

今天午膳，第一次到約一里路遠可容一二百人的大飯堂去和學生共食。更壞，不是菜壞，而是分量少得可憐（半盤都不到），那裏吃得飽飯呢？所以我想以後非買點餅干之類來救濟一下不可。

早晨六時半的早操（全校總動員）我也去了；我想這樣於我的身體或許有點好處；因爲至少可以呼吸點新鮮空氣。帳子已經買來了，花了五塊四角錢，還可以用；不過我真有點氣憤，既是自己買，何

必冤枉給蚊虫咬幾夜呢！家裏的即請勿寄。

午後預備功課整整坐了三小時，弄得頭都痛了。本來該休息而且預備休息的，好像有許多話要向你傾訴，但現在提筆又沒有什麼說的了！

中華的事怎樣？望你多休息！

楫弟九月七日午後六時

一五八

親愛的楫弟：

今日得你七日下午六時的信。

你過忙固然很苦，只要身體支持得住，忙一點也不要緊；至少是得着許多不易得的經驗。你本有治事才，再加以訓練，將來或能替社會作點事。不過這樣的經驗，很短期就可得着，作久了，對於自己學業的損失很大。所以至多將本學期幹了，明年一定回上海。

你能在稠人廣衆之中演說是很好的，這種習慣一定要養成。所當注意的是語言的檢點：現在的社會到處是荊棘，你和我犯一個同樣的毛病，就是才華太露。我受此病的苦不少——同時得其益處也不

少——望你在處世的初期毋蹈我的覆轍（以後經驗多了失敗成功都無多大問題初時却難受）所以我望你遇事冷靜——對職務自然當切實負責，但應先把各方面的情形看清楚，有所主張要先看是否合理，在事實上能否實行，不要專重理想，尤其切忌空言。

飲食不慣、營養不敷，是很不好的，應當自己設法。同學生上早操甚好，但晚上要早睡，尤要少想問題；下午無事可拉拉提琴散散心。

中華事現正緊張：因為十二要開慶祝會，這幾天的問題特多，昨晚到十一時方回去，今晚恐又要歇在旅館。

你在滬時我曾計劃你去後努力寫教育史，可是至今一字都不曾寫得。

傅女士的通訊處另紙寄上。

怡兄九月九日上午十一時

一五九

怡兄：

每天這個時候接你的信成爲習慣了，今天不接，心裏不安；我也是這個時候給你寫信寫慣了，不寫

也不安。因為記得你的「少寫信」的話，勉強拿着書來看；但是看不下去，努力看了幾行，不行，焦燥極了，還是來了却我這件事，請原諒！

我今天初次上講堂上課。學生們還不鬧，只是太怕羞了；問他們的問題，他們只是埋着頭不開口。費了許多氣力，好容易才把他們的嘴弄來張開。男生的一班有很多大個的：比你高的都有，但是年齡不一定比你大，體格也不及你好。

叔和寄來的藥一包（藏紅花）已到，是為妹妹買的，今日接到上海郵局來信問我是否要轉到鎮江來，我立刻回信去要他仍交照園路交你代收，請你注意，不要讓他寄到鎮江來了，省得我又寄回去；並請收到後交給妹妹好嗎？

坐在辦公室，雖然事情還不多，但因環境的關係，還是不能看自己的書。

你的近況怎樣？書局的事情如何甚念！

楫弟九月八日午後

今晚以爲一定要在旅館過夜的。不料不到十點鐘我已回家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今晚能得你昨日下午的信，尤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是由於你寄在家裏，七時後送到的，寄公司則四時半即不能收到。所以以後的信你還是寄家裏爲好。

上午寄給你的信當收到。

書局的事情越鬧越糟糕，工人之兩派現在已旗幟鮮明，鬧得不亦樂乎。編輯所雖無事，但大頭先生不出來，許多事都得我代爲照料。晚上曾代表他出席發行所同人慶祝會，說了許多話。所幸我們正在旅館晚飯時，他來了。所以我去旅館吃頓飯，說幾句就能跑回來；否則非過夜不可。

這幾日又忙又熱，頭痛口破，今日還爲小朋友十週紀念刊寫千多字的文章。十二日總廠開慶祝會，又是我爲主席，弄下來恐怕非病不可，著作計劃當然是難於實現了。

你的身體不好，事務過繁，務要特別保重，若病了真不得了。我倆現在都是病不得的啊。辦公室不能看自己的書，總可以寫自己的信。你就在這時間中給我寫信好了！

前日給你寄三信，何以昨日未收到！

怡兄九月九日午後十一時

一六一

怡兄：

雖然午後才給你寫了一封信，剛才得你四封信後，又忍不着馬上要回信給你，終於被職務阻止了。今天午後在辦公室坐着的時候，不知怎的忽然心煩意亂，看書看不下去了（唉！真討厭，這蟲子老是來掩着我的信紙或筆尖，使我不能下筆，）趕快跑回寢室來躺在牀上，心大跳不止，我乾脆放下書想靜養一時。但最初想到你，繼後想到妹妹，……最後，終於被這紛亂的思潮弄到催眠的狀態，可憐矇矓過去不到二十分鐘起來，滿臉和手都被蚊蟲咬壞了（我屋子裏不但蚊子多，大飛蟲和爬蟲更不計其數，晚上更厲害，我現在給你寫信，不住地吹打都來不及，真難對付。）晚飯我也不曾去吃，就坐着預備功課。學生上自修時，我得着你的信，忙着折開來看（怡兄啊，那蟲子老是來爬我的筆尖，怎麼辦呢？）又馬上去辦公室取點名簿點名，還不曾點完，校工來說校長請我去有事（唷！癢得很，牠們老是來爬我的臉和手）原來就是助產學校的三位人員來參觀女生自修室和寢室，我帶她們看了很久，剛才回來，弄得我滿身是汗，週身發熱，好像過著天似的難受，不知這是什麼原故？你寄給我的金雞納霜我想吃一點；但又不想吃，因為午後我心跳時，忽感覺我快死了，我不覺衝口叫說：「怡兄！我快死在這裏了！」

其實，我怎麼死得下去呢！不過我來此僅一星期，就不死，也一時不能回去的呀，請你不要妄想（唉！

打不死的蠢蟲子！——因爲給你寫信，藥放冷了，也忘記吃。

某君來信，我給她借學費，我想了很久，最初我曾想在你身上想法子，因爲無產的我，當然是沒有辦法可想的。最後我想到你近來也簡直是個窮光蛋，似乎不應當要你去吃苦。最後想到我現在的生活情形，爲省五六元的帳子費，給蚊蟲咬了好幾夜；想到我或許還比她苦一點，更無設法的義務，故馬上回信給她說：我現在是無法可設，若是她實在無辦法時，可找人擔保，那時你或許可盡點力！怡兄！請你斟酌情形好了！

我的照片記得是夾在日記裏面的，我帶來的日記裏沒有，當然在家裏的日記裏面（大日記本）若再沒有時，那就是失掉了！我也不再麻煩你找了。

大公報可不必寄，真是何苦再每月去費三毛錢的郵費，和勞郵差的駕呢；此地有幾份上海報看看就行了。

你要我少寫信，這那裏辦得到呢！我若每天寫一封信給你，而每次都是這樣長，那就已經什麼都完了！

所謂女生指導員，還要解答學生的問難；本來我可以不管的，但她們拿來問着，你說你不懂嗎？好像

不應當，也不心安！你說怎麼辦呢？但這樣一來，我更會忙得連牛馬不如了！

怡兄，我熱得很呵，真難受！我不敢脫衣服，怕着涼。頭已經在痛了。說句老實話，我給你寫這封信，好像是在作夢一樣，非常的恍惚，你可從字裏行間看得出來的罷？！

真氣人，要校工去買餅干，他給我買一小匣陳舊不堪的回來！

楫弟 九月八日夜九時半

一六二

楫君：

方才得着你八日晚的信，不知道你現在的情形怎樣，果真病了，只有回來。至於錢，我們自然是需要，但是拼着你這樣的病體去賺錢，賺起來又送給醫生和藥店，實在不是一種必要；我們自然是窮，但是還不到饑殍不繼的地步，上海七八十元一月的小家庭多極了，我們每月總可有八十元，爲什麼不少用幾文過精神上安舒的日子，而要替物質慾作奴隸。

你能替學生解答問難自然是好事，可是你還得顧到自己的身體。本來內地學校的所謂職員，是什

麼都要管辦公無時間作事無界限所以我從吳淞中國公學辭去中學主任之後便宣誓不再作學校職員。你初任事，諸事負責，自然是你忠於職守的好處。不過要看清自己的地位，不要越權，免得發生誤會，受人排擠。

點名不必一個一個的叫，只要把坐位排好，看看某座缺少，把她的姓名記下來就夠了！這樣可以省去時間不少。

照片筆記本都已寄上，並寄十元作零用，想均收到，大公報今日寄上六份，以後當不寄。某君學費俟其來找時再說。

我想你最苦的是太孤寂，忙還不要緊。你設法交幾個朋友往來談談罷！

本局事現極緊張，明日有罷工的消息。所以我也忙得不堪。

蟲子無辦法，可自購極壞的珍珠羅（三四角錢一尺，三四尺，就夠）將窗子圍起。把門常關着，白天睡也要放帳子；買東西可找校工或學生陪去，不必假手於人。 你的怡兄九月十日午後十時半

一六三

怡兄：

因爲昨日給你寫了長信，本立志今天不給你信的，但剛才接得你發神經的信（附十元匯票一紙），我又不能不來醫治你的神經病。

我的事情雖然繁雜，每星期要到辦公室坐四個半天，兩個夜晚，但實在沒有什麼事情可作，也不是完全不能走動的。不過我的責任心太重了，該我當職，我不願無故怠職；我的心也太不寧靜了，有人在這裏談話或作旁的事情，我就不能靜心地看書，更不能預備功課，非到自己的房裏去不可。因爲我處事的經驗還不夠，對於一件事情總是不能放心；隨時計劃着、思考着，不能像你一樣很鎮靜地處決一事又一事。更因爲我兼任舍務之職，每天非去寢室查看兩三次不能心安，並且還有人似乎故意和我爲難，常常多找些事給我管。雖然我不像小孩一樣地很聽話的受人愚弄，但總不免時常擾亂我的心，所以本來沒有什麼事的，在我就變成許許多多的事了！

我覺得我推究的原因是對的，你以爲如何？像這樣的情形，也值得阿哥寫信給校長找助手幫忙嗎？

帳子早買了，請不必寄來。但如現在還不曾買，專等你寄給我，恐怕你的帳子寄到時，已經沒有了我

——早被蚊蟲咬死了！

我來此已一個多星期了，不僅沒出校門一步，竟連學校的後牆上（臨北固山）也沒有去望一望。常常聽同事們說後面的風景是怎樣的好，但一因事務忙沒有功夫去，二因心緒不好沒有興緻去。今天訓育主任爲着我的太不好動，特別同本處兩位同事邀我去走走。怡，那裏的確是個最優美的所在！今天我才知道鎮江城的形勢，才知道鎮江也是可遊之地。因爲這裏有著名的三山（焦山、金山、北固山）之勝，不過在本校的後牆上就可一覽無餘了！總之，鎮江的確是個好地方，我希望你和妹妹雙十節一定來玩玩罷！阿哥阿嫂也願來嗎？希望你們都來，最好帶着照相機來！

從城牆上看見鎮江的水泛濫得很厲害，淹着不少的民房（風景可特別的好），而此地則自從我來就一點雨也不會下過；我想上海那樣的大雨，不知成什麼樣兒了？

你爲我新買的熱水瓶，請你計算計算還不到十天呢，今晨却忽然爆裂開來了（並不會動牠毫厘）當時我心裏禁不住重重地跳動幾下，我想決不是爲着愛惜瓶子；我認爲是我們破裂的預兆呢！因爲急需的原故，着校工去配，但又被老媽子把裏面的彈簧丟掉了。我着急，要她們三人爲我去尋，但被拋在垃圾桶裏，找不着了！嗚呼，哀哉！

告訴你，今天你寄來的十元錢，就是打破水瓶的先兆，倘若你不匯這十元來，瓶子一定不會破；因為牠知道壞了是沒有錢再買了，所以還是得怪你；果真是我們破裂的預兆，也得怪你！

老實說，我在此枯坐實在太無聊！因為無聊的原故，才有這樣長的信給你，但只怕你看得不耐煩。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警告你：你老是在看我的情書，但看後不許發半點神經！倘使你不聽話，那我不允許你再看，記着呵！

你的楫弟 九月九日於辦公室

一六四

楫弟：

現在十二時半了，我方纔回來。今日一日不曾休息，疲乏已極，明早十分之九是罷工，要早去料理；下午慶祝會更須主持一切。照理應該休息了，然而把你的信看完之後（今天一天在外面跑）非給你寫信不能安靜。

鎮江的風景我早知道，焦山金山我更早想遊覽，可是始終不曾去過。今年雙十節我若不死，一定要去遊的。不過照昨夜的情形，我真有點怕見你。你知道是爲什麼事嗎？

這幾日這裏熱至八十度以上，晚上很難安睡。

你的熱水瓶破了要怪我，我今日一日不舒服却要大大地怪你！

你的職務雖不算忙，但你不能一日離開學校，總不是辦法；貴校長對輝羣曾有請舍務員之議，阿哥再提，似無不可。你既認爲非必要，當然取消前議。

友雲棉衣前星期已談過，她要緩作。你的警告，我敬謹受之。

怡兄九月十一日一時十分

一六五

楫弟：

從早上八時起，到現在半點却不曾休息，在下午七時最忙的時候，抽出一點功夫跑到家裏去一躺，以爲友雲一定是回來的，萬一她不回來，最少你得照常一樣有一封信在家裏等候我。不料事情竟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僅友雲未回，連你的信也沒有。你想我是怎樣的失望！

今日因社會局的命令，罷工未成，紀念會也照常開了。不過人多如蟻（共三千餘人），小孩尤多，三

個遊藝場擠滿了，耳朵也吵聾了。然而因為榮膺主席之職，非散會不能走，大概至少要明早一時後才能歸家。

這是在吃飯後休息的時間匆忙替你寫的。明日是星期，不知你怎樣過法？不過我在上半天大概是非補睡不可的。

祝你今晚好好地睡。不要想事兒呀。

你的怡
九月十一日午後八時

一六六

怡兄：

連得兩信；清史，日用英文尺牘及日記本共三包亦先後收到，謝謝你這樣的好！

忙我不怕，最怕的是心緒不寧，這幾天就犯了這個毛病，兩三夜來都大作其惡夢，弄得來白天一點精神也沒有，總是頭暈目眩地難受得很！加以天氣又不好，時冷時熱，一天要換幾次衣服（這是身體不好的表現，他人當不如此）今天落了一點雨，才好一點。

現在我才知道事情之忙是沒有辦法的。你是忙慣了的，想來不甚要緊，但希望你不要忙出病來了。

你要知道你是千萬病不得的，不能和我比。我是病慣了的，至大限度病到不能作事回到上海完事。你呢，唉！想不得！所以希望你保重！

你們決定來鎮江嗎？若是要來，我想不必一定雙十節那天，就在星期六動身來，星期一回去不好嗎？因為雙十節也只有那一天的假，並不一定就天氣好來了不能玩也不值得，不如就在雙十節前後，選着天氣好的日子來好些，你們以為怎樣？一定記着帶照相機，我回上海恐怕辦不到，因為我的職務沒有好朋友可托。

楫弟九月十一日午後三時

一六七

楫君：

昨夜到三時方歸。今早得你十一日的信，歡欣之至。

友雲到現在還不會回來，不知何故。關於她作棉衣及去鎮江的話也無從說起。你要我們不一定在雙十節去鎮江（請你先打聽有什麼價廉物美的好旅館可住）我是沒有什麼不可的；不過友雲在平時要請假兩天，不知她能不能辦。雙十節是星期六，若星期五夜車到鎮，星期日夜車返滬，可以玩兩天。

而她只要請假半天。這事要等她來再商。

我這幾天實在忙苦了，昨日從早七時起床一直到夜三時，整整二十個鐘頭（至少站了十二時）不會休息，晚上安睡得五小時，雖然起來時頭暈目眩，但再躺一會到現在也無大困苦。我的身體大概是要比你好點。不過你去之後，精神還是不安寧。且看下星期事務稍少後，能否作事。

廬隱所住的二十號，三樓尙空着，你若回來，我們可以租用。你的怡九月十三日午前十一時

一六八

楫弟：

今日至少都應該得你星期日的信，何以望到現在還不得着呢？

今日爲着公司問題，還是一點不會休息。但在午飯前、午飯後、散工時都曾至家取信，可是除了兩捲大公報而外，什麼東西都沒有！

去旅館之後，匆匆將事情理清（實際上並沒有清，不過伯鴻在那裏，我可以不管），匆匆於六時半回家，以爲一定有信在等着，然而遍查房間，詢問哥嫂及女工，仍舊是一無所得！

一天得不着你的信，本來不算什麼，而且前星期六不是也閒一天不得信嗎？但我計算今天應當得你星期日的信。星期日你是沒有什麼事情，是有時間寫信的。我竟得不着，我想一定是你病了，或發生了別的不幸的事情了！

楫君！你現在到底怎樣了！總不該病倒或有其他意外的事情罷！

今晚本來預備早回來看信，復信之後，就動手寫文章的。但是，我現在的心緒亂極了，什麼都不能作。只等你的「綸音」來解救我精神的桎梏。

我親送此信至郵局，希望牠明天能見你！

你的不安的怡九月十三日午後八時十分

一六九

楫弟：

下午因昨晚疲勞過度，竟能安睡半小時（午睡本成習慣，但自五月北行打破後，至今不曾恢復。）三時出去開會赴宴，竟於八時前返家，真出乎意料之外。

臨行時以爲友雲必定回來，留字桌上，我回她仍未來，乃寫一信與之，詢其是否生病。

你身體若好，今年這半年將職務完了，求得一些實際經驗，明年我希望你安心努力外國文字，學習寫作。以你這病夫犧牲於事務之中，實在不值得。你總以為不在外面作事經濟不獨立，於心不安，實則努力求學即是儲蓄資本，努力寫作即係從事生產，有何慊之足言。此時你再不乘機努力學業，等到要專心服務的時候，要想求學，真是難於上青天（我治學之習慣極好，但現在也不能不打破。計劃三年之教育史也無法寫，無時不感苦痛）。我兩年來對於有時間讀書寫作之人，羨慕異常，對於他人之虛耗時間，痛惜異常。從明日起，事情大概可以少一點，不致如這幾天的煩亂。每天只要有三小時的功夫讓我努力學業（我想以半小時讀書，半小時寫信給你，兩小時著教育史。平常書報在公司看）就算天幸！此種苦痛，非身歷其境者絕不能知。今晚我能靜讀你的文稿兩小時，如獲至寶，所以樓上的一切都不能擾我的心。你到南方來之後，我們不能照常治學（環境問題）心甚不安，我常說及。現在你既有忙於經驗，我希望你能於明年專心治學，下三年苦工，所得或比教書還好。

說不盡，不說了！

你的怡九月十三日午後十一時

怡兄：

今天是星期六，到下午來，同事們大半都出去了。平時是非常熱鬧的辦公室，今天靜寂無聲，除却校工（本處的）在那裏埋頭工作外，再也找不着同事們的跡影。我拿着一本書，本來預備看的；但今天這個靜的環境，更加了我內心的波動，越發不能看書。只有枯坐在這裏幻想：回憶飯後飯前同事們問我的話：「劉先生今天下午預備到那裏去玩？」「白孤山去過沒有？」我都以「午後當職」爲答。實則，不當職又怎樣呢？恐怕至多也是睡覺，未見得就到那裏去玩罷！因爲剛才一位女同事周君這樣地說：「禮拜六當職真不好，不然，好到上海或南京去玩了。」忽然引起我回上海的念頭！於是就計劃着那天動身回去，那天轉來：我想星期六我沒有功課，最好是將午後的當職和別人換換，就在今天動身回去，星期一回來（請一點鐘的課假）這樣不是可以回去兩天嗎？並計劃請誰代我點名及照料學生……又想中秋節怎樣過，越想越苦。忍不住要提筆寫信，又勉強抑止着。正在這苦悶的掙扎中，你的信忽然飛到我的面前，而你的信又是要我回去的，唉！怡兄！你猜我看完信後怎樣？

現在正是不冷不熱的天氣，我忽然想到你們中秋節來玩不更好嗎？雙十節或許已經冷了？你們以爲怎樣？

星期六的下午，學生請假回家的多，所以是比較的忙，有時竟擁擠起來以致應接不暇。所以這封信也是作幾次寫的。

唉！怡兄怎麼的？我竟致這樣地苦悶，真是千愁萬感，弄得我急躁起來了！本來有許多話要向你說的，也好像寫不下去了！好，就止於此罷！以後空白的紙，讓你寫去。但我絕不想回上海，事情還是願意幹的，請你放心！我的病也沒有什麼要緊，不必替我擔憂呵！

楫弟九月十二日午後三時

一七一

楫君：

早九時半在家得你十二日下午的信，知道你那日下午的生活情形。

昨晚原定每日寫點有系統的東西給你，今天第一天就不成功：因為工潮問題，社會局派人調查，又要會同其他同事去應付，現在立刻要出去商辦法，恐怕又非夜十二時不能回來，所以乘此半小時多的工夫跑回來收信。信未得（但不失望，因上午得過），就在此匆忙地寫這幾句話給你。

你的怡九月十四日午後五時十分

楫弟：

今日又得不着你的信，你病是無疑了。

友雲今日有信來，附上請閱，我覺得她的話很對：你真應當把我們丟開一點，專心作事，安心養病。你的病到底怎樣？請你簡單地切實地告訴我。

今日搬得一些書，預備計劃作文要義及修學指導的綱目。但因得不着你的信，什麼東西也看不下去。樓上在打牌，跑去看，不幾分鐘也不能再看。對事業的責任心自然是很重要的，但要先有自己，才能說其他，否則要負責也是負不起來的。所以你要當心你的貴體。

怡 九月十六日午後七時

一七三

怡兄：

我們有了八年的歷史，我還不曾欺騙過你一次，這幾日我却破天荒地第一次隱瞞你。可是現在我

又得告訴你，就是我的鼻病又發了。

實在對不住得很，我這幾天都不會給你寫信，是因為太閑了；好在太閑不要緊，太忙也不要緊，只要不病，只要心安，不是嗎？這是你的意見，想來你是不會見怪的！

關於你們來鎮江事，我有一點意見，就是看你們是否想來瞻仰此地的風光，或者目的是來看我。若屬前者，我當然不便掃你們的興，並盼你們早來，最好是中秋節不冷不熱的時候，因為這樣才能夠達到遊玩的目的（這層你應當取決於妹妹，看她的意見怎樣？）若屬後者，而妹妹又無意來的話，就可以不必多此一舉，就乾脆讓我於雙十節回上海罷（只要請一天假，就可以玩三天，星期五午後動身回去，星期一再來），你說好嗎？（我獨自往來，路費也可省去一半。）

對的，鼻病與身體強弱的關係很大，蔡醫生所說的話一點也不錯；他不是說過我不應當作事，要少用腦，多運動多休息嗎？然而我們因一時服務心切，竟把他這句話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現在果然應驗了他的話，當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同時請你反轉來想想：像這種只會吃飯，不能作事，只會消耗，不能生產的活屍留着又有什麼用處？倘如她要病，甚至至於病死，也就讓她死去罷；因為這種人是毫不足惜的，讓她「死了算了！」所以請你不必悲傷！

這幾晚上的惡夢更多得可怕，有時尋求我近來身心苦痛的原因來，我恨你同時恨我自己，不僅想跑，想逃，還想把自己根本地消滅掉。怡兄！我想，就在此地給你留個憑弔的紀念，不很好嗎？

飯碗問題不能解決，真是沒有辦法的事！出十元一月去和私立鎮中包辦，別人還不願意，我已經餓飯三天了！從今日起，他願意送幾天看看。

楫弟九月十六日晨

一七四

怡兄：

對不起，我這次隱瞞了你一回！但你也得原諒我的苦衷，你僅僅一天不得我的信，就那樣地大發其神經，若直接告訴你，你的神經不知更要發得多麼大呢！所以現在我得和你約法三章：我想我們應當規定每星期一封或兩封信（有要緊事當然例外），免得遇着過忙或有其他變故不能寫信時，神經病一發，彼此都過着不安的生活，你以為如何？

快信的確是快得多，你昨晚七時的信，今晨十時，就收到了。我立刻就回了一封信給你，何以十二午後寫的信，十四早晨才收到，未免太不近情了！

我因為吃不慣此地的飯，弄得胃病大發，共睡了三天不能起床。事務愈荒不要緊，到把你的神經病弄發了！今天慢慢地試着起來，現在到辦公室來預備辦事，因為三天不到，埋不着頭緒，到好像無公可辦了，所以又來給你寫信。本來應當預備功課的，奈何我的心亂如麻，簡直無法看書，明天又有兩堂課，既不能再請假，不知將如何對付！

引起我的胃病的就是學校的硬如石子的米飯，出了十元一月的條件到私立鎮中去包飯，菜雖稍好一點，飯還是同樣的硬（不單是硬，且毫無潤氣），並且每次送來飯菜都是冷的；吃了半月的結果，是換得一個胃痛。我想這更不是辦法，以後非得自己去賣個汽油爐子來自己燒不可，但我那有這許多工夫，並且作飯是最麻煩不過的，還得自己去賣菜，此地距大街又遠，真是只有死路一條了！唉！你又得罵我無用了，是嗎？

我不希望你來鎮江了！現在是我怕見你了！怡兄，等着罷，等我長得白胖胖地時候回去見你！

倒霉的人總是處處倒霉，我的房間特別陰黯，好像死人的屋子。住這種地方的人，也無怪乎要時常生病呵！

請你不要神經，或者我又得間兩天才有信給你！

楫弟：

今日下午同時得你十六日兩信。

昨日下午回來不得你的信，於無可如何之中竟上樓打了四圈牌，至十一時方就寢，可是直到三時方勉強入睡。矇矓之中作的夢不少。

你的飲食可有方法解決，不必包飯，也不必自己燒飯。只要囑校工每餐單獨為你煮稀飯，仍舊吃學校的菜，自己再備一些乾菜（罐頭牛肉、肉鬆、醬菜等都可吃。）學校發薪嗎？如要錢用，請告我，當寄上。

友雲不願去鎮，她致我的信已經說及。而且我在那時恐怕也不易動身：因為工潮未解決，中秋正是星期六，許多事要料理。且等她星期六回來再說。

我今日租定了黃廬隱二十號的三層樓，月租四十元，再後日便搬去。因為你回來，一時不易得相當的地方，而且你在這裏住慣了，有陸、黃、劉等作朋友，就是我有事出去了，你還不至於絕對的孤寂。因為另外一個姓彭的約好今日上午定租，我想機會失去，是不易再得的，所以午前即不等你的同意，就毅然決

定付定金二十元，明日請人收拾好，星期日即遷入。我想你當不至以我爲冒昧罷。我想費一點時間把房間略略佈置（但不想粉飾）歡迎你回來住新房。你的病怎樣，請簡單告我。

你的怡
九月十七日午後六時半

一七六

緝弟：

你十六日的信我又看了幾次。

你的病我知道，蔡醫生的話我更知道。你爲作事心切，所以把他的話忘到九霄雲外，我爲什麼也忘去了！

我現在愧悔已極，然而有什麼用處！寫信嗎？只有增加你的煩惱！看你嗎？只有增加你的惆悵！你應得自己好好保養。

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應當靜息，然而我的心弦，竟受了愁思的挑撥，振動異常！牠們不爲我發和平之音，不爲我調快樂之曲；只儘量在那裏哀鳴，儘量在那裏悲憤，使我的情緒不能不隨着牠們如泣如訴。

地顫動使我的精神不能不隨着牠們如波如濤地顛簸這是苦痛同時也就是懲罰

怡 九月十七日夜二時十分

一七七

怡兄：

快信已收到（真快，你昨晚七時發的，今晨九時半即收到）本擬即覆，因為有課，無法執筆，並且昨天有兩封信給你，想來是可以醫治你的神經病。

我的確是病了！據昨日下午後的情形看來（頭暈、目眩、胃痛、肚痛、腰酸、腹瀉、四肢無力）絕不是一時能好的，但今日是太僥倖了；不但照常的作事、上課，並照常的睡覺；除却表面上帶着病容外，完全和好人一樣！所以我得請你放心！

這裏的事情的確是很機械，作起來實在很乾燥無味。然而為滿足我作事的慾望，為達到我離開上海的目的，為解決阿嫂的問題，我是不能不到此地來；與其說是來作事，不如說是來解決以上的三個問題。你想，既是為着了這個難得的解決問題的機會，我能夠輕輕把牠放棄嗎！苦自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但總比受罪強一點，就算是坐牢罷，我也得把這個期間坐滿，設在中途有什麼變故，也只能歸諸命運！且你是知道我的死的哲學的，縱因而死去也可以說是「死而無憾」矣！

妹妹既不願意早來，你還是不必來罷，等着雙十節再說。若那時妹妹的學校能夠放三天假而她願來時，你們不妨來此一遊，否則讓我回去，你說怎樣？

怡兄，我覺得你太樂觀，太努力了，每次來信都計劃着你的工作，自然我很希望你在公餘之暇，能夠滿足你的著作慾，使你心安一點；但是我不願意你太忙，把身體忙壞了大不值得；並且並且什麼？請你猜！我的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既要圖舒服，又嫌麻煩，這能怪誰呢！這樣恐怕終無解決的一天！

請你轉告妹妹說，我聽了他的話，少寫信給她；但你得將我的情形立刻轉告她。

楫弟九月十七日午後二時

一七八

楫弟：

十七日的信收到。快信是乘夜車走的，夜九時以前的信，第二日九時半可到；鎮滬一樣。

友妹明日一定回來我把你的信交她看好了

她學校請假真費事，前日學校有通知單寄來，要兩星期纔能回家寄宿一次，而且要先由家長通知，雙十節她既不願去鎮，加以請假又很麻煩，還是你回來罷！回來看新房，住新房罷！

你的病真好了嗎？真能照常安睡嗎？我今晚也比較舒服，和廬隱、小陸、唯建（唯建新回，王禮錫已去北平）亂談了兩個半小時，他們知道你病了，都要你趕快回來。

二十號的房間已收拾好了，下午找不着工人搬東西，明天一定是要搬過去的。只可惜又是我一人守空房啊！

你到鎮以後的進步真大，這幾次的信寫得很好，今晚和小陸們說及，她以為你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廬隱兩個孩子好極了，我們夜裏談話，她們一點聲音都沒有搬過去想可作一點事；只要你不病，常常有信來。

我要著作不是樂觀，實是由於我三年來不曾寫什麼東西，腦中積儲得太多了，非發表不暢快。你的厚意，我領謝，但我這枝筆是寫不病的，請放心！不過你的「並且什麼？」我實猜不着，請你告我罷！

前天你頭暈、目眩、胃病、肚痛、腰酸、腹瀉，恐怕都是由於營養不足；你的吃飯問題，儘可照我的辦法試

試。

怡九月十八日午後十時十三分

一七九

親愛的黑漆板櫥：

今晚所以要這樣稱呼你的，是因為我今天切切實實作了一天主婦！

早七時半即覓人將家具（並買得籐椅二件，茶几一件）等等搬到二十號，九時半去公司，什麼東西都沒有擺好；下午四時半回來，一直到現在七時○五分，半分鐘都沒有休息，把房間打整好，字畫掛好，書籍清理好，——把你的講義一項一項地分類包好放在網籃，騰出地方來擺我應用的書。而且盥洗間都是自己洗的。我若真當太太，我想一定是可以得着丈夫的歡心的。不知你這個丈夫如何？

三樓上到底清靜多了，雖然外面弄堂有許多聲音，樓下在打牌，但完全像另一世界，與我無關。只可惜守着這太寂靜的空房，未免心緒不寧，太難受了！

我到這裏收拾的時候，小陸和黃都以爲你明天就會回來的，所以我這樣起勁；我說不然，她們大笑。

若果再過幾天她們也許要替我們擔心，這些我都不管，我唯一的希望只是你於雙十節能回家看你太太打整的新房，看你寤寐不忘的愛人和愛妹！

還得報告你一件事，新房是打整好了，可是荷包裏却空空如也；因為付去四十元的房租，搬家及買簾器又用去十餘元，現在只剩得三元又四角，過中秋恐要成問題，但你的太太不是小孩子，你不必替他擔心，他是可以處決他自己的。

你的太太怡九月十九日

一八〇

楫弟：

你的職業慾，我如何不知道，你的心情，我當然會體諒，不過你的病，實在使我太不放心。前星期六來，我愧悔不該讓你去達於極點，昨夜搬到這裏來，是你到上海以後我的第一個寂靜的一夜，我的苦痛也以昨夜為最多。今日友雲來此，我們說了一時餘，幾乎說得彼此都要流淚。我真不知道，我們的父母為什麼都生着我們這同一模型的怪人。

今日我起來絕早，幻想也最多：最初我想從今以後，要努力學問和事業，同時要勉勵你也這樣的作；

我們切實把兒女情丟開，專心致志於學術事業方面，信也少寫；及閱報見着日本佔領遼寧的消息，更會想到中國目前以及以後的種種問題，我們治近代史的人更當本研究所得爲國家努力。但與大杰長談之後，一方面感到中國之無路可走，一方面便又特別想念你。你在此地，我也知道對於中國不會有什麼良方，但總覺得你能參加一些意見也是很好的，於是從那時起（九時多）一直想念你到現在。友妹來一談之後，想念你更切，而心的浮起更無法降下。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力量？我也看見許多人鬧戀愛問題，但好像都沒有我們這樣的苦痛，沒有我們這樣的越弄越深（友妹極同情我們，同時也深爲她自己憂。）不知道是我們的錯誤，還是別人的不是？

我想我們從今日起，還是努力讀書，努力作事罷！以後無事不寫信。彼此都注意身體的修養（我現在每日都運動，）設法保住不生病。你學校的事情雖然不很好作（初出學校擔任職務，自然有許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最要緊是謹慎，少說話，少出主張，態度莊重，處事考慮；）只要身體可以支持，還是切實幹下去。不過雙十節，友妹決定不去鎮江，她也極要看看你，你務必請假回來一次。我以後也多讀書，多作事，少寫信。

怡兄：

現在已經不是寫信的時候了；但這那裏能夠禁止我不寫呢！

我所處的環境以及我現在的心情，你至少應當明瞭。

我不瞞你：這幾天的確是不安得很！（唉！怡兄，我聽着外面的鬼叫，我怕得很！我希望我愛人的靈魂來保護我！）至於我的病，除却心浮，胃痛，頭痛而外，可以說完全好了，請釋念！

楫弟九月十九日夜深時

一八二

楫弟：

你十九日的信今日上午始得，昨日間一日不給你寫信，並非要守所謂少寫信的約，實在是由於這兩天國事公事私事忙得不堪（你知道我現在是怎樣生活法嗎？）兩天內我寫的文章五六千言，對付

的事情不知多少。現在頭痛、口破、便秘，還是要立即出去商公事。

你的心情疾病與所處的環境我知道，我的心情或者你還不大明白。

我望你好好保養，安心作事。我的忙不成問題，病更不成問題。我想我們在不久的期間總可見面。

怡九月二十二日午後四時三十分

一八三

怡兄：

時期！
昨日的信收到，我真佩服你少年氣盛的勇敢精神，你好像比我小幾十歲似的，我好像到了衰老的時期！

來信勉勵我自然是表示你對我的親切的，確也是值得嘉獎的一點；然而，我現在是太悲觀了。剛才和一位同事長談之後，更覺得中國的病也是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而你我這些小百姓的力量更無濟於事什麼？我們治近代史的人，更當本研究所得為國家努力！好，謝謝你這番盛意！同時我希望你本着你這句話的精神作去。我呢，因為你這句話的提醒，國難私憤，填滿胸懷，使我連現在所敷衍的不生不

死的生活也好像不能再過下去了！

我本來有幾件作人作事的問題，預備在此信和你商量的，現在也用不着了！我這樣的灰心，頹廢，你不必驚奇，回頭的反動力量，更要使你駭怪呢！不過，我希望你的，我所祈求你的還是和你一樣：「多讀書，多作事，少寫信」，並希望能夠繼續不斷的永遠這樣下去，不爲任何的力量所阻！

最後我不能不報告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來看我得趕快！因爲中秋節更無法過！

你的楫弟九月二十一日夜九時

一八四

楫弟：

二十一日信頃始收到：昨日寄你的信不知已達覽否？

我並不比你少年，只是不得不如此以消遣。兩日來曾作了一篇應時的文章。我因爲要活着，對於我這所寄托的地方，不能不盡我所能盡的力：這也是所謂自騙自的一法。

你近來爲什麼如此悲觀？你跑入社會還不過只有三個星期，對於社會上的種種，恐怕尙未親歷其

幾千萬分之一。你的身體和性情經驗，本來都不宜於隻身到那種地方去作事，只爲一時的衝動，遂不顧一切而去；結果是你病我病，你苦我苦而已，實際上是少有其他的益處。

我中秋不能去鎮，前函已告你。如你必要我去，請即快函示知，當設法前去。

你的作人作事的問題，無妨寫給我看看。

怡二十三日午後六時

一八五

濟羣妹：

你知道起首這三個字是怎樣寫出來的嗎？說出來你會要笑我發狂，我自己也覺好笑。

下午因爲疲勞過度去榮康晚餐回來（我現在的飯，老是東一頓西一頓，自你去後，從沒有在任何地方繼續吃過兩頓的，若喻爲喪家之狗，彷彿近之，）便在床上躺着，既不能睡，也不想作事，到七點五十分的時候，看得悲鴻的字很有趣，忽然想到他從前提議選購國內名家攝影作品的事，想給他寫一封信，問他現在要不要購，若購，我可以出售二十張換點錢來佈置我們的家。正起身寫信的時候，又忽然想

到你雙十節回來，我要預備些什麼，同時又想到寫信給他時，要告訴他你到鎮江去了，更想到我向他應該稱你作濟羣，於是提起筆來就寫上一個大濟字，等把濟字寫完，陡然記起是要寫信給悲鴻的，爲什麼開首寫上濟字，既經寫了一個，便不如給你寫信罷。這是我多年來不這樣稱呼你，而今晚獨寫出來的原因。這不是一件近於發狂的事情嗎。

親愛的楫君！你近來心裏這樣不安，一面許是由於你想念我太深，一面許是由於你由單純的學生生活，驟改任學校職務，對於社會的種種不曾習慣，再加以國事的刺激和身體的多病，遂致悲觀異常。我希望你鎮靜，個人和中國的前途都不是無希望的。

你的怡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午後九時

一八六

怡兄：

昨日竟不得你的信，你想我想念你到什麼程度？今天望信直到此時都是失望，你想我現在的心情怎樣？唉！親愛的怡兄，你真的無事不給我的信嗎？我從前也想到無事不必寫信，把時間拿來多作事多讀

書；但試驗的結果是不行，除非病倒在牀上實無法執筆外，隨便有什麼力量來都不足以阻止我不寫信；縱然勉力抑制着寫信的衝動，也是同樣的不能作事，此刻就是很好的例證：本來應當預備功課的，然而桌上擺了不少的書，一個字也看不下去，總被那不安的情緒苦悶着！請你恕我吧！我還是要求你每天給我一封信，無論怎樣簡短都好，等於每天給我一個定心丸吃呢？（前日的信，只算我的神經病發作，寄出之後，非常愧悔。）

我說過的除非病倒在牀上就不寫信，昨天的不寫信，你當然知道了；昨天午後此地舉行各界反日大會，演講遊行，我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之下，也去參加了的；但是我的身體你是深知的，在烈日之下晒過兩個多鐘頭，且因內心的苦悶過度，以致於不能支持，先逃回來睡着了！但，你想我能睡着嗎？想你和友妹最厲害，同時念及叔和！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怡！我親愛的怡兄！我覺得在此國家危亡之時，我們暫時不必叫什麼「同胞團結起來」的口號，能夠將固有的最親切的愛人團結起來，保持着不決裂，家庭的和平，維持着不破壞，已經是不幸中之幸了！所以我認為以我們這樣難得的相親相愛的關係，我們是不應當分裂，應該合攏來：無論爲自己也好，爲國家也好，求死也罷，求生也罷，都應當同心協力的取一致的行動。怡兄，我想至此，我的心快要碎了！我有一種無名爲恐怖，雖然我已經決定（在你們決心不來此後）

雙十節回上海去，但總感着那不測的禍患就要臨到我的頭上來，我今生就無緣再見你們了！因此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可笑的狂妄的念頭，希望在任何時候你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這是多麼的痛快啊！怡兄，你不會以我這種夢想爲可笑罷！

假如你們一定不來，我決定在可能範圍內準備雙十節回去，我早已把星期五的課程，提在星期三去了，我想再能夠臨時把星期四的課和別人調換一下（若不能調換就改遲一天走，在上海少玩一天），我星期三的午後（三·四一的快車或五·五九的特快）就可以動身，希望你能在滬站接我！但不知此地能否預先買到來回票？此地的醬菜很著名，我預備買幾聽回去送人，你以爲如何（我現無錢，若學校不發薪，打算去預支若干）

你究竟怎樣？希望你好好地保重！既是「不願求死」那就先有「自己」然後才能效力國家。寫完此信，正欲付郵，即得二十三日的信。怡兄！我對我前日的信，深自愧悔。望你將我前信當作神經作用，不必介意！

你的楫弟九月二十三日

一八七

楫弟：

這幾日真是忙病交加。現在頭暈口破喉痛，但仍舊是要治事。不過這星期過了，大概總可以好一點。午後至家得你二十三日的信。你說我們先得團結親愛的人再說其他，痛極對極。我總覺得我們太感情了，所以常常發生無謂的苦痛。以後我們應當多用理智。無論如何，我敢說：從你去鎮以後這些時間，我體驗所及，我們之間絕無任何問題。你不必過於幻想，徒傷身體。

方雲本定後日回來，今日已有函告她，請其直接至二十號。

鎮江有來回票可購（並有旅行社可先購），不知你能不能請假三日。你來滬以乘五時五十九分車爲便，因三時車係普通快車，至滬比特別車只早三十分鐘。而路上多要一時半。你日期定後即快函告我，當然至車站接你。

中秋要友雲回來，但大杰搬家，恐怕她不回。那麼，我們三人便要分作三處過節，苦事亦別有苦味也。

你的怡
九月二十四日午後四時三十五分

你無錢要預支薪金也可。若不能預支，你要下月七日方能動身回來，我準於四日發薪時用快郵寄二十元去，五日下午可到（信先到，票根要慢一點）你拿作旅費，總可敷用。

我現在作的事情很不少：一、搜集教育史料續編材料，二、作應時論文，三、以我自己對於孩子的心情作背景寫小說（題爲徘徊，已成五六千言），四、整理舊稿（五年前寫好一部宣傳學綱要，本擬不要了，昨日看看，還可過去，決定重看一次付印。）

我每日都是六時半起身，七時半起作事，九時半去公司，下午回來除去吃飯的時間大概都是讀書作文，十時就寢。我也感到近來作的事情太多，所以常常弄到頭痛喉痛（我的喉痛也如你的鼻病一般，疲勞過度便發現）但一人守着這冷清清的空房，實在無聊（從下午四時半至上午九時半，常不與人交一言），只有把讀書作文來消遣。你去三星期，我除給你寫了二三萬字的信以外，還寫過兩篇論文，一共也有二萬字，每日平均起來要寫三千字。老是如此，我這一生（我至少要活到六十五歲）不知要寫多少。不過近來右手不時酸痛，恐怕是寫字太多之故罷！但也無法不寫，除非你有辦法。你的提琴也拉過幾次嗎？

今天中秋，這封信就算作贈你過中秋的禮物。

怡二十五日早七時

一八九

怡兄：

剛才在睡夢中得到你的快信，你推斷我近來悲觀原因，自然很對，但不盡對。

怡兄，我的心不安，這是不足奇而且是無可如何的事情，只有近來我身體的不舒服，病態特顯而日益確定（鼻病回復到平時最利害的時候了，外面紅腫起來，眼睛也不舒服。）的確是很奇特的現象，連我自己也找不出原由來。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活着的確是沒有意義，冤枉給我受了十多年的教育（你這位教育家應該想辦法，）不能為社會盡半點兒義務，這也是我悲觀之一因；然而你是活着的，而且是很少年氣盛地活着的，我為你應當怎樣呢？我親愛的怡兄啊！

剛才發下八月份的薪金八十元，是支票，還得去上海銀行兌取，我想過節的問題是解決了！

你的吃飯問題是怎樣解決的？還可以過去嗎？我很久就想問你的，但每次寫信都忘了，而又隨時都惦記着的。

楫弟九月二十四日午後四時

一九〇

楫弟：

你昨日的信方纔收到，因為發熱頭痛喉痛不能多寫，茲簡單答復你的問題。

你的鼻病既日有增加，你還是毅然決然於雙十節回滬即不再去，可先函告輝羣，再一面將校事了清，將行李一起帶回。

我的吃飯問題真是亂極。早上照例不吃，有時買點麵包吃吃（昨日之麵包竟為黃螞蟻吃去）中飯十之七八在嘉平坊吃，十之二三在旅館吃，晚飯十之五六在旅館，十之四五在榮康。今日買得飯碗、菜碗、調羹、各四只，小鍋一只、火油爐一只、火油一磅、牛奶一瓶、刀一把、筷子一雙、預備從明早起，早上自己燒牛奶，夜裏煮麵這樣的生活，到也是另一種滋味！

怡九月二十五日午後八時

一九一

楫弟：

頃得友雲一函附上，她學校真麻煩，非星期三、六不許會客，男子去會尤費事，茲將學校信寄閱，信請保留，便知明日我去看她是無用，而且她致輝羣信，說是被舉爲什麼請願代表要到南京去請什麼願，國事如此，教育家又如此，惟有長歎息而已！（我在申報教育欄發表之文章已閱及否，亦只是盡心焉耳矣的辦法。）

你如決定下週某日那一次車回來，最便是五·五九特別快車，可於前一日下午五時以前發快信，我當准時去車站接你。（我擬進站到車子上找你，最好你緩下車，伸出頭在窗外看我。）這幾天熱至八十二度，也許那時會涼下去，你得多帶幾種衣服，提琴也可帶回（因爲很輕不費事。）

今日早上自煮牛奶，中午自煮麵吃，比昨日一日不吃東西好多了。請你放心。
我現購備應用的東西不少，你回來，我可以備飯給你吃了！

你的怡
九月二十七日午後四時

怡兄：

昨晚得到你二十四日的信後，苦悶已極，恨不得馬上和你長談或痛哭一場爲快；但因時局危急，臨時召集教職員緊急會議以及忙着我分內應作的種種雜事，直到此時此刻，雖然我應當準備所謂新教材（昨晚議決的各科停止舊教材，採取與時局有關的新教材而尤以歷史地理爲重要）。但是，你應當知道我要生存，要作事，無論要什麼，都得先有了你，然後才有力量，才有效果！現在我能夠不給你寫信而安心作其他的事嗎？——我想你至少是體驗得到的。

怡兄，我們應該先團結親愛的人，將我們的精神用到社會事業上去！

近來學校爲國事的危急，全體興奮異常；軍事訓練之組織，演講隊之出發，日本研究會之努力進行，總之各種工作都在積極的很緊張的進行着，雖然我不贊成這種臨時抱佛脚與口號式的救國辦法。但在此情形之下，我不應提早回去，也不便請假離開此地！我想等下週再決定好了。

你那樣的飲食法，我覺得也有趣味，或者對於營養上更好一點；不過若時間上有礙於你的工作，還是以僱一人照料爲宜。

以我現在的身體和心情，我恐無法在此久留，但天生我們這樣不能自私的人，去又不能心安，不過，

我說過的我得先有你，所以此事要看你的意見怎樣？

楫 九月二十八日午時

一九三

怡兄：

現在臨時決定提前一星期回去，決定明晨乘第一班特別快車，十一時半由鐵開。請你按時去車站接我，如忙於公事，我想是白天，一人回去也不妨。

今天事情之忙是不可想像的好，我們快見面了，你高興嗎？

楫 九月二十九日晨

一九四

楫君：

昨晚睡得好嗎？

今早七時十分起來，梳洗完，正在寫信，車夫即來接，只得中止。

今早這樣早就要出去，是因為九時去社局出席調解會，要在東亞會齊。

昨晚在東亞偶閱字林西報見某家有新西洋唱片每張一元，今日下午要去購十幾張。

怡十月六日早七時五十五分

一九五

楫弟：

現在本不應當得你的信，然而心裏總時時盼望着有信來臨！

你昨日在車上疲勞，到校又要辦事，恐怕病是不能免的。

今早八時至店，同伯鴻等於九時去社會局，一直至下午一時方得吃飯休息。二時購得唱片二十二張，爲王瑾士搶去六張，尙有十六張，夜間一一試之，費二小時，其中有十四張很好（八張盡音樂）兩張我不歡喜。

兩日在家吃兩頓麵，在東亞吃一頓早點（今早）兩頓飯，唯建今晚上樓詢我吃飯問題，我說等幾天再向他們搭火食：因爲這幾天工潮正在緊急時候，時東時西，總是在外面的日子多，偶然回家吃飯，燒

點麵就行了，只可惜許多開了罐的菜，無法消納。

今日的消息很不好，下午有日海軍登陸進攻關北及南市（關北事，報上已有）兵工廠之說，如係事實，終不免出於一戰。國難當前，個人及各方面也不得不緊縮，我對於今日的唱片已嫌買得太多。現在我們正計劃如何支持公司，中日果真開戰，社會經濟立刻要成問題，我前日所說的紙幣停兌問題便會立即實現。（戰事發生，學校薪金絕不能發，同時更不能辭職。）

我們相別不過三十餘小時，但我感到好像有幾年不見的一般，相思雖然相思，但心裏很安定。

你的怡
十月六日午後九時二十分

一九六

楫弟：

昨日下午至少應該接得你的信，何以竟不得。

正午回家未得信，以為下午一定可有，下午回家又未得，很感不快，但為商明日出席社會局事（已決定不出席）立即外出，在會場、在席上，都以為夜間歸來，一定有信在等我，誰知九時後返家，仍是落空。

你不寫信於我，自然可有病與忙的兩個原因，然而我總以為是病，因為無論怎樣忙法，你總不至於連給我寫信的時間都沒有。

昨夜於不安的心情之下，將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重讀一過，引起來的感觸萬端，同時想念着你，睡眠也不舒適，今日你再無信來拯救，我的苦悶將不知伊於胡底了！

昨日的消息稍好，日軍佔領上海的事實，目前當不會實現，不過交涉絕不是短時間所能解決，結果恐終非一戰不可。為國家、為個人均不可不事先有所準備，只因事忙而又念着你的病，雖於工作有種種計劃，仍是不能實行。楫君！你說怎麼辦呢？

怡十月八日 早八時十分

一九七

怡兄：

昨晚沒有寫信給你，你不會發神經罷？我此次之忙是想像得到的，照理現在也不能給你寫信，但為安你的心計（同時也就是安我的心）非寫不可。

現在報告你幾件事（剛寫至此，又被事情請走了）

一、昨天的紀念週時間果然延長，我不曾缺課。

二、關於紀念週的國際政治報告，本派定我下週報告，我推到再下星期去了。我想在這個星期中能夠多看點關於此類的記載，請你供給我的材料（社會與教育的特刊還有嗎？不妨寄給我讀讀。）

三、最近本校出一種週刊青年之路（從前即有，現在算是復活），派我擔任關於婦女方面的編輯，我以職務關係並且女職員太少，似乎是義不容辭，只好勉強答應下來。但是以這樣薄學的我，實在有點感覺困難，希望我的百科辭典的你，隨時多多供給我的材料！下星期就要交稿，不一定是自己的著作，轉載或採集這類的小品均可。

四、關於女生訓育的實際工作的方法，校長今晚向我說過：當時我就感覺到沒有這種經驗和才幹，但總是盡心力而爲之。

五、昨晚得叔和來信說：我一切的病根都是你給我的，你應當如何的安慰我和保護我，你承認嗎？想不想卸脫責任？

楫弟十月六日夜

怡兄

定心丸終敵不過興奮劑。兩日來心雖稍安；但身體疲憊異常！總是想睡覺，並且只要眼睛一閉，即大作其離奇的幻夢。唉！怡兄，我覺得我的身體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精神更是日趨於頹喪，不知將何以振作？我想至少興奮劑是不可以少的呵！

從下星期起，女生部每週有一次全體的公開訓話，我想今後每星期增加了兩件固定的工作：一篇講演稿，二、一篇青年之路的文稿。不知我能否應付？或不致成大問題罷。

兩日來此地天氣很熱，穿單衣還要流汗，上海如何？

你的生活怎樣想我嗎？

楫弟 十月七日夜九時

一九九

楫君：

六七兩日的信於昨日今日先後收到。

昨日你再無信來，我真要大發神經了！可是得了你的信，心思陡然安定下來，而又爲事務所忙，不能

立即給你回信。

我的生活情形，自六日起已有三封信告你，你都不會接得嗎？我現在精神很安，飲食也很好，只是常常想念你。你雖然離開了我，但你的靈魂，是無時無刻不伴着我，無時無刻不與我同在的。這樣的過日子，自然很苦，然而我覺得和從前的滋味是兩樣，好像苦中有點甜味兒。我想等你下次回來，我們當有更想不到熱烈。現在且努力作事，切實保養身體。梅君！你能安心，我極高興，我望你切實保重身體，多睡多吃，好睡好吃。我的生活無論怎樣枯寂，怎樣煩雜，只要你的心身兩安，都是很願受而且感得很愉快的。梅君！你愛你的怡，應得首先愛護你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絕不要無故摧殘。

叔和信上說你的苦悶都是我給你的，問我想不想卸責！我的生性是你所知道的，我絕對不會卸責，也是你知道的，然而我有什麼方法能給你負責，結果還不是等於卸責罷？你想我內心是怎樣自疚啊！

對於女生訓話，只要將學校的事情和訓育處的規程傳達給她們就行了，關於處世爲人的大道理，她們不會明白，用不着去深講。青年之路的文章最好是小品，你應當寫一點。

關於國際政治材料下星期六一定用快郵寄你，同時並請你先預備，免郵誤發生困難。

你的怡十月九日下午六時

梅妹：

頃與伯鴻在電話中談時局問題，覺得現達最嚴重時期。我們從此以後，更要特別努力，以求公司能渡過此難關。此種局而非一朝一夕所成，內幕極爲複雜，信函難以盡言。我所希望於你者：第一、切實保重身體，諸事看輕一點，將這十五星期渡過回滬，安心治學。第二、羣衆最無理性、最盲目，在這種時代，最好是少說話、少出頭，以冷靜處事，以誠懇待人，在形式上一切隨衆而行，不必立異。第三、你對於職務只按照常規處事，稍有異於常態者，即請負責人主持，語言尤要謹慎。在上海有我給你解悶，和你商量，在外面全靠自己應付，在這種時候尤要留意。從今日起，無論我們怎樣忙，都要至少寫一封信報告現狀，因爲在這種嚴重的時期之中，各種問題特別多，我們彼此的耽心也特別重，非時時將現狀相告，實不能安心。此事務記得。

怡哥九日九時半

親愛的怡兒：

真不得了，到晚飯後不得你的信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坐立都不安（因為往常都是晚飯後得信）正提筆給你寫信，號房送信來，當時真喜得我快發狂了！我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大概是對你的愛增加的原故罷！不過，這就是不得了的地方：若你真爲作事或寫文章忙着，實行你的「少寫信」，那不是很危險了嗎！怡兒！

今天我的喉忽然痛起來了，而且越痛越利害，左喉好像有點紅腫，連水也吞不得，這裏的校醫說要我明天去照照，若腫得利害，恐怕成白喉。我自己明白是由於寒火上升的原故，明天或許去看看，我想是不要緊的！不必擔心（學生中病五六人，我病著還得去照顧她們。）

真的，你爲什麼買那許多唱片，當我看見時不禁驚駭異常，還以爲是我看錯了或許是畫片，過細一看是不錯；不過，我很高興，有那許多好聽的美妙之音，我現在還想聽呢，放給我聽罷！——挑選好聽的放在的，你還記得那位穿花長旗袍的劉桂月嗎？她來信請我去南京。現在等她來電決定行止，其實以我現在的情形看來，我是很不願意去的，今晨不知怎樣，就任一時的感情寫了信，答應了她。

青年之路下期的文稿，我若去南京，當無時間去寫（實際上也不能寫，寫信的時間是儘有的，真是

太不中用了！）我想到不得已時，轉錄一點東西上去完事，你說怎樣？

你的楫十月八日夜九時

11011

楫君：

八日信頃收到。

昨夜發信後，邵洵美（新月書店經理，與悲鴻爲至交，富文藝趣味）來約我明日出席筆會，他以爲你在上海，特找盧巖介紹你入會。此君最滑稽，長談至十一時方去。你現在被許多文藝家注意，你若在學術上有相當的修養文章過得去，當不無出路，明年毅然努力於學業，不作他事罷。

今日本擬寫的文章，不料九時半，全部小孩來此，並由女工帶來雞菜等事，遂爲孩子們鬧得天翻地覆。孩子們在此放唱片、燒飯、跳躍，我則乘他們自己玩的時候，給你寫信。

你的喉痛，當係寒火所致，雖然不甚要緊，但恐由此引起真的喉病。南京之行真是大大的不必（不過此信到，你若真去者，當已返鎮）因爲再一勞累，更發生其他的疾病也未可知。你現在是絕對病不得。

的，你的一切都不是你所獨有，不是你所能獨自處決的啊！

唱片雖然買得多，但只每元一張，十六張外國片只費十六元，兩張崑曲片到費四元八角。（一共二十元〇八角。）兩日來，我都於下午七八時之間揀放幾張，我想你的心耳一定是聽到的。

你應爲青年之路寫點文章，若自己還有點不相信自己，將稿子寄我看看也好。

你的怡
十月十日上午二時

三三三

楫：

時局日加嚴重，處事對人望極力鎮靜和平。自己要特別保重，我在滬雖忙，但絕無可慮之問題發生，千萬勿念。

昨夜電告謂將去寧。今晨至廠，周悉各方情形（京滬路爲學生請願問題不能照常開，）即欲起行亦爲事實所不許。在目前情形之下，你要返滬也無辦法（也許學校要提前放假，）只有忍耐之一法。

每日至少都要給我寫一信。記着！

哥十一月午前十一時

我親愛的怡兄：

我給你寫了三封信，爲什麼一封也不得呢？

你真太愛我了，否則不會那樣擔心我的病。我說過愛很了不好的，你現在的苦悶就是最明顯的證據！實際上你是可以不必過於關心我，徒損自己的健康；我不會怎樣大病的。我的身體雖然不好，但也不會如你想像那樣的壞！縱然病了，也不致有生命的危險，因爲我現在還不願死呢。

我的喉痛昨天去找校醫看，果然紅腫了，拿了一瓶藥水來漱口，今天已經好了許多，請勿念！

昨午得你信後本想馬上回信，但提起筆來，被那無名的苦悶所征服，竟糊裏糊塗混過半天，精神頹喪異常，今晨的國慶紀念會，處處表顯亡國的現象，更使我感着失望的悲哀。怡兄！不知道我應不應該這樣的說，請你恕我！下紀念過後，我想給你寫信，又想趕緊寫點東西交青年之路塞責，但是心中煩惱已極，那裏寫得成功，結果還是給你寫信唉！怡兄呵！我現在真的只有給你寫信的能力和勇氣了！這不是頹廢的現象嗎？我想我若連給你寫信的力量都消滅時，不知又將怎樣？！

我想將那晚我們請客的情形寫下來，命名隔膜或矛盾，你說那個題目好？我已開始寫了一點，但我的文字實在太不行，總是辭不達意。怡，你讓我試寫看怎樣，我想只要你願意給我改正，一定可以鼓動我的勇氣的。

昨今兩日的天氣很冷，上海好一點麼，望你留意你的衣服，晚上起來定要穿衣服才行。

我想乘今明天的假期寫就一篇東西，請你給我改正後才拿去發表（因為我的文章太壞了）你願意嗎？我想每星期有這樣一個機會給我訓練作文也好。

中秋夜晚寄給你的桂花失掉了，現在再寄你一點，你高興牠嗎？

你的楫
十月十日午時

二〇五

楫：

早上在家得你十日的信，滿心歡喜，正欲於到公司時寫信給你，鼓勵你努力寫文章，不料走上座位，便得激浦電報，謂家父病危急，火速攜款歸，精神經此一擊，什麼都辦不了。本擬今晚起行，因電中有疑點，

事務又得預先料理妥當，故一面電詢，一面預備各事，預計電報來回要四日，至遲本星期五要起行，要一個月方能回滬。望你諸事自己料理。俟返滬後再作長談。

怡十月十二日午前十時

二〇六

楫：

我決定今晚起行返湘，明日過鎮，不知能否見到你（船尚未定，遲一會或再快函告你。）

事出倉卒，心亂如麻，一切惟望你保重，大約一月後定能返滬。

怡十二日午後二時

鑰匙在廬隱處，或者下月此時我從湘返同你返滬，你如返滬，可向之索取開門。我在途中每日有信給你（但你不一定每日得我的信，因為是上行）我可得不着你的信。惟有將此心永寄於你的心中。附上今早爲你預備的國際政治材料。

船票已購就太古之武昌（怡和招商均無坐位）該輪在鎮江不停，故此次不能見你，下月返滬必定在鎮上岸去看你。

你在二十日前，有信可寄湖南淑浦長冲口丁森橋轉交，但要用複寫紙，因為不一定接得着。一切望

你保重！我在途中會自己知道照料的。

怡又及

二〇七

楫：

我的行李已上船。因事未了，人尙不能行。准十二時三十五分快車起行，七時三十四分到鎮江，再乘八時四十六分車去南京，於晨六時上船，望你於七時三十四分以前到車站等我們可得七十分鐘的談話。因爲行期匆忙，我不能去看你，務望你一人到站。餘俟面罄。

怡十二日下午七時半

二〇八

楫：

昨夜仍寓萬利，但爲臭蟲所擾，只睡得二三時，不過精神甚好，請勿念。

從今日起，三日內你有信可用航空快信（在下午六時前寄發，文章亦可寄我）寄長沙府正街中華書局沈松茂經理留交我，我到湘可以收到。

我昨夜很生氣，你爲什麼那樣孩子氣，不將火車時間表查明接我。（我未寫得清楚是由於太匆忙，你不能氣我）致我在萬利損失許多血。這筆賬等我回來向你總算，你得賠償我的損失。

你最要緊的是保重身體，安心作事。到必要時即毅然返滬，不必徘徊。

你的哥哥十月十四日早六時三十分京滬車上

二〇九

怡兄：

昨晚爲我不會去車站接你，不會請你吃餅干，不會代你覓旅館，更不會吐盡我的衷曲，以及不放心你沿途的孤寂和勞苦……一切的一切，不獨恢復我的「心浮」，並使我感着極度的「空虛」以致澈夜不眠，今晨在無可奈何中，還得起來治事。午飯後更得你責備我的信，唉！怡兄！真是使我太痛心了！

現在我的頭還是暈痛異常；但我不能休息，因爲無論如何都得等點過名後才能自由，並且明晨就有功課也得預備一下。可是，怡兄！我的心裏很安，物質上的痛苦我是不怕的，請你放心！安安心心地去料理你的事！但切記不要過於傷神！你知道你也是不能自由處決你自己的啊！

囑寄文章，若明日能努力作好一篇，後日當寄上，但不知你能收到否？

望你前程珍重！

你的楫 十月十四日夜九時

再告訴你一件事：

我有一位同學某君，和我還有相當的交誼，前天她來信說：她現在很想出來作事（現仍在師大選課）托我轉托你，代她設法找幾點鐘的書教。她是專研中國文學的，此人思想很清楚。你能替她找個機會麼？昨晚因談私話還不夠，所以沒有談及此。我本想不再告訴你分你的精神，現在又想到不向你說，也未免太對不住朋友，請你斟酌情形得便爲她留意留意好了。

女生談話會已改爲固定的女生週會，並固定了我爲主席，這一來我算是自尋麻煩、自討苦吃了！現在我才知道作事之難。但是，我得用全副精神去作，我不怕失敗！

楫

1110

怡兄：

南京所發兩函（怡在途中各函均收入故鄉）於昨前兩日先後收到。想來你現在是走上了真正

故鄉的旅途了？情形如何？望每日有報告！

你離滬時不曾想到友妹的事情罷？十三日夜我們因為時間倉卒，也不曾討論到她的一切。昨接她來信說，她們學校已表示不負責任了，要她們有家的回家。我很不放心，立刻寫了封信去，今天得她來信說，已經回去住了一夜。怡兄！我想你走了沒有人照料她，慮隱我又和她不大熟識，你可否寫封信去托她照料照料妹妹呢？

怡兄，怎麼得了？昨天我還在寫信給你交愚園坊，不是和你那次寫大「濟」字同樣笑話嗎？這兩天我常常恨你爲什麼不要我與你同走！因此萬分的不安！你看我現在寫這漫無頭緒的信就可知道了！

今天偶然的騷聲引起全校人們的驚惶，和秩序的紊亂。我想這是不不要緊的：大概是日軍艦的示威行動，所以請你不要發神經！我對這層到不致於心煩！

望你前途珍重！

楫十月十六日午後二時

一一一

怡兄：

途中兩快函於昨日先後收到，兩篇文章我也細讀過了！不但文字很好，立意更好。怡兄，你知道我讀過你的文章，引起一種什麼影響嗎？我痛恨我自己的能力和你相差得太遠，爲什麼我只能讀你的文章，就不能寫兩篇給你讀呢！其實我也未嘗不努力寫作；然而，能力太欠缺了！所以我恨自己，恨我終久是這樣一個無用的人！

這幾天我更感覺到我是不值得你愛的人，你爲你的前途幸福計，你是不應當愛我！你仔細想想：在這個爲省視父病，心情不安的時候，我是應當如何的想法給你一點安慰。然而，我不但不能負安慰的責任，反在每次的信中，說些頹喪不堪的話，增加你的繫念。唉！這種人值得愛嗎？

昨天去金山玩兩個鐘頭回來，又幾乎病倒（嘔吐，是近幾年來不曾有過的毛病，然而這幾天都只犯惡心，想嘔吐）。其實並不會怎樣的累（前次去南郊，來往走約二十里的小路，都不曾病）。所以我覺得我的身體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怡兄，你要知道你此次返湘是爲父病，望你把我的一切暫置腦後，並望隨時珍重，不必過於感傷！你的妹妹知道自己處理自己的！

你的楫 十月十九日早十時

十四十六兩日連寄兩封航快交長沙分局轉，不知收到否？可否寫信去請轉寄給你，或請暫時留待你返滬時去取，其實遺失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呵！我現在到不希望牠能夠見你了；因為牠不但不能安慰你，反會增加你的苦悶的！不過，怡兄！希望你不把牠當真，隨便看過完事。牠是你的小妹妹的神經作用！現在是不應當管這些無聊的事，應當用你的全副精力去看護父親的病！我現在真反悔，反悔當時何以那樣的任性！

我的確是個神經質的人，事實上並沒有什麼事情，偏要把牠說得非常嚴重。打比說罷：我現在本來是安心地好好地過活着的，除去相思苦外，並沒有什麼苦痛，却故意說什麼「懊喪」一類的話。身體上也不過是一點小毛病，偏要說「病倒床上」一類的空話。這不是很可笑嗎？

怡兄，這幾天你知道我怎樣地想念你嗎？你的心靈中一定感應得到的，用不着我明白地報告給你，同時還想像到令尊的病狀，希望你能夠告訴我一點！

「隔膜」我寫了一大半，因為文字寫得太壞，比我最近的日記還寫得不成話，所以我不願再寫了；並且我現在時時感覺到我還是與普通婦女絲毫沒有兩樣的人，那裏還能自豪呢；同樣是平平庸庸地過活着，寫什麼「理想生活」不是反與人以笑柄嗎？

楫弟又及

一一一一

怡兄：

昨接由漢寄來的快信，敬悉你在途中的情形，減輕我相思的苦悶，謝謝你喲！（寫至此即得你五十號信。）

痛哭寫得很有力量，很好。你說是因爲「由於兩人的血淚所構成」，所以內容充實，其實還是要會寫才成功；倘若要我來寫，再加千萬倍的血淚，也是寫不成的啊！現在我只希望你能盡量的寫，我就盡量讀的責任，好不好？

昨接某君來信說，他的薪水還不會定，因爲你走得匆忙的原故，現已暫領三十元來用了，他要我將此意轉達你，意思當然是希望你給他規定。同時得叔和函述說某君是怎樣的可憐，怎樣的窮，她爲他負了好多債，再三要我替他留意職業；且謂某君是怎樣的驕傲，向她表示不願久於其職而某某的本事較他強，要我留意某如去即薦某來等等。你的職權我絕對不干與，更絕對不荐人，但對朋友不得不轉達你，

一切請你斟酌辦理。

昨今兩日連得某君自巴黎來信，明白地再四的表示他的誠意，並努力爲我籌辦出國計劃；又說我是裝腔作勢（我寫給他的信，當然收到）。你說這人有什麼辦法呢！我不氣憤，我只感得人類的可憐！並爲我們女子惋惜，更痛恨你們男子的輕視我們女子的人格。總之，現社會的所謂「新潮流」與「新思想」，不知道貽害多少有爲的青年啊！

從另一方面講，他的確是一個可愛的青年，就可惜他的思想不澈底，因此到弄得我有點難於應付了！因爲應付不好或將如你所說的「不要害了他」，誰害他？完全是社會環境的罪過呀！

昨得叔和信，洋洋大篇地敘述和議論，給了我不少的感觸，我回信時也發了一大篇牢騷。

總而言之，發牢騷、痛恨，都是無濟於事的，現在唯一的希望是盼你快點歸來！「歸來」什麼都解決了！你常說人生是多方面的，我們應當向人生的各方面去發展、去努力，不要專在「兒女情」中過生活！

我的水壺又打破了！又買了一個黑色的來。但請你放心，我不怪你了！我只怪那水瓶會破，和人間的「愛情」同樣的不結實；這種自然的結果，其奈之何呢！

寄長沖口轉你的快信，收到了嗎？

你的楫 十月二十二日午後二時

一一三

怡兄：

昨午得中寶來函，晚上得電，喜慰非常！「即歸」二字的力量真不小，居然能使我在萬分疲憊之下，安安心心地作兩小時的事；同時想着和你再見面的時候，更得見你所形容的和藹可親的父親！但是，怎麼在昨夜的夢中只是你一人回來呢？

前天去棲霞看紅葉，不幸狂風竟日，雖然我們毫無畏縮地奮力前進，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地，但的確是太苦了一點。拾了一些紅葉，算是我們勇敢的代價，特寄幾片給你作紀念。

現在天氣已很冷了！我預備添置棉衣（等薪水發下來）但聽說只能發半月的薪。

你的棋 十月二十七日午後三時

一一四

怡兄：

四天不得你的信，你想我怎樣？

日來找無時不想到你的一切，想到你在家的快樂，在路上的辛苦；計算你幾時動身，幾時可見我的信，並幻想種種不得你來信的原因。呵！這一切的一切，充滿我整個的腦海，不曾留一點空隙來容納其他的東西；有時我的靈魂被牠融化，有時我的精神被牠毀滅，現在的我，不但不能支配我的精神，且根本失去固有的存在性了！以昨晚的情形看來，覺得我的將來是很危險的！但是我並不因此感傷，反因而感着些微的愉快（在事後）因為人生不過如此，我得到了人生最可寶貴的最不易得的體驗，我捉着了人生的真義；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在這個國難時期，還怕什麼危險！

近來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的平淡下去了，真是灰心得很！我所遇着的一切，幾乎件件都是令人氣憤而失望的。唉！怡，現在的教育真是快破產了！我希望我以後再不作這種事，我願意我倆跑在另一個世界去實行我們的理想教育！我總以為我們並不是不能共同作一番事業的！

祝你路途平安！

你的楫 十月三十日晨

二一五

|| 楫弟：

頃抵長沙，連得四函，快慰之至，當發電謂八日由此起行，當收到。

自長沙上去，五日到家，下來竟走十日，途中情形另有詳細報告，另件寄上請你細看。我雖費去一月餘的時間，在家只住得三日，但親眼看得老父的病已霍然，衷心頗為愉快，決定將途中家中的見聞寫成專冊以爲紀念。

我在漢尚須住一二日，大約下星期五六到南京。到漢船定後，當飛函告你；幾日來都想及我們相遇的地方在鎮江頗不便，同去上海我太忙（這次才算真正的離開上海一月餘。平時，人雖不在上海，事情還是遙辦着，這次一點事情都不知道，到上海有幾日忙，而且我們未雇人，飯食也費事），最好是在南京住一日，將我們要說的話說去萬一，不知你以爲如何。我船定好告你，你如能先到南京等我，由船上接我去最好，不過未免使你太苦，我有點不忍。

就得出去作事，一切待面談。

你得好好保養身體。

你的怡十一月六日午後一時

楫弟

下午一時到漢，得公司航空信三封，催速返滬，故改於今晚乘怡和公司隆和船官艙八號起行，後日十二時前後到南京，所有行李均交輪船帶至上海送寓，到寧如早，當乘下午一·一五分快車三·四三分到鎮；遲則乘四·三〇分車五·五九分到鎮；再遲一班乘四·五分京錫車七·二六分到鎮。後日（十一）爲星期三，你不必去寧；能到車站相見最好，否則我准在鎮住一夜。下車後去學校找你。十二日便是星期四應放假，我或在鎮住一日，或同去蘇州或上海，臨時再定。

想到後日就可相見了，快慰之至。

你的怡十一月九日下午六時

二二七

楫：

到上海忙極，今日下午在百忙之中，將你的工作辦了寄上，請斟酌辦理。

文章無法寫，苦甚。

但精神尚能應付，你好嗎。無法寫長信，請諒。

你的怡十四日午後

二一八

怡兄：

我見着你上車去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悵惘！在返校的車上，我忍不着要哭了！但是，我那裏有這種自由呢！

我們這次的見面，真如周女士所說：是天公在忌妒我們：因此弄得你一人來一人去！真的，假如不是下那樣大的雨，假如我是個沒有情感的動物，不會感着別離的痛苦的人，我當然跟着你去車站，看着車將你拉走後，然後回來！

然而，我們這樣的別，能夠避免別離之苦嗎？唉！我現在的心情，不僅是你想像不到，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呢！

現在我是感着無名的空虛了！我是坐立不定的徬徨着，我好像是不會走路的孩子離開了……不能不感到恐怖的悲哀！我的身上發冷，我的眼睛張不開，我的確是疲倦了（想來你更疲倦？）我是應當休息；但是，我這不安定的靈魂呵！我真是太苦悶了！聽！此時的雨聲更大，我想倘如我送你到車站，此刻不

是正在歸途中嗎？那正是我對你抱歉的懲罰，或者能使我的心稍安一點！但是，我此時是舒舒服服的（物質的）住在房裏！現在唯一補救的方法，只有求你重重地責備！

現在我沒有旁的希望，只望你能在車上比較舒服的過着；最好能夠多安睡，並能平平安安的到家！怡兄，剛才又與周談到人生問題！唉！我究竟是怎樣一種模型的人！先前我說對你太不明瞭，現刻我覺得連對我自己也太模糊了！然而，我就是這樣馬馬虎虎，毫無目標的過一生嗎？哦！不！可是沒有權力支配我自己！我真是太無用，我痛恨我自己！我不知這究竟怎樣！唉！我哭了！實在忍不着了！實在太傷心！我不能在你的面前哭！不過，這樣也好！至少不能引起你的反應！

我現在真是心亂如麻！你剛走我又好像有許多話要講而又不能講！希望你好好地保重身體！

二一九

楫：

信收到。你不要太感傷罷！

周說：我們此次見面，是天公在嫉妬我們，致弄得我一人來一人去，這是很很有道理！因為從一方面講，

我們一見即別，使我們都感到空虛，未免太缺憾；但從他方面說，我們終於在萬忙之中得一見，尤其是於我兵匪餘生之後得一見，而且能無罣無礙地談上十小時；這不是太圓滿嗎！

還有，我們曾說過我們在某種事項是超時代的話，在現時代的輪軸上，我們有時是要有脫輻之虞的。這脫輻，在時代中人看來自然是缺限，然而再進一步，假如我們的車輪是汽胎的，只恐現在崎嶇的道路進而為康莊的大道則無處不可應用，那便是最圓滿的：這時代自然是擺在我們的面前，且有若干先進者已經越過去了；而且在我們精神的宇宙中，早在這康莊大道上邁進，早已脫離了那滿目荆棘的羊腸小路了。一切都有我們的自信扶掖着：這更可說是圓滿中之圓滿了，受天妬，又何說。

作人是為自己的，你不要太感傷罷！

你的信不署名不寫日期，可見你心慌到怎樣。我十二夜在車上睡兩小時，沒有你那樣感傷，我望你為愛你的怡而保重，不要摧殘自己，過兩星期我們又可以相見，兩月後便常在一道，現在不必過急。

我真忙得無辦法，且要設法早將故鄉寫完，否則印象逐漸模糊下去便寫不成。以後不能作長信，不要難過。國際時事材料已寄上。

你的怡十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時

怡兄：

到家後怎樣？孩子們都好嗎？不知怎的，我忽然念着他們，今晨念得特別厲害！

昨晚到上海，不會住旅館罷？是否一點鐘就寢的？我直到昨天還不得你的信，自然是很失望；但我知道你是很忙，因為你離開那麼久，希望你安心料理公司事務和照管孩子們！

九月份所欠半月薪已於昨日發下，可是我僅有三十一元；並聽說今年恐連三個月的薪水都發不齊，因此我的絲綿袍子是決定不作了。

我訂的英語週刊現在還不會寄來，請你代問一下！

你去後直到現在，我的苦悶實在不願意告訴你；我唯一的希望是怎樣能夠麻木自己！

記得我那裏有一本阿哥作的昨日之花，請寄下。假如還有什麼可看的小說，或者是可以麻醉我神經的東西，都請寄來！

人生最苦事莫如有話無處訴，或訴出不能得到「同情」的安慰！

提琴的「馬」又壞了，請順便給我買一個來！

望你珍重！

楫十一月十五日晨

二二二

楫弟：

我幾日來都不舒服。昨日好一點，昨夜又頭痛，今日下午還得大請客（爲新教育社請上海教育界三十餘人）總望能不再病。

這幾日的苦痛，爲從來所未有，不知何故每夜都失眠，特別感得孤寂，並常在夢中哭，也許是死的前兆罷！倘若我的心情再無法改好一點，就不卽死，恐也難得久活——我自己覺得瘦極，脊骨一根根露在外面，雖滬前全看不見。

下星期六我一定去鎮江，但自拍機竟找不着。我記得你未去鎮前，我們在公園用過，此後不知放在何處，你還記得嗎？

提琴的馬已購就，附上請收。

幾日來無時不想將故鄉寫完，終於提不起筆來，昨夜勉強寫得一張多，就不願再續。我不知何以在民船上那種困苦的生活中能寫得那樣多，到上海的安適地方反不能動筆？

小陸去醫院兩星期，慮天天忙錢，收拾房間，輝羣又忙着搬家。我什麼都沒有，只忙着想你，而且她們越忙着收拾的時候，我越感到什麼都是多餘的，越感着你有在我面前之必要。你知道，我每天除了去公司六小時，和同人說幾句死板之公事話以外，就完全不開口；不想你，又如何！望你好好保重。

你的怡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一一一一

怡兄：

返滬後所賜兩示，於昨今兩日先後收到。

國際政治報告，今晨未輪及我，又可偷懶一次。不過使我最抱歉的是你在百忙之中爲我搜集材料。倘如你有工夫，請將攝影初步及習作集檢出寄下，並祈寄下一本中華出版之崑曲新導；我想利用牠來消磨我空餘的時間！

我的身體很好，祈勿念！望能安心寫故鄉。

因爲立刻就要去開會，不能多寫。

你如沒有時間，請不必勉強寫信！

楫弟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一三三

楫弟：

你的絲綿衣一定要改作，不問薪金之多少有無：這是必需品，不可過於節省。我以為用錢之吝與奢，只問當用不當用，不在於數目之多寡：不當用而多用一文即是奢，當用而節省一文即是吝。我們在不相干的零用方面儘可節省，必需的衣服（不是奢侈）萬不可省，所以我以為你的綿衣要速作。

英語週刊即寄上。昨日之花找不着。

承你記念孩子們，謝謝。

你的苦人兒怡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

一一三四

怡兄

頃讀來示，敬悉一切。

故鄉我很願意讀，望能急速成功！

前寄長少一函中曾述及叔和有意介紹某君繼任某君的職務，現在不正是時候嗎？我想某的畫或能適合於貴局的製版？但不知還需要繼任人否？望能去函通知叔和，以盡我們的友誼！無論需人與否，均請去一信因為我已去信告訴叔和了。

月底如來鎮，請徵求友妹的意見，約她同行，我想你假如是星期五或星期六來，她只請一天假就行了。

我很好，祈釋念！

我早已去信要友妹作衣服了。

楫十一月十七日午後三時半

一二五

楫：

上午十時上車時得你一信，高興之至。我希望每天都能如此！

崑曲新導明日寄上。

某君去後，某君不能繼：這中原因很複雜，俟而談；但我當去函略告叔和。

友妹處當即去信徵其同意去鎮，只恐怕她不同意也。

今日四五次要提筆寫故鄉都不成，我真不知這怎樣辦！

下午來身體稍好，望今晚能恢復原狀。

立刻要去作主人，不多寫！

絲綿衣務必要作。

怡十一月十八日午後五時半

二二六

楫弟：

昨日又未得你的信，何故？但是我昨日也不會寫信。

某君於昨日下午離所，上午十時半，我將我悶在腹中一星期來時欲講而未講之話和他詳說，我們也正如你來信所說（信適於此時接到），只感到走到時代前面一點而已。他到滬五十日，共送他一

百八十元目前在經濟上他當無困難。惟我對他之去，則極爲不安。這不是因爲他之失業，或我對於他有所嫌然，只是感到時代前的人之無法避免困難而難受！昨下午擬作一文送他，以發抒我心中的鬱氣，以安我之心，但寫未數百字，卽爲事所阻。他暫去西湖，再北行，明春再南下，我當在其他各方面爲之盡力。海粟近擬創文化協會、辦月刊、研究所、展覽會等等，或可有辦法也。

寄上書四冊：北京乎？寫景之文頗好，可一讀。娛妻集翻譯不壞，亦可讀也。

身體漸好，但心煩亂不能執筆。

下星期友妹不能同行。

怡二十日下午四時

二二七

怡兄：

今日在照例得信時未得你信，驚疑不定，我怕你真病了！晚上連得兩函，才算解救了我的心靈！我也希望每天都能如此！

我這幾天真忙，情形俟面談。

你來信勸我不必過急，你會說人生是先「我」而後及「人」，希望你都能自己實行，好好地保重你自己！你知道現在你只沒有死的自由，此外你什麼自由都有一些，你都可以本着自己的意志行去，不必顧忌，不必自苦！

下週來鎮，最好是乘星期五的晚車，我可以陪你遊玩兩日，只是五點四十分到，我又不能去接你，未免使我不心安！我想倘友妹願來，可遷就她能走的時間較好。

自拍機（三腳架請帶來）我記得是放在小綠箱裏面的，請查！

我並不是吝嗇，實在絲綿衣是不必要，自然多作一件也未嘗不可，只是我不願在此作。不過，爲安你心計，我決定趕快作起來。但我實在想不出用什麼材料好？

我的身體還好，只是腳上的濕氣復發，痛癢不良於行，眼睛大概也有點毛病！

最要緊的還是希望你保重！只要你好，我一切都不成問題。你記得啊！怡兄！

現在本不能寫信的，但不寫也是不能睡的……這點只有你能體驗得到！

英語週刊及習字集等均收到，謝謝！

附上底片兩張，有暇請代爲放大！

楫弟十一月十九日於夜深時

親愛的楫君：

我的生性實在太怪，最容易動感情。某君之去，在他人真不算作一回事，然而我前日下午竟半日不能作事；今早看報載徐志摩乘飛機去平在濟南遇險焚死，竟至墮淚。這種種完全和我現在的年齡職業不相稱，不知我何以竟如此！我總想到這或者是我真正的本來面目，也或者就是我十餘年來在社會上顛簸不定的原因！不過無論如何，只要可當知己之稱的你能存在，能諒解我一切困苦，在我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我不畏物質上的困難，於此次返梓而益信。

你脚上濕氣發作，可用下方診治：

Resorcini 5.00

Agua distill 500.00 (即蒸溜水)

你部錄此單請學校的醫院或自己向最大西藥店配用；如無，請即函告，當配就帶上。(只怕我去鎮，你走不得那真苦)中藥也有很有效的，即用馬莧菜燒開水洗。此菜可食，此時還有生的(乾的也可用)。

大概學校附近之山邊有之，可問女工。或者請中醫開單方也行。西藥店也有現成的藥出售，可去詢問。

友妹不願去鎮，自拍機遍找不見，無辦法只有再購一具。底片過薄，放出不甚好；當試爲之。

我也打算星期五夜車起行，但有兩問題爲先決條件：第一如下雨，我當改遲一日或改遲一週；第二，你的脚如不能行走，我只於星期六夜車起行，星期日到校看你一次即返，請你於星期四下午五時以前寫快信寄編輯所，以便決定行期。

今日身體漸好，下午還寫得幾百字的故鄉，只要你好，我是可以保重的。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你的脚不成問題，能於下週同遊揚州。

你的哥哥十一月二十一日夜七時

二二九

怡兄：

昨日竟不得你的信，是否因病？

你知道我從星期四午後起，就沒有功課的；但因心情不寧，昨日馬馬虎虎地過去了！今日雖然有許

多事等着我辦理，同時有許多書應該看，然而我一件也不能作，我專等待你的消息來！快點啊！怡兄！
棉衣已作。祈釋念！

你究能來鎮否？數日來我無日不計劃你來後的一切，我想你最好星期五就能到這裏，星期六去揚州，星期日玩焦山，你說怎樣？我現在正想着你究竟給我帶點什麼好吃或好玩的東西來！

楫弟十一月二十一日晨

IIIIO

楫：

昨夜將藥寄去歸來，即欲寫信，廬隱唯建相邀亂談，竟至十一時方散。此二人很有趣，思想態度都不錯。我們從徐志摩的死談起：時而人事，時而國事，時而個人的戀愛事（廬隱之故事最多，她自稱爲戀愛場中的戰士），返滬後，以此次亂談爲最痛快。她的象牙戒指（即描寫石評梅者）長篇小說前日告竣，唯建今午在家宴客，爲牠慶賀，亦樂事也。

寄上的藥，還要略多加一些水，Platol 瓶子一瓶水當很合宜。不過這種外用藥，水分多點少點都

不甚要緊。藥寄去後，我想只可用三四日，分量未免太少。請即用快信告知，如需要，當再先寄上；否則俟星期五晚帶上一些。

我決定星期五晚車去鎮，到鎮如在早五時四十五分，你當然無法接我。不過我有兩個條件：第一、請你指定一個清靜的旅館（不必怎樣闊，大華架子大，恐怕夜間不開門），我下車即到那旅館睡着，你預先將星期六那天的事情料理清楚，於早上點名後動身，自然是越早越好，至遲於八時前到我那裏，我們關起門來談一天，（我現在好像有幾年都談不盡的話要說。）第二、星期六晚不回校，以補兩次夜車上苦悶的損失（我准星期日六時車返，）你能允許嗎？

現在國難當前，上海金融奇緊，昨日與伯鴻在電話上談及（他夫人病重，一星期未出門，）年內銀行錢莊恐有大半不能開門，對日戰事為事實上之不可避免，國民生計當更趨於窮困之境。我們生當此時，當然無法逃此難關，不過此種情形係暫時的，縱延長，至多亦不過三五年。我們儘可於此時尅苦自勵，努力學問，外侮一去，建設需人，有能力不患不能自效（現在國內人才之缺乏真正可憐。前日同某某談話在外交界數不出幾個稱職的公使。）近來我很感着學力不足，不能擔任大事，然而又為着心志不安而不能努力！我只希望這個多月的時間趕快過去。你回來，我們共同努力於學術！

自拍機找不着

二十一日信頃收到，我也想去揚州一次，如不雨，準星期五早九時半起行，下午你可到車站接我，所有旅館問題等都可當面解決。我現無病勿念，脚如何？可否去揚，望告知！

你的怡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

一一三一一

怡兄：

今天是星期日，既不上課，又不辦公，我更可以不出房門地坐着等候你的信來，同時腦子裏幻想着一切的一切，果然在這個時候得着你的快信了！你想我是如何的高興！快信實在很快，昨晚七時的信，今晨十時半就得了。

謝謝你寄給我的藥，不過我的脚已經好了。本來在未好時也沒有你想像那樣的厲害。真的，在我打開藥粉看時，我就起一種奇異的感想——倘如我的脚病真如在滬時所患的情形，我將怎樣？我會不會照着你所指示的方法治理去？我想果如在滬時那樣完全不能行動，其痛苦當不堪設想：因為根本就沒

有勇氣像從前那樣細心地去調理；所以我根本不會想着要治理牠，尤其是這兩天專門盼望你的來信，一心一意思想着不得你信及不見妹妹回信的原因，好像失却了知覺的人。現在得你信提及我的脚病，並打開你寄來的藥粉才忽然想到我還有一瓶對好的藥水，找出來一看，已經變色了（紅色）或者不能再用。需要時當用寄來的藥。

我的脚是絕對對於走路不發生問題的，請放心！你如星期五（可不必等我星期四的快信）午時動身（就是前次我誤會為夜十二時後的一班車）我一定去車站接你！我想總能彌補前兩次的缺憾。如下雨，可改遲一日。我不願改遲一週，因為玩焦山再遲就不能去了（太冷）。倘如下週真不幸而下雨，那就如你所解釋的是遭天妒，那麼鎮江之行，當然可以打消了！

今天我看信時偶然發生一種非常深刻的感觸：我們兩人既不約而同地感到而且說到「只要你好，我……」那我們何苦要自尋苦惱呢！

自拍機我真不相信不在小綠箱裏。我好像記得非常清楚似的，不在綠箱裏就在抽屜裏，你何妨再找找呢。

你現在的生活怎樣？我近來無時不想到這個問題，但因心緒不安，每次寫信都不曾問及，唉！你知道

我近來（自你由鎮去後）心裏起種什麼變化嗎？

正寫至此，得你甘目的信及書四冊，真慢啊！

望好好地保重！

你的楫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後三時

二二三二

楫弟：

我決定星期五九時半動身，到鎮是兩點四十五（火車表的五十八分，是開車的時間，不是車到的時間，不要又弄錯，接不着），望能在車站相見。我想最好當夜去揚州，星期日的遊覽可以舒適一點，請你先打探過江及汽車時間便下車即行，不在鎮就攔。星期六晚返鎮，星期日遊焦山，我常晚六時返滬。去揚我不願有其他的同伴，因為我要向你說的話太多，非私說不可！
你的怡十一月二十三日早九時

二二三三

怡兄：

收到二十二日的信，知道你兩天後就要來，多麼的快樂呢！這一次我一定早早地到車站去迎接您。我的新衣已做好了，當火車到時，看見窗外穿銀灰色長袍的就是我。

一切的話都留着您來時再談吧。但是這兩天有什麼方法使牠過快些呢？——姑且計劃着去揚州的種種罷！

廿三日的信頃收到，一切都待面商。

你的楫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三四

楫：

昨晚在歡笑聲中離開了你，夢一般地在車上渡過了六小時。於十一時三刻匆匆地隨着人羣下車。走到將出站門的地方，車夫很驚異地望着我，當他接着我手提的行李時，復鄭重問我還有人嗎？在他的理想中，以為至少你得同我歸來的！然而真正歸來的却仍然只有一個我！所以他失望了！

他失望，自然是出於「不關心」態度；可是我却被他引入很嚴重的幻想：你有何不得已而不同來；你不同來，是天爲之，人爲之，抑你我自己爲之！

在車上的六小時中都爲兩日來的回憶所陶醉所溶化；同時更想到一種缺憾就是車開時，我不會親親地叫你幾聲，使你腦中永久留一個送車的特殊印象；還想到一種計劃，就是再過兩星期同去無錫。京滬車上的名勝只有蘇錫揚京五處，只有一個無錫我倆不曾去過，如要再同遊最好是去那裏。我曾火車時間表反復地看了許多次，以爲最好我們同時於星期六下午三時後起行，我六時到錫，你七時到錫，住兩夜，遊一日，於星期一午前六時一同上車，分道揚鑣，各歸故居。我們在車上所費的時間，所花的旅費，都相差不遠，這實是一個最平允的辦法！

我更曾想到，這次的旅行，我們應當絕對平民化。你有藍布衫，我也一定着藍布衫，而且一定都乘三等車，住平民旅館，吃平民飲食，無論如何，兩人用費，不能超過十六元，而且要各用各的錢。這種平等的經濟的旅行，我想是最愉快的，你一定也是很贊成的。所以車上的六小時內，除去回憶而外，都爲這個夢幻所充塞！

到上海，我的夢幻被驚醒，我的回憶被打斷，汽車嗚嗚地載着我向故居前進，苦悶也向着我展開。到今日，走上辦公室，那無情的書信，無謂的客人，無聊的簽字，更使我心煩意亂。七時阿嫂廬隱等詢及我們兩日來的經過，更增加我的感傷！

然而，除感傷而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怡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午後八時半

二三五

楫：

返寓兩日，得不着你的信，究是何故。你在三山談話的聲音，固然時時留在我的耳際，可是終屬想像的，終不能滿足我的欲望！你雖不能與我共晨夕，如何連可以使我感到實在的手澤也不肯頒賜呢？

昨夜很有成績，將故鄉寫成二千餘字，可是十一時就寢，老是心神不安，幻夢百出，今早起來，最悶異常。

照片已洗出，所照二十四張都好（有一張晒得不好，改晒一張，要明日寄上。）這鏡子係第一次試用，成績難得；望你將鎮江重要地方再照幾張，便作鎮揚速寫中的插圖。此篇望速執筆，過久，有許多印象將漸忘去。我決定在兩星期內努力將故鄉寫完。請將此次交你之稿寄下備參考（快郵寄編輯所，寓所無圖章，無人收。）

大公報月餘未接得，是否寄往你那裏；訂報收據放在何處，請告知，便函查改寄。

怡十二月二日九時

一三六

怡兄：

你昨晚在車上怎樣？今天好嗎？返家後情況如何？

你對此次的來鎮，還滿意嗎？自你去後，我總想着你是不滿意的！但這就是人生的大缺陷，你說可以人力戰勝天意，也不過是自騙自的一套把戲而已！

昨今兩日我都不能寫信，但是對於工作也無半點成績，你猜我在作什麼——若不是爲轉叔和的信，我還不能執筆！

我回憶着短促的揚州之遊，自然頗感愉快，但回味着你昨晨睜大眼睛看我的時候，則不免生恐懼之感；我愛你，但同時我又怕你，甚至於時時感着無謂的不安，你說怎麼辦呢！

昨晚送車返校途中，又遭車夫的搗亂，你說是遭天妒呢，還是受人罰？

故鄉稿已用掛號寄上；照片要寄，即請示知！

楫弟十一月三十日

二二七

楫弟：

你既愛我，何以又怕我，你問我怎樣辦。我說：聽其自然。你覺得愛我纔心安理得，就拼命地愛，否則棄之如遺。你有全權處理，不必顧慮我！

我此次歸來甚爲安靜，三日來已寫得三四千字的文章；此次之遊，雖然匆忙已極，但我却非常滿意。今日查詢大公報竟送至七號爲其所沒收，我不問及，他從不相告，我真有點不快；夜間遍找定單不得，但已專函該報及郵局請其即日改寄改送。定單究放在何處？請即告我，便持向報館交涉。

夜間廬隱請客，飯後強欲打牌，勉來四圈，雖無輸贏，但精神極苦；她在局中曾再三說及你如歸來可以時常成局，我殊慄慄危懼：蓋我們要作之事很多，而性情又不喜此，強顏爲歡，至爲苦痛，所以我屢想遷居，不過事實上很麻煩。若不能遷居，我們首當切實宣告絕不打牌。我並非做道學先生，以爲牌不可打，只因她嗜此成癖，一經入局，便糾纏不開，殊爲苦惱，不如由我們預爲聲明，以免臨時麻煩之爲愈。你如以爲然，我擬於無錫歸來即首先宣告。

關於無錫遊覽之種種，我會詳細詢過無錫人。據云至少得一全日，每人車費四元，則兩人連一切費用在內，恐至少非二十四五元不可。我們的預算又將略為變更。我現在即作種種計算，但不知你是否贊成，到期能否成行？

怡十二月二日夜十一時

一三三

怡兄：

你回去兩天了，還不見來信，我實在不能安心！

昨日張先生又請我下週報告國際政治，不能再推，也不便再辭，只好答應下來；但是現在我是病着的，而且三四天來都不曾仔細看報，報告些什麼呢？所以當時只答應他等星期四回話。頃得來示提及去無錫事，問題又來了：因為既是答應演講，我不願意馬馬虎虎地敷衍，一定要發表一些比較正確的意見才心安。我想本週若來不及，只可延遲一週。不過，對於我們的無錫之遊，不免有點妨礙，究竟怎樣好呢？這次你回去不會生病，真是幸事，我很高興！

楫十二月二日午後二時

一三九

怡兄：

我真恨你！你爲什麼總是讓我失望呢？我離開你四天給你寫了三封信，但我祇得過你一封，雖然我知道你是很忙（不是病罷？）但你至少不應當使我過於失望！

關於國際政治報告的事情，我已經同張先生講過了，但他說：「就是我不講，恐下週也無人講，本來本週內也沒有什麼特別消息。」他要我再下週報告兩週的事情，你說怎樣好？

故鄉收到了嗎？照片寄不寄？

楫十二月三日午後二時

二四〇

楫：

下午五時得你兩封信，因立刻要出去，所以不能復你，但在車上感着無限的淒涼；八時歸來，和廬隱唯建閑談，牽到我們的問題，說到我們的心情，使我悲傷異常？

你來信說到你愛我而又怕見我，你的心情我能體諒；我對那信，看過多次；每次看到這句話，心頭好似受刺，然而我的筆下還要寫「見不見由你」的話。你看到定會責我忍心，可是你知道，我之難受是並

不減於你啊。

我們之互相愛戀有千萬種事實作證，用不着去再說。在這種極愛的情形之下，我們何以反而都感着不安，這完全是我們的「時代」所以造成的。倘若我不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不獨你的矛盾之感無由發生，就是我也絕無苦惱。在現在，我既爲「時代」所支配，造成我這樣一個環境，同時我們又不能不爲「時代」所支配，造成這樣一種結合，我們都是感情與理智兼富的人，不自苦，又如何！

同時你的苦痛、你的病以及病之由來，我無刻不感到，更無時不感到都是由我所致。你爲我的犧牲可謂至大，然而我無法變更「時代」給我造成的事實，愛你而不能解除你的苦痛，這愛又有什麼用處！我雖然有許多無謂的苦感，但我活着一日，還得要作一日活人的事情。我打算明日上午去購後房裏的書桌方桌（方桌擬擺在後面，將來吃飯也就在後面），並將悲鴻的字畫掛好，再選我自己的照片幾張配好鏡框，你的條件可以滿足。惟望你趁早歸來。

去無錫的事請你斟酌。你如能去，我們即按照我前信所定的時間同去，在錫住兩日至下午分別返家亦可；若你不能去，我可再至鎮看你，不過我去鎮多次，實在沒有什麼好玩，所以我想換一個新地方玩。若不能，當然要專爲看你而去。

照片俟決定去錫與否之後再說去錫可帶交也。

你的病竟如何望保重！

哥五日早九時半

二四一

怡兄：

你三日九時所發的快信真快，和今日及二日夜十一時的常信同時收到。

照相的成績真不錯，我很喜歡！我看了許多次，我最愛那張海濱太太的嬌羞態度和徐園小姐的活潑氣象！但是，周君等看見好，都要求代為加印；相同的除外，其餘的她們都要，你如願意代她們印，可先印兩份。

國際政治決定再下週報告。

怡，你教我的我覺得愛你才心安理得就拼命地愛，我到不曾覺到要愛你才心安我只感覺到非一

天至少得你一封信用不能心安！所以我每天只拼命地望信；但是失望了又怎樣辦呢，是不是應當拼命的苦惱呢？

薪水發下，我決定寄二十元給你作購煤之川，雖然你是不在乎我這區區之數的；但你既告訴我你無錢買煤，我又知道上海比此地冷（此地現在不升火到還可以）我有三十元，我那能不分給你用呢？（這也是普通作丈夫應盡的義務，對嗎？）

大公報定單不記得放在何處。

楫十二月四日夜九時

二四二

神經的楫君：

下午二時出席上海教育界救國聯合會中學國語競賽評判會，二十五位演說者，每人講十分鐘，加上中途休息和最後評判的時間，竟使我整整地費了五小時，幸而國際政治的材料上午弄好寄出，否則絕無辦法。因為我到家已七時半了！

我離開你一星期，沒有一天沒給你寫信，有時每日寫兩封，何以你來信老是鬧着接不到信？

你說：你一天不得信不能心安，所以拼命望信。可是，親愛的楫！你知道我是怎樣地過日子嗎？這幾日相思的心情，我不能在筆上形容，我只覺得孤寂，只覺得比從前的時間難過。你前次來信說怕見我，我就

更想見你。我覺得現在更無法離開你，而時時感着你會離開我的苦悶。你愛我而怕見我的心情，我能體諒，然而我無法解除你的苦痛，無法使你願見我。所以近兩日來我更感到困惱，時時坐立不安。今日下午雖則勉強拘坐了五小時，但內心的苦痛是與時間俱增的。

回來得着你的信，和二十元匯票（實在用不着。）同時得着你的包裹，你的神經固然使我擔憂，你的孩子氣，却又使我發笑。老早來信就說故鄉稿已寄來，到昨晚始得着郵局送來運動衣的包裹通知單。今早親至靜安寺郵局領取，則謂在北四川路總局。下午專人去取（我的車夫告假）並切囑其取回即送家中。心裏總是懷疑你此時何以要寄件運動衣回來，而稿子老不見到（昨夜還與盧隱講怕失去）那知道你這所謂運動衣的包裹，就是我的故鄉稿。孩子氣的楫君！你爲什麼不用大信封或用開口紙捲照印刷品掛號寄來，而費那許多工夫用布包起作包裹寄。郵費固然多花了幾角多（當印刷品掛號只要八分半，快郵一角四分半）時間更多費四五日，而且要我派人去取（若要自己去所費更多。）我拿着你這包裹，我很疑心何以有這樣的運動衣，折開看着你寫的「我的心怡的故鄉」幾字，忽然大笑失聲。你真太妙，專心作這種妙事。

故鄉的照片以及其他的美術片，都請俟去無錫帶下，不必再寄。我再不要那樣的運動衣啊！

去無錫事到底怎樣請於得此信時確實回我一信以便我預爲料理

這兩日本難過已極，你這怪包裹反使我發笑，總算有功。明日同廬隱去購桌子。

和你一樣神經的怡兄二十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八時半

一四三

怡兄：

剛才得你五日快函及國際政治材料，謝謝！

你說我爲你犧牲，我爲你犧牲了什麼？你曾說人都是自私的，當然，我並不曾爲你犧牲，且決不爲你犧牲！我曾說過，你的家庭和子女是你對於社會所負的債務，你應當負責，而且假如他們允許的話，我也可幫你負責。這如你所說是「時代」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即使退一步說我有犧牲，也是爲「時代」而非爲你。不過我是神經質的人，常好無病呻吟，這是我的懦弱無能，我不是向你訴說多次了嗎？！怡！請你不必爲此無用的人感傷！徒傷身體！

對的，你來此一行的確是太累而且也無意義，無錫之行，我想暫時不必規定，等下星期看我的脚能

否跑路再說。

我很好，請你不必再來看我！

遊記我實在不會寫，昨日擬就題目，剛寫得「鎮江北站」一段，就有八九百字之多，真是太不會剪裁了！現將擬好的題目寄你看看，請指教！

衣服收到了嗎？你不會罵我「其笨如牛」罷？

楫弟十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時半

二四四

楫：

昨日信收到。你太體諒我了，尤其是你願幫助我償還我對於社會所負的「時代」債（伯鴻從前稱我們爲超人，惟你足當之，我惟自愧而已）更使我難安！

我自從返故鄉以來，心緒總是不寧，而且最容易感傷，除了在你的面前外，差不多無刻不煩悶。長久如此下去，我不知怎樣結局！

下星期不能去無錫，但我却可以去看你，而且可以陪你玩一天，你不怕見我嗎？這次去看你，當然不

是「專誠拜謁」然而也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是爲你

今日上午得中國社會教育學社會公函，邀我作發起人，並且定十三日（星期一）午前九時在南京開發起人大會，要我出席。我因半年未去南京，有些朋友也應該去看看，而且又可以看你，所以商定伯鴻准十一日（星期五）十二時半起行，七時半到鎮，星期六在鎮玩一天，下午七時半乘車去京。我望你能到車站接我，並望你托人點名作不歸計。因近來車常誤點，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接着，同時我也希望我們能有一夜的暢談。星期六可約同周先生去遊南郊，你的值日也請先行換好！

鎮揚縮影的題目很好，每題八九百字不算多，論文要簡，描寫景物及生活狀況要精細：要我寫，就是前次匆匆之遊也可有二三萬字。不過題目宜改爲速寫。此兩字爲繪畫上常用之名詞，係英文 Sketch 翻譯而來，即畫家捉住一瞬間的印象而筆之於紙也。用在文章上，即作者將所得之印象如實寫爲文字：只以個人的感受爲主，不考究客觀的現象。此爲有生命的文章：遊記與遊覽指南不同之處也。即在此。我很歡喜此類文章，望你好好寫成給我看看。大杰前來函詢你近狀，我曾將我們遊揚告之，並告以你將有遊記。

今日我又在忙於給你收拾房間。桌燈及小茶几（房間缺此一件便不好看）均購好。我一人在那

裏坐許久，幻想你回來後的種種情形。現在只少兩張畫片，我們應用的東西可算齊備。不過雇女工還得給她預備被褥，廚房還要幾件小東西，女工另有舊被可買，不要購備新的，大概再費二十元便可敷用。你能不能去車站接我？望你得此信立復一快信於我，你若不能接，我便要改遲一班車去京。或改遲一日亦未定。若改遲一日便只能在鎮停留數小時。

怡十二月七日夜八時半

二四五

這樣說

我並不是不願見你，我却想法躲避你，

我更不是「怕見你」，然而我這樣說了！

爲什麼這樣地「自尋苦惱」

有人說：這是「苦中求樂」

有人說：這是「創造」——「愛的創造」

呵！都不是，這是人類的缺憾！

我並不是不願見你，我却想法躲避你，

我更不是「怕見你」，然而我這樣說了！

這是我昨天苦悶到極點時亂塗的，你看像詩麼？

因火車不通，故你五六兩日的信，今天同時收到。無錫之行，決定作罷。

二十元本不算什麼，你既不需要，寄還亦可！

今天學校特爲愛國運動停課講演遊行（上午演講，下午遊行。）我是女生三年級的隊長，但因病不會去參加。最可笑的是因此受到不愛國的書面警告和罰金四角！

我當然沒有你聰明——我覺得你最聰明的地方是上年講戀愛哲學時恭而敬之地應我的考試——不把故鄉稿用大信封寄，以致多費幾角錢的郵費。但是，請你不要誤會，我的確不會存心和你開玩笑，更不會淘氣，費去我半天功夫縫郵包當不算什麼，使你多候幾天並很費事地去取，到真是罪該萬死！

楫二十年十二月八日午後二時

二四六

上午去旅行社買票，曾詢以真茹是否可通（昨夜鐵軌被毀）據說已經修好。方纔閱英文晚報，始知還有其他的問題，幾日內當不能安靜，而我星期日夜車又非趕回上海不可，對於去京事便有點躊躇。至家得你昨日的快信及前日的平信，知道你們學校正鬧着罷課問題，而你又因為不「出席愛國」受了警告和罰金的處分。在此時，我若去鎮你非出來不可，也許正在你出來的時候，學校裏發生重大問題，更使你受不良的影響，更使我心不安。至於那同遊南郊的種種更是說不到了。我爲安慰你而去看你，結果使你更多無謂的糾紛，這未免使我更不安。所以發電告你。我想你得電後將要引起無名的惆悵，我在這幾日也要感着無限的苦悶。然而時事如此，我們除了苦悶外，又有什麼辦法？

你的詩寫得不錯。

二十元我暫不用，是因爲我們要用的地方很多。你的錢，我當然和我自己的一樣，當然在必要時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去。然而在現在，我的必需生活費尙不成什麼大問題（本月初有三日連銅子都沒有，一枚，但因備有食物也沒有問題，）煤又用不着買，留着等你回來共同商量使用的方法，不是一件比較有趣味的事情嗎？你何以要說寄還你的話？！

照片明日寄上

怡十二月九日七時半

二四七

楫：

兩日未得信，何故？

因爲下星期一下午三時開第二次勞資協調會議，我必得於星期日夜車從南京趕回，當日晚上並須在京請客。所以現在決定明日午前九時半特快車起行，下午二時四十八分到鎮，望你能到車站接我；若你不能出來，我將去學校看你，當晚七時半車去南京。

怡十二月十日早七時半

二四八

楫：

今日又未得信，當係爲車所誤，上午寄一掛號信，或將後此信而到，乘此僅有的時間再簡單寫幾字。據聞今日情形更緊張。我們就要就去商量局中種種問題。在這一星期中一定不會安靜，不過我們

當不至於有什麼根本的重大問題。你在校務請安心保養，每日至少要給我寫一封信，免我懸念。

今日上午均去廠特早，事情忙極，但總是神昏顛倒地不安，時時好像失去一件什麼重要的東西似的，今晚更不知何時能了。明日准去接友妹（她有信來要我去接）代爲作大衣。照片重晒費事多，因須剪掉；頃已取出，明日當寄上。望保重！保重！寫信！寫信！

怡十一日午後五時

二四九

楫：

國難緊急，車常被阻，明日去京之票雖購就，但能否成行，尙未可知，你不必去車站等候。我到鎮住定旅館當以電話奉告，請下午（決住三山，三時半可電詢該館）在校稍待，並告知接電話者，勿再如前次之回絕爲要。

怡十二日下午三時半

二五〇

楫：

我昨夜十時半方由東亞出至嘉平坊照料孩子們，爲着公司的事情（工資與生活指數無法解決）費去不少的思慮。十二時狂風陡起，溫度驟降，昨日六十度，今日四十度，竟無法入眠（也許因爲在會議討論時過於興奮，事後又多思慮之故）爲小孩起來蓋被褥兩次，屢次上床，都是眼睜睜地看着從窗隙中漏進的街燈之光，回憶着我們可歌可泣的種種往事，幻想着我們可憂可懼的種種未來，直至五時後始糊塗入夢，但經過的情形似甚愉快。早未六時又爲孩子們吵醒。今日一日就在糊塗的匆忙中將時間混過了！

下午二時去江灣接友妹及葉君至三友社縫大衣。到靜安寺，車子即被碰壞。幸係從後面碰來，將備胎碰掉，踏板弄壞。若從側面來，人非受傷不可。故到她校已二時三刻。衣服定好已是四時了。

還得告訴你的：大小房間的畫片均經由友妹幫忙排好。她也覺得那小房間非常之好，你回來，一定要讚美的！

友妹說：你因「不愛國」受罰，精神很苦，可是我望你冷靜一點，對於一切的事情多加觀察，少表意見。在羣衆的勢力中雖不可用理智去對人，但不可不用理智去對事。只要能鎮靜觀察，每經一次風波，即長一種經驗。萬不可因偶不如意遂爾灰心或嘔氣！一切都望當作客觀的問題去研究！

怡十二月十二日午後八時

二五一

怡兄：

昨日的愛國運動？我因病不曾參加，被判爲亡國奴。公開的警告和罰金，是懲罰亡國奴的刑律！今天開抗日救國會，我又被擁爲傀儡皇帝（主席）！我不悲憤，我只有反省後的愧慚：我是教職員之一，教育界的一份子，何以不能指導他們，作他們的領導者，反而被他們操縱一切。

開會的結果是即日罷課，但午後的教職員全體會議議決，學校不接受罷課，行政方面照常進行，而學生則堅持不上課，學校頓成無政府狀態，出入亦不得自由；頃得電知你後日赴京過鎮，恐我不能去接你；倘若你願來看我，即請下車直來校訪我。你知道我此時也很想能再見你一面，因爲年假我究能否返滬，還是問題。

幾日來我的心情壞到十二萬分，身體也好像難以支持！怡！恐怕也和現在的中國一樣危在旦夕！

楫十一日午後四時

怡兄：

誰說的我就不能離校而去，爲什麼我不能夠呢？說職務重要，比我更重要的人已經幾天不在校了！唉！怡！你真不知道這種日子真不易過！今日天氣忽然奇寒，刺骨的狂風，從昨日午後起直到現在不曾停過，並且越來越大。學校裏面不生火，教務處到關門好幾天了，訓育處則照常開門。但是，今天的訓育處是特別的陰慘，鴉雀無聲地只有我一人，在裏面守屋！現在我的手腳凍得快斷下來了，頭是昏暈的難受！然而我還是不能早離開一刻，照例非等到十時點名後不能休息。

我知道我將我的心情寫給你，無異暴露了我的弱點，徒引起你的不快，更落得你再罵一聲「孩子氣」，同時暗笑我的無能：因爲你是老於事故，而責任心很重的人，至多你再勸我努力「鎮靜」「忍耐」！但是，你也只能讓我的表面上「鎮靜」而已！

「忍耐」我當能辦到，不過，心怡！請你想想我……

今天學生在冰天凍地之下開會議三小時，後來是無結果而散。聽說昨晚某某會裏面大吵大鬧，幾

乎動起武來。今日一部分在職人員逃之夭夭了！！這樣是救國嗎！

友妹的學校怎樣？請你看情形將她接回家去！謝謝你呵！

楫 十二月夜九時

二五三

怡兄：

今天學生又開大會，兩次議決都是「繼續罷課」，所以此期是絕無復課的希望了！但是，學校也不能明白公佈提前放假，只有暗示學生，學校行政將漸結束，明白告訴教員可自由離校，職員則不能，尤其是訓育處人員，非等到學生完全散後不能離校。所以我的歸去要待學期結束之後。

近幾年來我都在北方過冬，從不曾感到冬天的冷，今年到南方來，才知道冬之威嚴，然而，我現在穿的還是駝絨袍子（絲棉衣改作去了）！

楫 十四日午後三時

二五四

楫：

今日始得你九日及二十四日之信，大概是被檢查先生攔住了——這是要使信失去時間性的妙法，不過我們老百姓苦矣。

今年內學校恐不能復課了。同事如都歸去，你也可以走。我想你一定是沒有路費罷！附上拾元，你即可以之爲路費。

我們昨日下午開勞資協議會，到八時方了，席上伯鴻氣得無可如何，竟將碟子打破，碎片落在我頭上幾至流血，某君（勞方首席代表）則以此辭職。今日上午下午爲調解此事，費了全副精神都無結果。得此信務望即復！

怡十八日午後五時半

二五五

楫君：

十九日快信及洋十元想收到。你起行之前一日發快信，請直接寄編輯所，因我不在家午餐，四時半放工至家，已來不及接你四時四十五分之車也。如急促，信來不及，請拍電；但當日下午一時後發電，須交家；因公司四時半即無人收，須第二日始得見也。此次放假而歸，須將行李完全帶上，最好是早車，到滬較

便。

連日爲公司事忙病了！

怡二十日午後四時半

二五六

怡兄：

學校已罷課兩星期，女生走得來祇剩本城的幾個了。昨日學校方面通知下週復課，一週後即完全結束（不考試）提前放假。但尙未得學生方面的認可，究竟能否復課，還是問題。不過，一週後當可以搞清楚。我待學期結束後即歸。

你寄給我的十元雖不能用作路費，正好用作火食費，算是救了急；否則再待幾天，吃飯都要成問題了。

課不能上，我個人的事情也儘管不作，但職務還得照常料理，所以此時我還是照例坐在辦公處當職，不過所守的是寂無一人的冰窖而已！

楫十二月十九日午後二時

怡兄：

今天學校又復課了，但只上一星期課，即提前放假，我們職員雖照例要最後離校，大概廿七、八是可以回去的。不知你的病究竟怎樣？

楫 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

二五八

楫君：

昨日快信收到。

前星期一開勞資協議會，自二時至九時半，在零度下（時着西裝）坐六時半，不曾飲食，且要說話，所以回來即病。你還是俟學校結束於廿七八回來罷！

立即要出席勞資協議會，夜間又要宴分局經理；不多寫，待面談。

怡 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後三時

二五九

怡兄：

昨日的信收到。你既是精神不好，爲什麼不想法休息。

我的功課本來明日可完，不過，我的責任不重在功課；許多職務上的瑣事，一時還了不清。同時爲着你的身體不能夜晚去接我，故決定星期日早十一時二十九分的車（特快）起行，望你午後去車站。若實在不能起行，當改遲一日。

怡！你務要好好地保養自己呵！少作點事罷！你知道你使我最痛苦的是你攬着的事情太多，太好作好人了！

輯十二月二十三日

楫妹：

昨晚因爲舳板 and 脚夫的麻煩引起許多不快，以致許多話都不曾暢談便匆匆轉來。上划船時精神很恍惚，船到中流，意識始漸清醒，方覺得臨行時既不曾將途中的一切重托蘇、高兩君，亦不曾向他們道別，殊屬不合，然而已不能再返，到答見着他們仍請代爲道歉。在船上，我想到天氣很熱，你在那窄而暗的房間裏，一定不舒服，要你當心衣服，少讀書，少寫信，多在外面走動，但都不曾當面告你，只得付之一嘆！在車上，我更想到渡江時何以那樣匆忙，竟不告知車夫一聲，致我不能陪你過夜。此時悔恨之情，充滿了胸際，到先施公司以後，還想要轉去，但風馳電駛的車輪，竟在我理智與感情交戰未決的時候，已送我到愚園坊了！

車停之後，我機械般地打開車門，機械般地走上樓，機械般地按開電燈。當電光射入眼簾，孤獨之感驟然襲來：所有房中的書籍、衣服、器物，都似在旁邊笑我，而無情的鐘聲，則似嘖嘖地在那裏說空虛！空虛！空虛！真正的空虛！——豈獨房間空虛而已，我的心更空虛得好似浮在那裏！我不敢仰望空中的一

切，更不敢靜聽鐘聲，順手拾起桌上的大晚報，打算從頭至尾，一字不遺地看去。可是我所見的只是黑漆一團地模糊印板，不知其中究竟說些什麼；改閱新出的新中華，結果也是如此，忿極而臥，將燈熄去。那從鐘錶裏發出的空虛聲，却更大而更響；同時，心眼中雖然充滿了你的種種形相，感官則無法抓住你以為實證，而身體也感到極度的空虛了！

空虛，空虛，此時，我的身心都全部浸在空虛中！

晚上起來四次，今早未六時即起，睡眠如何，你當然可以想像得知！但望你有高姐、友妹和蘇君相伴，不至像我一般。

起來無事可作，極力想集中注意籌劃我和教育的結構，但都爲「你爲什麼讓她走！」和「這是別離的滋味，你下次還要再嘗嗎？」的思流所纏繞！你這次回來以後，我們永久地廝守着，永久地不別離，好嗎？

今晨報紙送來，我比較地看得過細，可是所得的仍是有限！

九時照常去辦公，不知何故，今日特別忙，連桌上堆滿的雜誌，也不能翻閱一本。這其中最費時間的，是處理昨日辭退一位同事的事情。他本是一位很聰明的少年，相貌固屬翩翩可愛，語言文字也都可以

過去，只以辦事太不負責，積壓未開的信件數十封，竟有若干是去年十一月寄到的。我曾勸告他多次，他以迷於戀愛，不能照辦，今日他明知悔之已晚，然而在現代經濟制度之下，失業不獨戀愛難期圓滿成功，卽生活亦將發生問題，所以他的下意識驅策他向我苦求復職，以冀挽回他的未來劫運，補救他的已往過失！可是這是公事，而且命令非我所簽，我固知他不是無望之人，也想他或許因此而痛改前非，大有進步。但爲事實的限止，終於只能寄與於他實際無補的同情而外，什麼辦法都沒有！

戀愛竟有如此的壞事，這是他所想不到，也是許多人所想不到的啊！

五時歸來，居媽給我餛飩作點心，寂寞之感，也就隨着而來。提起筆來寫信，權當驅遣之策，雖然好像寫得太多，可是要說的話似尙未及萬一！姑且留待下次再談罷！

心怡二十二年五月十日下午六時三刻

二六一

楫妹：

昨夜將快信送至郵局後，歸家無聊已極。閱魯迅景宋之兩地書籍圖解悶。不料無情的月兒偷偷射進來，頓使我萬感交集，廢書冥想。我們生活的往跡，都一幕一幕地湧上心頭，要向你說的話也就更多，却

偏偏不能見你，只有籍烟消悶，直至烟盡方糊塗就寢。

從前我們也曾別離過，可是那別離的滋味總沒有像這次的苦澀，兩地書中所述有五分之三四爲別情，似乎他們都能淡然處之。不知我何以如此善感！

今日更苦悶不堪：清晨見報知道劉田有異動，便惴惴焉如大禍之將臨，擬立即電黃轉你，要你們中止於渝。及將通訊處尋得，電稿擬好，忽又覺神經過敏而將電稿碎之。到公司後即覓地圖翻閱，悉溫江陞縣有軍事，成渝路當不至成問題。然而中國的事有誰能以常理推斷：也許你還未到渝，世界便已大變。即使成渝路可通，你到蓉後也無法去眉山的，困居蓉城，那不更糟。

今天全上午，都爲去函阻你折回與聽你前去的問題所擾。我的本意自然是願意你從渝折回，可是你費了如許功夫，竟因我而不能達目的地，返滬之後，也無法安心作事，乃至於無法安居。與其將來鬧得永久不安，不如讓你此次冒險前去之爲愈。而況你有伴同行：他們無論如何，都得返蓉，如他們能去，你們當也不至於不能去，故不願讓你折回。可是想到川局的險惡，一天嚴重一天，你到渝之後，上行途中發生困難，固然無辦法，即使一帆風順，安抵故鄉，而戰事在你抵鄉之後爆發，將你們幽在故鄉二月、三月、一年、半載，那也是受不住的，所以又想阻你前去。我明知道這是矛盾，理智也有時候告訴我在最近的將來當

不至於如斯；然而未來的事實，有誰能明白知道。我此時極望聖經所說的先知是真有其人，能很明白地告我以未來的一切！

我想到你離開我還只有一天多，我便如此煩悶，以後的十天、二十天，以至於五十天又如何！真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現在只有權作教徒，禱告上帝，保佑你們一路平安，如期到家，如期趕回。最要緊的，是望上帝將戰事延到你們到上海或者到漢口之後爆發。

現在川省情形既是如此，務望從速東下。下來時路上尤當事事當心。

心怡五月十一日

二六二

楫妹：

昨日下午教湘兩小時的算術，八時後歸去，疲倦異常，但是不願就寢，把大晚報仔細翻閱，想在其中尋出一些關於四川的好消息，可是結果無有。適逢某君寄你一信，我代為折閱，因太無聊，連讀兩次還不願釋手。這並不是他的妙文太妙，只是拿着信籍作聯想你的種種資料而已。

今日看報也特別過細，新聞報載川中匪亂在萬源集中，我便拿着地圖詳細查閱，始知遠在陝邊，這於你們當是無妨的。預計今明兩日還得不着你的信，不知你的船到底何時起行，現在到了何處，途中平安否？

今日較閑，在辦公室看了兩地書五六十頁。我們的信來回要一個月，他們只要一星期，却使我羨慕他們了。

心怡十二日下午四時

一六三

楫妹：

三日來每日都寄你一信（十一、十二兩日為快信）不知都收到否？五時歸來，本想多休息一會，但進門時居媽告我有信，走上樓一看，有一封係你父親給你的，代為拆閱後，知道成渝路已全通汽車，由渝起行，只要一日多便可到蓉，精神陡然爽適起來，好似釋去一件重負一般。於是將未完之兩地書兩百餘百一氣看完——只有吃飯時休息半小時。

今晚居媽的菜特別辦得好；雖然只有榨菜、春笋、肉圓湯、青椒豌豆炒肉、菠菜三樣，但是樣樣都可口，一個人也吃了兩碗半飯。

幾天來都時時想靜下來寫點東西，至少也得將我和教育的前半部寫完，可是總不能辦到。這自然與你的歸去有關係，但真正的根本原因却不在此。照我最近的體驗，是由於我現在職務不許我這樣作，這並不是說我現在怎樣忙得不堪，而是由於我所負的是事務責任。照理處事務要冷靜，創作要熱誠；在一日之間，要把性情變換幾次，實在是不易辦到的事。所以我自十九年以後即不能多寫文章，其他從事行政職務的人少有創作，都是此理。

這三四年來，我每每有極強的創作慾而終於不能執筆，遂致理智與感情常常互相衝突，苦不堪言。在理，我的個性較宜於寫作，便當向這方面發展，可是生活又逼着我不能不作簽字會客的事情。從前總以為二者可以兼顧，所以還糊糊塗塗過下去，現在想到二者之不可得兼，更感到我的苦悶是永久無法解除，事業與學問都永久不會有成就；便更不寒而慄了！因此我並想到，你如要從事寫作，下年還是努力於學習外國語，不必去別處作事了！至於提琴，那是一種修養身心的工具，當然也是要學下去的！

話雖如此說，但我還想努力靜下去試試看，也許我能將作事與作文分開，實行二重人格的生活！

由渝至蓉只要一天多，則你們至遲二十五以前可到家。川局既如此，我希望你們能趁早東下，於下月二十以前到滬，友妹學校的考試可以完全趕着。你們下來時還是以乘直航船爲好。

今日報載日機飛翔平津天空，不知叔和如何。

怡五月十三日下午十時

二六四

楫君：

你已離滬五日，預計已早在漢宜途中，何以至今還不曾得你隻字。或許寄往公司中去罷，我只有作如此想！

昨日上下午都有事，上午會着孫承光介紹之雲南學生李某，他以為上海是黃金世界，什麼人都可有事作，所以他傾家冒險而來，不料結果適得其反。這是由農村社會過渡到工商社會之一種普通現象，我近日遇着這類事多極，打算寫一文驚醒他們的迷夢，但不知何日始能實現耳。

下午與伯鴻長談至三小時以上，在此時局之下，我們只有苦悶耳！個人社會國家都只有「無辦法」三字作歸宿，只得盡我力之所能將就過去罷了！

夜間爲湘補算術因天熱不適已極，今早起來，未食早點即去哈哈取照片，茲另件寄上，友妹的四張已全，我們的則留設色及無色者各一，形狀還可過去，只是太胖耳。

晚上要出去吃飯，但不至於吃得太多的，你放心！

近來烟也吸得較少，每日不過十枝至多十五支就夠了。

下午擬靜下來改我和教育稿，不知能辦得到嗎？

明日總當得你的信罷！

心怡十四日午前十一時半

二六五

楫君：

今日這裏室內熱至八十八度，不知你在途中若何？你得好好當心衣服，不要弄病。

上午十一時半將信寫就，親送至郵局，則辦公時間已過，謂可於下午二時一刻送去，下午按時再去，將信與照片都用快郵寄出。

這裏真可以稱盛夏了。室內穿件單衣都嫌熱，走上街便汗流夾背，車裏好像蒸籠，坐着也非常不舒

服。從明日起，打算就在廠裏和協恭以麵當午餐（昨日即如此）等你回來上蒸籠。若不大熱，晚餐擬就食於嘉平坊，便照料孩子；倘若熱到八十五六度，就逕直回家，躺着休息。這樣也許感得寂寞，但在本月底以前是不要緊的；因為我可以藉寫信於你將牠驅去。六月一日以後，信無寄處，大概是要苦悶點；但希望每日至少能得你一信以慰寂寞。

上午的信中不說下午打算靜下來修改我和教育嗎？但事實上還是不能辦到。這並不是有什麼人擾亂我，我也不曾作別的事，心境也似乎很靜，而終於不能執筆，我想只好歸咎於太熱與太懶罷！

下午到新新公司購草帽一頂，費一元，到永安磅一下，得百五十磅。比從前少兩磅，是少着了一件大衣，實際體重還增加了一些，你不要看得表面上的數目而疑心我瘦了！

今晚床上已用草蓆，被褥也無法蓋了，我想你們在路上一定更熱。下來務必備涼蓆：你應該有點丈夫氣，不要對於這些小事，還婆婆媽媽地計算不清。要曉得弄病了，不是好玩的。

這幾天據報上所載，北方的情形很不好，南方恐也不能不受牽制。昨日日海軍軍官多人赴長江上游視察，絕非偶然的。你們到蓉，望將事情從速了妥，早日起行，倘若時間過遲，川中交通固然難料，長江下流發生困難，更無辦法也。

心怡：

你大概不會想到我們現在還不出上海的區域罷！然而我們的船已開行了，而且確確實實地離開了楊樹浦。不過，現在還停在黃浦江心，離吳淞口還遠着呢：所以此船只走了一程「送腳路」。你一定會奇怪我的說話，讓我慢慢地告訴你吧。

果然不出我意料之外，船是不能準時開行的。直到十二時五分才在人們的嘈雜聲和鑼聲汽笛聲中移動。我們只要這笨重的機器肯動也就滿足了，故不問何以不按時。

開行後，船上的人們似受着一種強烈的刺激，身心都異常活動，都擁立在甲板上探望：兩樵渴望似地要看吳淞口的礮台，我也很想憑吊憑吊創後的吳淞，故亦活躍地跟着他們在甲板上期待着；可是這船有如病弱的老人，走幾步又停幾步，畢竟力盡氣衰地停下來了！幾次問茶房：「吳淞到了嗎？」答語都是「還遠囉，一下還不會到。」我們緊張的心情，經不起長期的興奮，也如火艙裏的機器，慢慢地弛緩而冷卻了！

約莫兩點鐘的光景，我跑去探視「病船」的情況：在船頭上只聽着工人們手執器具撞擊什麼東西發出砰砰聲的聲響。我以為在設法醫治，不久就會痊可，則今天仍有前進的希望，正欲進艙內靜待，忽然汽笛一聲，茶房們都咆哮起來，望着對面開來的一隻與此船相彷彿的船打招呼，且聽到兩面吆喝之聲；對面船上更有人用大號筒向這船上大聲呼喚。我們用望遠鏡探望，才看清楚來的船名民憲，也是民生公司較大的船。兩船騷動了許久，大叫着「掉頭」，原來是民憲船上載來了本船新任的船長周某。該船近本船約四五丈遠拋錨，一隻小船載着船長的行李及隨員等緩緩前來，歡迎大會亦立即舉行迎接的人們手裏提着紅鞭炮，劈拍劈拍地放着，約十分鐘始畢，船上湧起的一片濃煙，散在水上，空閒許久始散，火藥氣味更經久不滅。至此，我們也方從茶房的口中，知道今晨之不按時開行，即為等待船主之到來。

輯二十二年五月十日

二六七

怡兄：

昨晚既經失眠，又經長時的興奮和疲乏，躺在艙位上，不久就被你的故鄉催眠入睡了！

「你放心睡罷，船要明天才得開。」這是兩樵的聲音。我被驚醒後，莫明其妙，看手錶已五時五分，我想到船不知已到什麼地方了：很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請兩樵敘述一遍，這才明白船自停後，一直不曾開過：不開的原因，據說是因通州的流沙太多，船易擱淺，夜晚不便去冒險，必得待明晨天明才能開行，於十一二時乘潮過通州。

午後證實了要明天才開船而後，即思如此長時將如何去度牠，遂重感到「心浮」「心痛」的苦悶。我極力鎮靜住，同兩樵們談笑。——面前修理房門的茶房頭兒，也是我們發問和談話的資料：

我們笑他昨晚問他要鑰匙鎖門時，他做出工程師般的態度，用手在房門上比一比，然後說：「等明天看看繪一個圖，裏面裝上一個攝攝。」今天他果不失信，來測量繪圖之後，果然裝上一個銅攝；可是費得一小時之久的苦工，結果是不能用，又得重新釘過。他似乎很難爲情地說：「這個木匠不對！」我們都不覺大笑起來，並鼓勵他努力作一個好木匠。

晚飯後，在和他們閑談之際，又無緣無故的想到你。因爲友妹和蘇君互相畫像，從畫像就聯想到照相，於是往事的回憶，如潮水般地湧來，使我無法容納。忽然他們的話題又由畫像牽到模特兒。我專心去聽蘇君的敘述，我的思路暫被打斷。

這樣一來，三天三夜不得到漢口，十一日自無法到重慶。聽雨樵說蘇君還要在重慶勾留兩日，到成都不知還待何時？！唉，由牠去罷！

楫五月十一日夜十一時

二六八

心怡：

今早雨樵同我走出艙外，陡見那滾滾的江水和寬漠無邊的江面，她不禁失聲說：「唉！可惜我們這大好的山河啊！」我很驚訝她這說話，雖然她的話也引起我不少的感觸；但我覺得中國未亡，這山河還是屬於我們的，怎麼就說可惜呢！我並相信中國絕不會亡，故大大反對中國人是亡國奴的說話。

我很奇怪雨樵何以這樣的悲觀（非個人生活方面的悲觀，）好像處處都可以觸動她亡國之痛似的。我想大概是因為她剛從強有力的國度裏回來，看慣了輝煌整齊的房屋和街道，過慣了有秩序有生氣的生活罷。但有她說話時的態度，十足地表現着第三者的批評，故不能不使我驚異。

人們的神經照例是經不起長久的過度刺激。昨天整日的輪船生活，到靠着興奮情緒的維持馬馬

虎虎地過去了，今天則感覺難過起來：可吃的糖菓吃過了，可談的笑話說盡了，可看的風景又都看過了；甚至於還看了幾頁書，睡了一大覺，拿手錶一看還不過十一時，距吃中飯還有兩個多鐘頭（照例九時早餐，一時午餐，七時晚餐，飯菜都不錯，）真不知道如何去度牠？我本歡喜看小說，但雨樵總是吵着說：「擺個龍門陣呢！」「你們總是不說話，就是我一個人開腔。」於是她立即談了一段故事給我們聽，我亦不便老是沉默，也大發其議論和她辯論一場，才把一個漫長的上午混過去！

午後給你寫信，但因雨樵愛找我談天，只得斷續地寫，詞句的好壞更不管了。

晚飯後，又只有談天消遣，不知怎的又談到十年前我倆的一段患難史。當時因為她們的驅策，談得非常興奮，繼續至兩小時之久。過後想起來，實在有點無聊。不過藉此將往事溫習一遍，增加一點記憶也好。好在現在談起來沒有「往事不堪回首」的隱痛。

楫五月十二日

二六九

心怡：

今晨始過南京，我不懂火車與輪船速率之相差，何以這樣的遠。想起你把布蓬轎來比飛機的故事，很佩服你的耐心。我坐輪船到南京，都有不可忍耐的焦急（你想八九小時與三天之別如何）若要我坐布蓬轎去南京，我情願坐牢而不願有這樣的旅行。

本船規定只在漢口、宜昌、萬縣三處停泊，所以我給你的信，只能在此三處付郵，請你不必着急！只要我不遇意外，我總得設法寫信給你的。

今晨就爲着我這樣頻頻地給你寫信，使得友妹盛氣地罵我說：「你一天到晚都在寫信！」弄得我們大大地爭論一場。

爲着上煤，船在蕪湖停了四個鐘頭，我很想把信寄出，繼想在此地發出，雖然時間早兩天，恐仍不及從漢口寄航空的快。然而爲着這一念頭，使得我的感情興奮已極，恨不得立刻就到了漢口：蓋早一日寄出，心裏可早安一日也！

幾日來因爲雨樵的好談天（她尤喜談兩性問題）簡直無法看小說。你一拿着書，或倒下牀來，她就嚷着說：「羣兒咧，乖乖！你又要看書了，我們『擺龍門陣』吧！」所以我想盡了方法，還只看得三十多頁書。

說到兩樵她真是一個特別的人像今天這樣酷熱的天氣（攝氏三十度）她却仍然穿着駝絨袍子，還外加毛衣和大衣；有時她也熱得利害，待全身汗透時也脫去一兩件衣服，但不久又得穿上，穿上後感着熱，又得脫去；所以她差不多是一天到晚都在更換衣服，無暇作他事。她之歡喜擺龍門陣，大概這也是原因之一。你說她身體壞呢，她每餐飯量比我們都強，精神尤其好；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船上有一個怪道人，方方的臉，滿臉長着漆黑的鬍鬚，穿了一件藍布道袍，手裏常常拿着一把鵝毛扇。不知是由於他的服裝奇異，還是由於他的態度特別，他成爲全船人們的取笑中心了。因爲有他同艙，兩夫婦情願分室而居；有他同桌，旁人總不願意吃飯；他所造的笑話材料確實不少。今日船停在蕪湖，他想上岸去瞻仰該地的風光，僱了一輛黃包車，說明兩毛大洋拉他到各街走一轉，但車夫只拉他到街口一望即返，於是他憤而只給兩毛小洋，車夫追問起來，他很倔強地大嚷大叫（聲音像鸚鵡叫）鬧了很久，驚動了全船的客人。因此大家送他一個綽號爲「兩毛錢」。他很得意地去打球，別人也去取笑他。蘇君說：「看他的樣兒，似乎是有點見識和學問的，誰知和他攀談起來，簡直是一竅不通！」

棋五月十三日午後十時

心怡：

今日的天氣實在悶熱得很，又不下雨，不知上海如何？

一個上午又差不多完全消磨在談天中，不過是離開了兩性問題的，故比較有意思。雨樵總是爲國家歎氣，我追問她的原因，她很坦白地說：許多從外國回來的留學生，都非常驕傲，殊不知中國人在外國是最受氣不過的；外國人對我國總是處處表示輕視的態度，我們在法國的房東已經是很和氣的了，仍不免常常「挖苦」我們；街上的小孩是不許中國人逗玩的，我就時常爲此等事情嘔氣。所以我覺得這般留學生回來是不應該向國人隱諱，尤不當以留學的地位向國人誇飾，應當把在外國所經歷的情形老實向國人宣佈才行……

雨樵的話自然是不虛假大概也就是使她時時感到亡國之痛的根源。其實中國人之被人輕視，何嘗在外國如此，卽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已經是處處可見了！

我不是告訴過你船上的飯還好嗎？但那只是最初的幾餐，後來就不像樣了：飯是又黑又硬，而且小粒，起初吃一兩餐還不要緊，多吃就有點受不了，現在我每餐連半碗飯也吃不下去；友妹是會吃硬飯的，也有點吃不消，因此我們之吃飯，真是等於延命！這樣看來，到漢口非買點麵食來救救急不可。

明日上午可到漢。

楫 第十三日午後六時

二七一

怡：

我們的運氣真不好，寫了許多信，滿心以為到漢口用航空寄出，維知又恰逢星期休假日；就是交平信也够費事——過重不成問題，無郵票則成大問題。又想到澈澄表叔或許會來看我們，信可託他代發，然而也無法知道究竟，因為船停的時間不久，那裏容許我這樣的猶豫！最耽心事的是恐怕失去（因不會留底稿，）所以又想等到了宜昌再付郵。

這次為求行李的簡單，什麼都少帶，真是失策；船上這樣的熱，衣服不够更換。想到漢口後買點布來趕做兩件穿穿。

昨晚和雨樵談及故鄉軍閥刮民脂膏的本領，可惜我現在不能詳細寫寄你，因為船快到碼頭了。

楫 十四日上午十時

二七二

第五編 二十二年 上海—四川

四〇九

楫君：

別後計發六函去蓉，外相片一包，但前昨兩日却未給你寫信，非無要說的話，只因一個問題不能解決，遂致我無從着筆。

今日上午得你漢口所發一束信（航空與平信同時到，不是意外，只是星期一停航，你的信在漢口郵局睡兩天而已）甚慰；惟火食不能吃，頗使我不安。但這問題還比較小，因為你自己總可以設法解決。現在且談我兩日來懸念未決的問題。

此次川中發生變動，在你起行之前，當時我們未十分注意，所以我聽你們起行。自你們去後，川局一天嚴重一天，近據各報通信，勢必牽動全局。所以我數日前即擬去函黃先生處，阻你們前去，但恐你們中途折回，於心不安，故爾中止。照今日申、新兩報最近通訊看來，此次必至牽動全川無疑，則你們去蓉固不容易，回來更難（難不在軍事而在軍事時期之匪患，此層應特別注意）。照你父親及雲妹之信所述，則你們父母，並不一定要你們回去（兩信附奉）則冒險前去，不獨無必要，而且有傷親心。所以我主張你們到渝後，切實打探，如成渝路不通，即行東下，不必久等（蘇高只去不回，與你們不同）蓋全局牽動，要等亦無從等起也。如路通，則約蘇等立即起行，在家愈少住愈好（能看到父母，住一二日即可動身）平

時久住固無益，此時久住而自陷困難更無謂也（母親願同行或不同行均須請父親送至渝）倘成渝路不通，立即東下，如缺路費，可在黃先生處暫借二三十元，或與輪船公司約好，至滬付其餘數，或立即電告，當電匯上（仍由川康殖業銀行匯上，便易於領取，來時仍以直航船爲便）。

心怡十七日下午四時

二七三

楫君：

今晚本來預備續寫我和教育的，可是枯坐了兩時餘，終於提不起興趣，還是給你寫信罷！

上午得着你十四日從漢口所發的信，就寫一航空快信寄重慶黃先生轉你（這封信費了一元二角二分郵票是我從沒寄過的貴信），要你到渝後斟酌情形。如果成渝路不通，立即返滬，那信中並附日你父親及雲妹的來信，是證明你的父母並不一定要你們回去的。

你的兩疊厚信，我在辦公室讀過一次，回來又詳讀一次，知道你在船上的生活情形，有雨樵們談天很不寂寞，我也很安心；只是飯不能吃，再度命般地強吃十幾天，你不要只剩一把骨頭嗎？這實與你想

在旅途發胖的期望相去太遠：你得設法自攝，努力加餐纔是！——這不只是爲你和你的心恰當如此，就是爲你的父親及你的一切有關係的人也當如此！

你在船上所經過的種種我都不以爲異，而且很感興趣。你所講的那位道人，我在民生公司購票時就遇着他，並且交談過幾句，送你上船時也曾見過他，且打過招呼，我覺得他的鬍子很好看，帽子很和道人相乘。你奇怪他的一竅不通，其實一竅不通就是他的特點。倘若他也通起來，中國也不會是現在的中國了！你希望他通，未免太孩子氣！

講到雨樵的坦白，我聯想到關於留學生的一件事：你大概總還記得不相識的某君去夏出國時送我留別的照片和印就的辭行信罷！他不說「環顧國步艱危，自期前程遠大」嗎？他出國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所謂名人送照片，回國的第一件事，推想起來，恐怕也是四處拜客，各報發表學成歸國的消息和照片。他的遠大前程，都爲他的虛榮的客氣所埋葬。你想他在國外還能學得些什麼，回國還能作出些什麼。這種封建遺毒的科舉思想不打破，留學生越多，中國會越亡得快。雨樵等在法國吃了幾年麵包，回到國內，雖然有點看不慣，然而還能不失本色，坦白地談着兩性問題，真摯地慨嘆國事，實是高人一等。你在旅程中得他們談談，不獨可以解寂寞，且可以增見聞，這實於你有很大的益處。這樣的留學生多幾個，雖不

一定會把中國弄好，但也不至於弄壞到那裏去，總算是國家之福！

你去後我的生活還和平常差不多，每日還是照常到辦公室簽字、會客、作菩薩，只是下了辦公室以後常常寂寞到「心浮」。今天晚上回來，房東太太劈頭向我說：「你這寂寞的人就來到寂寞之室了。」我只是向她和她的小愛人擠一擠眼睛，便慢慢地走上樓了。

我的飲食睡眠也如常，只因天氣太熱，夜裏睡得不大舒服。每晚只能睡五六個鐘頭，但是不作別的要事，有這幾個鐘頭的睡眠也就夠了！你的身體很弱，飲食又不行，希望你能多睡一點，少讀少寫！

今日報載唐山我軍已經依軍略而放棄了，平津大概在很近的將來，也要依軍略而放棄罷！然而報又載，西南却計劃出兵抗敵，貴省的軍事瞬將牽及全省。這樣的中國，豈獨是新歸國的雨樵法成要憤慨。就是常在中國住居的你我，也都難免不有點憤慨罷！

你的信寫得很有進步，我看得非常高興。你在寫作上的成就，只要繼續努力，大概是有希望的。只可惜你和心怡往得太久，血管裏好像都摻得有心怡的血球在裏面，寫出來的文章也太像心怡。因為心怡太不行（這不是客氣，他的文章技術實在不高明。）就是成了第二個心怡也是無用，所以我望你返滬之後，再另闢蹊徑，切實努力！

心怡五月十七日夜十時五十分

此信要等到到渝之電到後，纔用航空快信寄出，現在姑且留着。

怡

又想到你們談我們十年前的往史至兩小時，且以無「往事不堪回首」之苦爲慰。這種舊夢的重溫，我們自然是感興奮的。可是當今之世，禮教還在四處張牙舞爪，尋人而噬。貴省是禮教之邦，所以我們前次幾至以身相殉，現在雖然事過境遷，然而爲明哲計，還是少說爲好。至囑至囑！

怡十八日十一時十分

二七四

楫：

八時歸來，將本月的房租送交房東，卽上樓來準備續寫我和教育。因爲注意不能集中，順手拿着沫若新著的黑貓一氣看完，將稿紙打開，且將蜀遊心影中應當錄入我和教育之追念一段（我前年只寫到在嶽麓高等師範求學的時代爲止）反覆地讀了幾遍，那十年前的往事便如電影般一幕一幕地在腦中放演無法執筆，乃索性將稿紙丟在一旁，另取一紙給你寫信。

今日看新聞報所載成都專電成簡的公共汽車已收爲軍用，料想你一定是欲歸不得，滯居重慶的。

當時我本擬再寫一航空快信，促你們速返，但想到時勢的變化太快，也許你到渝之日，時局又和平下來；即使不能走，你在當地所得的消息比我總要正確些，也用不着我再來說，所以也就不寫了！

我今日過得很好，雖然從前日起，每日都不曾午睡，夜間睡眠的時間也比較的少，但精神似乎很好，一天都不曾感疲倦。只因霉天到來，空氣沉悶，週身好像爲漿糊漿着——洗澡之後也是如此——有點難過。

這信也要等你到渝之電到後再發。

從明日起，決心要寫文章，再不給你天天寫信了。你回來我的我和教育若還未寫完，那真是不成話了。

你的怡
五月十八日夜十一時半

二七五

輯：

昨日不曾給你寫信，但是寫了三千字的文章，算是你去後第一件可以值得稱道的工作了。今日下午五時歸家，本準備續寫文章的，可是拿起筆來，又是給你在寫信。

關於川戰的新聞，我自然特別注意，但除了着乾急而外還是無辦法。可是今日更有一點「自騙自」的安慰。

上午十時張乃燕君來訪，我們隨便談到時事，談到建設委員會（他是委員之一）的建設工作。他說：「報紙的種種記載都是靠不住的，越是講得天花亂墜的，事實上越是糟糕。」他這話立刻使我聯想到川事，而假定報紙所載的種種戰爭消息都是不可靠；更假定你們一定是可以平安到家，平安回來的。所以心裏到也坦然一會。可是方纔大晚報送來，又有不良的消息，這假想的平靜天地，也就化爲烏有了。這兩天都是下辦公室即歸，居媽特別體恤我，每天都給我以蓮棗點心。但我的胃口不大好，總不歡喜吃。

你的心 五月二十日下午七時

二七六

楫君：

前日不曾告祈你說前夜續寫我和教育三千字，以後要繼續寫下去嗎？可是兩日過去了，一字不曾

寫得。這並不是由於忙，只是心煩意亂而已。

這幾日明知你還在路上是不會得着你的信與電的；可是時時刻刻都盼望着。昨日上午靜在家中躺半日，都在虛幻地想望你有信到來（其實明知道你的信不會寄到家裏的）。下午二時出席開明董事會，五時半同孩子們去阿哥家中，他們提及回川的事，隨便亂談，無緣無故地竟使我感傷。晚餐後歸來，即解衣就寢，誰知在床上反側至上午兩時尚未入夢。

今日早起，頭暈異常，但仍照常赴辦公室，望信不得，乃電詢民生公司，問民貴是否到渝，有無電來；接電話者似乎有點不耐煩，只說未得電報幾個字便將聽筒放下了。

近幾日來不知何以這樣地心神不寧，每日的睡眠時間越減越少，昨夜實際上睡不到四小時，但今日仍不能午睡。下午歸來，本想寫文章，但也無精神，只是一人呆坐在沙發上聽着腦中的思流自由起伏。我也想到我對於你在途中情形有點神經過敏，然而我的理智在近來好像失去作用一般，竟不能支配我的情感。每次看得報上關於川戰的消息，無論是怎樣小的一件事，都深深印入我的腦筋，震動我的心魄。明明各報中所載的消息相同，而到我的眼中，便立起一重新刺刺激，苦悶也加深一層。今日幾次決定只看一份報，結果是不獨把十餘份報紙照常翻閱，而且特別注意川戰的新聞。你這樣善感的怡，還

能作些什麼事，有什麼用處。

我今日下午曾竭力抑制感情，分析我近來苦悶的原因：最主要的，當然是由於你在川戰爆發時回川，致使我的昔日經過的種種危險的經驗，都時時地、一一地再現於腦海之中，而聯想你們這次的歸省，一定也要遇着困難，因而坐立不是，如有所失。其次國事使我悲觀，局事使我自餒，也是兩個重要的原因。我國自辛亥以還，已經二十二年，在他國，則縱不能臻強盛之域，但至少政治已早上軌道（日本明治維新亦不過三十年），社會亦早有秩序。我國則每況愈下。近來各種刺心的消息，天天見諸報紙傳之眼中，我有知覺，能不反應嗎？

公司近來本也可以過去，然而在這國難當頭，經濟恐慌之下，不久的將來，便會發生問題。我近來時時感到才不足以撐危，力不足以支困，而又無法擺脫，要眼看到牠權災遭難，我有人性，能不戰慄嗎！

「情長紙短，不盡欲言。」惟望明日得電或信有以慰我。

怡二十一日十一時

二七七

心怡：

十一時到漢口，將信分爲兩封，用航空寄上，諒已收到。

船停後本定午後六時開行，但忽又改至八時，結果到現在（十時）才在十分紛擾之中開頭了，不船仍未動呢。六時與十時間且不知吵鬧了多次的開頭，只聽見茶房「開頭了，查票了；」「客人各歸原位，查票，開頭了；」「本船上還有人沒得快點，快點，開頭了」的嚷聲，與傾盆的大雨聲和吼吼的雷聲相應，而成爲震天撼地的巨響，實實在在地鬧到此時。現在嚷聲已停，除的的塔塔的雨聲外，已很少其他的雜音，而船仍如懶蛇一條，一絲也不肯動——這完全表現了我們貴國人辦事之無秩序和不守時刻；本來開晚一點不要緊，但不該把時間定得很早；既定早而復改，就不該再失信。爲這一切不守時間的惡習，真不知誤人多少時間和重要的事情！

六日來飲食既不調和，睡眠亦不足（每晚至多只能睡六小時），所以友妹也有點支持不住，快要病了！我則除精神不好而外，身體尚無毛病。

午後我們上岸去買東西，在一個天津館吃麵，一小碗雜醬，一碗蝦米白菜湯，一壺茶，三碗白麵，四碟小菜，結算只四毛錢，連小費不過花去五毛。你想世界上還有比此更價廉的食物嗎？

此船極力講求改革，許多地方都已歐化；在故鄉的社會事業中，總算是特著成績的。然而，憑心靜氣

地說來，仍不脫故鄉腐化習尚，尤其在精神方面，你是熟悉我故鄉的情形，你當然會相信我下面的寫照：船上較大的職員及中產階級家庭出來的乘客，差不多全是「青臉青神」「彎腰駝背」的人。我曾數次見到手執煙籤在煙燈上泡製煙丸，或正躺在榻上吞雲吐霧的人。然而船到碼頭仍得照例檢查，我自然不會懷疑檢查者或有疏忽，我只覺得檢查實爲多事！

快十一時了，船仍未開：據茶房的報告，開頭後又停，是爲雨大，領江不易識路。可是事實上現時的雨已細如毛髮了，仍無動靜，今晚恐怕根本就不開了。

今聽得故鄉劉（成郁）鄧又在起衝突：我和友妹商量的結果，決心儘量設法早日返滬。

楫弟十四日夜十時三刻

二七八

怡兄：

昨晚十二時後，船到底「開頭了」，但今日午後又無故停下來，有的說是因爲上河的水淺，（但照例要宜昌以上才不能走夜船，）有的則說是機器壞了。（機器大概也不會壞。）問茶房則瞠目不能對，

只說「有許多事情只有船主才知道；」但是，我用得着去問船主嗎？好在我沒有什麼急事趕早回家，就由牠去罷！

不過我的下意識裏總有早一日到家中可早一日返滬的欲望，故感得煩燥不安；而且當此夏日炎炎的時節，終日困在這蒸籠似的艙裏，也的確使人苦惱呵！

這船上可以說一切皆無秩序：開船既無定時，停船亦不一定，開飯更無一定的時間。晚上茶房要吵鬧到十二時後才安靜，早上很早地就在門外大嚷：我們夜晚只能睡五六小時即大半爲此總之一切都是使人不痛快的。

我既不能多看小說，唯一的消遣就是到甲板上或船頂上去看晚霞。怡，晚霞你當然是看過的，你且能用你的筆把牠完完全全地描寫出來；我雖愛晚霞，但不能如實地告訴你。只覺得落日後的緋紅有如血山之可怖，既而紅色漸退同時漸漸現出太陽原有的七色，形成各式各樣的姿態，有如少女般的嬌容；真不啻是一幅美麗的畫圖。可惜我沒有繪畫的技藝將牠繪在紙上，又沒有文學的才能將牠描寫下來；就只有只有把牠刻在心上，永遠永遠的讓牠不要離開我的記憶。

最妙的還是黑幕展開後，雲叢裏散出的彩色，——你大概也是見過的那時晚霞已經歸去，只留白

藍、灰三色的雲塊來點綴這蔚藍的天空，彩色卽如閃電般從雲裏閃發出來；牠的光有時透得很遠，時間則久暫不定；不過，約數分鐘後閃一次，大概是固定了的。——此情此景我很覺得奇怪。我想這閃光或許就是晚霞的偷視世間吧？

船因停在中流，野外的飛蟲直向船上的燈光撲來，全船已成蟲的世界，擾亂了我寫信的安寧，不但不能不停筆，而且不能不滅燈就寢了！

楫十五日夜十時半

二七九

心怡：

漢口以上的江面，漸漸狹窄起來，水勢亦平。今晨所見的，更是平得如鏡面一般，船急走後所掀起的波汶，有如嫩豆花般的可愛！

午後躺在牀上看書，雖然熱得汗水直流（溫度高到九十三度），也不久就被疲倦趨入夢鄉了。忽然被一種雷吼似的嘈雜聲驚醒：「中國亡給滿洲，滿人實在不值得，」這是雨毛大洋的聲音，同時許多嘴也參加進去說七說八的議論着，我好像沒有睡醒，無心去聽這些。說到這船上的奇怪情形，真是敝說

不盡，昨天更聽到一篇宏論：「唉！女學生真是比鴉片煙還利害！」——這是一個在上海開皮貨店的商人講的，他的太太就是一個短小的女學生，我想他大概是吃過女學生的虧不少吧？

一星期來的生活，已經近於豬的生活了。我一躺在牀上就會想到這種生活與船頂上幾條豬的生活有什麼區別（船頂上載着豬羊雞各數隻，據說重慶動物園特別在漢口買的），還不是睡、吃、喝都在這小小的艙房裏嗎！

然而我今天却在豬的生活中作了一件人的事情：從上午到午後五時一氣看完一本海底夢。因為雨樵和我的「龍門陣」差不多擺完了，弄到無陣可擺時，也只有各自看書。我覺得巴金寫的東西不錯，他的構思也很好。

我們已經離開上海整整地七天了，然而現在還不會到沙市，距故鄉的境地還遠呢！自此以上不能走夜船，每晚到八時船即拋錨，這樣一來，至少要五天才得到重慶，到成都更不知要到幾時？

午後我忽然感到心痛起來，就好像這船在水面飄浮的情形，只想用手去撫着，不然就有失去重心的感覺！這情景為幾日來所不曾有過的，故無法去分析牠。心！你知道嗎！

輯十六日午後九時

二八〇

心怡：

昨晚七時到宜昌，今日竟整整地在此停一天：有的說是爲起貨，有的說爲有人參觀，有的說是機器艙換水。實際上有此一天的時間，他們是什麼事情都做了。

因爲船要停一天，爲消遣計，我們上岸去跑了一趟（照例兩樵怕風不同行。）地方不熟悉，在街上瞎跑一陣，想去公園走走，問了多次才找到中山公園。可是太使我們失望了：裏面除去幾株樹和幾個茅亭外，別無他物，面積亦小，這都不去管牠；只是地下都堆積着污物，亭子是破漏不堪的，不但找不着一個坐處，連立處也沒有：我們只得走了。

我國幣制的不統一，實在是一件太不方便的事情。上海用當十的銅元，到漢口就不能用，漢口用二十的（一元換六吊），宜昌則用五十的（每元換八吊），聽說萬縣用當一百的，重慶以上則用當二百的（每元換廿二吊），今天我們上岸去整整用去一元。午後想吃三碗甜酒湯糰（四百文一碗），但是廣東角子不能用，結果只得用四角小洋交給茶房，拿一角五分大洋的便宜給他估，找換得千二百文來。

才得吃成。

今天遇着一位在成都開畫館新從上海回去的同船者：他說成渝馬路已通，兩天可到，和我們從前聽得的又完全不同。真消息既不可得，不能不使我們疑慮：不過據他說，他今年才到上海去的，他的話想來大概是可信的。

民生公司的生意真不壞，此時共停三隻船在此（民安剛從上海開到）都是滿載的。現在還有許多乘客來交涉鋪位。

不知怎的，我今日忽然感到病象，時冷時熱，頭痛得很，同時四肢軟弱，似乎很疲倦，但無論如何不能入睡，躺在牀上更覺得煩悶，我想或許是因為兩天沒有給你寫信的原故吧！所以不顧一切，起來寫了這許多，現在到覺得好多了！奇怪！

楫 十八日晚九時

二八一

楫君：

今日下午得你自重慶所發的電報，知你已於昨日安抵重慶，下午歸家又得你在宜昌所發的四封

信，你在途中的生活情形也知其大概。我現在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成渝路是否可通，若果可通，途中要費多少時日，以及有無危險的等等問題。

今日我對於各報所載關於川事種種消息，都曾詳細閱過，西文報上固然語焉不詳，中文報上所載的，還是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和雙方互相攻訐的宣傳文等等，也看不出什麼大道理。下午更曾將新蜀報調閱，但最近還只到五月三日，也不能由此知道五月三日以後的變化。可是四月初的該報，即已載着鄧遣將調兵的消息。我當時很悔從前何以不注意此報；若在你起行以前即閱該報，則我必不許你起行，近來的苦痛，當然也可以不受了。現在則事實已經如此，雖悔又有何益。宇宙中果有上帝，而上帝又真有靈，則我將虔誠向之祈禱，請他保護你平安歸去，平安回來！

船上的種種現象，在今日的中國，自然是理所當然，中國的社會經濟，至今還停滯在農業時代，封建的毒素仍然充滿在一般人的血液之中；雖然資本帝國主義，衝破了封建的藩籬，使封建社會的種種都發生了動搖，然而經濟制度未根本改變以前，它所能動搖的，只是一些皮毛，舊制度下所遺留下來的社會意識，個人習慣，仍然在背後支配一切。所以近三十年來東西洋的一切新制度、新方法，一經移植到中國，都是橘逾淮而爲枳，而非本來的面目了。民生公司之種種改革不能澈底都是爲此。——這不能專怪

民生公司的主持人社會的各方面都得負責。

我說這話，並不是替民生的當局開脫——你知道我不認識他們，即使認識，他們之於我的關係，總不如你的親切——而是事實如此。他們開船時間之時時改動，照你所說的，每次都那樣鄭重，則非他們與旅客們故意開玩笑可知。然而他們竟至於屢改不一改者，必有種種臨時發生的事實，使他們不得不改。這些事實是什麼，我們當然無從知道，不過照我的推測，當是裝貨的交易沒有固定，臨時有貨物加入，遂致他們爲自身利益計，不得不犧牲旅客的時間。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在資本主義未曾發達以前，社會生活尚未機械化，時間觀念，是不被一般人所重視的，所以大家可以隨便。倘若在資本主義發達到極度的國家，時間即是黃金，商業上的種種，更有預先的支配。這樣舉棋不定地更改時間，莫說是旅客不答應，就是船主也不肯幹。——因爲船遲開一日，便要受一日的意外損失。

至於「女學生真是比鴉片烟還厲害」的嘆聲，也可以說是現社會中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知道，女子讀書，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爲必要，在農業社會則爲奢侈品。中國的農村經濟爲資本帝國主義所壓迫而日趨衰敗，同時又不能一步踏入資本主義的領域之中，於是內地女子爲資本主義的激浪所沖動而要求教育；可是受了教育之後，社會上無所用之，結果教育之對於女子仍等於向日的嫁裝。一般

淺見之流，遂以女學生本身爲有害的毒物，而又不能不沾染牠，所以有這膚淺的感嘆。其實事實那有這樣的簡單！

巴金是貴省人，是現代很有希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是可讀的。你現在的信極有進步，你的文章和你的心怡的放在一起，很不容易辨識，只可惜心怡的技術太差了，不能領導你，奈何！

今日上午報載平津很危，故又寄一航空信於叔和，請其同鳳鳴早來；下午報又載中日已經停戰，這種變化，真非小百姓所能捉摸也。

我近來生活如常，每日還是照常辦公，只不過每夜的睡眠時間較少而已。

你在途中當注意你的身體，你得爲心怡保重！

你到家以後，務望從速將事情料理清楚，從速返滬。

心怡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十時一刻

二八二

楫妹：

今日因爲修改一篇稿子就擱在公司裏，直到六時方歸。

我近日感到國難的危急，國民經濟的破產，瞻望前途，真是憂心如焚。自你去後，我曾將公司各方面的情形，詳爲估計，擬定一個出版計劃，於今日下午送交伯鴻，且附一函，說明我幾年來時在理智與感情衝突下過生活的苦哀，打算在五年期滿後改變生活方式，不知他的回音如何。惟據我近來體驗所及，我是感情與理智並富的人，根本上不宜於從事企業，對於文藝也不能有什麼成就，同時對於事業和生活的各方面都無什麼奢望。只求能常與你相處，回到鄉下澹泊地過日子就行了。

這幾日每日都想續寫我和教育均不成功，現在只有聽之，且等你回來再說。不知你今日在重慶，還是起行赴蓉，途中的安危如何？

我近來獨居這個空院，寂靜是寂靜極了，但是也不能用功，最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幻想上面，就是出也懶出去的，但也想不出什麼提起興致的好辦法。

令尊寄給你的一百六十元於今日由中國銀行匯到，明日當着人去取來。

怡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九時

楫君：

我這顆心大概非得你安抵成都的電報以後，是無望安靜下來的。

今日四時三刻返寓，本想作點事，但放心總不能收，只是在房間裏踱方步，兜圈子。

我想過的事情太多，要寫也無從寫起，但其中有兩件是可以告你的。

第一我想到我們十年來的往事真有趣：在這過渡的時代受盡了不必受的種種困苦，雖然現在沒有「往事不堪回首」之嘆，但想到十年前我們在成都的風波，我的生命千鈞一髮之際，至今也覺毛骨悚然。而你這十年來所受社會上男子們的種種壓迫，也够使人痛哭。我想，我非以文字因緣得識李劫人、陳岳安、劉曉卿諸君則早已一命嗚呼；你自己若無魄力與社會苦戰，也早已不能生存。我們的往事，不只是我們的痛苦而已，實反映着近代中國社會的黑暗。所以我想把我們十年來的通信，加以選擇，集成一冊名曰十年書，我想你一定是贊成的。希望你趕快返滬，將舊稿整理，以便早日付印。

選擇的標準和要點，我已擬定寫在日記本上，除了心兒肝兒的純粹私話（這些是任何男女所有的）以外，其餘大概都可發表；但有一件事我正在躊躇，即此次我們的通信，是否也收在十年書內還是另成單行本（你至滬以後描寫社會情形的信，我擬先在新中華上發表。你在家一定無時間動筆，可把

大要記下，於到渝上船後慢慢補寫。）因爲這次的材料，可以成單行本，但不收在十年書內不能稱爲十年，收進去，似又太多（至多擬收二十萬字，我們的信總有四五十萬字）請你無事時略爲考慮。

第二、八月間中國社會學會在濟南開年會，我想同你去。開會只三日，會畢我們可以乘便去泰山一遊，去鄒平看看梁漱溟的鄉村教育，去青島玩幾天，由青島乘海船回來。我想你是一定願去的（來回約兩星期，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這兩天報上關於川戰的消息甚少，偶然有一點，也是些不相干的政府通電，我想你們是可以安歸故鄉的。不過時局的變化無定，我的孤寂也有點難於忍受（每每想到還要過一個多月方能見面便感到心浮。）所以我希望你早歸，至遲望於下月二十前後到滬，

請代致意令尊堂。

拾二十五下午十時

二八四

楫君：

從你這次的離別，我體驗到我們是人間的最幸福者，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物質生活過得怎樣好，我們的事業作得怎樣大，只是說，我們在思想與人格上能互相瞭解，在生活與事業上能互相幫助，在性情與行動上能互相諒解；我們能赤裸裸地亂談一切，彼此都不存一點芥蒂。

記得前星期日我在阿哥家中，他隨便談到你的歸家而問我近來又爲情書忙嗎？我說：「還好。」他即接着說：「結婚以後，總不及戀愛時那樣熱烈，情書當然要少寫一點。」我陡然感到「豈有此理。」然而我也不再辯，隨便轉到別的問題上去了。他所講的情形大概是現代所謂「戀愛家」的實況。可是他太不知道我們了。就我們三年來的經過看來，時間越久，相互的瞭解越深，愛戀熱度也隨之增加。今日他的同居胡雲翼到廠相訪，順便問及我們的通信情形，我告以此次我們別後差不多每人都是每日有一封長信，他爲之吐舌。其實，照我的本性，恨不得時時刻刻整日整夜都給你寫信。每日一封，實在太嫌不夠，我想你也一定是如此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這知己的愛人，經過的時間愈久而熱烈之程度愈增，實是至寶。

你的地理指掌盤的樣子已作出，等你回來時，當已正式發行了。

以後打算每三日寄一封航空信，到六號爲止，以後則寫下留在這裏等你回來看。你從蓉起行，到渝

由渝起行，務必打電告我，到漢口先發航空快信來，由渝起行電報外，也要寄航空快信，不要省錢。

怡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

二八五

心怡：

船過宜昌，卽入山明水秀的境界，雖未到天下奇險的巫峽，已經是懸崖絕壁：此卽巫峽之餘脈，鄂境之夷陵峽也。山的周圍瀰漫着白色的雲煙，使山雲莫辯，就是你的故鄉上所寫霧的情況。可惜我不能像你那樣的善於描述！山水從溪谷流下，形成非常美麗的瀑布。河面則因水勢凶猛，大小灘不少（已過著名的清灘，熱灘，）故船顛簸得很厲害，波浪高達數尺。再上則漸入險境，過巴東卽入故鄉境了。怡！你知道我此時是怎樣的心情嗎？我時時感到此船不久將我載入一個野蠻的另一國度裏，此後將不復再見明朗的天日和人的世界！故對我久居的異鄉（上海北平等處）懷着一種惜別的心情——這種心情，我分析起來是有很多原因的，最根本而又最切近的一個原因，是由於昨夜突如其來的一幕醜惡劇給我的印象太壞，刺激太深。

昨晚十時後，我們在許多叫賣聲中躺在艙位上，預備讓睡神來麻木我們的神經：我果在茶房叫查票、補票的嚷聲中矇矓入睡了。大概是十二點鐘的光景吧：我忽然被隔壁的爭吵驚醒來，你猜是怎麼一回事。

「兩塊錢借給我，到萬縣去還你。」是個上了煙癮的破嗓子似的四川口音。

「沒有。」是一個北方口音的答話。

「我們是朋友呢，不講交情麼？到萬縣我們一齊上岸去，拿錢來就還你。」

「不借，什麼交情？」

「噲！兩塊錢借給我罷，你答應了的。」

「誰答應你的？」

「你笑呢！」煙鬼又繼續地說：「錢用完了怎麼辦呢！你不是坑倒我搭不成船，再不然你把我揪在河裏去，我的命也不要了……借給我，到萬縣去還你，怎麼呢！」

那位北方人，始終似拒非拒的細聲回答他。這樣不知鬧了好久，蘇君亦早已醒來，起初敲壁以示警告，但他們不知道理會，繼則高聲警告，於是他們即報以惡罵：「你管得到嗎，沒有在你的房間裏來鬧，外

面有人說話，你怎麼不叫呢……」真把蘇君氣得吁氣。然而亦無可奈何，他們的鬧聲則越來越利害！

不久，茶房來要他賣票，他則死賴只給兩元。茶房說：「你既托人寫信到公司說明交五元，當然是有五元可給，不然儘可說明免費，這樣來，我還要貼出三元！」他說：「沒有錢怎麼辦，你把我揪在河裏去好了。」茶房說：「我們是正當營業，你們軍隊……你無論如何得出三元的伙食費，因為別人在巴東都給五元，你是到重慶的！」

我們才知道原來他是一個丘八！

茶房去後，他更放肆地亂罵觀望的人們說：「有什麼看頭，出門人沒有錢是常事，我有八十塊錢，因為在棧房裏等船，把錢用完了，才弄得這樣子；其實，人沒有錢什麼都做得出來的！沒有錢就不能趕船了嗎……」

罵完之後，又向他的同伴哀求，又是那一套話，並自動手在同伴身上去搜索。只聽到數銅元的聲音，結果他仍鬧着還差四百文。後由旁人勸告，等查票員來說一句好話完事。

這場醜劇完畢後，已三點多鐘了。然而，我仍舊睡不着，思想更複雜混亂，出去小便都由蘇君護送着。你想這是什麼世界！而這位丘八，今天發現他偷竊他人的棉被，才由巫山縣的團兵將他帶下船去。

過一會兒，更聽得一位辦事人的斥咤聲：「網籃擺滿甲板，路也沒法走了。公司本規定乘客只許帶九十磅行李；但是，他有這許多，過磅也麻煩，並且客人也不依……」今晨起來，我們才發現那許多大網籃裏，盡是盜器，這當然是盜器商的所謂行李了！

船在巴東停約半小時，爲的上下客人。再進巫山十二峯，從前我雖經過三次之多，但未曾仔細觀賞，並沒有帶相機。這次我算是看過幾個著名的山峯了，古語所謂「巫山十二峯，峯峯優秀」的話，真是不錯，我所目見的，不但是把牠描寫不下來，即繪畫亦難真。雖然拍了幾張照，但因天氣陰黯及船行振動甚烈之故，恐怕不會好的。只希望返滬時能照兩張好的。

巫峽一帶，既是懸崖峻壁，又是不毛之地；然而山腰或山麓亦間有人家。他們的房舍當然是循山勢建築，等於懸空立起的；他們更揀山崖之稍有土壤者種植菜蔬。他們的貧苦是當然的事實；他們因交通的不便，一定是十分孤寂的。據我看來，他們的生活有點近於原人的生活了。

我曾想：他們生老病死於此偏僻的山上，與外界不相往來，雖然孤寂一些，但既不受列強的凌辱，復不受內戰的影響，他們到可以安居樂業，過世外桃源的遺民生活。但繼想土匪之搶掠仍不免，貪官污吏之任情剝削，更是必然；他們不但不能比他方之民稍好，勢必較他方之民更苦呢！於是使我感到：中國的

土地實在不容易找得一處乾淨的啊！

船於七時停在巫山縣——簡直是一座死城；既無燈光，又無人聲的點綴；若沒有兩隻輪船（另有一隻英國船名秀山）停在江心，以及小販者的叫賣聲，和上煤炭船上的吆喝咕嚕聲來打破這沉默幽黯的忿悶氣，我一定會膽寒，而以為已入鬼的世界了！

明日可歇萬縣後日歇湯元寺，再後日（廿二日）大概可以到重慶。

你的楫十九日夜十時

二八六

心怡：

昨日因疲乏無力，夜間又整晚失眠，故不曾寫信給你。今晨船開動後才略睡一會兒，又被饑餓叫起來。可是頭暈目眩，心中好像壓着一個鉛塊似的苦悶；吐痰帶着血塊，這無疑的是因為飲食失調，精神不濟而又加以失眠的原故。說起飲食，那真是太可憐了，初上船的幾天還可以勉強吃下去，這幾天則每餐至多吃一碗，菜壞不要緊，飯太硬則太不適宜於我的脾胃了。

上午想補睡，但在十分努力之下睡着之後，不久就被茶房叫吃午飯的聲音驚醒！午後則更因心情的惡劣，思想的複雜，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惟有起來給你寫信以期解除痛苦。

四日來都下着毛毛雨，天氣是陰黯的，悶熱的，將此可愛的青山綠水蓋上一層朦朧的灰色；你要怎樣設法去探求牠的真面目，也是徒勞無益的事；除非你很有耐心地靜待光明之重臨大地！這是象徵我倆別後的心境？是象徵故鄉火併的慘狀？或象徵着中華民國的命運呀？

剛上船的幾天，我常到甲板上觀望沿岸風景，最愛看晚霞的變化。這幾天來不知怎的再沒有這種心情了！

在中國旅行本來是一種艱難的事體，尤其是在行路難的故鄉，而尤其是女子在「行路難」的故鄉旅行。我們安分地坐在艙位裏，猶不免常常引人注意，甚至於近於監視了；倘若沒有男子同行，那是更不堪設想！昨今兩日來，雨樵便因此等無聊之舉而日夜不安，驚惶到快發神經病了！

不過，她也太神經過敏了！在我們看來，都覺得是太滑稽：好像她有什麼心事似的，總是處處心虛。詳情我以後告你，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心理問題。她「老姊子」現在還「吃素」，你相信嗎？

昨晚七時半船停在萬縣，雨樵和蘇君要上岸看朋友，約我們同去，我爲要親自去寄信（爲謹慎妥

當計，我必得親自去，故於細雨朦朧中同他們上岸。他們的朋友謝君（現任縣長）我也認識，亦想見誰知當我們在泥濘道上穿進一條漆黑的巷子走進縣公署——是一所破舊的幾十年遺留下來的衙門——時，才知道我們要會的人下鄉巡查去了。好在他家裏有人，我們在那裏休息一會兒，由那裏的勤務兵送我們上船，否則夜晚過渡是一件最麻煩的事。

回船上不久，兩樵們的老友戴君（現任廿一軍軍官教育團教官）來訪，談及故鄉的近況和萬縣的情形甚詳。戴君爲人爽直精幹，似乎有點真的本領，他述及前次大戰，他帶三十人在江津攻散敵方三團人的壯舉，實不亞於淞滬戰爭中的翁旅長。然而，此二英雄犧牲的價值，就有天壤之別了！

心，我告訴你一個笑話：聽說現在萬縣縣政府的中門仍舊不開，因歷代相傳中門一開，縣城就要起火，而且縣長太太就要逃走，雖然現任縣長是廿世紀的留學生，也不能不固守這舊習。這笑話在我們看來，實在是一件令人痛哭的材料！縣政府裏面仍舊通夜擊鼓，而鼓手的職務是終身制的，無論你換多少次的縣官，也不能換他。鐘錶流行我國已久，而此擊鼓的習慣，仍牢不可破。

據戴君說，德陽（蘇君的故土）、邵縣、新都一帶的，確是正打得熱鬧，成渝馬路也確實完全通行了；不過公共汽車不可坐。他再三警告我們，要自己包一輛小汽車到樺木鎮，以上如何走法尚不可知。不過

故鄉的社會只要有「穿二尺五」的就不怕，我想到重慶後總有辦法，請勿念！

你的楫二十一日夜十一時

二八七

我的心：

昨夜因雨樵的神經過敏，我和她換鋪位睡，惡夢更多。好在兩星期的罪已受滿，快要到重慶了！太陽仍不肯來到大地；那討厭的牛毛雨又乘隙而來，而且下得更大，停一會兒上岸，又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過了巫山縣，沿途風景就漸漸變化，差不多每過一縣，就有一種不同的景緻，可惜近日我沒有心情去細賞！

我帶的小說，也只看完蝕和海的夢兩本。照這情勢看來，恐怕儘够我看到回上海的時候，真是可憐！
電碼昨夜已翻好，到渝後即拍。

二十二日午後四時

二八八

心怡：

在船上十幾天的生活，如做夢一般，既看不見社會實際的形態，竟連報紙上的消息也隔絕了；故不僅國家大事無法知道，即故鄉的實情，亦無從得知！昨晚從船上走上碼頭，目觸着故鄉種種的醜惡，才如夢方醒，我不禁打了個寒噤而自語道：「心怡，我真的回到了這萬惡的故鄉？我真是離開了你嗎？」唉！這事實上的種種，和我內心不可計的牢騷，實在不是短時期所能敘述得盡的。讓我以後慢慢地告你吧！

我們現在住的是新新大賓館（民生公司開的），內容當然不會好；然而價錢却不便宜，我們住最高價二元四角一間的房子，可是不能睡覺。心裏不知受了什麼刺激，苦悶不堪，同時身體上的不舒服——最難過的是重慶的富含煙霧的空氣，使初到此的人們會感得呼吸維艱——幾乎是終夜不眠；問或矇矓入睡，也是不久即被惡夢叫醒；因此擾得同伴也不能安靜。今晨未六時即起，吃過早點後去會黃子鈞先生，在他那裏得到你的航空信，立時使我興奮到百病皆除！

川戰爆發，我們在船上就得到了消息，那時我實有立即返滬之念。不過，因消息未能證實，並聽說成都渝路照常通行無阻（同船到成都的人不少），想來是無大妨礙。現在打聽的結果，也是說可以走；不過樺木鎮以上為軍事地帶，檢查極嚴。現在正在設法找護照，當可免去許多麻煩。至於此間的局勢，確是一

天一天的嚴重，我和友妹也很焦灼；但既到此地，當然是不能不設法前進。不過，我們總是要在可能範圍內早日返滬。因為蘇君們還有許多朋友未會着，事情無法辦理，故最早要後天才能動身，廿六七總可以到成都。計算在家至多住十日，擬於下月五日後即由蓉起身，你最好在五日前給我們一個電報！因為我們不幸生而為現在中國的女子，尤其是在內地，一切須人照料，那裏能由自己作主。若在清平時，我們還可以勇敢一點，獨往獨來；在此軍事時期，我們有什麼力量衝過兩軍的防地！不過，我想，在故鄉總是有法可想的，請釋念！

故鄉生活程度增高到現在這種情形，的確是我不曾料到的。我們帶的路費以為是儘有得多，誰知一問起來，單是車費，公共汽車每人須四十元，若自己包車則需二百四十元（百二十元到溧木鎮，以上相等）並且在旅館住幾天也要些開銷；所以我們非借錢不可。

昨夜既不會睡，今日又奔走了整天，到現在真是弄到精疲力竭了，而能否到成都的問題又困惱在中心，苦惱異常！剛才會着鄒瑞夫婦（他們已有一個小孩尚未滿月），董家驥君決於明晨四上，已請其到溧木鎮後打聽消息；若真無法進行，即請電告我們，我們只得中止，免去冒險。如明晚得不到他的電，路上當無問題；我們就決於後日（廿五日）晨搭車前去。我想這是最妥當不過的方法了！

據說樛木鎮以上不僅是廿四軍的軍隊，某段至某段，又是某軍駐防，所以問題不是很簡單的。至於川戰之是否擴大，其說不一。總之，我們故鄉的事情是只有「天曉得」，因此真實消息是得不到的，只好碰自己的運氣去。倘不幸被阻在蓉或折回上海，那只好自認倒霉！

現在的重慶，表面上看來是較前繁華，而且有進步，故有小上海之稱。馬路在高低不平的城內也有一部分通行。然而內部則一天天地糟糕——就是經濟的消耗日益增長，而生產的能力則日益衰落。一月徵糧一次的奇聞，真是絕無僅有的！故鄉的好處，實在說不完，寫不盡，暫且告別罷。

楫五月二十三日夜

二八九

心怡：

今日上午去會黃先生，因為我們不認識路，本來就打算坐轎子去的。但同蘇君出去雇轎，爬坡上坎地走過兩條街後，忽然走到一個高大的洋房前面：大門旁懸着的木牌告訴我們那是某軍的司令部，當前是一條寬闊的馬路，路旁停了不少的黃包車。他指着那些車子問我們說：「你們就坐黃包車去吧，我

要到司令部裏看一個人，於是我們改乘黃包車。當車子拉着我在馬路上飛跑的時候，我覺得周圍的一切都是很新奇的：馬路是新的，房屋也是新的，各店鋪的陳設和街上來往的人們，在我看來都是很新鮮的。恰，今天我居然在這高山的重慶城坐着黃包車，的確是不曾夢想到的新鮮事蹟！

午後在黃家會着幾位同鄉，於閑談中，偶然說到此地的馬路。據他們說：重慶因地勢的關係要完全改修馬路恐不容易。現在城內只有西區的幾條街是修成功了的。目的是在與通遠門外的馬路相接，便富有者的汽車往還。其實一般人仍是乘轎子佔多數：因為轎子不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比較便利，而且價錢比黃包車還便宜些——雖然轎子是用兩人抬的。至於坐黃包車的經濟時間，在故鄉人看來似乎是不必要。而且黃包車所走的範圍：因為馬路的限制，沒有馬路的地方，行人仍須改乘轎子或竟步行，反與人以許多麻煩，實際上也說不到時間的經濟。

真正講起來，重慶之修馬路與通汽車，並不是為大衆的交通便利着想——不過供某種特權階級的物質享樂而已！從另一方面說：要構成「小上海」的條件，不得不有這些玩意兒。因此，現在有馬路、有汽車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成爲一個特殊的區域，如大梁子一帶的街道，爲大商店、大旅館以及大……會萃之地，其繁華實不亞於上海的南京路。至通遠門外曾家崖一帶，因既有馬路汽車的便利，又有清幽的

風景和摩登的別墅，故一般平民都目之爲天堂！

據我看來，此時的重慶的確有點像上海，稱之爲「小上海」不爲過分。不過上海已經走進了工商業社會的道路，而此地則仍在封建勢力之下；上海的老百姓受帝國主義的壓榨，此地的人民則受軍閥的壓迫，但其爲痛苦一也：不知你以爲何如？

楫五月二十四日

二九〇

楫君：

上午得你重慶廿四日航空信，知道你在渝的種種，不知你的病如何，務望好好保重；其餘一切的幻想，我也時時有，而且常常苦悶失眠。我想幻想是無益有害的，我們以後還是努力應付環境，以謀早日聚首。你在途中最要緊的是當心衣服飲食，不要弄病。

我想路上一定是可通的，所以我仍將這信寄出。但望你早日返滬，只要路可通，遲幾日也無妨，萬不可急病。信宜少寫，途中情形，等到滬後補述可也。

我的生活如常，雖然孤寂一點，但絕無什麼其他問題，務請放心。

下月一日擬再發一航空信後，便不再發信，五日以前當有電告。

明日是端節，不知你們能趕到家過節嗎。忙不一一。你的心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半

二九一

楫君：

昨夜歸來已經十時半，略將報紙雜誌翻閱，已是十二時，可是睡下仍然睡不着；後來雖然糊塗睡去，但今早不到五時便又醒來，再睡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便於六時起來給你寫信。

昨日是端節，我盡了我所盡的一切責任，開銷了幾十元錢，吃了兩頓飯，總算很和平的過去了。夜晩是由社會學會的一位會員請在四川路大中華酒樓吃的。到了教授學者十餘人，漫談到十時半方歸。我們談話的資料除去本會的正常問題而外，就是些報紙上的新聞。但是講到現在中日議和的情形，大家都不同地發出長嘆：無辦法也不氣憤。這大概是由於我們都到中年，所謂年少氣盛的態度，固然早已喪失，而從什麼什麼學理去解決中國的問題夢想，也自知只是枉費心機，所以結果便是付之一嘆。

據外報的消息，謂協定將於今日簽字。其內容如何，我們這不在其位的小百姓當然無從知道，但路

透電有句妙語，却使我們哭笑不得。即「日內瓦方面未悉中日停戰之是否附有政治條件，但彼方人士以爲中國當然可以隨意處置其土地云。」似此則亡國權已由國聯認爲主權之一，我欲如何便如何，不必再嘵嘵向國聯囉嗦了。

你在萬縣二十日所發的信，於昨日下午寄到，我六時外出赴宴，郵差恰將信送來，我攜在車上詳閱一次，回來又細讀幾次，你的聲音笑貌，自然是一一現在我的眼前。你詳述宜昌巫山等處的情形，更引起我的回憶不少。十年前的往事，好似都是昨天經過的一般。我懸想：假若我們能共同經過夔門一次，於途中經過之處，彼此互道已往的故事，互賞現在風景，其愉快當如何？這懸想我終要牠成爲事實，但不知要到何日方能實現耳（在家寫至此，就去醫花去了。）

昨晚歸來見案頭書籍報紙之胡亂堆置，更感得你之於我比任何人都重要。自你去後，四份報紙幾十份雜誌，固然無暇去清理，更說不到剪貼編目。所以有時候偶然要參考檢閱，便覺得非常不便，而想望你在面前的心思也最切。今早起來看得涼台的菊花，大的一盆竟枯焦將死，細視之，則因久未澆水，盆中之泥土已發白，而僅存之青葉（下部已枯落）上滿附細小之黑蟲，且延及於小的一盆，我乃一面澆水，一面用飛力脫注射，再將黑東西慢慢刮下去。同時更想到你若在此，則牠必不至受這魔劫！**！**你不但對

於我是必要，就是花也少不你了的。我今與牠聯合向你請願，望你這生命之神，趕快回來護衛我們啊！

據我的預計，你們當於廿四或廿五起行，廿六或可抵蓉。今日當可得到你的電報，然而現在下午三時了，電報還未見到，我則假定是電報阻滯在途的原故。至於成渝路，從我的常識上推斷，以爲一定是可通行的：這並不是說軍人之體恤民艱，在戰事期中不忍斷絕交通，免予人民以痛苦，也不是川事現已恢復常態；只爲此路每日有數千至一萬以上的收入，每年可獲淨利數百萬，倘若停止一日不通行，他們即受一日的損失。有這經濟的條件限制他們，所以非必不得已時，絕不會中斷的。因此我這信還去直寄成都。

我現在所慮的，只是你的病，途中的危險還在其次。

你的心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

一一九二

楫妹：

昨日得你廿日自萬縣所發之信即復一函，現在要談的是幾件事務問題。

一、我自希望你們早返，但事實上無辦法，稍遲幾日亦無妨。照現在報載，川事目前或可稍和緩，但內

部變化非我們局外人所知，能早走以早出爲好，不過不要作乾急。急病了，那是無法解救的。

一、你們在路上很苦，到家又得勞頓，身體恐難支持，故望到蓉後即去法國醫院診視（不要吃中藥。）雖無病，去看一次，能將途中積集之小毛病診好，亦大有益處，萬不要省錢。

一、成渝車費既如此之昂，要令尊親送，頗不相宜，仍以約妾伴同行爲便。不過未起行前，務望每星期發航空快信兩封（今日報載，六月一日起滬蓉直達，每星期二五由滬開蓉，信於星期五星期日至蓉，星期六四星期日由蓉開滬，三六信到滬。你可於每星期三、六發信，並可詢問郵局確期。）我亦如之。（我擬再發兩次信即不發。）如此則每星期共費兩元多郵費（航快六角七分）尙可減去一些相思之苦。務請你照辦（信可每日寫，但不必每日寄，因爲無用處也。）

一、令堂大人如願來，望同來，不過她如來，則更非有妾人護送不可；她願來與否請早告我，便預備找房子。

一、居媽後日要回去，我嚴限其六月十五以前到滬，她說一定辦到。她在此，我對於飲食尙可不管，她後我將更無辦法。而伯鴻又須於明日去京，至早要兩星期方返。可是這多事的六月底，又日近一日，我又要忙公事，又要忙生活，你想這味道如何。所以又希望你們得此信（此信六月一日可到）即准備起行。

一、在我看，成渝交通暫時當不至於成問題，不過我就心的是你的病。千乞冷靜一點，遇事不要過於興奮，此信趕滬蓉第一次航空。我推算你們廿七八一定到蓉，今明兩日一定有電來，不知准否。

新城二十九日下午四時

二九三

楫妹：

今早及下午寫就一信，不曾寄出。下午四時在公司寫一信，用航空快信付郵，預計六月一日可以達到。晚上歸來，立意要作幾件事，但是一件都作不成，還是給你寫信吧！

我明知蓉滬的電報是不會像滬滬的那麼快，你到蓉縱有電來，也不會今日就到。但是心裏總時時期望着。因為這預期的不實現，所以總是若有所失地不能寧靜。唉！懸想到至少還得一個月才能見面，不知這久長的日子怎樣過啊！

下午將航空信發出之後，恐怕六月一日蓉滬直航的消息不確，夜間又親去郵局詢問，據云確是如此。歸來我即想：假若你在下月十五還不成行，我擬設法乘飛機至成都接你，但以本年度結束將屆，伯鴻

又去京，事務與責任心不容許我遠離此間，經濟也不容許我這樣作；真是無可如何的事。我只希望你早日歸來，不要我望穿秋水，腸斷心裂就好了！

我又想到，你近來的進步很快；無論在文字上在知識上都與從前大不相同。你回來後，有幾部書可寫：第一是整理此次的歸省記，第二是編定我們的十年書，第三是寫作女教師日記與寫你十餘年在社會上所受各方面的痛苦——我想命名前轍，即現身說法將十餘年社會上對於女子種種壓迫的情形一一如實寫出，以爲未來的女學生告。在英文方面，你還得努力學習，無論爲你自己學問的前途計或與我共處的便利計都非如此不可。我自然是要幫助你的，如有必要，再延師教讀亦無不可。至於習提琴那是又一方面生活，當然也是要努力的！

你的心怡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十時

二九四

楫君：

現在又想到幾件事姑寫於下：

一、你們返滬，無論如何，都當走汽車路，不要在眉山搭船。因爲內河的輪船太危險，乘公共汽車比較安全得多。

一、只要蓉渝有人同行，在重慶坐直航船到滬，沒有男子也不要緊。倘若晚上小便外出不方便，儘可效魯迅的辦法，以痰盂爲便桶——見兩地書——或自購一小面盆應用亦可。

一、嫌路上太慢，至南京後（票仍賣到上海）你們盡可將行李完全寄在船上，先行上岸乘火車直到上海。倘若來不及通知我去接，可自雇一車返家。行李寄在船上，可先與茶房講好，不給茶錢，要他送到家或約定自己去取時再給均可。

一、倘使家中一時不能籌備路費，請即用航空信告我（電報或許還比信慢）我當立即電匯，使你們早日成行。

一、居媽明日也要走，倘若你們不早歸，六月二十三日以後，我將無法過日子；但路上如有困難，仍望安心靜候，萬不要遇事興奮，弄成疾病（第一要多睡）我在上海總有法子可想，請你放心好了！如得此信即准備東下，至遲六月十日可動身，十二可到滬。

一、你們在蓉起行務望先拍電，再寄航空快信於我；到滬必拍電，由滬起行則用航空快信，詳告船名

艙號及公司名。到漢口開行時，並望再發一航空快信（因船無定時，在渝所發之信，不能斷定到滬之期）此外到萬縣與宜昌亦望各發一航空快信。

你的心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十時

倘若格於時勢不能如期返滬，或中途被阻，我勸你們把精神放大，除去休息而外，把所有的剩餘時間用在考察社會情形、研究社會問題之上。所謂考察與研究，並不是拿着什麼理論去迎合事實，只是將眼前的事實很客觀地看個明白，再摘要錄於筆記本之上，然後用思考去尋求其所以如此如彼的因果。倘若覺得心情不寧，可給我寫信以解悶（我近來得寫信之益處不少）。總而言之，望你靜心保重；因為現在的你的一切，不盡屬於你一人，你不能自由處分。

今日又不得電與信，非常焦灼，明日總當有吧！

怡 三十日下午四時半

二九五

楫君：

也許成爲習慣吧！每到晚上歸來，不給你寫信就坐立不安，這似乎真是太感情一點。但是我白晝所感的種種苦悶、種種愉快（如果也有愉快的話）只有你能理解我。你在我的面前，我當然要向你傾吐，你

不在我的面前，我更無處伸訴，所以只得不得憚煩地多多給你寫信了！

在你也許以爲我每日有事務的忙迫，孩子們的喧擾、朋友的交往，當不至於感得孤獨吧！可是，事務對於我只是消磨時間的工具，而由忙迫中所得的苦悶，則因無處伸訴而更甚；孩子們自然可愛，但他們和我所處的世界相去太遠，我每次歸家也曾於其天真的呼喚中感得愉快，不幸這快感轉瞬即已消失，所遺留於我的腦海之中者，只是想念你的一個苦痛的對比。所以你去後，我反而怕見他們。至於友朋的交往，那是你所知道的：在平日，因爲氣味相投的人太少，本就少與外界過往，你歸而後，我看見熟人便感到一種莫可言宣的脅迫，更絕不願去拜訪任何人。近來與我最親切的要推紙烟和我們的臥室了！

三年前我在南京，十三日曾吸去十五罐香烟，近來因爲四處亂放，每日到底要抽多少烟我也不能詳記。不過我能告你的是：除去給你寫信和飲食睡眠的時間以外，都在吸烟。若有人在旁統計，我想每日平均總有百枝上下。我也未嘗不知道，這樣的大抽是於神經有妨害的，但是我這虛懸的心好像只有烟還可以給牠一點定力；雖然明知這定力是極虛渺的，然而總願孤寂地躲在三層樓上吞雲吐霧！

平津的停戰協定，不久就可公布，北方的局面也暫時平靜下來了。而羅斯福空洞的和平宣言，也變成不問東方的事實了！我們只有靜作俎上肉，任憑他人操刀罷！總之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便宜事，我

們自己不努力、不爭氣，要依賴他人，自然是無結果的。這不獨國家爲然，就是個人的事業以至於男女的戀愛，也都當作如此觀。我們的現在，雖然都感到愛至極點，但我想愛的前程，絕不止此而已；我們當更努力前進，以期獲得最豐富的收穫。

居媽明早走了，關於生活上的一切都得自己料理。這些事我都能作：早點打算不吃，午餐可在公司解決，晚餐有應酬便出去，無則隨便什麼地方都可吃，你也不必放在意下了！

你的心怡 五月三十日下午十時

二九六

楫：

今日是你別後我最愉快的一日。

二十七日得你自渝所發航空信而後，無時不期待着你的電和信，今早竟得着昨日你自蓉所發的電報，雖然只有寥寥數字，然而我這幾日來幻想的恐怖與現實的苦悶，完全爲牠所消滅。你想這是多麼可紀念的一日。

從常識上我能斷定成渝路不會不通，但途中的困苦與你的病容則時時縈繞着我的心而焦灼異常。今日得你的電，雖然也想到你在途中一定會受許多折磨（你在途中走了五天，必不是一帆風順是可以推想得到的），和你身體的難於支持；但你於前日到成都，却確是事實。所以我接着電，不待譯出，心頭便陡然輕鬆許多，惟望你在家多多休息。第一要多睡眠，遇事不要過於興奮，無論身體好壞，都得去法國醫院看看，將途中所受的種種寒熱醫治好，以便東下時抵抗力加強。

你到家以後，望好好地安住幾日，將事情料理清楚，尤其對於母親要特別承歡，懇切與之說明你們今後的種種計劃，接其來源。她能否同行，均請詳細告我，便我在此有所準備。關於途中及經濟上的一切，請查照十八、二十號信中所說各節辦理。

因為今天較愉快，不願再寫信了，只靜着想你。

你的心怡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十時

二九七

楫君：

今日雖未接得你的信，但心很安，因為知道你到家了。

前月二十一、二寄叔和兩信，今得其覆信，始知鳳鳴已去津，函由津轉平，致她二十九日始接得。她對我之寫信請她南下避難，覺得很奇怪而感激。至於大哭兩次，大概在她的腦中，我們相愛後連朋友的患難也是不當顧的吧；我當復一函，告以你之近狀，並盼暑假時她能來滬。

頃電詢航空公司，知道每星期二、五由此航，星期三、六兩日下午寄航空快信於我，我當於二、五兩日收到。日（五日）寄到你，還是照我前次所說，每星期三、六兩日下午寄航空快信於我，我當於二、五兩日收到。居媽去了，房東的葉媽很好，今日給我上開水，我的水荒不成問題了；今早並喝了半瓶牛奶。

你好嗎？

心怡六月一日下午四時

二九八

楫君：

今日報載華北中日停戰協定於昨日上午十一時在塘沽日本大坂商船公司簽字了，自開議及簽字爲時不及一星期，宜乎路透社謂休戰協定簽字如此神速，華人與外僑皆以爲異也。條件據報載共有五項，其全文如下：（一）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之線，林亭口、寧河、蘆台所

連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爲一切挑戰擾亂和平之舉動。(二)日本軍爲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三)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再超越該線追擊，自動撤歸還至長城之線。(四)長城綫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五)本協定簽字後發生效力。此次的協定似不能與上海停戰協定比。然而在「久勞軍隊、窮困人民」的情勢之下，又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只有「敬謹受之」而已。

我們知道現代國家的強弱，尤其戰爭時強弱的表現，其最後的決勝點絕不只是兵力，應集生產力、組織力、智力、體力的各方面以爲衡。中國的生產方式還停滯在農業時代，人民席封建之餘毒，仍是一盤散沙。就上述的幾種力量講，無論那一項都不能及人萬一。所以幾年來的標語口號救國徒增人民之不務實際的囂張氣息而已，於事固無補，於人反增其虛浮之習。今後若不從智力、體力、生產力、組織力上根本下功夫，行見我們求爲今日之朝鮮、安南而不可得。——就我近數年來的經驗所及，幾於無日不苦於

謀事之人太多，而又無日不感於無人治事的矛盾中過生活。所有號稱國家柱石的新青年，幾於都自視爲萬能，而實一無所能。在學校中夢遊於標語口號之治國方策，浪漫於都市文明之頹廢生活；出學校後，

則惟求高官厚祿而不問祿之是否當享，官之是否能作。人人都懸此鵲的以求終南捷徑；而社會事業因無人辦理之故則更日趨衰敗，新青年之出路更日趨狹隘。此種現象固大半由科舉遺毒與國際經濟壓迫所構成，而青年自身尤其負青年教育之責者，亦不能辭其咎也。

以上種種似乎在向你宣讀論文——我自視亦覺可笑。但這久蘊於心的種種感觸，時時在腦際縈迴，時時想向你一吐爲快。今日既不能與你而談，提起筆來，遂不知不覺地寫上這麼一大串。我想你一定是與我有同感而高興看這論文式的通信罷！

我不時酷嗜音樂，尤其嗜聽提琴。可是自你去後，我無法靜聽你的提琴，也不願開留聲機，就是聽得別處無綫電中的音樂也非常煩噪，每每引起一種不可名狀的悵惘而遷怒於開無綫電機的主人。有時聽得提琴的聲音則更感到淒苦而至於「心浮」！楫君！倘你不能如期歸來，或途中發生什麼意外或臥病在川，或有其他……我又將如何生存！倘是上帝有靈，我立即虔誠禱告，願他好好地迅速地保你平安，護你早歸！

夜深了，不知你已安睡否？

你的心怡六月一日下午十二時

二九九

楫：

今日我的心情很不好，焦灼得至於頭暈（一半是因天氣關係。）上午郵局將信還我，我要加郵票，我便非常不舒服。第一，是因爲昨日收信者當面秤過並不過重，不應該收了之後再還我；第二，這樣一來，那封信竟要到八日方能交你（雖然我想到你們現在或在眉山了，信遲到八日也無妨。）時間是多麼的長。——我情願他寄出，罰你一元一角的欠資，而不願他遲四日寄到。日前得你二十一日由重慶所發的信，知道你在途中吐血，每頓只吃半（你雖改爲一字，但我能推知是半字）碗飯的種種情形。

以你的身體，我知道你必不能經此長途跋涉，途中一定會病。到渝之後，五日得不着你安抵成都的電報，也想到一定因病滯留在渝。夜間在睡夢中，更無時不見你的病容，我在信中不願常常提及，是明知這種無益的幻想，多說徒增你的苦悶。今得你的信，我的夢實現了，所以也坦白告你。

我自然希望你們早返，但是照我的常識推斷，你這回到家，一定非大病不可。因爲如此緊張生活的長途跋涉，除非身體特強的人，誰都會病；你病更是理所必然。所以前此幾信都要你到成都後即去法國醫院診視，就是無病也得去看——但不必吃中藥——臨行時也得去看一次，要醫生給你一點普通健胃祛熱的藥品。你若有病，務望在家安心靜養，如有必要，就是多住一月兩月也不要緊。我的生活雖然不

能照平常一般要感得枯孤，但這並不要緊；而且你也知道，以我與各方面種種關係，絕不會有什大問題發生，也不至於生病。所以我望你靜心休養。——就是無病也得多住幾天，把身體充實，再行起程。你當知道，下來也得費十四五日的時間，天氣又熱，身體不行，是受不住的啊。

你在途中的飲食不能不吃，你儘可買乾麵和雞蛋充飢。在內地雞蛋很容易買；飯不能不吃，即用麵與雞蛋代替（只要不省小費，在船上可要茶房去煮或者買一套火酒爐鏗鍋自煮亦可），菜可多買一些罐頭應用。總之，這些問題是隨時隨地可以解決的，只要諸事留意和不太節省就行了。

你在蓉起行到渝，務望照我的話以電告我；在蓉，每星期三六兩日必得各發航空快信於我（時間或有變更，可常詢郵局。）

你的胃不好是萬病之源——不知你近來的目疾和鼻病如何——我前日從湯書年醫生的閑談中知道一種藥，名「維他賜保命」（Vita-spermen）係中國信誼製藥廠所製（外國醫生多用其本國貨，法國醫院的醫生恐尚不知此物），原質係提取獸類中之卵巢丸與植物之維他命製煉而成；分男女用兩種，健胃強性，頗有效驗，且經中央衛生試驗所檢驗，無毒，無副作用，行銷國內已多年，極宜於你的身體。我自你去後，每頓由兩碗半減至一碗半，且不能睡，前日由其送服若干，飯量即漸恢復原狀，而

且食後不久即感餓，大便亦好，明日擬購服。此藥製售已久，成都西藥店定有出售，此間五十丸一瓶者三元五角，一百粒者六元，成都價貴，大概十元總可買百粒瓶的一瓶。只要沒有寒熱，隨時可服。望你立即購用（該藥規定每日三次，每次兩丸，你開始少服，一丸亦可，每次飯前半小時服）。只要服幾日，飲食便可加多。此藥你返滬後，我無論如何都要你繼續服三個月，你在蓉必去西藥店覓購一大瓶，以便吃到上海（如成都無此藥出售到滬必購）。倘若錢不方便，請即電告，當電匯上。

此外你還得注意：你因感情太盛，愛我太深，每每遇事過度興奮而致神經過敏。實則這樣下去於事無補反而遭殃。所以我近來雖然時時想念你，然而對於我們的前途常抱樂觀，對於身體也特別重視。遇事只是隨遇而安，隨時想應付的方法。你對事對人的態度也應當改變：凡屬不相干的問題，都不必動心去理會，對於那些幻想的恐怖尤要用理性去制止。總之，以後我總勸你多鎮靜、多休息，能在十日前後起行，月底以前到上海固然很好，萬一不能，也當安心住在家中休養。倘若有病，必得將病完全調理好然後動身。就是多延一月兩月也不要緊（只要每星期寄航空快信兩次）。我在上海除去孤寂而外，絕無任何問題。

你的心六月二日下午十時

現在再告你幾件事！

我不說過葉媽給我開水，我的喝開水問題解決了嗎？可是她（我不願叫她，什麼都自己幹）僅於居媽回家之第二日送過一次，以後即無消息。所以前晚上我便自己燒水。因無火酒，乃將你們燙頭髮爐中的火酒倒出應用；因為打氣爐長久不用，幾次都沒有燒好；最後想盡許多方法，終於得了開水。

因為二十餘日來食量減少，體重也減去五磅（只有一百四十五磅）。我以前本擬早上不吃東西，但自服維他賜保命以後，即感到飢餓，所以從昨日起，每早吃牛奶半瓶；可是糖也沒有，今日發薪有了錢，一定要將火酒、糖、洋油等等從新購備。

居媽去了，什麼都自己幹，每日要澆花兩次，掃地一次，洗滌茶杯等一次打掃盥洗等等都無問題，最麻煩的是倒痰盂。所以現在我做照洋辦法室中不用痰盂。

我想到川省連年戰亂而後，社會經濟一定是很困難的，也許你們動身時，令尊一時籌措不着許多路費，請你斟酌情形。若果有此種困難，即電告我以應需之數目，當即電匯上。

心怡六月三日上午七時

III

心怡：

在重慶所寄航空平信及電報各一件，想均收到。後因忙於應酬，不能安心寫信，不簡直找不到一刻工夫來寫（昨晚寫至此因病不能寫）。

因為董君未來電報，所以我們還是照預定計劃於前天早晨七時搭車，於午後三時即抵裨木鎮。由渝至裨木鎮五百零二里，八時即到，算是痛快極了。可是因為我們都不熟悉沿途情形之故，以為大站口在裨木鎮（與內江有一河相隔），我們就在裨木鎮住下，隨後打聽起來才知道沒有大車子，僅有一部小車，仍由我們六人（由渝至裨即搭小車）包下來，被車夫大敲其竹槓。由渝至裨一段不過每人廿元以上，路途相等，每人三十元。敲竹槓不要緊，等到昨天早晨到車站（是一個破舊的草房）一看，唉！倒霉，所謂小車是一輛破舊不堪的車子，而且天又下雨，我們知道當天是沒有希望到成了。更氣人的是我們未天明即忙着起來去趕車，而車夫尚在棧房好睡（和我們同棧房）等到七時不來，着人去叫才慢慢起床。七時勉強將破車開出，不出五分鐘忽然停下來，半天修理不好，開啞車子滾下坡來，停在一個小

茅棚邊，慢慢地找毛病才知道是某部分損壞了，需要一個螺絲。派人到河對門一個小鎮上去買螺絲釘，去了兩個鐘頭不見回來，又着人去催促兩次，那兩個才嘻嘻哈哈地跑來，手裏拿了幾個小黃瓜，口裏嚷說「好耍。」「原來他們去偷別人的黃瓜去了。」大家都這樣嘆息着說。

等他們的玩笑開足後，才動手修理。在修裏的時候又彼此開玩笑，他們簡直是把職務來當兒戲；一點責任心也沒有！

十二時後才勉強修理好；但需要人推動，四圍環立看熱鬧的鄉人，都袖手旁觀，不肯幫忙；後來出錢僱用，才一齊擁上前去推進，如抬靈柩似的二十多人慢慢地移上高坡，又推下坡來，可是發動機仍不能動；再來一次，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動着；可見車子的病是如何深沉了！

我們不得已就在內江往下來，讓車子醫病去，一天就只走得三十里，可算是倒霉透了！然而我們還可以原諒是由於天下雨，並全非車子之過。

今天是滿好的晴天，其他的大車子是照常的開動了，而我們的倒霉車還停在店裏（現住一極小的寄宿舍，實則是一個小客棧）司機的兩人，弄得周身污泥，他們也的確是盡力在醫治了。可憐車子的病太深沉，已到無法救藥的程度了！

後來車子修好，可惡的流氓似的小商人，又來囑嚇：昨天給他三十元，就只走得三十里，現在又非要四十五元買汽油，車不開。真是氣得我們要死。而且他們還蠻不講理，說退我們三十元，他們的生意不做了！真是豈有此理！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才講妥，先給三十元買油，開到資陽再給；因為這種野雞車子，說不定走到半路又停下來，並且聽說楊縣一帶的軍隊要扣留車子，設不幸被扣，我們拿什麼路費來走以上的路。

錢已拿了，車子到此時（午後一時）還不見開（他們不知又到什麼地方要去了），今天縱不再出事，至多也只能歇涪州。恰！你看「蜀道難於上青天」的話，到如今還是很適用的。

一時後車開出城，剛走了三分鐘即停，照例又是拉人來推；人少推不動，適逢有一大羣散兵跑來才推動起來，但走不到一分鐘又停下來。我們氣憤之餘，只得和司機去商量退定錢返回內江。回內江後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買着四張大汽車票，車定明晨開行。

內江算是故鄉較大而富有的縣城，各街道全是馬路，亦頗清潔。錢用角子，每元換十二角，銅元十六吊。女人多蓄長髮，很學了些上海的時髦。

心怡：

昨四時即起去趕車，車站除收票後交一架破車坐後，即一切不負責任。捆行李等事都得自動，因此秩序十分紊亂，而時間更不經濟，故直鬧至六時才開車。車機雖然較昨日那部小汽車的稍好，但亦係舊式的，而且是已經過了保險期的，故亦不免中途停止和推動的麻煩，並且在中途又換車一次。

當搬換行李時，蘇君站在兩車間指揮，行李剛一拿完，而他的腳尚未移動時，一車即開走，幾乎把他碾死了。你說這些人糊塗不糊塗。

資陽與簡州間的戒備甚嚴，不數里即一次檢查，真是不勝其「煩」，那一段路已無黃包車及轎子的痕跡，聽說就只有兩三部汽車前去，而且檢查者又警告下次不能去了，否則見車就開槍射擊。照這種情形看來，局勢是一天一天的嚴重。我們雖僥倖通過，恐怕非有相當的時間不能轉去了！

昨日本來是可以趕到成都的：一因檢查耽誤時刻，二因道路不平，車子既走得慢，而又常陷入泥濘裏，陷入之後，須乘客下車推動，步行一段，所以結果只歇在簡州。

到簡後因五六日來的睡眠不足，飲食不調，以及整日的苦坐，以致疲倦到不能動彈，夜晚咳嗽得更利害，結果又一晚不曾睡覺！苦惱已極！

夜晚丘八來查號，經過多方的盤查，幸無他事。

今晨六時五分，由簡動身，車子振得更利害，直到成都境才得一點好路走。

到家後本該好好的休息；可是新的刺激頻頻而來，只有更疲倦的！心！我的眼睛早已張不開來，頭更暈昏好像還在車上顛簸；腰又酸痛得很，照理是無法再來給你寫信。然而，不寫太不心安，只得昏昏沉沉地寫一點給你。

我們剛一進門，即遇着你十二日的來信，所以弄得父親有點沒明其妙，以為信好像是隨身帶着的，真是巧極了！其他各函及照片均未收到。

我和父親已有一次短短的談話，他的原意這次叫友妹回來，是要留在家住個一年半載，為她解決婚姻問題。我以話不投機之故，未曾和他詳談關於友妹的一切。

父親因感身邊的冷寂，似頗怨我不能為他找得一個故鄉的女婿，所以他是不能再讓友妹去找外省人了。他這番苦心我自然能够體諒，但他說「兒子可以完全使用，女兒可以一半使用，你們都在外面

健兒太小，我就感着孤寂，而且什麼事都缺人照料……」一層，恐非事實所能辦到的。

電已交父親帶出拍去了。一切請放心，如友妹不同行，我當早返。

梅五月二十九日夜十二時

三〇三

心怡：

今晨七時被二孀叫友妹的聲音驚醒，恍恍惚惚地不知到怎樣竟睡到渴念已久的家鄉了！同時一切莫明其妙的思潮都湧上心來。實在不願意思流被擾，所以仍舊睡着不動。好在二孀只叫友妹起來同去公園，她說我咳嗽就讓我多睡一會兒；但是當他們一邊梳洗一邊談話的話句刺入我的耳鼓時，我禁不住心酸欲哭。等他們走出家門後，我竟至哭了！

想到父親對我的不滿，亦有他的苦衷：本來現在我們的家庭的確是太冷落了；一家老小總共七口，就分居四處：祖父在鄉下，母親在眉州，我和友妹在上海，在父親身旁的就只小弟和二孀兩人；小弟又實在太年幼，照料無人；遇事父親更無法應付，如何叫父親不感到孤寂，不感到乏人幫助？所以他這次不讓

友妹再去上海，亦不讓我急急回去；且有意留我在故鄉就職。

在故鄉就職自然是不易辦到，但他要我多住一月兩月，我自不便匆匆忙忙地離去。而且事實上也是無法照預定計劃返滬；因為我們此次回到成都，在資簡一帶是勉強通過的，現在樂至會議的結果，戰事是大爆發了！至少我們得等戰事有相當的發展後才能設法通行。於是久別的傷感以及……

父親們從公園回來，我還睡在牀上。

早飯後，同父親一道親至電報局將致你的電拍出（昨夜未拍成），心裏始如釋重負的安舒一時。十二時後，同父親們去少城公園散步吃茶，歸家時順便訪了兩位朋友，到家已天黑，於是歸家後的第一日，就這樣過去了。

梅五月三十日夜十一時

四〇四

心怡：

早晨得你十日十一日的快信（較平信慢），讀時及讀後心裏都禁不住跳動！你所受的孤寂與思念之苦，完全是我給你的，叫我如何不因此而難過！不過，怡，你曉得嗎？你曉得我兩日來所受的新刺激新

苦痛麼要我詳細對你敘述此時實在辦不到只有等到和你面談了。

經我昨晚一夜思索的結果，我決定下期還是出去教書——父親從未談及經濟問題，但我由他培植到大學畢業，問心應當對弟妹分擔一點責任；——但要我遠離你而在故鄉過活，恐非你我所能夠忍受；能在上海找到書教（其他職務亦可），當然很好，否則如松江蘇州等地都可以，務望你在此著假期中爲我設法確定！記得九如姊前次說過松江女中要聘一地理教員，你何妨再正式重託她一下。事定後，請電告，我當急速返滬。

這兩天和父親談及友妹的婚姻問題：要雙方顧到，實在是不容易辦到的事情，只可極力想法使得友妹的對象能滿意，又可不使父母太失望；父母對我們的婚姻本不固執，只是家裏人口太少，事實上需要隨時團聚，所以父親要她在川結婚。總之友妹的事情在短時間內，實無法決定，我之不能立即返滬，這也是最大的原因。

今晚父親翻閱淞滬戰史續編（上編已失去，請你重寄一冊如何？）他說家裏應當存一部。咳嗽至今未愈，白松糖漿已吃完一瓶了！父親要我吃中藥，我實在不敢嘗試！

楫三十一日夜十一時

三〇五

楫：

幾日來甚望今日有信，這期望果然實現了。可是看到你由渝至蓉途中的種種苦難，只增加我一層愁雲。但過細想來，此爲「時代」的權威，我們無法反抗，同時我們也不必苦悶，惟努力安靜下來，用心應付環境。現在縱苦一點，稍遲總可聚首快樂。所以我們萬不要自餒。令尊要留友雲長久住川，未必是由其理智考慮的結果，也許是被一時的感情所驅策，望你們好好地慢慢地相商，以期於六月底到滬爲要。

現在世界經濟衰落，中國農村破產，各方經濟困難，自是意料中事。你擬就職亦是理所當然。但年餘以來，你未服務社會，非無機會，實是你之身體太差，胃病常發，不能在外任職耳。此一年餘，雖係家居，但已成禦日戰史兩冊及中國地理指掌謄一種，收入不少於千元。如有必要，自可移用。且你與某處簽定契約待譯之書兩種，至今亦不會動筆，如能早日譯出，固另有酬資也。你如必欲出外教書，當不至無辦法。九如處當即去函，我想當可成功。現在最要緊的是保重身體，有病去醫院看，「維他賜保命」務必購服。一切請靜心忍耐，設法早日啓行。日常情形，望每星期三六兩日各寄一航空信於我。

三〇六

楫：

今日下午得你三十一日的航空信時，當復一函，當與此函同到。

下午去嘉平坊晚餐，田漢兄弟及其老母即在等候我，要約我去寧波司鄉會看他們明日之都市最後的一場（已演兩日）。我實無此興趣與勇氣，只得說昨晚過勞，今晚非休息不可（非上午一時不能散）。他們去後，我把你今日的信重複看了幾十次，要向你說的話不知有多少，但得不着信紙，只有把孩子的作文簿撕下來寫。

從你的信中我知道你家中的情形，內地社會的情形，以及時代中的種種問題，現在且略述我的意見。

一、你家庭的情形，我早也想到，你父親的心情，我也能體驗得着。這時代中家庭的種種衝突，我於前年歸家時曾親歷其境。此時代中家庭中的主要問題，是「父母的兒女」與「時代的個人」應如何處

理。我們因為時代的關係，不得不作「時代的個人」，同時又不忍不作「父母的兒女」，所以常常在矛盾的自苦中過生活。我與先父的感情，遠非一般父子所能及（請詳閱我的故鄉）所以我前年在家三日，日日哭，夜夜哭，爲我有生以來所未曾經過的苦痛日子。可是結果我不能回到先父的時代，先父也不能追及我的時代，同時我更感得先父的時代過去了，就是要勉強作個「父親的兒子」，也只能使他感得暫時的安慰；相處稍久，便會彼此不安，於社會於我們均無益處。倘若我能明白認清我對於社會的責任，以及先父教養我的恩澤，我應當努力前進，作我時代中應作的事情，盡我在社會上應盡的責任。縱然就離開了他，使他感得不快，但我的事業能影響及於社會，我的精神能達衍及於子孫，間接也就是他對於社會的功績。所以我毅然決然在不愧「父親的兒子」中作我「時代的個人」，而在家住了三日，即行東下。我這苦悶的問題，今日又顯明地擺在你的面前，尤其很顯明地擺在友雲的面前——因爲你父親的下意識中知道你現在不能專作「父母的兒女」，所以他強留你在家久住，也不一定留你在家多住一月兩月。你要走隨時可以動身，也就是你隨時可以作「時代的個人」。至於友雲，在事實上雖然也和你一樣不能專作「父母的女兒」，（她的思想比你的尤爲急進。其實廿世紀以後，誰也難於專作「父母的兒女」。）你祖父住在鄉下，父親何以要住在成都，其問題不與你們父母住在四川，你們住

在上海一樣嗎？只是他們忘記自身「父與子」的問題罷了！但這些問題與事實，萬不可與你們父母明說，以免於事無補，而徒增你們父女之間的裂痕和他們的苦悶。但因形式上尚未出嫁，你們的父親還期望她「能」作一個「父母的女兒」，以慰其孤寂，以符其理想；所以要留她長久住在家中。可是在我推想起來，倘若雲不進學校，不受新時代的影響，而又受「孝」的宗教很深的薰染，則可以安處下去。在現在，縱爲一時的感情所支配，而願專作「父母的女兒」，一旦感情力量漸減，便會彼此不安，而至於釀成更非你父母所能夢想的惡果。所以我以爲你們應當認清時代的問題，好好地商量一個妥善之方，使能於不愧「父母的女兒」中努力作「時代的個人」。這些話看似平常，然而這實是現代家庭中的主要問題，非對於人生有深切經驗者，是不容易體驗得着的。

一、在經濟方面，你願替令尊分擔一些責任，於情於理，都是極應當的，然而因爲世界經濟的衰落，失業成爲世界的嚴重問題，大學生、留學生之在上海無業者以萬計，是你所深知的。在你的能力上，自然可以服務社會——九如之信已於今晚寫去——在機會上也未嘗不可能，只是你的身體實是重大問題。這不是幻想，你在鎮江有經驗的。倘若你必要作事，我想我總可以爲你設法。

心怡六月五日下午十時

三〇七

輯：

照現在情形，川局可暫平一時，我仍望你早日返滬。等到天氣熱，很不舒服（現在川戰雖烈，但不在簡資一帶作戰，如再擴大牽及簡資便更困難，故以早行為要。）你父親既不強留你久居一月二月，則可起行時即起行。在途中亦不必事事自餒，只要諸事留心，並無何種危險與困難。不過你當特別注意的是你的病（病狀務望詳告），必得在成都醫好。

更想到你父親之要留友雲久居，不過是要探聽友雲意思的一種作用，未必真有此心（我從前屢為母親所試探）。以你父親的明達，決不至見不到這事之無法辦到的。所以我以為你們應當細體此意，好好地與父母商量。父親的信從未說及她較學的話，他們絕不會不許友雲外出的；但他絕不願明說此層，你們應當明白。

你們母親之來滬，恐怕是談不到了，但望你們能在母親處多住幾日，善為承歡。

你們來時如需路費，我想分匯至成渝兩處（免途中攜帶麻煩。）每處匯一百元，不知是否敷用，請

詳告我。

維他賜保命務必購服。

我的信都可交友雲閱，並望每星期三、六寄航空信於我。

你的心
五月六日十二時

三〇八

輯：

又想到你在川就職的話，這自然不是你我所能忍受（你自然不願意，我更不願意，你父親也明知是絕對辦不到的，不過隨便說說而已）。就是勉強忍受也只好把生命當孤注，把藥品當食料：豈僅不能替令尊分擔經濟之責，且恐要增加你家庭的一筆大負擔。照最近生活的成都通訊和我在成大幾位朋友的來信看來，國立的成大，除去庚款的講座而外，教師每年平均拿不到兩個月薪金，即使月薪百元，亦不敷維持個人生活。如欲作官，則在內地恐連「花瓶」都不能當。所以此路不通，是絕無問題的。望你從速將事情料理清楚，只要病好，即毅然起行。

你的心
六月六日早九時

三〇九

楫君：

昨夜因爲腦中的思流起伏無常，一夜不會睡好，今日爲教師節，上海市教育界開會，於上午特遣人來強約我下午二時出席講演，下午在臨街的一個大廳中向數百人叫喊一小時，已經精疲力竭，聲音嘶嘎，而在途中受風（近在黃霉期中，上海天氣非常不舒服），四時返所，頭痛異常，飯後歸來，滿擬靜息；不料無法入眠，適口渴無水，乃親燃打氣爐數次，始煮得一壺開水。因滿腹悵惘抑鬱，無法驅遣，乃起而給你寫信。

我治事對人自信很有丈夫氣，很有決斷。但對你則完全爲感情所浸，而且女性到無以復加。自我昨夜將現代的家庭問題以及各方面（如我與先父分居令尊與令祖分居等等）的事實詳加分析而後，很深切地體驗着「父與子」的時代永久不能調和。這不調和自然要予我們以苦悶，可是真的調和了，則社會永久爲靜止的，永久不會進步；其結果或可予我們以暫時的快樂，然而絕非造物之本意。我們是人，而且是現時代的人，就人的本質講，天賦我們以無限的自覺創造性，我們不得不去發展；就現時代的

人說，我們對於現社會有我們應盡的責任，也不得不努力創造我們的前程以期上繼先人的恩澤，下闢後人的新路。現在你的父母，既視你爲出嫁的女兒，而不強你長留膝下，則你更當努力作「時代的個人」以期不愧爲「父母的女兒」。所以無論在感情上或理智上，我主張你要求你於接得此信時（十日可到）只要身體無問題，即毅然起行。同時我決於十二日發一電於你，促你速歸。以後即不再寄信。更想到你在上海不在外面作事的問題：在別人以爲你是能力不足或是機會不好，但在我則以爲你現在正是「儲能」的時期：倘能將身體養好，而努力於儲蓄能力——從你現在的通信與常識看來，你這一年餘的進步，比在平讀六年書快得多，也比在外面作事有進步得多。——果真需要你去自食其力而身體又健康時，豈獨你要出去，我也得設法要你出去。

這幾封信，看來似極平常，然而非我不能說，非你不能懂。

夜深了，不能再寫了！祝你安睡，禱你早歸！（此信可交友雲閱）

你的心怡 六月六日下午十二時

三〇〇

楫妹：

幾日來都期望今天得你的信，但現在還不會見到，則今日是無希望的了！

我想我二十九日的信，一定是一日收到的。你四日無航空信來或許是去眉山罷！

我想你總當

不至於病倒不能寫信。

近來因中日停戰協定簽字之後，時局可以暫時平靜下來；我們因為時局暫平之故，也就更忙起來。望你病好，路通即火速起行，不要遲延。

九如已回信，謂她下午決定到上海來松江聘書擬即接受，由你去代理，你要出去作事也得早來。

怡六月八日下午四時半

三一一

心怡：

午後同時得你八封信（照片亦收到）一氣讀了一個鐘頭，你想我是怎樣的高興！

現在來談我的小弟弟：他的聰明美貌，當然不必要我來介紹。奇怪的是，他特別親我，吃飯要同我坐，

穿衣、洗臉等瑣事要我做；每早要來同我睡一會兒。上街、在家隨時都要我抱他；更極力維護着我，好像不許旁人的手觸一下。因此弄得我在家時沒有多少清閑的時候。剛才我正在給你寫此信，他大哭大嚷要我抱他，落得一頓打！

自到渝迄今已十日之久，我都不曾得到一夜的安眠，在由渝至蓉的路上更苦。到蓉三日間亦因拜訪朋友及應酬的忙碌，簡直不曾好好地休息過，竟連和父親敘別情的機會也難得！同時，那莫明其妙的苦感，時時襲上心來，你想要我不病如何辦得到！好在我現在的身體，並不如你想像的虛弱，所謂病不過咳嗽和疲憊而已，勿念！

母親去滬與否？現在尚無法知道：因為我們還不曾回眉州。唉！你可相信：自蓉至眉的路都不大好走，聽說連兵都必拉，故非等到妥實同伴不能回去。大概還要五六日方得動身回眉。心怡！你要我二十前趕回上海，如何辦得到！你要我不焦急，我也只有盡力照辦！聽我說：只要我的心能够安心過活，我一切都能够忍受！你放心吧！

由重慶試航成都的飛機，果於今日來到（你的信當然是此機帶到的），這破天荒第一次駕臨蓉城的飛機，簡直鬧動了全城的人。那時我正訪林伯父於中城公園，滿園的遊人，一聽翱翔空中的機聲，都

一齊湧起追隨着，直到那蜻蜓般的怪物由樹蔭處隱沒後才漸漸地平靜下來。然而，口裏嚷着要到東教場專誠拜謁的人，仍隨處皆有，晚上更聽見二嬭報告蔣伯父的一位病重的女兒，亦被蔣伯母拉去看了！來心怡，你的信就是從萬人朝拜之下的怪物帶到我的跟前的：你想是如何值得紀念，不僅第一次試航之可貴呢！

渝蓉綫既通，我決遵命一星期寄兩次信，但只能於在蓉時可實行，回眉後就只好交平信了。你得我此信後，有信仍寄此地：因為我回去不久就會轉來的：就是不能早轉來，信也有人轉去的。

發表我們的書信，當然沒有異議；十年書的名目很好，你怎麼想起的心怡！我至渝後描寫社會情形的信，自可先行發表，亦可成單行本；但十年書內亦必須放入，寧可將文章稍為縮短。

心怡！我覺得我的確是個「大笨」，你何以還說我此次的信有進步！歸來廿餘日的所見所聞，確是一些絕好材料，可惜我的描寫能力幾等於零，不能好好地把它捉着！尤其是到重慶後的時日：生活既十分忙亂，心緒更是苦悶不堪！這兩天的煩燥，唉！只有天曉得！我將如何去排遣……你覺得嗎？最近給你的幾封信，簡直亂得不成話，心，你將何以教我？！

同你去遊泰山青島，我還有不願意的嗎？我沒有蠢到這步！不過，心，只恐我沒有這樣的福啊！因為，請

你原諒我！我下期非出去作事不可；設命運還要捉弄我，不給我以作事的機會，我惟有困在故鄉！

楫六月一日夜

三二二

心：

今晨父親又和我討論到作事問題：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說：既把我如兒子般的教養，自然希望我如兒子般能够「揚名聲、顯父母」；至低限度，在大學畢業出來，不應當埋歿在家庭裏。無論如何，都得作點事。

整天不但得不到安適的休息，而且得不到充分的睡眠；因為小弟弟夜晚睡得很早，早晨亦很早地就醒來，照例跑到我們的牀上叫鬧，使你不得不起床；白天睡覺，他也要吵，真是苦惱已極。現在我的頭痛異常，大概就是睡眠不足的原故吧。

現雖未回眉，據二孀說，母親是不願意出去的，父親也不贊成。不過，在我回家數日窺查的結果，二孀可以說也是一個好人；尤其在思想方面尚不大落伍，從前家庭中的一切糾紛，我想都是由於各方面的

誤會和人類的缺點在裏面作怪。

要父親送我們到重慶，不僅是路費貴賤的問題，是汽車上的苦可以不必去吃，且恐父親吃不消。倘在路上遇着意外的事情，我心裏更是難安。請你放心，由蓉至渝一路是不難找妥實同伴的。總之，我極力爲我的心怡慎重就是！

心，我幾日來的心情，好像有說不出來的隱痛似的：煩悶？空虛憂鬱？自己無法辨別，亦無法分析！家庭的樂趣，並不是完全沒有感到；飲食的豐美，更是任何地方及不到的。我的心，更時時給些可口的甜言蜜語，以及無盡的深情來安慰我，我還有什麼不滿足嗎？可是我依然苦悶！心！你告訴我罷！

日來稍感寂寞的，就是缺乏朋友的往還。因在外日久，事變境遷，從前的同學，早已各奔前程去了。十年回來，還有袁、鄒二位舊同學周旋，現在竟連這兩位已不知去向！打聽的結果，知道或尙在成都；但無從知其住址——這也許是我感苦悶之一因？

我總極力設法早日返滬；但無論如何在六月內不能起行，假使你七月中還得不到我起身的電報，居媽的問題，請你斟酌處置可也。

心怡：

昨日飛機又來了，滿心以爲又給我帶來了一大堆信；誰知結果是太失望，竟連你的一個字也得不到！

抵蓉已經一個星期了，還不曾看見媽媽。因爲彭山、青龍場一帶的匪風甚熾，汽車不能全通，非有妥當的同伴，不敢前去。我們的徐伯父說了很久要回眉州去，爲着天雨，故直延至今日尙未成行。據他說，明晨決定起行，我和友妹就決定同他一道。但惟願我們的誠心，能勝過一切劫運，早去早歸，更早日回到你的面前！

昨天我才在各處探聽之下，會着我十五年前的一位老友蓮如。她是我高小師範的老同班，和我同年，長我兩月，自十三歲出嫁，十四歲生一男孩被棄而後，迄今十餘年，即和老母相依爲命，不與異性接觸；直到現在，才愛着一位小她一歲的湖北人，現任此地某汽車公司經理；他們決定在本月內結婚。身世亦覺淒涼萬分！

一星期來，父親和二孀固時時爲友妹的前途打算，同時亦很爲我的事情打算；他們固有意留我在家鄉作事，但亦頗顧及我前途的幸福。就是說：要留我而又不便留。故結論是說：「你若是在外面住不了，

你就回來，要做事給你找事情，再不然，家裏也有飯給你吃，可以供養你一輩子，切不可在外面受氣不說；……」心！這些話雖頗帶封建思想的色彩，但亦可見他們的苦心！難怪他們說得眼紅紅的啊！

昨日寄一航空信，想早已收到。你說六月一日發一函後就不再寄信給我，實在使人着急。想來你知道我一時不能返滬，一定會繼續來信的！來信仍交成都爲要！

下期工作望早日幫忙決定，等於救我之厄！

你的楫 六月五日晨

三三四

楫：

萬想不到今日同時得着你一日二日及五日的信（因爲一二日的航空信應當八日到，五日的信應當後日到，成滬航期定有變更）可是連讀幾次之後，也只多增一些悵惘而已！

你家裏的情形，我能想到，問題癥結之所在，我也猜着。我現在很簡單地說：你們急切籌不着路費請電告，當立即匯上；你要出去作事，當找事給你作；你要從事著作之修養，當儘量幫助你。同時有兩件事要請你先行辦理：第一是無論下年你在何處作事，約定的兩本書，必得交卷（我想一個暑假，定可成功）。

萬一決定不作則請正式辭卸，以便別人另覓他人；因為時局一轉，別人對於各方面均為加速度地努力，已定之事不能久擱。第二請你明白告訴我到底計算何時起行，使我諸事有所計劃；我現在想：若果你六月底不能來，七月起，我即將房間鎖起；暫住旅館，好在上海有很清靜的旅館。

我再明白告訴你，我近來的生活，不僅枯寂，而且過於煩忙（因時局較好，諸事要進行，便事事要動手，不如時局不好時之專講對付。）下星期六日之中要作四次主人，開會還不在內。前年我可以自己燒飯吃，前月也還勉強可以，現在則精力與時間，都不許可我。每日東食西宿固然很麻煩，而回到這「山靜似太古」的屋子，便萬事苦痛；所以你若非短時間所能歸來，我決定離開此愁窟而住到青年會或中社去。

我前次曾說過，我們因為時代的關係，不能不作「時代的個人」，但同時又不忍不作「父母的兒女」，你在家多住幾日，我也未嘗不知道你可藉此多享一些時的天倫之樂。可是「我們」終究是「我們」，而且是此時代的「我們」，如此長別，情何以堪。此層想你亦能深切感到罷！

時間不早了，即此帶住罷！

心怡六月十日夜一時

以上是昨夜寫的，因為你信上寫着「六月內不能動身，七月中還得不着我動身的電報……」

使我苦悶到終夜不能合眼。我固然會勸你：若身體不好，可在家裏多休養幾時，但你來信竟不提及你返滬的計劃，好似第三者一般，只說什麼一時不能回來等等。所以我一夜之間，不知發生若干幻想，甚至於想到……今日再從各方面分析，明知你非有意，而且你們不能早日起行，是受着種種的限制，但我想到我前年回家僅住三天的種種情形，對於你終於不能釋然。今日廬隱告我下月初五將舉家去廬山過暑假，那時你們若未歸，則此愁窟僅我一人，將更不知怎樣過活。所以我移居旅館之心更切而更堅。在我想：爲我、爲你、爲友雲，都以你們六月底能趕到上海爲最便；不過你真不能早，則祇有聽運命之神的擺布而已。

此信初擬不寄，但非給你一看不快，冒犯之處請原諒。

心怡六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時

三一五

心怡：

昨天我在暴風雨之下，居然平安地回到母親的懷裏來了！雖然心裏着急不少，身上受凍受痛，到家後幾乎病了一場！

母親很健康，我很快愉；不過她的孤獨清苦的生活，不能不使我們爲子女的感到淒清與愧慚！我們有我們的前途，自不能永久伴她。只想接她老人家出去同過一時的舒服日子。起初她不願意，現在是有意去了。可是在她還沒有同我們起身之前，亦不敢確定她就是一定去的。因此我下期的事情仍不能不早爲決定；但爲照料母親計，自以在上海爲宜。

離開上海將近一月，雖不曾作什麼勞心勞力的事情，但差不多完全過的是興奮與疲憊的時日，故身體實在有點吃不消；到成都後就很瘦弱，現在是更消瘦了！在成都因有小弟弟及友朋往來之故，無法休息，現在回眉，當可靜養一時。過幾天再下鄉去看祖父與外婆。

回家來，不僅沒有時間看書，連日記也中斷了。在船上還可靜心給你多寫信，以後連信也少寫，想起來實在有點不能心安！心不知道你能够很安靜地過活麼？

心，我從前真是幼稚得很。這次回來，雖受苦不少，而懂得的事情也就不算不多。故鄉的腐敗，家庭的冷落，朋友的淡漠，以及一般人的勢利眼光……真是一言難盡。當初我還想而且立志要把這些現象詳細地寫給你，可是不知怎的心緒非常不寧，臨時總寫不下來！唉！現在我更感到我同懦弱和無能了！同時很銳敏地感到我之不足使你痛愛，而我們的前途亦只有陷於一幕悲劇的命運！心！心！我何以再也振作

不起來呢！

在成都就只接到過你一次信，現在回眉州來，更難得接你的信了——這是最不能心安的一件
事，甚致於有時燥急到無法自遣！

你的生活狀況，望你仍用航空信告我，父親會給我轉來的。我在眉也住不久就要轉成都去。
返滬同伴已找到，不過要七月才得動身。

楫六月八日

三一六

心：

很久不得你的信，心實難安，今晨走到公園（就在我們的住宅後面）看見那些散兵的醜態，聽着
茶園遊人的高談闊論，頓起厭惡之感，懷念你的心情更深，恨不得立刻飛到你的身邊，抱頭痛哭一場！

此地的公園即唯一的三蘇公園（前蘇祠舊址），景緻還不差，可稱「小巧玲瓏」，但裏面駐紮着
無數的丘八。公園駐兵，真算開天下的先例：這只怪得蘇氏父子是當代的文詞書生，沒有諸葛將軍的武
力，故不能向人顯靈威，嚇跑後生的爛武人（成都的諸葛祠，從不駐兵）

母親、媯母及其他的親友們，照例每天早晨（天未見亮時）相約成羣結隊地到公園吃茶，藉以呼吸新鮮空氣。我回家來因為要睡懶覺，從不曾答應陪伴他們。今晨因受不過天工弟弟的吵鬧，同他們去逛了一轉，而所得的印象就是這樣！

本來自華弟死後，母親在家，實在太孤寂了，所以這次我們姊妹歸來，許多人為她高興，聽說我們要接她到上海去住，更無不勸她即去。母親的精神既大部寄托在我們姊妹身上，她的心裏亦很樂意同去，只是她的鄉土觀念較重；而她還有兩位老人在世，故不忍遽然離鄉。友妹答應她去暫住一時，待她畢業後，如她覺得在外面住不慣，即送她回來，她才決定同去。母親的家事很簡單：這裏只她一人，絕無牽累。只是還有許多陳穀未賣，華弟的靈未除，現在我們決定明日一同下鄉去看祖父及外婆，並擇日為華弟除靈，等賣好穀子即轉城，準備一切，再轉蓉等伴起行返滬。

同伴本已約好，即同鄉袁道遵。他是本縣送到南京學無綫電的練習生，大概要七月中或七月底才得動身。母親要去，自有許多事情得準備。而且同伴也不能不找妥實的：此人最為適宜，不過時間稍遲一點罷了。

母親既去，我當然不能讓她很孤寂地住着；所以我的事情不能成功也就算了，等母親到上海住一

時再說。此信須託人在成都付郵。

你的弟弟六月九日於眉城

三一七

楫君

頃得你九日自眉十二日由蓉發出之航空信，悉令堂可以東下，甚慰。惟望從速起行，房屋問題，當俟你們返滬後再定。

我要你們七月十日以前到滬的原因，十一日所發之函中曾經詳說，十四日並發一電限你速於九日到滬，其原因是松江女中十二三兩日考新生，九如要你去負責。現在你既不一定要去，只好再找九如想方法。

袁道遵名字很熟，似是成高學生，你們可不可以要他早動身。

現在水很大，下水自渝至滬，大概一星期可到，但途中須特別審慎，遇事從容，以免發生危險。

居媽去家已廿餘日還無消息，我現在東食西宿，雖然可以過去，但總是不大舒服（一切你都可以想像得到，用不着我再說）。你如還放心不下你的心怡，便請設法早行。

我這兩星期自己請客六次，（有五次是在嘉平坊請的）在外面吃飯五次，所以忙得不堪，錢也用得不少。

心怡六月二十二日

三一八

楫君：

昨日下午三時正欲起行出席市教育會議時，尊電適到，當即親爲譯出，並立即至民生公司匯款。以一百元由該公司特請聚興誠電匯至蓉，今日當可送到，又一百元則由川康殖業銀行劃至重慶暫存該行，俟你到渝親去領取。

今日十二時得成大教授魏嗣鑾兄函謂將於七月初由蓉來滬請我代爲收信，我想此爲你們東下最好之同伴。乃立擬一電於下午二時發出，文曰：「款已兌，成大教授魏嗣鑾兄即須來滬，無伴可持電訪約同行。」此電至遲亦可於明晨送到。如同他來，途中可較方便（他係德國留學生，專習數理，現在成大任文化基金講座教數理。）如途中錢不敷，亦可向之挪借，俟至滬歸還，另附一函請交去。

果係與魏同行，至滬可不必等我去接（因爲現在下水甚快，據張經理云由渝至滬只要五天船到

無一定時間，而且民生的船大半靠浦東，我又甚忙，恐未必接得着也。）可由他照料雇車至家；如不同行，船到而不見我，可將行李寄在船上，人先返家，或由電話通知我。

房東下月十日前要去廬山，居媽尙未來，故極盼你早返。你母親是否同行到渝，望即詳告一切。

途中諸事乞慎重，身體尤要保重；維他賜保命必購服，我近來惟忙於酬應，今日下午天完全會客，明後日均請客（因為暑假各地名流學者多來滬，所以更忙。）

心怡六月二十七日

三一九

楫君：

二十二日寄一航空快信，想早收到，二十六日匯款時曾寄一函於重慶黃子鈞先生處，須你到渝方能看。見幾日未寫信給你，雖然極忙，但還是極不心安。最奇怪的，自得你前月九日自眉所發之信以後，至今未得一字。現在時局如此，尊電所謂路通即行的話，還不知何時方能實現？

從前報載七月一日滬蓉恢復直航，頃詢航空公司，則答以正修機場，何時可通，他亦不能作答。則此信照平常情形，寄到成都也在十日以後。我當然不願你十日後還不能起行。然而事勢如此，也許你在蓉

能看到此信，所以就寫了。就算郵局白得六角七分也無不可。

現在川戰既經發動，路不通行，我們只有忍耐之一法，急也無從急起；因急而病，更不值得。也許時間稍久，你對於社會的認識可以深一點，妥實的同伴可以更多幾人。從「賠本倒打算盤」的原則上去想，也未始無益的，所以我勸你好好靜息，將身體養好。

我現在生活如常，只是居媽去後，廢止朝食，所省已經不少，不幸都被紙烟店挖去了，所以結果還是光蛋。

阿哥處前日空出一座房子，我本想頂下，只因這「未定之天」的事情無法預期，遂白白地看別人搬進去。

九如昨日來訪，你要去松江是無問題的，月薪有一百元，但非專任不可，一定要完全住學校，這是可能的嗎？只好請你自決！

我現在正計劃進行一件於己於人都有好處的大事，就是研究基本國語（做基本英語的原則，凡不必用之字都刪去，如鷄鳴，狗吠，鳥啼，之鳴吠啼等字都以叫代，從字典、辭典、兒童及民衆讀物中作分析綜合工作，務使數百字能作一萬字用。）這事至少要費三年功夫，需用二三位助手。昨與九如談及，她極

力主張專作此事。不過究竟如何，還等你回來再說。

路不通行，多寫幾封信給我如何？

戰事變化無定，你有隨時起行之可能；航空停止，即寄渝亦不易收到，故以後不寫信。

怡七月三日

三三〇

心怡：

我的回家，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成都既很艱難，到眉州又受了許多苦。前天在烈日之下坐滑竿到罈罈窰外婆的家裏，昨天又從外婆家走路到白馬鋪，等母親賣了幾石谷子之後才回到我生長地鐵鑪溝看祖父。

說到賣穀，真是可憐：當出賣的時候，如求神拜佛般的不知說了多少好話——只差沒有下跪了——才三斗五斗地零星賣去。穀價既低，還得答應「過風」，所以我們到了鐵鑪溝後母親爲風穀刮斗忙了好幾個鐘頭。結果穀子是被那些壯年人老太婆和小孩們推的推、挑的挑、措的措弄走了，而錢則無法

收現。本來買零星穀子的，差不多全是貧苦人家：既窮得來吃不起飯，那裏有很多錢來賣穀子。我不但不怪他們不拿出錢來，並頗同情他們的遭遇。不過，在故鄉，只要有幾畝田地，不管你收成怎樣，更不管你的穀子賣出與否，收到穀價與否，糧稅是非照繳不可的。我們縣裏的糧稅，已徵到民國四十七年了，其他雜稅還不在內。所以在這個時代，最倒霉的是這般小地主！

故鄉的一切都無大改變，惟祖父已老，但很健壯。七月將滿七十大慶，但他那種精神矍鑠的樣子，看起來頂多不過六十歲。這大半由於他生平對於身體修養得法；尤其在精神方面，他可算是無憂無慮的樂天主義者。幾十年來他樂於慈善事業的經營：如辦學校，修橋補路之類。鐵鑪溝這個小場所就是他一手經營成功的；新近又將鐵鑪溝的橋從新改造過，並在場內建築一座關岳廟；現正在雕塑金裝的泥菩薩，已成兩座。他每常閑暇時就散着步前去觀望，有時竟看得眉飛色舞的樣子。可見他內心是如何的愉快呵！——雖然在我們看來，那座廟有點違背他的所謂公益事業的本旨。

回家後，在成都、在眉州常常聽着親友們追述華弟在生時種種，和他得病的原因及病後的情形。昨天兩次經過他的墳墓，都自然而地起一種憤恨之情：好像我唯一的愛弟，簡直是無辜地被那些惡魔將他埋葬在那土堆裏似的。心怡華弟的病因，不過是打球以後脫去一件衣服傷了風，明明是四五位劊

子手似的庸醫亂投藥物吃壞了的，人們徧要說是他的命數已盡，真可謂無理取鬧！

下鄉來最主要的一件事是爲華弟除靈。定好的日期爲本月三十日除日，雖然在我是越快越好，但在母親們則不能不聽道士的說法，故亦只好靜心忍耐。不過，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在鄉下多住十幾天；回眉州，母親還有點事情料理，大概要七月內才得到成都去。

我是個節儉的人，平時不用什麼錢，如有需用就請你匯點來也未嘗不可。不過父親答應爲我們籌三百元的路費，所以用不着你急於匯發了。總之，一切我能自處，不必過於耽心！

母親東下，父親是不贊成的。理由是家中人口過少，鄉下也須人料理。現在母親既決定去，他當然還不知道，我們也不告他，到了成都再說。

我決定下期出外作事，是爲在家即不免懈怠下來，實際上不能作什麼事情。從前的經驗告訴我是如此，我不能不從這裏學點教訓。不過，母親一去，我的計劃不能不因之變更。就是說：我以後的計劃只有在家照料母親，在家助你伴你，同時努力工作。

昨天走進我離開了八年之久的老屋——我生長的地方，並在那裏住了一個整夜。心怡，說起來也實在令人心酸。這衰老的家庭，從前是四代同居的所在；那時是何等的熱鬧，而今則死的死，離的離，單單

只剩着我們一位年才十六的堂妹在裏面！這位妹妹的本事真不小：她獨自住在那偌大的老屋裏（她的母親和弟弟都住在眉州）自己燒飯、洗衣、種地、養家畜、趕場、作買賣……因此她就成爲故鄉人們的注意中心。他們都認爲她是一個怪物。其實她不過是我們姊妹中較爲能幹的一人！

早晨我們姊妹三人到么祖母家取經丹籙（爲華弟除靈用），繞道到店子上。因昨夜大雨，山路泥濘難行，友妹落水染滿了一身的污泥，後來想方設計地好容易才走到。我雖然也弄得泥漿滿身，但很覺有趣。

三三一

心怡：

今日是你滿四十的生辰，可恨我無緣爲你祝賀！從前還預算閏五月二十二日前趕到上海爲你慶生，現在這種計劃是不能行了。心中頗覺不安，所以我想了一個補救的方法，立刻倒在床上，果然不久入夢。可是，氣人得很，作了許多怪夢，竟沒有走到你的面前！到樂得大睡一覺，因爲昨夜天熱而且心緒不好，簡直不曾睡好的原故。

鄉間固然有趣，不過太不適宜於閑得無聊和心緒不安的我！暫住三五日還可，久住就不免心慌；並因生活習慣各自懸殊之故，無法和我們接觸的鄉人們互相投洽；所以常常有許多過不慣和看不慣的地方。本想早日進城，但不忍讓母親在此再過獨居的生活；爲華弟除靈，亦需人照料；故只好靜心地忍耐着。不過這種忍耐也實在够苦痛了。因爲祖父在此設有茶社、酒店（在一處）和客棧，祖父自己就住在茶社裏面。房屋僅四開間，廚房在內，客棧雖在對街，但飯食由茶社裏供給，故一到晚上，旅客擁擠，房裏大有人滿之患。我們住在那裏，真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焦灼之情，無以言喻！更因僱工們忙於照料客人，我們的飯食既無定時，亦無定量。總之，生活是極其紊亂、嘈雜。

同時我們很佩服祖父對人的和藹可親的態度及平等待遇的精神：無論有什麼可吃的東西，他都想得起家裏的僱工，及左鄰右舍的人們，必得每人分食一點然後心安。譬如今天家裏磨了許多蕎麥粉，作成粉團之後，差不多四十人分食，一會兒的工夫就被吃一空；甚至於大路上過路的客人，只要是相識的，也請進來分食一份。

我的牙齒會莫明其妙地疼痛起來（好幾年沒有痛過了）右面都有點浮腫，大概是肝火上升所致。我既未帶牙痛藥水，又不敢吃鄉下的草藥；我看還是讓牠痛兩天吧。

在鄉間真是沒有一件是可如人意的事，一切的一切都得受那些不合理和不必要的限制。爲華弟除靈，本來是很簡單的事：日期擇好了，本可準備一切；但是有許多東西在白馬鋪買不到的，必得遠道去眉州購辦。天一下雨，更無從辦起。甚至於打紙錢，膠臘燭，縫衣服，包銀錠等瑣碎事都得請專門人才到家裏來工作，而且還要受道士的支配。今晚道士遣人來通知更改日期，說是早前所擇的日期不好，必改遲三四日方可，這真是豈有此理。日期是他自己擇好的黃道吉日，忽然不知爲了什麼要無故更改，他們的時間不值錢，也要害得我們在鄉下多受困苦！你想我們是多麼的着急呵！

稿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三三三

心怡：

昨天牙齒真把我痛狠了，晚上更利害，飯也不能吃。虧得母親用生薑陳艾給我燙過，今日始稍好一點。請放心。

母親是吃葉子菸的，不知上海可有出售？請預爲打聽明白，使自己準備一些。

我想只要路上好走，七月底我們總可以回滬。不過昨晚聽說巴東川軍與某軍大戰甚烈。果如此，我們出川，就真成問題了！你想！

在祖父家，因為地方小，來往的人又多而且雜，一點也沒有安靜的時候，所以我到苦悶已極時連給你寫信的機會都難找。隨身所帶的小說，也從不曾翻閱；甚至於連每夜的睡眠也不得安適；因此我覺得日子過得太慢，然而距華弟除靈的日期還遠着呢！

居媽回來，務望你把她留住，省却以後請人的麻煩。

你好嗎？望你好好地，不要心焦！

弟六月十六日午時

三三三

怡兄：

因為在鐵鑪溝苦悶不過，早想離開。直到昨天逢場期，才得脫離那個惱人的地方（鄉間的不便，你當然想像得到，非等趕集的日子不便遠行。）到了白馬鋪，等母親賣了穀，等太陽落山以後，友妹回眉州去，我則和母親到外婆家來。今日始由友妹從眉州遣人送來你的六函及電一通，讀後的心情如何，我想

用不着我明明白白告訴你罷！

一點也不錯，我和你都太感情用事，太女性化了，以後應該痛改前非，實在是耍丈夫氣一點才好。父親要留友妹長住家裏並有意留我在川作事，以及我決心下期出外作事（當時確有此決心）等等，當時雖明知未見得都能全成事實——但絕不是夢想——但在寫信給你的時候，不將此情告你，感情上也過不去。你比我更看得清楚，可是你亦不免因而苦悶一時！好，算了，我也不必在事後來深責自己（你的苦悶因我而起，我當負責）我們以後努力作大丈夫好了！

你所解釋的「父母的兒女」與「時代的個人」我不但是懂得，而且素有此意。此次回家的計劃，亦即為實現我的意志。我之不能立即返滬，確是事實上的困難。倘若母親不去，我和友妹只要不生病，誰願意困在故鄉，當然是以快到上海為妙。然而，仍不免受種種的限制：如道路不通呀，同伴不得妥實的人呀，（要我們乘飛機到上海，不但經濟能力不許可，根本我們就不願作這種無聊的事。）老實說，回眉州後我對家裏的情形更多知道一點，對作「父親的女兒」的態度也就不能不改變。母親樂意東下，我已十分滿足，就算是不虛此行。此後我唯一的事情就是幫助母親準備一切，期能如期起行。

六月底，不僅是預備不及，而且隨時都在拉夫，路途亦實不靖（父親剛才來信說的）就是由眉到

蓉一路，父親亦很不放心（眉州不便搭汽車）他信上又說「袁道導有回信云：中央電校係八月十日開學，此間省府限各縣保送學生於七月前齊集成都，候派員護送，似此他們行期當在七月中旬內，羣兒等如能等至彼時，自可同行，如欲早去，只有俟你們來省時覓同伴可也。」我想有母親同行，自以與袁等結伴爲妥（免生事故，心裏不安）而且事實上等華弟除靈後回眉，已經是二十四五了。在眉就擱幾日，至早須月底方能晉省。晉省後稍住一時，已經就是七月中旬了。就想早走也是徒找苦吃而已！

說到我的病，這次真是僥倖得很，沒有你想像中的大病。現在之所謂病，不過身體瘦弱，精神不快罷了！請你放心！

九如下期不到松江，在上海作事甚好，我們多有一個朋友往來了。至於她欲接松江聘書讓我去代理，請你告訴她不必了！因爲現在就是你認爲我的能力身體可以出外任事，勸我出去，我也不能聽從你的話：因爲我要照料母親。

楫 六月十八日夜於眉西露巖

昨日又由外婆家回到祖父家來了。想到回眉州還要等一星期，上省還要半月，起行返滬之期還有二十多天的長時間，真是有點難以忍耐了！更念及你在滬的孤寂之苦，心尤不安！唉！我簡直恨起自己來了！

昨晚因客棧歇客多至六十餘人，擁擠異常（因為住得有幾十個丘八）故影響及於我們。我們三人睡一牀，又適逢天氣酷熱，以致通宵不眠。今晨天涼稍稍入睡，又被「叫堂」的嚷聲叫醒，不得已很早地就起來。早飯也不會吃飽，因此心裏煩燥不安，覺得鄉下這種沒有秩序的生活是太惱人了！長住在此，就等於遊手好閑的流氓，真是無聊得很！對一切都感到厭惡，有時竟連想念你或回憶我們的往事都認為是多餘的！唉！

昨天因為過兵（從早晨開起直到午後五六時始開盡，可謂滿街皆兵），把我困在街上，真是苦惱已極。耳所聞、目所見，都是些氣人的材料，我暫且告訴你幾件罷：

一、拉夫 據說前晚就開了一部分兵到場上來派力夫，抓了五十名去；鄉人早已得信，今天都不敢去趕場，街上是十分地清靜。正午過後才漸漸地有婦孺輩帶着柴米之類來貿易。有不知道要過兵的壯

了或者非帶物上街來賣點錢買米回家煮飯的可憐人，也跑來趕場，可是男子都臨時被拉去了，並且連某甲長也被拉着。後經祖父的說明，請某委員去解釋才釋放。所以弄得滿街的人心惶恐。此刻正有一個人來向祖父報告：昨天有人（就是祖父的用人劉某的姪兒）因怕拉夫逃走後瞬即縊死。因為這人從前被拉去強迫當兵，後來私自逃出來的，所以一見到兵就恐懼得去尋死！據說此地的拉夫，不是逼迫成軍，就是行乞回家，有的竟致回不得家而凍餓以死！

二、逼糧 只要你能靜心地坐在一個地方用你的眼和耳觀查來往的人們，不是攢頭接耳地在周轉銀錢，就是磕頭作揖地向某某委員，某某甲長說好話，要求從緩繳納錢糧。昨天有最可憐的一幕在我所坐的茶鋪裏發生：母親眼看見一個穿軍服的催糧委員很兇狠地在逼迫一個頭捆白布、身繫麻帶的鄉下人要錢，無錢可繳，則由委員命人用細麻繩將那人的手捆綁着；後來經人說情，並答應爲之擔保才釋放，而那位鄉下人則垂頭喪氣地弄着他兩隻被綁過的手，表示着萬分爲難的樣子。這種事情多得很，祖父這裏也差不多隨時都有人來「講公事」。所謂「講公事」就是鄉下人到沒有辦法時（也有故意賴的）來求祖父幫助，或借錢或借祖父的一句話。祖父只要去趕場，更沒有一次不被這些人圍困着的（也有爲家事或其他紛爭的事求祖父爲之排難解紛的）。昨晚我們同祖父回家，在街上就不知被

擋駕若干次，總是走不幾步，又被人把祖父叫去，我們又得等着，直到天將黑時，才得脫身回家。剛才祖父對我說：「我正想看看善書靜靜心呢，這些人又攔了來說七說八的，到了這個時候，求我又有什麼辦法！三元多錢，只有設法繳齊算了；某人，我昨晚給他兩元錢，他又分一元給他的哥哥，想各人拿一點去搪塞着。別人找着他，（結果那人來向母親借兩元去救急）他今天又來找我了……」心怡！在這個時代，作「老太爺」也不得清閑啊！

還有本街的團正，前幾日開了些軍隊去逼他繳款，弄得走頭無路，一氣病倒牀上，十分沉重，忙得本街的「乾人」爲他奔跑；結果一元之數也難得到。昨日中飯時，祖母見着他就催說：「某團正現暈在牀上，你還不趕快地爲他收錢，你快要把他急死了！」

三、請人寫家信 昨日在街上正坐在那裏靜觀冷落的街道，看得十分無聊時，母親帶着兩位鄉婦手裏拿着信紙信封來：她們是特來請我幫忙寫信的信寫給駐在青神的一位兵士，而這位兵士是被拉夫拉去成軍的。現在他的母親有病，家中無錢，即平時賴以照料的一位叔公亦病倒在牀上，只剩得他的弱妻撐持，簡直沒有辦法。所以他的母親要寫信給他兒子請假回家一趟。當寫信時，這兒子的母親及其同伴向我述說信如何寫時，鬧的笑話多得很，我也不必去說牠，只有一點使我很可憐她們：即信寫就，我

爲她封好，又告以寄信的方法，叫他就交在街上的郵櫃裏（我們歇足的地方卽有郵櫃）從丹陵上來的郵差不久卽到；但這位老太婆不放心，定要親自送往眉州付郵（同時我正要去眉城寄給你的信，說給她代交，她也不放心。）我知道她們沒有書信往來的常識，卽再三爲她解釋，她雖相信我這不很平常的人（在她們的眼中）的說話，但非親自交到她認爲妥當的所在，不能安心。所以仍然親自送到眉州。可見她對於兒子是如何的鍾愛，對於兒子的事是如何的慎重啊！

記得你在北平有一次講演說過中國人有三個大弱點爲貧、病、愚。以我這次旅行的經驗，覺得這三種弱點是太普遍了，尤其是在內地的社會裏。在都市或大城鎮中，一個地點或一個時間內尙不能兼有此三種現象，在內地則可在同時同地甚至於同一人身上看出這三種弱點來。我們的白馬鄉卽可爲故鄉之一縮影！

但是我們的國家素稱天府之國，故鄉尤爲富庶之區，你看此農忙時田間山間的莊稼是多麼的繁茂，實際上兩三年來都是豐收。可是我們再看這些農夫農婦們所住的是什麼房屋，穿的是什麼衣裳，吃的又是什麼飲食！我簡直沒有勇氣去爲他們詳細地描述！我的意識中只覺得現在的故鄉的一切，遠不如我兒時的充實美麗！這次歸來耳所聞、目所見的只是些不堪設想的現象啊！

然而有時我的感情逼迫着我，同時我的理想又指示着我要問：天既賜故鄉人們以如此的實惠，何以故鄉的人們還常常在艱辛困苦中掙扎着，竟不得稍一喘息的機會？心怡，你說，這是由於人力太小，或是由於人力過大？

昨日從眉州開出兩旅之衆，據說是到洪雅一帶清鄉的（農民抗捐運動甚烈；）但另有一說，則較爲嚴重：謂眉城將有戰事發生。鄉間之傳說雖不足徵，但我的無定的靈魂，不免因而更爲震動！竟使我在椅上如失知覺一般呆坐若干時而不能發一言！

心怡我今天的心情是太複雜了！要我寫，不是幾張紙、幾點鐘可以寫完的！
望你好好地保重！

先後給你十封航空信（連此函）都收到了嗎？

楫 六月十九日

三三五

我的心：

昨日是我身心最不愉快的一天，你想這是多麼的不痛快！你知道我在此時期，性情會特別的暴躁，

心緒會十分的不寧，今日當更甚。然而在外表上我都很安靜：上午爲母親織毛衣，整整地在椅上坐五六個鐘頭沒有動過，午後僅同母親到棧房去看一會打紙錢的（預備後日除靈用的），黃昏時母親和家人們照例到田間散步；我因昨夜不曾睡好，今日又不曾休息，想藉此好機會補睡一時，即藉口「女人病」在家靜睡。他們出去後，店裏只剩我一人（僕人都到地裏工作去了），周圍的確是十分清靜。可是，我的心怡，我的心裏實在無法清靜，而且爲那酸的、甜的、苦的、辣的種種回味，將我的思潮弄得十分混雜，以至於燥急不安！心浮心跳幾千百次而終無法自制。後來，聽得家人們先後地回來談論着各種消息，才勉強用理智去鎮抑着。然而，我此時的心差不多要痛得跳出來，而我的眼淚忍不着要流了！究竟爲什麼？自己也好像說不出正確的理由來。我知己的心怡！你定是說得出的！

友妹進城直到今晚還未回來，她到是能够自己找尋安靜的人。我呢！

你呢，心怡，你當然是很安靜的；而且你在無事時會去找你的可愛的孩子們，大概也不致感到如何的孤寂吧！我想。

弟六月二十日

心怡：

三二六

今晨他們都趕場去了，只留我一人在家。昨夜我睡不到兩點鐘的覺，我想在他們去後一人清清靜靜地補睡，母親也是這樣囑咐過我的。但是我一倒上牀，你就很明顯地顯現在我的腦子裏；我不能不想你，我禁不住又私自將你給我的信來重讀一次，讀完後更忍不住要給你寫信。並且我會忽然聰明起來，自己責問自己說：「你還不乘此機會給你的心怡寫信，還要到待何時？」

一切都準備好了，明晨就開始爲華弟除靈，後日爲正期（陰歷後五月初二）當晚即散，再後天我們就可以進城了。在城裏大概再耽擱四五日即晉省準備返滬。

家庭經濟雖不甚充裕，但父親很有辦法。現尙非急要你匯錢的時候，要時我自然會電告你的。

楫六月二十一日午時

三二七

心怡：

我在此給你寫信，固然是順便看了家；同時還代作了店員。剛才我竟神氣活現地賣出七杯燒酒和六百文的蠶豆，並招呼過路飲茶飲水的客人。心怡，你覺得好笑嗎？

還有可笑的呢：剛才我忽然想到我一人在店內，未免太孤寂；倘若可能的話，我一定打個電話要
你來，我們雙雙地做買賣，不是很有趣嗎？就是我倆永遠住在這裏也是很快樂的事呀！可是，這種夢在立
時就給現實打破了：現在你不是遠在那繁華的都市——上海，而我則困在這偏僻的鄉村——鐵鑪溝
嗎？就是要跑去看你也是十三萬分的艱難，打什麼電話！不是太可笑而可憐的思想麼？

天氣是一天一天地酷熱起來了。每日鄉鄰來要救急藥水的絡繹不絕。我們的一個小妹妹因為不
聽話多吃了李子，也病了好幾天；幸而我還不曾病。不過我很耽心將來在路上的日子不大好過，但是有
什麼辦法呢？只有如你所說，要自己鎮靜下來。

楫六月二十二日午後三時

三二八

心怡：

孤寂，說到孤寂的滋味我不僅是嘗過，而且時常的嘗，如家常便飯般地吃了一年有餘！你在滬有不
少的親骨肉，更有不少的朋友，而我則只有你和友妹兩人，不知你會把這些情形拿來比較過沒有？
我去後你所感的孤寂不是任何人填補得起的。然而，這不是我情願給你的而且是暫時的。你能說是不

能忍耐的？而況我離你後對你的不安，亦時常念念不忘，故積極進行返滬的準備。我謂如七月中仍不能動身的話，自然不是我所企圖，而是恐爲局勢所逼（路不通行）迫不得已的辦法。天倫之樂，乃人之常情，不過我在家庭是出嫁的女兒的地位，你是知道的；表面上雖不十分孤寂，然而內心所感到的淒苦，是沒有人知道的——我想你或能體驗得到——所以我雖身處故鄉，而心早已飛到上海去了。我之所以遲遲不行當然是我的環境不許我行，且聽我報告你一點罷！

老實說，回到故鄉來，什麼事都說不上計劃，時間更不容許我們老百姓去支配（除非是有槍階級）倘若我的家不是散在成都、眉州、鐵鑪溝、嶼罐窰、白馬市等處，或者不是住在交通不便的地方，而我又像你一般可以獨往獨來的男子漢，當然可以在家住三五日就走，何況這次還有母親的牽制呢。就是說，若母親不去，我們可以在預定期內起行，至遲現在已經動了身。更有不湊巧的事是正逢軍事時期，爲華_三除靈，當然不是我們的意思；爲着要安母親的心，不得不如此。即以擇日期來說，我不知爭論過多少次；然而在這種環境裏面，我們的力量竟小到等於零，故不得已已在鄉下忍耐半月之久。

前晚道場完畢，昨日即趕快上街叫滑子，準備回眉；但因拉夫之故（前次開到洪雅的大隊又復開回），所有的力夫都被拉一空。無論如何竟連一乘也找不着。倘無母親同行，我們還可以走路進城，爲着

母親的關係，只得到外婆家歇脚。本來打算今早起早走路進城的，因為謠傳眉州將發生大的變動，母親定要我們先進城打聽消息，然後再着人去接她。我們於兩小時中走回城裏，到家得知父親遣人來接我們快去成都的消息，而勤務兵則不知我們返眉反下鄉去了。這情形真急得我要死——同時得你六月十一日責備我的航快——我一面讀信，一面吩咐僕人下鄉去接母親。母親剛到，勤務兵也趕回來了，可是找不着車子（黃包車還勉強可行，汽車全作軍用去了，滑干不敢去，而且時間亦不許可）真不知如何能趕到父親預定的日期（今日要趕到成都）。因為父親信上說，東路尚可通行，數日內亦有人出川，要我們速去，他將我們的事交待清楚，急於有事回眉！唉！心怡！我們的厄運還不知要幾時才能結束呢！倘若我們的運氣好趕得到重慶事變才發生，則半月內我們就可以會面；否則只有聽命運的安排了！但望你不必焦灼，更不必過任感情。我的話，你是應該聽得進的。

我之不能如期返滬乃事實問題，我所經的障礙，決不是什麼說話可以打破的。你如認為在寓住着不便，我自自然不勉強你住；房屋及居住問題，由你自行斟酌辦理可也。

某處譯書既是要得緊急，我當不能如約完成，還望另覓他人！我無故耽誤時間，惟有向他們道歉。總之，一切請你靜心，雖然我的信因下筆匆忙，沒有考究過修辭，或有使你誤會的地方，然而有我倆

已往的事實和我們中間的瞭解可供參考，請你「稍安勿躁！」

六月二十三日午後二時

三二九

心怡：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於昨日到了成都。當發一電，諒達覽。但是人事的變遷，實使人難以預料：昨天我在眉州，父親還在這裏；現在我留在這兒而父親却回眉州去了。（我們於昨晚黃昏時到省，父親正在整理行李，於今晨一早就動身回眉。）我滿以為今明兩日就可以動身返滬的，誰知道竟會困在成都。而且時間上只差兩日的工夫：因為上前天父親遣人下鄉接我們的時候，東路還可以走，前昨兩日路綫忽然阻斷了（許多人走到龍泉驛即折回。）暫時走不成不說，父親又匆匆回眉，我在此要辦的事情很多。然而城內終日風聲鶴唳，車子絕跡，我對於此地的街道，又不熟悉，辦起事來處處發生阻礙，的確是件苦惱的事！現在惟有靜心忍耐，等待時局自然轉變的結果，然後設法趕到你的面前，望勿過慮！

你電匯的路費，聚興誠已有通知來，我想母親有錢匯去上海，擬即將此數作路費，銀行的百元仍轉回上海，不知能否辦到。

昨日午後剛到不久，即得你的來電。擬立刻前去訪問魏嗣鑾先生，因為現在我恨不得立刻就回到上海！

前晚既不曾睡好，昨夜更糟：因為一來一去的家庭瑣事的交待未清，而家庭間不可避免的糾紛又接踵而來，直鬧到半夜後方才結束。因此我今天整天都感着頭暈目眩的苦痛。還有許多話要說，也好像寫不下去了！

望你好好地保重，不要太任性了！

梅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晨七時

三三〇

心怡：

昨天上午爲着購買蓮如結婚的禮物，在街上跑了半天；中時應蔣伯母之約在她家吃豆花飯，飯後即稍感不適。午後友妹的同學李女士來報告一個消息，說小川北可走，但必得坐幾天的「滑竿兒」，行李也不宜多帶，恐怕遇匪。老實說，這樣的走，實在是有點冒險；但爲着避免戰禍及早日回滬兩種期望，遂同他們約定。若打聽得果能通過，則決於七月二日起行。晚上爲清理行李忙了一陣，上床後更爲着母妹

的安全問題，想像戰時的生活問題，甚至於你我的生離死別問題等等籌劃着、幻想着、焦灼着，以致終夜不眠；所以今天是不能不病了！晨起即覺頭暈目眩，四肢軟弱，熱至三十八度三。曾去法國醫院看了一次，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是我的身體過於虛弱，最近又稍有感冒，待吃藥退熱後，必快服補藥「馬血」。但是買不着又怎樣？

因爲胃口不好，每餐見着飯就發愁；忽然記着在滬時常吃的麵包和牛奶，乃取銀元一枚着人去街上購買，說明購小聽牛奶一聽，麵包一個，菓醬一聽。等了很久，買東西的人空手回來說：問過幾家商店，單是菓醬，就要七角多錢一聽，看怎樣買法？！這貴的東西，我真是有點吃不起呢。但爲着病，只得忍痛叫他去單買牛乳和麵包。一會兒買了回來，價值是一小聽菊花牌牛奶五角，一小方塊麵包二角（還是到外國店才買着的），後來儘找回的三角錢叫人在西餐店去分了一點菓醬回來，我的一餐牛奶麵包才算吃成。可是大洋費了一塊，買物的人跑了三趟，且極盡搜尋的能事，才能購得這一點東西，可真算得是貴重了！照成都的生活程度較上海略低，你看了這個價格一定覺得很奇怪吧？你若認爲四川的商人太會賺錢，那到是有些冤枉。記得下次我問一位老朋友，何以成都市面上的洋貨及下江貨（即上海各地運來的貨物）那樣的昂貴（比上海貴約一倍以上）他說：因爲徵稅太多，商人從上海運來的貨物，

除去正當的海關稅及內地稅外，大概還有五十餘種的苛捐雜稅，每種貨物總計納稅數目約超過原價一倍有多。照這樣算來，我今天買的東西，還算是比較便宜的呢？牛奶和菓醬在上海賣兩角三角的，此地賣五角七角，除去運費與捐稅，商人所賺的錢也就夠可憐了！

輯二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三三一

心怡：

時局一天一天的緊張，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夠早日起程東下。但和李女士約定的行期已到，而小川北是否真正可通，尚無確實信息。爲着要使我這顆懸懸欲墜的心得到一點着落，故上午扶病勉強同友妹去訪問李女士。她正同家人在又「麻雀」似無走意。但她頗知我們去找她的用意，一見我們就笑着說：「我們托人打聽的結果是得不到可靠的消息，所以我們也不敢去冒險，只有等戰事結束後再說吧！」

怡！現在我們總算是盡了最後的努力。命定如此，真叫人無可奈何！

老實說：我這次的回家，的確是吃盡了所有的苦楚，同時對於各方面的體驗亦進步不少。但你若問

我因此對人生各方面的活動是更消極，還是更積極，我此刻似還判斷不出。我只覺得我把一切的事情都看得更清楚一些，對於意識中的各種活動是更堅決、更顯明，不像從前那樣的模糊與徘徊不定了。所以從另一方面說，我這次所遭的不幸和所吃的苦頭，並不是完全無意義的。

梅二十二年七月一日

三三二

心怡：

前信我不是告訴你爲着購買蓮如的結婚禮物在街上跑了半天嗎？第二天我就臥病在牀，因此昨天我不能去參加她的結婚禮。後來聽得馥卿說，昨天喜酒沒有吃成功，因爲蓮如不幸遇着了騙婚的把戲！於是老友婚變的悲哀，時刻記掛在心，想到數日來她熱情地忙着一切，並時刻期待着這一天的甜蜜之夢，今忽遭此重大打擊，不知她痛苦到怎樣呢？所以午後於雜務了清之後，約同馥卿去看她。

事情的確有點離奇。據蓮如報告經過情形：是結婚的前一天夜晚，新郎的哥哥着人送了一個字條，說是新郎失蹤；昨晚又請蓮如前去談話，說新郎給他的信是從兩位農人的手中得來的——農人說新

郎在一輛汽車上交給他們，要他們送到醫科大學的——但信又不肯給蓮如過目。只此一點，其中的原委已就够明白了。況且我今日還親眼看見新郎的哥哥到蓮如家裏打麻煩（大概是蓮如自己提出解約）與蓮如大起衝突。當時我自然是很抱不平，然而處在這種環境裏，又是關於這類的事情，我能够說什麼呢？我惟有同情她的不幸！你想她是一個非常誠實而且還有幾分稚氣的人，徧徧又愛上一個這樣的人；同時又處在這有勢利無公理的黑暗環境中，如何能够不上當？她想和對方起訴，法律行得到故鄉的社會裏，我才相信哪！

輯二十二年七月二日

三三三

心怡：

從前我們的預計是回家少住，故不曾攜帶任何工作，現在不幸被戰事所阻，此漫漫長日，沒有一件固定的事情作，實在無聊得很。但在此紛亂的環境中，也無法靜心作事，所以一面只覺得無聊，一面又連小說也無心去看。終日惟有溫習我的心事，即想如何渡此難關，早日飛到愚園坊的三層樓上去；尤其是今日下午更有不能忍耐的焦灼來襲，不得已將南北極重翻一遍；其中描述平民生活狀況與不平之

鳴，可謂痛快已極；此情此景，不啻是故鄉農民的寫照，更不啻是代表故鄉一般叫苦連天的人們的呼籲。因此，使得神經過敏的我，覺得掀天的暴動就會臨到我們的眼前，更無法安靜！

實則暴動的恐怖，並不是想像的，不久恐怕就會實現。這幾天市面上傳說着現在某軍已侵佔某縣，成都某黨正在活動，數日內在郊外某地集會，準備於兩軍交替時乘機暴動。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所謂「殺人放火」「公妻共產」「悉殺老幼，只留壯丁」的種種流言，幾於到處可聞。有的人竟慘叫着說：「成都人的末日將到了！」而有些闊人家，特別製作些布衣布鞋在家裏常穿，故意使之破舊，預備他日有事時變作窮人，以免發生生命危險的避難方法，也傳徧了全市。這種種雖然我的常識告訴我，不至於在短時期內實現，但據報載某縣之失陷是事實，則危險的來臨，當係自然而無法避免的了！

今晚我很想出去打探一點消息，適父執陳先生請母親和我去談話，但很慎重地說，淪劉已到內江，省城危急，劇戰即將開始，要我們作應付的準備，並告訴我們到迫不得已時，可到離城約二十里的鄉下某先生家暫避。——他說去年大戰，父親們就是逃到他家去的。

楫二十二年七月三日

三三四

心怡：

昨今兩日的空氣，真是緊張異常：午飯後我因踐馥卿之約，準備去她家，可是走出大門，但見街上的景象，如過舊歷年一般，鋪面都是緊閉着的，而且非常的靜寂；稀少的行人，無一不現驚惶失措的臉色；黃包車也絕跡，不得已只得從春熙路繞過北新街兜了一個大圈子折回家裏。

我們雖然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但平時穿的幾件衣服和日常的用品，在還生存着的時候，總是不少的；所以今晨也由家人將它們裝箱藏入壁縫內——父親留下的箱子不少，我們那位聰明的用人，竟會想得到，將它們裝進壁縫裏，從早至晚就爲這件事忙着。我在旁邊看着，真叫哭笑不得！

至晚，聽說今晚或明晨就要暴動了，迫不得已逃到蔣伯母家暫避！我看無論如何，二三日內總可見個結局；不過我不幸作了「逃難」之民，被病魔所擾——從昨天起，我的胃病竟無原無故地發作了，最難受的是腹瀉——若在上海我真要躺着什麼事都不管了。然而，爲着「逃難」除少進飲食外，一切都得勉力應付！

樞七月九日

心怡：

昨晚今晨都沒有什麼大變動，只是緊張的空氣依然；鋪面仍關閉不開，壯丁不敢出門，謠言甚熾，暴動似終不可免。可是我因胃病、友妹亦因脚痛（發濕氣）均不能在別人家安住，故於早晨後，我們母女三人又回來守着這個可憐的家！

回家後即暈昏地、軟弱地躺在牀上，不想動彈；然而外面搬運東西的聲音，頻頻傳入耳鼓，轟轟轟、嘩嘩，鬧得天翻地覆，我怎麼也不能安靜，而況我的肚子就不肯讓我久躺着！

剛才得你寄重慶交黃先生轉的航空快信，內附致魏君一函。有這樣一位可靠的同伴，當然很好；但現在已經無濟於事了！縱魏君尚未離此，信也無法交去；因為街上沒有車子，以我這樣病弱的身體，怎能到各處去找他（因不知道他的住址，川大又早已放了暑假）；不過，我很希望他或許未走，待時局平定後，試去訪他一次，更願不久就能同他一道出川。

楫七月十日

三三六

心怡：

昨前兩晚都是到蔣伯母家過夜的。照例我於今晨即返家，因為我忘油量，家裏特別為我備得有粥和素菜（母親和友妹在蔣家吃飯）。今晨回家時，進門就遇着陳先生，他說：「現在不要緊了，軍長已佈告出城，兩軍的交替已平安地渡過，當不至再發生什麼危險。」惟偵察機還軋軋地在天空中飛翔。早晨我們聽到的幾聲炮響，據說是聯軍進城時，守門兵士不即開門迎納，致生誤會，開槍射擊；幸而守城兵士不敢還擊，未釀大禍。

早飯時，馥卿又着勤務兵來接，並說街上已有黃包車，在家亦覺無聊，故答應去走一趟。去時同母妹一道繞春熙路及新街一轉才僱車前去。見街上行人擁擠，車子亦多，已不是前幾日的蕭條氣象；並見一隊隊的軍隊開過，秩序井然，足證緊張的空氣，確已和緩。

可是漸就平靜的人心，是經不起一點小波瀾的。午飯後在馥卿家，忽然得着一種傳說：街上不許行人通過，車子也叫不着。我們知道必有事變，但究竟為什麼，則不得而知，只有等着等着，焦急地等着！黃昏時，心中愈不能安靜，深恐母親們墨念，托人設法僱車，僥倖找得一輛，滿心歡喜，以為這不測的風雲，是已經煙消雲散了。誰知到中城公園附近，則各街口均有軍隊把守戒嚴，不許通過。街旁臨時聚集着驚惶失色的人們，那種嚴肅寂靜的空氣，使人心驚膽寒，且使我進退不得。站立一會，忽然記起林伯母家即在附

近的太平街，何不到她家暫避，但太平街正是火綫，街口築着禦防工事，兩旁站着帶槍的兵士。我剛走進前，即有兩個兵提着插有明亮刺刀的槍向地上重重地一擊，惡狠狠地向我說：

「不許過去！」

「我的家就住在這裏，可否讓我過去？」我用請求式的口吻問他。

「說不許過去呀！」又是一聲吆喝。

待我正轉身要走時，另一丘八說：

「你要過去，去呀！快點過去！」

我雖然很不服他這種命令式的口吻，但能讓我到林伯母家去，已是萬幸了！

林家一家人差不多全站在街門口觀望；他家門前也同樣站了許多人。看到他們驚惶不定的各式各樣的面孔，聽到從人羣中發出耳語般的議論，好像破天荒的大戰就要爆發了一般。

在林家坐了一會兒，以為不久就可通過。可是快近夜深了，仍無可通的消息。出街門探望，見滿街的鋪面以及住戶門前都懸着一盞燈籠（林家門前的兩個大燈籠也燃着一個，據說是丘八的命令），照遍全街，如新年的景象一般。因街心無行人來往，特別顯得寬敞，有三兩個兵士（好像軍官的模樣）昂

着頭踏着寬廣的馬路，在黯淡的燈光之下，來回地踱着巡查，顯得非常的驕傲；而老百姓都擁擠在街旁，有如等待一種盛會的來臨。——這種戒備森嚴的緊張情景，無疑地是預備作戰的了！但我很奇怪，他們目爲敵軍的省軍已經棄城而去，何以還要作戰，究同誰戰？打聽的結果才知道是內部裏互爭地盤的糾紛。據說上午的槍聲即係A軍與B軍爭荔枝巷省政府的小接觸，後來B方讓步，始告平靜；但仍傷兵民數人。同時少城、陝西街亦發生同樣的爭端，現在又是C軍與D軍爭附近水花街的某地而將作戰了！

同時在街上板壁上發現許多新貼的紅綠標語：如「打倒糜爛地方的某軍閥」，「驅逐橫徵暴斂強收房捐的某某」，「本軍以利國福民爲宗旨……」，「本軍愛民……秋毫無犯」之類。看後使我感觸萬分：想到剛才耳聞目睹的一切，就是標語上所謂利國福民的軍隊的功德。那麼，我們故鄉的老百姓也未免太苦命了！

早飯後，實在着急不過，到街門口看看：仍如昨夜一般沒有什麼更積極的舉動。乃約林伯母伴我從一個人家穿到公園探訪實情。只見園裏疎疎落落的幾個遊人——或係昨夜擋在園裏的。出園果然僱着一輛車；但剛穿過一條街，又在一個築有防禦工事的地方被擋着了。幸好僅僅是不許車子經過，我下車問着路走了回來。

回家後，聽到母親說，附近——聽說在府街——亦有同樣事情發生，她們並聽到子彈飛過的聲音。這件內閣的局面，真是鬧得滿城風雨。茲抄上今日報上所載的一段消息給你。這消息的題目是：治安會結束席上決議限今日撤消各街警戒。略謂「自昨日起東路軍李家鈺、羅澤洲、謝無圻及其部隊陸續入城，城內爭奪機關駐地現象，更形惡化；昨午陝西街禁煙總局某某兩部發生衝突，雙方士兵及市民都有傷亡。昨午後鐵路公司、市政府又發生攘奪爭鬥情事。三倒拐、岳府街、會府街、洞青樹街、華興街、康公廟、七家巷、梓渣橋、駱公祠一帶，均砌石築工，敷設警戒；昨晚洞青樹方面斷續有槍聲。同時，正府街、華陽縣府亦有同樣攘奪情事。人心惶惶，附近各街，關門閉戶，景象蕭條，更甚於某軍將撤退之前數日。今日正午十二時，省會臨時治安會開結束會，邀請聯軍到省將領，省中紳耆，各報記者蒞臨，商討如何消泯省中目前之險狀，及報告治安會辦理之經過……決議由二十八軍教導師長楊秀春、商陳鼎勳、謝無圻、羅澤洲各師長於今日內完全撤去警戒」。

午後聽得密放之大炮聲，疑是附近「爭地盤」的巷戰，後始悉為南郊紅牌樓聯軍與劉軍之戰。可見戰爭還未至結束的時期。

三三七

輯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心怡：

前晚聽雲妹說，東路已可通行，數日內即有人去重慶，當時不勝高興；可是，心裏又很着急，恨不得立刻飛到你的面前。

自得東路可通的消息後，使我興奮得忘去一切，雖然病未全好，且骨瘦如柴；但精神似乎很好，故昨日竟走遍所有的朋友處，請求代覓同伴。五弟和蓮如並答應代我打聽魏君的住址。今日打聽着他的地點了，並曾親自約同蓮如、德華去訪他兩次，但結果是一場空。只是仍回到蓮如家中。

正和德華、蓮如們閑談着數年來彼此的狀況時，家中用人來說，母親叫我立刻回去有要緊的事情商量。我帶着驚惶的心趕緊回到家裏，友妹說：「剛才李女士來過，說明日就有車開，他們已決定明天走，現在買票去了；問我們要不要同她們一道？」

母親和友妹的意思：以為李女士們都是不會出過門的，聽說現在路上還不十分清平，恐怕是以同魏君一道去較妥。但以兩次奉訪落空，而要走的心又太切，遂毅然大胆地決定了明天走，而立即着人去買票。——這樣的決定，雖然有點近於負氣和冒險；可是，我能將一切責任擔當起來，至少不會再嘗找同伴的痛苦了！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明天能離開成都，不再在成都寫信給你。

楫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三三八

友羣妹：

十五日得羣由蓉之電，以爲你們不久可到滬，今日上午得友雲十九日航空快信，始知羣之病狀，當即電詢中國航空公司擬即乘飛機去滬。不料由漢至滬一段之乘客甚爲擁擠，下星期三之票只有一張（每星期二、五由滬飛渝，日、四由渝飛滬。你們的航空快信務必趕於星期六、三交到郵局，方可於三、六到書局，我則於一、四交信，星期四及星期日可以交到你們手。）因你昨日有電謂「病漸愈，勿來」數字，乃不即購票而去。伯鴻家商議，伯鴻謂天氣甚熱，飛機上溫度常有四五十度（下降各埠時熱甚，上升甚冷。他曾在遼寧坐過）連坐兩日，身體必不能支持；他知我這幾日也不大舒服，堅不許我去；同時電詢航空公司，則此一票亦由漢口定去（實際我早購亦得不着票；因由漢至滬，飛機與船相去之時間過遠，而且每星期只有兩次，每次只四人，在漢購票之人甚多，非十日或一星期前定票，往往上海發出的票子得不着坐位。）乘船上行，我決不願幹，時間過多且不說，在船上十餘日得不着羣的病息，那比什麼都苦，恐怕

等不到我到重慶而已先病了！所以最後決定先發一電給你們，並請他發一電於美豐銀行經理康心如、胡濬泉兩先生，託其照料或代覓好醫院。此兩電當可於今日達到。伯鴻並致康胡一函，茲附上。如缺錢用，即持此函，向之支取，在三百元以內，他們當照付。要錢用時，儘管去取（自己不能去，可另附一函連此函着人送去，需款若干即在附函中說明，並備一收條，請其交下）萬不可過於節省。下來時，至少要坐官船。羣如不甚適，可坐大餐間，雖然貴一點，但可省醫藥費也。這是後話，必待羣完全好後方能起行，此時不過順便說及耳？

關於羣的病，我與伯鴻先生曾研究兩時餘。我們遠隔數千里，當然不能確實斷定是什麼病，不過他及他的太太都曾患過腸熱症。果係此病，他們很有經驗，所以當在他家擬一電，囑羣（一）絕對靜臥（二）即大小便亦不可起床（如強爲動作，愈後會發生肢節難軟）（三）絕對不吃有質的東西（即稀飯亦不可吃）（四）只可吃牛奶，米湯，鷄湯，肉湯（但須用布將油瀝去）（五）非熱退淨後半月不可行動（真是腸熱症，睡倒後非熱退淨十日半月後，也不能行動）據他們說：此病係蒼蠅足上之微生物，由食物中達於腸內，逐漸蔓延，潛伏期自一星期至四星期，羣病恐由眉返蓉時即已發生，不過到渝方完全表現於外耳。這種病一名傷寒，只要腸不出血，危險期只有三四天（就是腸出血，只要靜養也可痊愈，羣之

危險期在十七至二十之四五日間，現在已過，只要靜養，絕無問題。熱退之後，雖有幾天溫度要時升時降（有時降至常溫以下），但只要不吃有質的東西，靜臥不動，一兩星期就可好。不過好後，還得靜養，不可輕易行動。他們說：他們親友之中有十幾人患此病，但都醫好了。（他們說實際上這種病，醫生也沒有多少藥，只是管理病人很嚴，不許亂吃，不許動，再給以退熱安眠的藥就是了。）因為他們有經驗，說了這許多，所以我也略爲心安一點，遂決定等你們的電報再設法起行。若果真是腸熱，我現在所擬辦法如下：

（一）靜住醫院，必靜養到醫生許可東下，然後起行。（二）靜臥不動，尤戒精神興奮、胡思亂想，不可看書，不可寫信；每日病情請友妹代爲簡單報告（因爲拿書動手，用目力，將來愈後均有毛病）。（三）絕對不吃有質的東西，只吃牛奶（若下痢時，「此爲腸熱時之必然經過」須禁牛奶改吃無油之湯）等，（初餓時，據說非常難過，但只有絕對忍耐）。（四）伯鴻電美豐銀行經理康心如、胡濬泉兩先生請其照料或代找好醫院；如寬仁可以過去，以不動爲好。

以上爲假定此病爲熱腸（腸熱初起不洩，洩時如有黑質，較易愈。初起如洩，須將黑質洩盡方可愈。民十我初到上海，也驟然熱至一百〇四度，住申江醫院，三日即愈，甚望羣亦如之。據他們說，羣病之熱度在十幾小時之中即能下退，算是輕症。）就不是腸熱，靜養與當心飲食也是必要的。現在我請求友雲幾

件事：(一)耐心等羣病全好後，然後動身東下；(二)每日去醫院看羣，(但不可與羣長談，致其精神興奮而翻病)；醫院外的一切事務均請代羣辦理；(三)每日將病情簡單報告；(四)將此次病症之醫生診斷情形(檢查她身體上有無斑點等異狀)及其病名詳爲告知；(五)照料母親，記錄帳目(用錢不必過省，母親生活不可過儉)；(六)每星期三六兩日寄我一航空信。

至於友雲之脚氣，前次羣帶去之藥，不知是否尙有此兩藥很有效，不知用過否。一名 Resorcin 一名 Calmine Let. 均可各以每一公分藥對十公分水應用。前一種以紗布敷用，後一種塗用。若無有，可至西藥店配購，或至醫院診治亦可。此病雖係外症，但毒攻心，亦很難治，故望當心速治。現在事實既已如此，惟望你們處以鎮靜，尤望羣耐心靜養，萬不可燥急，尤不可失望。只要病好到上海之後，我們前途的希望是無窮的。如需我到渝，請即電告，我總當設法去渝，現在病情尤望詳告，便可斟酌辦法。

怡二十二日夜八時

夜間查內科全書悉腸熱症在常識上有一種極便利之檢查方法，即別種病其脈搏數與體溫之高下成正比例；即體溫愈高，脈搏數亦愈多；腸熱則脈搏數總在七十至一百之間，無論溫度高至四十度以上，脈搏數亦在一百上下，非如他症之須加到百四五十也。

又此病在恢復期中，體溫常在三十七至三十九度之間升降，最後則在三十六七之間升降，舌苔常帶煤色（中醫認此爲無治，實則腸熱之平常現象，伯鴻幾常常如此），此病之潛伏期約九日至二十一日；在此期內全身倦怠，食慾減退，頭痛，四肢酸痛，繼以惡寒發熱，甚或戰慄；到正病發出則第一週每日體溫列級上升，第二週高熱不退，第三週每日熱度之升降無定，心機衰弱。最怕此時腸出血，但休養適宜，亦無危險。自此而後，則逐漸平復。但休養至少亦須一月方可行動。就友函所述病狀看來，羣病當非腸熱，大概爲體弱受暑所致；熱度自十九日退後無大升，即係腸熱症，亦極輕微，數日即可平復。不過平復後仍當靜養，至少須醫生許可東下，方可起行。關於病狀經過，以及醫生診斷之結果，務請友妹詳爲告知，以便斟酌辦法。

東下時自備火酒爐小鍋等，並備泰康或冠生園罐頭（川省自製之罐頭不可靠）及鷄蛋等自燒稀飯吃。至要！至要！

我的生活如常，居媽雖未來，但以無人管理，目前亦不另請女工，諸事有葉媽照料，尙無不便。此信要與昨日之信同時到渝，請友雲讀給羣聽，不必讓她用目力。

二十三日早

附友雲信（一）

新城先生：

今天寫信，特來報告你一件不佳的消息。簡單一句說，就是姊姊病重入醫院。我想將詳情告你，使你好及早設法。

我們爲了想得早到上海，所以在東路剛通的第二天（十五日）我們便搭軍備汽車到重慶。唉！大概你不曾想到，蜀道至今尤其是難行；我們第一天，真是嘗遍了苦味，可以說是有生以來未曾享受過的。

姊姊在第一天饑渴與悶極之下，已經是疲乏得一身無力了；第二天，車停永川車站便暈倒了。我們本想暫住永川調養，無奈又沒醫院，中醫又不敢相信。旅館裏呢？全住的妓女和濫軍，試想又怎能駐腳！幸得有一位同車的客人，給了我們一瓶很好的藥水，吃了之後，像鬆了些，我們便把她扶上汽車躺下。僅兩點鐘，開過百餘里，夜宿璧山城外一個茶店。我們同行七人，便在椅子上坐了一晚。

前天午前九時，也就是起身的第三天，便到了重慶。住在川康旅館，姊姊似乎好了些，便到鄧瑞處，要她幫忙辦一點事。晚上，因爲母親怕熱，我怕臭蟲，並且加以腳生濕氣，行路艱難，所以，便和母親於午後六時先到鄧瑞家暫住，姊姊是昨天來的。她來時，說是心口痛，吃了醫生的藥後，又不見好，午飯後，驟然發燒，至四十一度；只覺頭暈，口乾，一身軟弱無力。沒有法子，只好依了她自己的意見，雇了兩乘轎子，又叫鄧瑞

的勤務，把我們送到寬仁醫院（地址石板街）。

病勢很重，醫生起初不願收留，後來求之再四，方才應允。當時交了三十元費，又填了一張保證書，保人是我自己。

在醫院驗體溫時，高到104度，週身熱得燙人。醫生對我說，她也許是傳染了「腸熱症」，但不敢斷定，要在十日後方能驗出。所以，我也只好等到那時再為你報告。

今晨，我本想打電給你，但又怕你會莫名其妙的着急，並且又不知道姊姊的病轉變若何，故未發。午前九時，我又去看她，她頭上已壓着冰袋，溫度已減少到38度不足。人也是清醒的。我問她打不
打電。她說：打電去，他一定會坐飛機起來，路費太不合算；寫航空快信吧！因此，我才來寫的。

母親已受著在吃中藥，我也同母親的病相仿，還加以脚痛。唉，我們真是太倒霉了，一個也不是好人。還是你的經驗多，並且又是最關心、最愛憐她的人，我想，還是來請你設法，或來看她？

重慶的醫院當然不甚好，醫生都是女的，而且年輕。我相信，她們一定缺乏經驗。要是認錯了病，亂下藥呢？

我們都是不知道什麼的，並且也不敢十分作主，唯望你有好的方法治救她。我們現在決定等她病

好了再走。可是，要等好，也許要三週後了。依我的意思，你可以來看看她，也好照料一切。如何？請覆。

姊姊睡在床上，不能動；以後有什麼消息，我當代爲轉告，卽此敬祝

暑安！

友雲謹上 七月十九日午後三時

三三九

羣妹：

前日發電後，卽時時刻刻望回電，昨日竟無消息，今日上午又是無消息而過去，下午電詢也無消息，心裏的愁鬱，真不可以言語形容（近來我也不大舒服，飲食已減至每天共二三碗飯，僅及從前之半；此兩日更頭暈口爛，便祕，今日下午美專的講演也臨時辭去，但不至於大病的，請放心。）方纔得着美豐康胡兩君致伯鴻一電，文曰：「劉女士病已漸痊，俟愈卽去申。」始鬆了一口氣。由此可以證明你所患者，並非腸熱，只是重感冒或流行感冒耳。我想至遲月底你們一定可以起行的。不過你們東下，一定至少要購官艙票，並可請李劫人及康心如胡濬泉諸先生向民生交涉，請他們給你們一間特別房間，囑茶房好好照料（另備火食）到滬多給他們十元茶錢（但不要向茶房說明）就行，千萬不要太省錢，以致多花

附友雲信（二）

新城先生：

十九日寄一航空快信，昨日又發一電，報告姊病已漸愈，請你勿來，想該電當於今晨到。但，你已經着急一夜了，這是我的過，請你原諒！

姊姊的病已大好，今天並能起來坐了。她說：不日便可出院。

病，非腸熱；實是受暑。無礙，請你放心！並且，我們已預備搭二十四五日的船返滬。等着吧，你的愛人生命沒有危險，僅僅瘦了些。

今日來電，晚十時始到，我們明晨一定給她送去。她見了，也許病會好得更快些；因為她已經望你很久了。信了。

再說一句：姊姊病算是好了。附姊姊小條一張作證。

友雲上七月二十二夜

三四〇

心怡：

昨日致一電報告出院，想收到。

此次之病，因為來勢太凶，致我自己無主，同時牽累了你、母親、友妹及許多朋友，尤其是伯鴻心如澹泉諸先生。心裏很為不安。伯鴻先生等請代道謝。

我們均住鄢瑞家裏，決定後日乘民強直航輪起行（經醫生許可。）一星期即可到滬。一切都待面

談

輯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